目錄

歷代社會風俗事物攷

行唐尚秉和著

卷一

上古 無文時代

社會狀況。歷代不同。自黃帝至今四千餘年。其世次略可考。由黃帝溯炎帝。由炎帝溯伏羲。當又有千餘年。合黃帝以來共五千餘年。此五千餘年中。社會嬗變之情狀。豈惟古之人不能料今。今之人苟不追研推測。亦不能見古也。孔子贊易。始述伏羲。刪書斷自堯典。太史公作史記首黃帝。後儒輒因以爭論。豈知書經乃孔子古文之選本。而非史記。史記必詳世次。自黃帝以上。世次尤不明。非謂盡無稽也。茲編所述。重在社會狀況。凡可考見者著於篇。故斷自伏羲。其伏羲以前人羣狀況。散見百家。無事實可徵者。皆理想之詞。並不取。惟有二氏。有事實功德在民。故附及以為卷首。

上古穴居有巢氏始架屋

禮運。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疏。營累其土而為窟。地高則穴於地。下則窟於地上。又莊子。古者

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始學篇。上古皆穴處。有聖人教之巢居。號有巢氏。三墳云。有巢氏俾人居巢。積鳥獸之肉。聚草木之實。天下九頭。咸歸有巢。始君也。（按始學篇。人皇九頭。九頭者九首長也。）

按穴居之苦。不得光。一也。暑濕。二也。不得空氣。三也。易爲猛獸所害。毒虫所螫。四也。而民智未啓。睢睢盱盱。無如之何。有巢氏出。架木巢居。出幽谷。遷喬木。置身高曠。諸害盡除。以此功德。民盡歸之宜矣。後之宮室。亦巢也。進而益精耳。有巢氏之巢。不必在樹上。壘土石上。架以木。簡陋有類於巢。實卽屋也。

燧人氏始造火始炮食

尸子。燧人上觀星辰。下察五木以爲火。拾遺記。遂明國有大樹名遂。屈盤萬頃。後有聖人。遊至其國。有鳥啄樹。粲然火出。聖人感焉。因用小枝鑽火。號燧人氏。古史考。太古之初。人吮露精。食草木實。山居則食鳥獸。衣其羽皮。近水則食魚鼈蚌蛤。未有火化。腥臊多害腸胃。於使有聖人出。以火德王。造作鑽燧出火。教人熟食。鑄金作刃。民人大悅。號曰燧人。三墳。燧人氏教人炮食。鑽木取火。有傳教之臺。有結繩之政。

按火自無而有者也。其發明至爲難能。燧皇感森林自焚。知木實藏火。不知幾經攻治。幾經試驗。始鑽木得之。其功又進於有巢。而卽以是爲帝號。可見當時之詫爲神聖。而利賴之深矣。

或謂火化而食。始於庖羲。故以爲號。豈知燧人既發明出火。其智慧豈尚不知炮食。況炮者裹肉而燒之。燎其毛使熟耳。在熟食中。爲至粗之法。燧人去伏羲近。伏羲益發達美備耳。其創於燧人。無疑也。

由今追想未有火之先。凡肉皆生食。其有害於人而夭折者。不知凡幾。且不知味。及得熟食。肉之腥臊者。忽馨香矣。草木實之淡泊寡味者。忽甘腴脆美矣。水之冰者可燠飲。居之寒者可取溫矣。至黑夜燔柴以禦虎豹猶後也。當夫登臺傳教。廣播火用之時。萬民之感戴慶幸爲何如。眞驚天動地之偉業矣。既有火則可冶金作刃及他器用。未有火之先。凡器皆以石爲之。今所謂石器時代也。

上古之時。無所謂風俗。無所謂綱常。人但知有母。不知有父。食住略有基礎。衣服尙未盡及。亦生活之程序然也。至於廉恥禮義相去尙遠。其情狀略與南洋諸島之土人同。尙不及滇黔之苗猺。於此之時。有能於衣食住生活上。創一新法。以利生民者。民自然歸之。而奉以爲君。聽其號令。此時之君。殊無所利于民。以無富貴榮華之念。故亦無爭帝位者。如有巢。如燧人。皆以功致帝也。

卷二

行唐尚秉和著

伏羲 有父時代之始

始制嫁娶有夫婦

白虎通云。古之時未有三綱六紀。民人但知有母。不知有父。衣能覆前。不能覆後。臥之詓詓。起之吁吁。饑即求食。飽即棄餘。茹毛飲血而衣皮葦。於是伏羲仰觀象於天。俯察象於地。因夫婦正五行。始定人道。又古史考。伏羲制嫁娶。以儷皮為禮。

按儷者並也。偶也。自太昊以前。男女隨遇匹配。初無定偶。朝暮更易。或女棄男。或男棄女。棄則相仇。其嫉而艾者。或女爭男。或男爭女。爭則相殺。不見夫犬乎。春秋婚媾之際。日夜鬬爭。獰犴牙之聲。中夜不絕。何況於人。當時社會。因此相仇相殺者。日不知幾千百起。不惟於禮教有傷。且於治安有礙。太昊仰觀天。俯察地。首定夫婦一倫。而禮教基矣。

自開闢至伏羲人始知有父

新語云。先聖仰觀天。俯察地。圖畫乾坤。以定人道。民始開悟。知有父子。禮郊特牲。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

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

由開闢至太昊。其年雖不可考。然據百家所常稱道者。有天皇。地皇。人皇。女媧氏。大庭氏。赫胥氏。葛天氏。無懷氏。有巢氏。燧人氏。中間不顯著之氏。尚不知凡幾。而夫婦一倫。訖未有定。無夫婦則無父子。只有母子。太昊制爲嫁娶。以禮迎聘。於是男女別而夫婦定。其非夫婦而相悅者。則必有禁矣。且必以爲恥矣。夫婦定而生子。然後父子一倫相因而生。以前則婦無定夫。子無定父。

始創罔罟以佃以漁

易曰。伏羲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漢書云。作網罟以佃漁。取犧牲。故天下號曰炮犧氏。尸子。宓犧氏之世。天下多獸。故教民獵。

按此時雖火化而食。然五穀尚未發明。仍以動物爲主要食料。而動物之獲頗艱。獵獸之器。雖有兵刃。而無弧矢。佐之以罟。獲獸易矣。至水中動物。非網不得。太昊由結繩而爲網罟。爲謀食之唯一利器。

始創陶器

拾遺記。均土爲塤。世本。暴辛公作塤。通志。伏羲作壎。按塤者樂也。詩所謂吹塤吹篪也。銳上平底。以土爲之。燥以火。音大如叫呼。且既能作壎。其他日用之陶器必多矣。記載失之耳。

始名事物

春秋命曆序。伏羲始名物蟲鳥獸。按凡事凡物。須皆有名。然後能識別。草昧之世。甲曆未作。人知有寒暑而已。年之名無有也。知月盈虧而已。月之名無有也。推之天空地上。山登之而怵其高。水溢之而駭其流。金石草木。虫魚鳥獸。日月星辰。風雲雨露。日相見相接相用而不可離。不有定名。胡由取携。胡由指目。太昊知之。凡百事物。皆與以名。由少及多。由甲推乙。以定民志。以一民稱。由是談虎而色變。說梅而吞津矣。則名之效也。

更創八卦以代結繩

易繫。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拾遺記。伏羲和八風以畫八卦。分六位而正六宗。古史考。庖羲氏作。卦始有筮。

按結繩爲識。其變化甚難。代以八卦。則肆應不窮。較結繩進矣。三墳云。命飛龍氏造六書。三墳號稱僞書。難盡信。然以理揣之。太昊始名草木禽獸蟲魚。後神農嘗百艸。必有詳細紀載。若六書至黃帝始有。將無法以紀物名及百艸之味矣。故謂六書至黃帝改造增修則可。謂黃帝以前無書契則不可。矧太昊既能作八卦以爲筮。必能再由八卦增造六書。以紀事無疑也。

始創爲音樂

世本。庖羲氏作瑟五十絃。瑟潔也。清潔於心。淳一於行。史記。太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絃。拾遺記。太昊立禮教以導文。造干戈以飾武。絲桑以爲瑟。均土以爲塤。禮樂於是興。前漢律歷志八音。曰塤。大如雁卵。

按樂也者。心之所樂者也。蓋所以平和性情。宣導抑鬱。發於心之所不容已。太昊首創絲土二音。後八音以次生矣。

由今追思伏羲之世。人群狀況。居處則由巢穴漸進爲廬室矣。飲食則由炮燔漸進而得炙矣。至衣服既可以罝絲製爲瑟絃。編爲網罟。則必能織爲衣服。史失之耳。而最大之更革。在能對男女淫亂無別之狀況。制爲夫婦。易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上下。故夫夫婦者。人道之起源。風化之根本也。春夏秋冬。孰界之哉。東西南北。孰定之哉。自太昊定名。凡百事物。昭著名斷。無隔閡之虞。蓋至是世界稱謂大定。文明之啓。十已五六矣。

神農

始藝五穀不專肉食　始作耒耜

白虎通。古之人民。皆食禽獸肉。至於神農。人民衆多。禽獸不足。於是神農因天之時。分地之利。制耒耜。教

民農作。易繫云。伏羲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按月令季冬之月。命農計耦耕。修耒耜。注耜者耒之金也。周禮冬官考工記。耜廣五寸。二耜爲耦。疏。耜謂耒頭金。金廣五寸。釋名。耜者似也。似齒之斷物也。是耜者金器。藏於耒足以耕地。故云似齒。今北方民猶用之。神農之時。金器尙未大行。故斲木爲之。後方易以金也。

又新語。民人食肉飲血。衣皮毛。至於神農。以爲行虫走獸。難以養民。乃求可食之物。嘗百艸之實。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穀。

又淮南子。古者民茹艸飲水。采樹木之實。食蠃蠬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種五穀。相土地。宜燥溼。嘗百艸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

按由太昊至神農。不知若干年。而人民日益衆者。勢也。禽獸爲人所害。必日益寡。其不能供給於人者。亦勢也。且謀食而必獵。獵有獲有不獲。何其難哉。故嘗百艸。擇其可久食而無病者。種而食之。又不知試驗比較。若于年而始得五穀之最良也。因嘗艸之故。一日遇七十毒。是直以身殉民也。後世思其功。血食數千年。宜矣。

時織布已大盛

文子。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其耕不強者。無

以養生。其織不力者。無以衣形。按呂氏春秋。漢書皆引此教。而呂氏織作績。績麻也。並曰身親耕。妻親績。男女工作似此時已分。章身之具。至此已大有進步。蓋已不衣皮韋。彬彬有文矣。

始教民鑿井

本艸經。神農問於太一曰。鑿井出泉。五味煎煮。口別生熟。蓋古聖所居。皆在大河左右。不能處處有水泉。故必鑿井以濟其窮。水經注曰。神農既誕。九井自穿。是亦鑿井之證。當時之人。必甚駭怪。神之曰自穿耳。

始有醫藥以救人

本艸經。神農從太一嘗藥。以救人命。上藥一百二十種爲君。久服不傷。中藥一百二十種爲臣。有毒無毒。斟酌其宜。欲遏病補虛羸者本之。下藥一百二十種爲佐使。不可久服。欲除寒熱邪氣。破積聚愈病者本之。按所謂上藥無毒可久服。必五穀之屬也。中藥下藥。卽今日藥肆所有之藥也。既有藥。必有醫。爲民診治疾病。

時市致益發達

易曰。神農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按此時百姓。於衣食住。既日臻美備。嗜欲亦日益多。交易有無。生活始便。而錢幣未興。祇以物易物耳。日中爲期。路遠者可往返也。法實創於伏羲。但其時未大盛耳。

時已有城

漢書。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不能守也。按人有欲必有爭。爭則戰。故築城以爲備。惟創於神農。或神農以先卽有之。無從考也。

按帝王世紀。神農在位百餘年。此百餘年中。救濟人民生活者甚衆。發明穀食。救肉食之窮。一也。穿井汲水。濟自然水之窮。二也。夫耕婦織。救衣皮之窮。三也。嘗百藥醫民疾。四也。創耒耜以便耕耨。五也。大市政以便民。六也。由是百姓非獵不得食之苦免。既有井則無河流之地。亦可移居。以前地無泉水。卽無居民之困亦免。未有藥之先。百姓有疾。任其夭折。神農殉身製藥。於是疾始有醫。農器以耒耜爲最重。織績以機杼爲最繁。耒耜人知爲神農所創。機杼紡車。亦必創自神農。史失紀耳。衣食備而不通工易事。則有匱乏積滯之患。爲之市以通有無。濟困乏。民皆得所矣。蓋自開闢至神農。其間聖哲。皆致力於衣食住之創造。至是已大備。在今日視之。而覺爲尋常者。在創造之始。皆列聖焦神勞思。而後有此效果也。

黃帝時代

始造舟車始役使牛

漢書。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古史考。黃帝作車。引重致遠。少昊時略加牛。禹時奚仲加馬。呂氏春秋。舟車

之始見也。三世然後安之。世本黃帝臣骸作服牛。

按易刳木爲舟。剡木爲楫。及服牛乘馬之事。不專屬之黃帝。蓋黃帝創之於始。堯舜增修於後也。始有車時。必先以人力推輓。既而牛馬漸馴。更用牛馬也。自黃帝以前。無役使牛馬之紀錄。亦無牧畜雞犬羊豕明文。疑其時皆爲野獸。尙未馴熟。至此時役使之事。始及於牛。尙未及馬。遲至禹時。始以馬引車。以此見馬之馴熟。難於牛也。今之談中國古史者。自黃帝以前。輒曰游牧時代。吾疑中國古時。並未游牧。何言之。神農之時。民族人口。雖漸增多。而地皆荒蕪。到處皆牧場。若其時牛羊犬豕之屬。可以牧畜。足可供給民食而無匱。胡以神農遽代以五穀哉。可見此時牛羊皆爲野獸。不服於人。非佃獵不能得食。故必以五穀濟其窮。觀役使牛馬至黃帝時始試驗。而馬尙不能引車。是其證已。

凡今之以游牧時代談中國古史者。皆未詳考。而服從於發達最晚民族之理想學說。須知晚起民族之必有游牧時代者。乃我民族馴服禽獸。既成功以後之事也。

始修官道

史記。黃帝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按披者開也。或刈榛莽。或移土石。以利交通。交通利則文明易於傳播。

始造年歷起甲子

史記正義。黃帝命大撓造甲子。容成造歷。按炎帝既教民藝五穀。五穀之生。與天時有莫大關係。其時春

夏秋冬節氣寒燠，必已明晰，至黃帝更作曆頒之民，所謂敬授民時也，既有曆則宜有甲子，以為標識，六十年一更，六十日一易，計算便矣。

時男女始有別

淮南子，黃帝治天下，別男女，異雌雄，按神農時始覺織布，當時之民，由衣皮進而衣布，既便且觀美，然其服制，必男女為一，往來動作，社會上必有許多誤會，或因以召亂，別雌雄，異服式，風俗易以整齊矣。

時宮室已有棟宇

易繫云，上古穴居野處，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新語，天下人民與鳥獸同域，黃帝乃伐木構材，築作宮室，上棟下宇，按說文，棟極也，爾雅釋宮，郭注，棟，即屋脊也，即今日屋式也，宇即今日之廊簷也，詩，八月在宇，箋，宇簷下也，蓋自有巢創為屋室，苟簡樸陋，至黃帝則上有屋脊，以壯觀瞻，旁為廊簷，以為掩護，以便憩息，至於今四千餘年，仍而不改，則其制之大備可知矣。

始服垂衣冠履

拾遺記，黃帝始垂衣服冕，又世本，黃帝作旃冕，伯余作衣裳，於則作扉履，通典，上古衣毛帽皮，黃帝始用布帛，按神農始織布帛，其時尚貴，祇短衣蔽體，尚無威儀，至黃帝始講求儀式，襟袖寬博，彬彬下垂矣，百姓化之，漸褒衣博帶也，黃帝以前，祇努力於衣服之構造，至冠履則未聞，至黃帝衣服垂垂，既已完備，遂

漸及於首足。帝既服冕。人民必冠幘矣。足無衣則寒。且不利行走。於是以艸製屝。以皮製履。蓋足衣之發明為最後。較衣服更難也。

時字已大備

拾遺記。軒轅始造書契。淮南子。倉頡作書。天雨粟。鬼夜哭。荀子。故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

按書契斷非一時所能造成。諸書多言始於軒轅。余以為伏羲能畫八卦。必能造書契。神農若無字。百艸之名。胡從而記。不過初尚少。至軒轅增修大備耳。軒轅時有史官紀錄其事。後人不察。以為軒轅命倉頡始創耳。觀荀子可證已。

又倉頡不定為黃帝時人。馬氏逸史引外紀曰。倉帝名頡。始創文字。在伏羲前。又按春秋元命苞。倉帝史皇氏。名頡。姓侯。仰觀奎星圜曲之勢。俯察龜文鳥羽山川。指掌而創文字。天為雨粟。鬼為夜哭。治百有一十載。都於陽武。是則倉頡為古之皇帝。史皇乃其號。而在伏羲前。是說也頗可信。倉頡惟在伏羲前。所以能開伏羲易學。又自伏羲至神農。事漸詳。足徵有紀錄。其稱曰史皇者。以能造字為史所自起耳。猶燧人造燧。即曰燧皇也。

時八音已大備

漢書律歷志。黃帝命令泠（呂氏春秋作伶倫。疑後世伶人本此。）為律。自大夏昆侖之陰。取竹之嶰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

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注律之最長．制十二筒．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比黃鐘之宮而生之．是爲律本．禮樂記咸池備矣．莊子．帝張咸池之樂．注．咸池者．黃帝樂也．

按黃帝既創爲律管以候氣．六陰六陽上下相生．陽謂之律．陰謂之呂．故亦曰十二律．曰黃鐘十一月律管．太簇正月．姑洗三月．蕤賓五月．夷則七月．無射九月．六律也．大呂十二月．夾鐘二月．中呂四月．林鐘六月．南呂八月．應中十月．六呂也．律以黃鐘爲最尊．而黃鐘之宮聲．實五音之本．帝既定律．於是諸樂備作．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音咸備．承用至今．

始以黍粒創度量衡

漢書律歷志．度者．分寸丈引也．所以度長短．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黑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訛字傍書引作黍．黃鐘之長．言九十黍爲黃鐘之長．一爲一分．言一黍爲一分黃鐘是九寸．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本起於黃鐘之龠．以子穀秬黍千二百黍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概．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以次量也．衡者．稱桿平也．權．稱錘重也．所以稱物知輕重．分銖兩斤鈞石也．本起於黃鐘之重．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卽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

按說苑云．度量權衡以粟生．一粟爲一分．一粟者一黍也．時市政久已發達．交易繁多．不有度量衡．胡由

変易。而度量衡不有根本。胡能齊一。黃鐘與黍。皆永久不變者也。故以爲本。古人立法之精如此。晉荀勖作樂。自謂諧調。獨阮咸心不謂然。無一言。勖忌咸出爲始平太守。後田父耕得周玉尺。勖持以校已所作鐘磬。覺皆短一黍。始服阮神識。周尺卽律尺也。是千百世後。仍可以黍正誤也。

時陶器木器益大備

通攷。神農作甕缾缶。黃帝作釜甑盌樸。按自伏羲燒土作器。爲陶之始。炎黃繼作。器用益備。利賴至今。蓋中國社會之制造。至黃帝時。不惟衣食住皆備。且有文有章矣。而其最大最深之創作。爲年歷。爲甲子。爲律。萬世賴之。而六律尤能辨陰陽之氣。議造化之微。武王伐紂。吹律聽聲。便知吉凶。師曠知南風之不競。亦以律知。周禮所謂太史執同律以聽軍聲是也。又歷代制作之不能決定者。則以律攷定之。而其源實創于黃帝。其深微奧妙爲何如哉。

卷三

行唐尚秉和著

五帝時代

太史公列黃帝爲五帝首。而減少昊氏。後人頗議其輕信大戴禮。致舜禹世次。杈枒不合。然觀太史公後敍。不謂無疑。特以大戴記文尚雅馴。故依據之耳。後世重行論定。大概以少昊顓頊帝嚳帝堯帝舜爲五帝。今從之。

始以斗杓指寅爲正月

逸史。顓頊以斗杓建寅爲歲元。古史攷。顓帝以孟春正月爲歲元。按建者指也。寅東北方也。蓋自黃帝以來。攷定星歷。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節四時之度而已。無正月之名。正月者政教之始。故不曰一月。而曰正月。元者長也。首也。即以正月爲歲首也。正月之名始此。即夏時也。

時男女之別益嚴女遇男須避行不避則辱之

淮南子。帝顓頊之法。婦人不避男子於路者。拂之於四達之衢。按黃帝之時。但曰別男女而已。此云婦人須避男子。不云男子避婦人。不公甚矣。拂之者。以手摩其肌膚。四達之衢。人衆之地。以女既不避男。即令

男子拂其肌膚。又何妨哉。罰太酷矣。

時始有祭祀

史記。顓頊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潔誠以祭祀。按顓頊以前。無祭祀之名。至顓頊始以神道設教也。第所祭爲何。尚不詳耳。

堯時以華表（今牌樓）標識都城衢路

古今注。堯立誹謗之木。今之華表木也。以橫木交柱頭。若花也。形若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謂之表木。以表王者納諫也。亦以表識衢路也。又尸子。堯立誹謗木於四達之衢。按古今注所言古華表之形。與今之牌樓無以異。然則今北平城內之東四牌樓。西四牌樓。仍唐虞之制也。

時父母喪三年

書堯典。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史記。堯崩。百姓悲哀。如喪父母。三年四方莫舉樂。孟子。堯崩三年之喪畢。是可證唐虞時父母之喪。行之三年。已成定禮。故書以父母喻君也。

始有流刑鞭刑扑刑贖刑

通攷。自黃帝以來。不用命者則征之以兵。無所謂刑。刑之作始於唐虞。虞書。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流者流之遠方。今所謂充軍也。鞭扑者。撻也。贖刑者以金贖罪也。史記集解。以墨劓剕（即刖足。）

宮大辟當五刑。或謂此時。祇有大辟。尚無上四刑。不知果如何耳。

時商賈已發達

孟子。舜遷於負夏。益稷謨。懋遷有無化居。尚書大傳。舜販於頓丘。就時負夏。按就時者。逐時射利。即益稷謨所謂懋遷有無化居也。時民尚愚魯。祇知耕田為農。至為賈為商。則不能也。觀舜之所為。則當時社會商賈之狀況。可知矣。

時已有繪畫

書。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按注會者繪也。畫六章於上衣也。六章者。即日月星辰山與龍雉（即華蟲）也。又孟子。及其為天子。被袗衣。注。袗衣畫衣也。是可證當時畫學已盛。

時已有刺繡

書。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章施於五色。按絺繡者。以絺繡六章於下裳也。六章者。宗彝藻火粉米黼黻也。五采者言無論繪衣繡裳。色皆有五也。

自黃帝制為垂衣。（即長衣）較以前進化矣。然至堯時尚服素衣。未有服色。史所謂黃收純衣也。至舜則加以五色。繪繡兼施。上衣下裳。文采彪炳。而六章之制。承用至清末。抑可謂久矣。

時葬用瓦棺始不用薪

禮檀弓。有虞氏瓦棺。注。始不用薪。按易繫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有虞氏有棺而無槨。鄭注蓋以進化程序攷之。故曰始不用薪。

時學校已大備

書。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此言學校教學子之宗旨也。禮王制。有虞氏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於下庠。鄭玄云。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周之小學。爲有虞氏之庠制。是以名庠云。觀此則舜時之學制。實已大備。故至周猶采用其法。而虞書但言教胄子之法。不詳其制。由是知唐虞遺法。爲後世所知者。百不及一也。

時五禮咸備

虞書。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按五禮者。注云吉凶軍賓嘉各禮也。修者。言舊有此五禮。舜巡狩所至。攷察其是否舉行也。史五帝紀。三帛注云。鄭玄曰。帛所以薦玉。高陽氏後用赤繒。高辛氏後用黑繒。是高辛高陽時。已有此禮。故其後沿用之。然則謂五禮。至唐虞咸備則可。謂始於唐虞則不可也。唐虞以前。皆失紀耳。

始以詳曆授民以日月星辰鳥獸爲識時標準

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按此時識時之法。尙不能如夏小正月令之詳。而以

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爲定四時之最大關鍵。詳仲春仲夏仲秋仲冬。其孟季則不詳。因仲月定。其孟季亦定也。

其定仲春之法。曰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按日中者春分也。星鳥者。言至春分昏則鳥星畢見。此一識也。乳化曰孳。交接曰尾。言至春分則鳥獸自然孳乳交接。此又一識也。殷者定也。仲春定則孟季可知。

其定仲夏之法。曰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按日永者夏至。星火者言至夏至。則昏時火星正中也。希革者。言夏時熱。鳥獸毛羽脫落也。亦以星辰鳥獸爲識。

其定仲秋之法。曰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

按宵中星虛者。注云虛星見則正秋分也。毨者理也。言毛更生若整理然。

其定仲冬之法。曰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按日短者冬至也。昏昴星中。則冬至到矣。氄毛者。言溫柔也。時天寒鳥獸氄毛以自溫。

按此時識時。尚未及於草木。不能如夏小正月令之詳。然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歲歷之成。至堯已大備。虞書紀事簡。想尚有其他標識。未備舉耳。

然其時歷法實略。遠方日月不免錯誤。故中央常爲訂正

虞書。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按自黃帝以來。用甲子紀日月年。每六十則一周。史記稱紂爲長夜之飲。忘其日辰。春秋時各國月日。亦每有錯誤。況簡略如唐虞。遠方節候。差錯不齊。因以誤民者多矣。舜因巡狩。協同時日。使之齊一。非爲奉行正朔。亦利民要政也。至於度量衡之製造。皆原本於律。執黃鐘律。隨所至而同之。不變不齊一矣。

蓋唐虞之時。社會狀況。其屬於風俗者。夫婦父子尊卑上下。已秩然有章。其屬於政教者。已五禮五刑。定有常制。其屬於音樂者。已聲律克諧。八音咸備。其屬於技藝者。則繪畫刺繡黼黻文章。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惜其詳細狀況。皆失載。僅禮記中溯各事源流。偶爾及之。爲可惜耳。

又唐虞時洪水爲災。當其未平。草木暢茂。禽獸偪人。獸蹄鳥迹。遍於中國。人與獸雜處。水與人爭地。觀禹鼎所鑄。及山海經所述。魑魅罔兩及殊形詭狀。不可名言害人之禽獸。如巫支祁屬者。不可勝數。蓋極恐怖之時代也。及夫大禹疏導。注之東海。萬派順流。益更烈山澤。以與偪人之禽獸戰。然後稷播百穀。益夔興禮樂。唐虞之郅治乃成。

卷四

首部

行唐尚秉和著

三代社會狀況

夏殷禮俗。摺拾所得。不及周之十一。僅名物制度。散見於三禮而已。社會狀況。欲窺其全。要難。雖然。孔子云。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又曰周因於殷禮。殷因於夏禮。其損益可知也。孟子述三代井田學校名異實同。是周之禮俗。卽夏殷禮俗。夏殷社會。與周無大異也。故並述之

三代首服狀況

欲知古人首服。須先明古人留髮狀況。古人髮皆上挽。約之以笄。(音雞)說文笄簪也。所以連冠於髮。使不墜也。然其詳至漢鄭康成作注時。已云不能盡詳。玆所述者。特其形狀之概略耳。

一　大禮冠狀況

王制云。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冔而祭。周人冕而祭。似夏殷無冕。然論語云。禹致乎黻冕。書太甲惟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於亳。是夏殷亦冕也。特異其名曰收冔耳。至冕之形象。據後漢書引大小

夏侯說皆廣七寸長尺二寸前圓後方前垂四寸後垂三寸係白玉珠爲十二旒通攷云冕惟卿大夫以上得服之以旒數多寡爲等差天子十二旒大夫三旒大夫以下不得服即今俗所謂平天冠也民國初年常採用其制以爲祭服而無垂旒蓋冕之制起於黃帝至周而大備故孔子取之曰服周之冕冕之制至明尙承用中國冠服沿襲至數千年之久者惟此耳

冕之表裏顏色及其高低

按周禮夏官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注延之覆在上故名延皆玄表覆之在冕上也疏云爵弁前後平故得弁稱冕則前低一寸餘故得冕名冕則俛也以低爲號也由上說攷之是冕之上色玄裏則色朱前爲較後爲低一寸餘也

一 常禮冠狀況

按通攷云弁亞於冕郊特牲所謂周弁殷冔夏收是也自天子至於士皆得服之周禮夏官弁師疏云爵弁前後平故得弁稱觀經傳所載國君及卿士大夫除大朝大祭外皆御弁弁固爲常禮服通攷謂爲冕之亞者信矣

弁之物質及其形狀之顏色

弁之形前後平前既言之矣至其物質顏色據白虎通云皮弁者何謂也所以法古至質冠名也弁之言

樊也。所以樊持其髮也。以鹿皮者。取其文章也。又左傳僖二十八年。初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杜注。弁以鹿皮爲之。次瓊玉爲飾。是古之弁皆以鹿皮爲之。且必以鹿皮之帶毛者爲之。鹿毛斑駁可愛。故曰文章。又釋名云。弁如兩手相合抃時也。象形 以爵韋爲之。謂之爵弁。以鹿皮爲之。謂之皮弁。以韎 赤色 韋爲之也。按釋名之說。與白虎通稍異。白虎通謂必以鹿皮者。取其文章。明皮而有毛也。釋名則謂以韎韋爲之。似用赤色之皮而去毛者。是鞸也。鞸則何必鹿皮。又爵弁。後漢書謂象形。釋名謂以爵韋。疑釋名或誤也。

一燕居冠服狀況

按通考云。冠亞於弁。所謂委貌章甫毋追是也。按郊特牲云。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道也。士冠禮鄭注云。委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言所以表明丈夫。毋發聲。追猶堆也。皆言冠之形。道者。言常所服以行道之冠也。正義曰。行道謂養老燕飲燕居之服。若視朝則皮弁也。按晉書輿服志云。委貌形如覆杯。與皮弁同制。淸時夏日服委貌形正如覆杯。殆採周制歟。

通考云。周以前冠冕之制。其詳不可得聞。惟虞書言章服。戴記言冠制耳。然冠之制有三。曰冕。曰弁。曰冠。弁與冠自天子至於士皆得服之。冕則卿大夫以上服之。而可以象服弁。弁則士以下服之。而不可以僭服冕。

春秋時視冠極重去冠則失禮以爲大恥

韓非子。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按韓詩外傳。齊景公縱酒醉。而解衣冠。鼓琴以自樂。顧左右曰。仁人亦樂此乎。晏子曰。自齊國五尺以上。力皆能勝嬰與君。而不敢者畏禮也。今君先失禮矣。據此雖燕居不冠。亦非禮也。

古製冠有模至求之於外國以爲冠法

左傳昭二十三年。晉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注。冠法者。作冠模法也。以是爲國際交際品。其重可知矣。

春秋弔用白冠

說苑。楚孫叔敖爲楚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麤衣冠白冠而弔。

冠若非法可至殺身

左傳僖二十八年。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人知其將得禍。後果然。然其殺身之故。不盡在冠也。僖二十四年。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鷸冠。（鷸翠鳥羽可爲飾）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而殺之。則直以冠殺身矣。

春秋戰國時冠樣可隨意製有獬豸冠

左傳成九年。南冠而縶者誰也。正義曰。南冠。楚冠。即今獬豸冠也。獬豸觸不直。故法冠象其形。按後漢書。獬豸神羊。能別曲直。楚王嘗獲之。故以爲冠。秦滅楚。以其君服賜執法近臣。御史服之。夫獬豸既爲羊。則

有兩角。冠狀如是。怪甚矣。而春秋時楚人。全國服之。故一望而知爲南冠也。楚滅。祇法官服之。沿至漢唐不改。蓋冠式以此爲最久矣。

有鷄冠

史記弟子列傳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鷄。佩豭豚。是又以雄鷄爲冠。取其勇猛。其形狀之可畏。亦獬豸之亞。

有鶡冠

眞隱傳鶡冠子楚人。隱居幽山。衣被屢空。以鶡爲冠。著書言道家。龐煖常師事之。後顯於趙。鶡冠子懼其薦己。乃與煖絕。又坊記云趙武靈王製鶡冠以表武士。按正字通鶡色黃黑而褐首有毛角有冠性愛儕黨。有被侵者直往赴鬬。雖死不置。是亦鳥之勇猛者。取其狀以爲冠。亦猶鷄冠之義也。狀愈奇矣。

其固冠之法則有紕武貫之以笄而以縰約其髮

周禮。夏官弁師。延紐注云紐者小鼻在武（冠卷也禮玉藻縞冠玄武）上笄所貫也。今時冠卷當簪者。廣袤以冠縰。（同纚。釋名云。以韜髮者。前漢江充傳。冠禪纚步搖。注云。纚織絲爲之。即今方目紗也。蓋未冠之前。先以縰約束其髮也。）其舊象歟。疏古之紐。武。笄貫之處。若漢時冠卷。當簪所貫者。於上下之處及隨縰之袤（博雅長也）以冠縰者貫簪之處。當冠縰之中央。云舊象者。是周冕垂紐於武。貫縰之舊象也。按士冠。禮緇縰。廣終幅。長六尺。是縰長之度也。

然服冠亦有不用笄貫者但必圍以組

儀禮．士冠禮．緇布冠缺項．又詩小雅．有頍者弁．鄭康成直讀頍爲缺．以爲弁貌．六書通云．冠無笄者用頍．以組圍頭．以繫冠缺．其當項處．以俟繫束也．據此．是以組圍頭．以期冠固．而組之兩端．蓋當腦後冠缺處．使下垂．以爲繫束．若有笄之弁．則屈組爲紘．冠卷垂爲飾．不用頍．

而繫冠之法纓尤爲重

士冠禮．緇布冠缺項．纓屬於缺．左傳．子玉爲瓊弁玉纓．說苑．楚莊王與羣臣夜宴．盡醉．燭滅．有人牽王之夫人．夫人絕其纓．語王云．頃有人無禮于妾．妾斷其冠纓．請罰之．莊王遂令於羣臣曰．今日飲．須盡斷冠纓．以爲樂．於是羣臣盡斷其纓．按說文．纓．冠係也．釋名．纓．頸也．自上而係於頸也．以故左傳哀十五年．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結纓於頸．則冠固．故曰不免．戰國策．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頭仰後．則纓急．急則絕也．莊子．曾子居衞．縕袍無表．正冠而纓絕．冠久則纓敝．敝而頓之．故亦絕也．愈見纓與冠所係之重已．

纓上有飾

左傳．楚子玉爲瓊弁玉纓．是飾纓以玉也．儀禮士冠禮．其緌也．注云．緌．纓飾也．是纓上更綴以緌．以爲美觀．

周庶人首服狀況

以上所言弁冕皆士以上所服。庶人不與。然則古庶人首服。果何如乎。案蔡邕獨斷云。幘古者卑賤執事不冠者之服。又釋名云。巾者謹也。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據是則厮役幘而庶人巾。巾爲普通庶民之首服。然庶人有事亦冠。郊特牲黃衣黃冠而祭是也。

周庶人亦露髻髻在項後不在頂

莊子。支離疏者。（駝背）肩高於頂。會撮指天。注會撮髻也。古人髻在項中。脊曲頭低。故髻指天。據是則古人或露髻。髻在項後。不似後人之在頂也。

漢冠服狀況　冕仍周制

後漢書輿服志。冕廣七寸。長十二寸。前圓後方。朱綠裏。玄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係白玉珠爲十二旒。是仍周制也。惟周冕裏朱。漢增以綠。爲小異。又周制大夫以上方服冕。漢志未言限制。然據趙喜傳。不得已解巾之郡。注云。既服冠冕。故解幅巾。是太守即可服冕也。

有爵弁（爵同雀）

後漢書輿服志。爵弁一名弁。廣八寸。長尺二寸。如爵形。前小後大。繒其上。似爵頭。按周弁纚以鹿皮爲之。不言加繒帛其上。亦未云後大前小。蓋漢弁視周。小異其狀矣。

時仍有獬豸冠

後漢書法冠。或稱獬豸冠。又淮南王傳。作漢使節法冠。又張敞傳。且當以柱後惠文冠彈治之耳。注漢法冠也。是獬豸神羊之象。至漢仍存也。

有劉氏竹皮冠

史記高帝紀。高祖爲亭長。乃以竹皮爲冠。時時冠之。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也。後詔曰爵非公乘以上。不得冠劉氏冠。卽此。但史祇言其質。未詳其形。

有高山冠

後漢書。高山冠。蓋齊王冠也。注以其形似山。

時學者皆服進賢冠

後漢輿服志進賢冠文儒者之服也。前高七寸。後高三寸。以梁多少別貴賤。自博士以至私學弟子皆一梁。是凡學者皆服之。魏晉六朝。承用不改。

漢仍重視冠

汲黯傳。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不冠不見也。

漢冠卷

周禮弁師延紐疏云。古之紐武。笄貫之處。若漢時冠卷。當簪所貫者。

漢幘狀況

後漢輿服志。古者有冠無幘。至戰國時。秦雄諸侯。乃加其武將首飾爲絳袙。（同帕）以表貴賤。其後稍稍作顏題。（額也）漢興續其顏。却摞（摞也）之。施巾連題。却覆之。至孝文乃高其顏題。續之以耳。崇其巾爲屋。合後施收。上下羣臣貴賤皆服之。文者長耳。武者短耳。又蔡邕獨斷云。幘古者卑賤不冠者之服。元帝額有壯髮。不欲令人見。始服之。羣臣皆隨焉。然尙無屋。至王莽內加巾。故言王莽禿幘施屋。又劉玄傳。俠卿爲制絳單衣半頭赤幘。注。幘巾所以覆髻也。續漢書曰。童子幘無屋。示未成人也。半頭幘卽空頂幘也。其上無屋。廣韻弁缺四隅爲帢。夫旣有四隅。則形方也。

按幘之起。獨斷謂始於元帝。後漢書謂始於戰國。盛於文帝。並謂崇其巾爲屋。獨斷則謂至王莽始加巾。微有不同。然幘之始起。以絳帕首。蓋與巾無異。後始加顏加耳爲屋形。狀又略同於冠矣。然前漢時不多見。至東漢末則大盛。集異記云。漢延熹中。京師幘顏短耳長。短上長下。時中常侍單超徐璜左悺。至於家貧不能自辦。自號無頭。就人借頭。此其沿革之大略也。

屋者。隆起而空上。今戲劇之冠色靑。頂後半隆起。有兩耳橫於左右者。殆卽幘之遺制也。續漢書謂半頭幘卽空頂幘。其上無屋。然則幘之平頂者。雖空其上。不得謂之屋。屋則有脊高起。前後漸低如屋形也。

漢卷幘及幘梁狀況

士冠禮。緇纚。廣終幅長六尺。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紘。鄭康成注云。纚今之幘梁也。又云。今未冠笄者。著卷幘。疑其形與冠卷類也。

漢頭巾貴賤前後不同

正韻云。巾蒙頭衣也。玉篇云。佩巾本以拭物。後人著之於頭。急就篇注云。巾者一幅之巾。所以裹頭也。釋名云。巾者謹也。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當自謹修於四教也。在兩漢時巾純爲庶民所服。郭泰傳注云。巾以葛爲之。居士野人所服是也。朱博傳。皆能斥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馮衍傳。乃共罷兵。幅巾降于河內。是甫罷官。即須白巾。不得服官幘。趙喜傳。詔書迫切。不得已。解巾之郡。是既爲官吏。即須脫去白巾。不得仍庶人服。趙咨傳。太尉楊賜特辟咨使飾巾出入。請與講議。是既非官吏。須特許其服巾。然後能出入府門。是兩漢四百年間。祗庶人服巾。其界甚嚴。至東漢末。雖王公學士亦服之。遂無區別。魏武紀。注云傅子曰。漢末王公。多委王服。以幅巾爲雅。是以袁紹之徒。雖爲將帥。皆著縑巾。王公且然。官吏可想。郭泰傳。常於梁陳間。行遇雨。巾一角墊。（下也蹋也）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爲林宗巾。其見慕皆如此。孔融傳。融幅巾奮袖。談詞如雲。名士且巾。儒雅風流。效慕益衆。於是自周迄漢。以下等社會之頭服。至此乃遍於朝野。而周代禮秩之等差。遂淆然莫辨矣。彼晉書輿服志謂巾古尊卑共服者。非也。

漢官吏謝罪則免冠士庶則脫巾

周亞夫傳。景帝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條侯免冠謝。後漢高鳳傳。鄰里有鬪者。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固請。是無論貴賤。皆以脫冠巾表示待罪之意。且服過也。

漢以前士庶盡白巾不忌白色

漢以前祗官吏冠服有色。或青或玄或緗。（淺黃）餘士庶盡白巾。成爲風俗。不似後世必持服而後服白也。觀漢末妖賊。以黃爲巾。亦所以別於白。自爲標識。

魏晉六朝冠服狀況

天子冕旒。歷代皆然。故不更詳。茲所重者。燕居之服。及社會眞狀也。故略於冠冕。而詳於帽帢。

魏晉時帽帢大行

帢。玉篇云帽也。廣韻云。弁缺四隅曰帢。類篇。帢或作幍。幍玉篇云帽也。同帢。然則帢也幍也帽也。一物也。魏志太祖紀注云。漢末公卿多委王服。以幅巾爲雅。魏太祖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爲帢。以色別其貴賤。是爲帽之所自始。

晉書輿服志。帢本未有岐。荀文若（名彧）巾之。行觸樹枝成岐。謂之爲善。因而弗改。按觸樹枝而成岐者。中陷。

魏帢有岐六朝尚白帽

兩邊高也。晉因之。輿服志云。漢儀立秋日獵服緗（淺黃）幘。後哀帝改用素白帢。又。咸和九年制。聽尚書八座丞郎門下三省侍官乘輿白帢。低幃出入掖門。又二宮直官著烏紗帢。然往往士人燕居皆著帢矣。又隋書禮儀志。宋齊之間。天子燕私著白高帽。太子在永福省著白紗帽。南齊桓崇祖守壽春。著白紗帽。肩輿上城。至隋以白帢通爲慶弔之服。國子生亦服白紗巾。是六朝至隋。上自天子。下至士庶。皆白巾帽之證也。

晉時以幘爲禮服帽爲便服

世說。王鎮西往尙書墓還。葬後三日反哭。諸人要之。便回駕。把臂下車。裁得脫幘著帽酣宴。乃覺未脫衰。是幘爲禮服。帽爲燕服。故脫幘著帽。又晉書謝安傳。安爲桓溫司馬。溫詣謝。値謝梳頭。遽衣幘。溫命以帽見。是亦以幘爲禮服。帽爲便服。故溫令帽見。以示優異。

晉幘質勁帽質輭

世說。時庾頹然已醉。幘墮几上。以頭就穿取。可證幘爲勁質。故可以頭穿取。又桓宣武少家貧。戲大輸。求教於袁耽。耽遂變服懷布帽。隨溫去。可證帽爲輭質。故可懷也。

晉帽無纓

世說。孟參軍九月九日。從桓公遊龍山。風吹落帽。是晉帽無纓。有纓則不至風吹落也。

六朝至隋帽有裙

南史和帝紀。百姓皆著下屋白紗帽。而反裙覆頂。又隋書禮儀志。帽自天子下至庶人皆服之。以白紗者名高頂帽。又有緒皂雜紗爲之。高屋下裙。又云其制不定。或爲卷荷。或有下裙。按帽有裙爲古所未見。五代史補云。僧謙先飲酒食肉。嘗曰但願鵝生兩掌。鼈留兩裙足矣。是以鼈邊下垂者爲裙也。又釋名云。裙連接裙幅也。六朝至隋時。或於帽簷下綴橫幅以爲飾。故反裙可覆頂也。

唐尙烏紗帽

唐書車服志。烏紗帽者。視事及燕見賓客之服也。是官吏視事及燕居。皆烏紗帽也。又雲溪友議。李回謂魏藩曰。如今脫却紫衫紗帽秀才。僕爲試官。依前不送公。是秀才亦服紗帽也。

唐宋頭巾形尖爲美

聞奇錄。又覆巾子射之云。近來好裹束。各自競尖新。秤無三五兩。因何號一斤。是唐庶人仍以巾裹頭。而以尖新爲美觀。又歸田錄。陶穀詩云。尖簷帽子卑凡厮。是宋初帽子亦尖形。

宋頭巾帶垂前

老學菴筆記。予童子時見前輩猶繫頭巾帶於前。作胡桃結。背子。是頭巾之裹束。亦以帶爲固。且必垂帶於前。以爲飾也。蓋至宋已以帽爲禮服。巾爲便服。與六朝時之以幘爲官服。以帽爲便服者異矣。

周以來笠之狀況

詩小雅。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傳云。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也。鄭箋。臺夫須也。都人之士。以臺皮爲笠。按小雅。南山有臺。傳。臺夫須也。疏。夫須。莎草也。可爲簑笠。是笠之質。以草織成也。

笠無貴賤皆服之

左傳注。兵車無蓋。邊人執笠。依轂而立。以禦寒暑。名曰笠轂。是貴人用笠也。詩小雅。何簑何笠（荷同）。是下至牧人亦服笠也。然後世之笠。皆用以禦風日及雨。夏秋用之。冬日則否。而杜注兼云禦寒。則不得其義矣。

古笠有柄

史記。平原君傳。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蹻擔簦。說趙孝成王。徐廣曰。笠有長柄者謂之簦。又篇海。簦笠以竹爲之。無柄曰笠。有柄曰簦。

古簦笠卽今之傘

急就篇注云。簦笠皆所以禦雨。大而有把。手執以行。謂之簦。小而無把。首戴以行。謂之笠。是以古逸詩越謠云。君擔簦。我跨馬。他日相逢爲君下。由是證之。左傳笠轂之笠。旣云邊人手執。亦必爲有柄之簦。簦較笠大而廣。形蓋與今傘無異。惟今傘能開闔。簦能開闔與否。載籍未言。不知果何如耳。

昔時有曲柄笠

世說新語。謝靈運好戴曲柄笠。按急就篇。簦有柄手執以行。笠無柄方戴於首。玆雖曲柄而仍戴之、其眞狀不能明也。

唐以笠禦雪

唐宋以來詩歌言笠者極多。太白云。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又云。蒻笠青茫茫。蒻亦竹類。以無異義並不錄。惟柳子厚云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簑笠翁獨釣寒江雪。是以笠禦雪。左傳注所謂禦寒者。或即此歟。

清時草帽

古爲笠或以臺草。或以竹。或以蒻。至清時以麥莖編爲辮。盤綴成笠。光澤輕鬆柔韌。廣約二尺。極爲外國所羨。於是草帽辮爲出口大宗。

周時沐髮義意

韓非子爲政猶沐也雖有棄髮必爲之愛。愛棄髮之費而忘長髮之利。不知權者也。又淮南子。今沐者墮髮。而猶爲之不止。以所去者少所利者多。夫曰忘長髮之利。曰所利者多。則沐者不惟去垢取潔。亦所以沃髮使舒長也。

周沐髮狀況

左傳僖二十五年。頭須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是沐時須平身低頭。平身故心覆也。又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是沐時須解髮。髮已解而迎客。故捉以出也。

周沐髮洗面盥手去垢之法惟恃米汁至漢猶然

左傳哀十四年。陳氏方沐。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注潘米汁可以沐頭。又內則云。沐稷而靧粱。注。沐髮用稷汁。取其滑也。靧。洗面。洗面用粱汁。取其潔也。蓋古時髮之上覆以纚。纚之上加以冠。不勤沐則髮垢膩。垢膩多則蟣蝨生矣。滑則去垢易也。又史記外戚傳。丐沐沐我。請食飯我。乃去。注沐米潘也。是漢仍以米汁沐也。

古櫛髮盥沐靧面次數

內則。子事父母。鷄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拂髦。然則每日晨起。須理髮一次也。又內則云。日五盥。盥者以手沃水取淨也。手操作多則生垢易。故日五盥手。又云。三日具沐。其間面垢。燂（溫也）潘請靧。蓋髮沐而乾。乾而櫛。須時甚久。故不能日日爲。須隔三日。至面垢則隨時可洗。釋經義或日一爲之。其間者言三日之間也。

晉時澡豆

世說。王敦初尙主。如廁還。婢擎金澡盤盛水。琉璃盌盛澡豆。因倒箸水中而飲之。謂是乾飯。羣婢莫不掩

口而笑。

唐宋人用澡豆者仍少

酉陽雜俎貶誤云、予門吏陸暢娶童溪女、羣婢捧匜以銀奩盛澡豆、陸不識、輒沃水服之。其友生問君爲貴門女壻、幾多樂事、陸云、貴門禮法甚有苦者、日俾予食辣麵、殆不可過。又漁隱叢話、王荆公面黑、夫人爲置澡豆、公曰、天生黑於予、澡豆其如予何。以是證唐宋人沐浴、不盡用澡豆、尙與今異也。

古沐後晞髮狀況

莊子、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被髮而乾、（俟乾）慹然似非人。蓋古人髮多而長、被髮下垂、形狀詭怪、故曰非人。又淮南子、今沐者墮髮、而猶爲之不止、以所去少、所利者多。

晉唐晞髮狀況

世說、謝萬造王恬、坐少時、王便入門內、謝以爲厚待己、良久乃沐頭散髮而出、亦不坐、仍據胡牀、在中庭曬頭、神氣傲邁、了無酬對意。唐杜甫詩云、當風晞白髮、是亦沐後欲髮得風易燥也。

周櫛髮器

內則、櫛用樿（注白理木）櫛（注梳也）髮晞用象櫛。注、沐髮爲除垢膩、故用澀木以爲梳也。晞燥也、沐已乾則髮澀、故用象梳以取滑也。

漢唐理髮用梳

說文。梳理髮也。釋名。梳言其齒疏也。長楊賦。頭蓬不暇梳。唐書吳兢傳。朝有諷諫。猶髮之有梳。

若周時越人則剪髮不冠

韓詩外傳。越王勾踐使稽廉獻民於荊王。荊王使者曰。越夷狄之國。請欺其使者。荊王曰。勾踐賢人也。其使者必賢子愼之。使者出見稽廉曰。冠則得以俗見。不冠不得見。稽廉曰。夫越亦周室之列封也。處江海之陂。與魭鱣魚鼈爲伍。文身剪髮。而后處焉。今來至上國。必曰冠得以俗見。不冠不得見。如此則上國使適越。亦將劓墨文身剪髮而后得以俗見乎。荊王聞。披衣出謝。

周以來重鬚狀況

左傳昭七年。楚子享公於新臺。使長鬣者相。是以長鬣爲美。故使相君行禮。又昭十七年。吳公子先謀藉取餘皇。船名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伏於舟側。詐爲楚人。尤足證楚人長鬣之多。

周時以無鬚爲恥

孔叢子。子思適齊。齊君之嬖臣。美鬚眉。立乎側。齊君指之而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鬚眉於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人之賢聖在德。不在貌。吾性無鬚眉。天下侯王。不以此損其敬。伋患德之不昭美也。不病毛髮之不茂也。此可證子思無鬚。齊王以爲可恥。故欲以其嬖臣之鬚。移於子思。則當時之

風尚可想矣。

漢仍以鬚多爲美

後漢書光武紀。是美鬚眉者耶。又東平王傳。爲人美須顏。要帶十圍。趙壹傳。美鬚豪眉。蜀志關羽傳。猶未及髯之絕倫也。羽美須頰故云。又史記張良傳贊。觀其像乃如婦人女子。是子房無鬚故太史公譏之也。

六朝人之保護鬚法

南史。劉文仲答獻齊高帝纏須繩一枚。世說。陸雲謂張華。華爲人多姿制。又好帛纏鬚。雲見大笑不已。夫以繩纏以帛纏者。恐鬚或著汙而點塵土也。又後漢溫序傳。序受劍銜鬚於口。顧左右曰。旣爲賊所迫殺。忽令鬚汙土。是將死而仍護鬚也。

六朝時面脂

世說。江淮以北。謂面脂爲面澤。按面爲風日所吹曝。塗以脂則光澤。

漢以來口脂

釋名。唇脂以丹作之。象唇赤也。正字通。燕脂以紅藍花汁凝脂爲之。燕國所出。後人用爲口脂。

漢初男子傅粉

史記。佞倖傳。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鵔鸃。貝帶。傅脂粉。

周以來婦女首飾狀況　周婦人不冠

內則。婦事舅姑。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按釋名。總。束髮也。總而束之也。詩齊風。總角丱兮。注。總。束其髮。以爲兩角。又儀禮喪服。總六升。注。首飾象冠縰。注云。縚髮者也。蓋婦每日晨起理髮。既縚之以縰。更以笄（管也）總約其髮。使整齊也。與男無異也。所異者男冠。女則否耳。（內則婦事舅姑禮節。與子事父母同。惟男冠緌纓。婦則否。故知周婦不冠。）

周婦笄衡頭上飾以玉

詩衛風。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傳。副者首飾。編髮爲之。笄衡笄也。垂於副之兩旁。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既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孔氏曰。珈加也。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縣瑱。由副既笄。而加此飾。故謂之珈。據此見周時婦人。雖王后祭祀亦不冠。祇以笄衡於副之兩旁。繫之以玉。垂於耳際。以爲瑱。此女最盛禮服之狀況也。

周時以髮黑爲美

詩衛風云。鬒髮如雲。傳。黑髮也。又左傳昭二十八年。有仍氏生女。髮黑而甚美。注。服虔云。髮美爲鬒。是古以髮多而黑者爲美觀。

古又以斂髮爲莊重

曲禮。斂髮毋髢。注。毋垂餘如髢。詩緜。注。鬄益髮也。言取他人之髮。以益己之髮。卽假髮也。垂餘則有假髮

之嫌。不莊雅。故禮以爲戒。

然周初貴婦人已有假髮

禮。少牢饋食禮。主婦被裼。注。被裼讀爲髲鬄。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同結）爲飾。故名髲鬄焉。是周初貴婦已以假髮爲飾。出禮之言。不必拘也。

至春秋婦人假髮盛行

詩。衛風。鬒髮如雲。不屑髢也。言己髮甚美。不屑以假髮爲飾。又哀十七年。初。公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髢（音剃）注。髢。髲也。假髮也。是竟以暴力剔賤者之髮。而益其妻髮。其重視假髮爲何如哉。

古以油沐髮使光澤

詩。衛風。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按膏者油也。以油塗髮。髮卽光澤。至今猶然。

春秋貴婦人時髻樣

詩。小雅。彼君子女。卷髮如蠆。又匪伊卷之。髮則有旟。通俗云。蠆。蠍也。箋。蠆尾上翹。婦髮卷起如蠆尾也。旟。箋云揚也。蓋髻樣卷起如旟之揚。空生動飛舞也。茲二語寫當時婦髮結束狀況。可謂神妙入微。而髮則有旟四字。能意會不可言傳。尤奇絕。爲後人百思所不到。經文之可貴如此。

古婦人理髮器

詩。衛風玉之瑱也。象之揥也。箋。揥所以摘髮也。卽今之梳也。有齒以象牙爲之。取其潔而滑。然此祇貴婦人能辦。若庶人則以木爲梳。所謂樿櫛也。

周時妾不得笄

國語。司馬子期欲以其妾爲內子。訪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笄之。其可乎。按笄者簪也。士昏禮。女子許嫁。笄而醴之。又內則十有五年而笄。女之有笄。禮猶男之有冠。禮。妾賤。故終身不得笄。笄則可衡笄於首。繫六珈以爲飾。服最貴之首服矣。司馬子期以其非禮。故訪於左史倚相。古人之不敢放肆如此。

漢婦首上步搖

詩。副笄六珈。傳云。旣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錢氏曰。今人步搖加飾。以珠飾之。小者六。多者倍蓰至三十六。疏云。步搖副之遺象。又周禮天官追師鄭注。副以覆首。若今步搖。釋文繇本作搖。據是則漢之步搖。周副之遺也。

漢步搖狀況

前漢江充傳。冠襌纚步搖。注云。冠襌纚。故行步則搖。由是證之。步搖女飾。以行步顫動爲美。故以爲名也。

漢假髻

宋書禮志。皇后謁廟。首飾假髻步搖。八雀九華。假髻者。卽詩所謂髢也。

漢婦人畫眉

漢書張敞傳。又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憮。蘇林云。憮嫵也。媚也。按詩云。螓首蛾眉。眉與目自周以來爲婦容所最重。眉欲其細而長。或廣而短。疏而薄。則以黛畫之。令其濃翠彎長。以增嫵媚。遠望之與眞無異。觀蛾眉之語。殆自周時已畫眉。不然無由與蛾類也。而至今未已。以此徵之。事傳之數千年。可謂久矣。

周婦人以粉黛爲飾

韓非子。故善毛嬙西施之美。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

漢美人傳粉狀況

廣川王傳。延畫工畫舍望卿（王姬名）袒裼。傅粉其旁。傅者塗也。塗粉於面及項也。凡美人晨起梳洗粧飾。須褫去長衣。方動作靈敏。故袒裼也。

晉婦人仍重假髮

世說。陶公（侃也）少有大志。家酷貧。同郡范逵舉孝廉。投侃宿。時冰雪積日。室如懸磬。母湛氏曰。汝第出外留客。湛頭髮委地。下爲二髲。賣得數斛米。斫諸柱。劖半爲薪。剉諸薦以爲馬草。逵感其意。到洛稱薦。終得其力。

後齊時婦人至貴假髮賤眞髮髻狀如飛鳥

集異記。後齊時婦人皆剪剔以著假髻。而危邪之狀如飛鳥。至於南面則髻心正西。始自宮內。被於四遠。蓋不剪剔眞髮。則假髮礙於安放。飛鳥之狀。殊不易得也。

春秋時美人項領肩目口齒姿態

詩衞風。碩人其頎。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此詩狀美人首上之姿態。可謂千古絕調矣。蝤蠐者爾雅注。木中虫白而長。故詩人以比婦人之頸。犀堅也。前漢馮奉世傳。器不犀利。言堅利也。瓠犀者言美人齒如瓠子之潔白而堅利也。螓首者傳云螓額廣而方。蛾眉者。前漢楊雄傳。何必颺纍之蛾眉。師古云。影若蠶蛾眉也。倩者明媚。盼者分明。言目黑白分明也。讀此詩千載下如睹其貌。如面其人矣。

戰國美人眉目朱脣姿態

宋玉神女賦。眸子炯其精朗兮。瞭多美而可觀。眉聯娟以蛾揚兮。朱脣的其若丹。

東漢時美人首部時妝姿態

集異記。漢桓帝元嘉中。京都婦女作愁眉。啼妝。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愁眉者細而曲折。啼妝者薄拭目下若啼痕。墮馬髻者作一邊。折腰步者。足不在體下。齲齒笑者。若齒痛。樂不欣欣。始自大將軍梁冀家所

爲。京師翕然。諸夏皆放。

唐時美人粉黛之重致印眉痕

北里志顏令賓傳。令賓卒。諸客挽詞頗多。其一章云。昨日尋仙子。輜車忽在門。人生須到此。天道竟難論。客至皆連袂。誰來爲鼓盆。不堪襟袖上。猶印舊眉痕。又妝樓記。徐州張尚書建封也諸妓多涉獵書史。人有借其書者。往往粉指痕印於青編。夫以黛畫眉。而痕能印於襟上。雖今日演劇之女裝其濃無以過之。而指尖塗粉。則今日之所無。想見古美人塗抹濃重。狀態駭人也。

自周以來婦女穿耳

莊子。爲天子侍御。不剪爪。不穿耳。又吳志諸葛恪傳注。母之於女。恩愛至矣。穿耳附珠。何傷於仁。夫曰不穿耳。可見普通穿耳者多。耳有孔可綴物。故可附珠。



卷五

身部

行唐尚秉和著

三代以來衣服狀況　殷尚白衣

禮王制。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傳殷尚白而縞衣裳。按詩。縞衣綦巾。傳。縞衣白色。是殷時以白色為極重。故以養老也。

周時單衣

禮玉藻。禪為絅。注有衣裳而無裏曰襌。按說文。襌衣不重也。即今所謂單衣也。詩曰衣錦尚絅。言錦外覆以單衣。即今所謂袍罩也。

周時夾衣

按急就篇。衣裳施裏曰袷。玉篇袷衣。無絮也。韻會袷。夾衣也。詩衛風。綠衣黃裏。既有裏則袷(同夾)衣。矣又禮以帛裏布。非禮也。尤周御夾衣之明證。

周時綿衣

左傳宣十三年。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注。纊綿也。古時無棉。皆以蠶絲爲絮。挾纊者言於夾衣之中。絮以蠶絲。輕而煖。故巫臣取以爲喻。然此祇富人能爲之。一般軍民。蓋不能也。

周時裘服之雜等級之分

中論。救寒莫如重裘。周禮天官司裘。掌爲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詩小雅。彼都人士。狐裘黃黃。豳風。取彼狐貍。爲公子裘。玉藻。君衣狐白裘。戰國策。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是最貴者狐白裘也。故云士不衣狐白。玉藻云。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君子狐青裘。羔裘。是士大夫次貴之裘也。詩小雅。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玉藻云。犬羊之裘。不文飾也。是最次之裘。庶人所服也。

周時裘服毛外向

禮玉藻。大裘不裼。裼者袒而有衣。大裘以黑羊皮爲之。雖祇天子服以祭天。然黑黯無文采。故無庸裼以增美。是可證文外向也。詩曰。狐裘黃黃。蓋狐皮惟腋純白。餘黃色者多。惟毛外向。故視之有黃黃之色。論語。羔裘玄冠不以弔。弔主哀。不以美爲敬。羔裘鮮潔華美。炫人瞻視。故於弔不宜。又周時以裘分等級。毛若不外向。級何由分哉。

惟裘毛外向故服有裼襲之分

禮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子狐青裘。玄綃衣以裼之。麛裘靑豻褎。絞衣以裼之。羔裘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裘之裼也。見美也。注云。裘上加裼衣。裼衣雖加他服。猶開露裼衣。見裼衣之美以爲敬也。又云袒而有衣曰裼。示威猛之衞也。蓋裘美矣。更稱裘之色加以裼。裨飄揚飛舞以助其美。其制今劇場猶有之。披於肩上而無袖。但於領處結項以爲固。披拂威風。裏衣盡露。故注曰袒而有衣。又曰猶開露也。是於裘之外。裼以助裘美也。吉服也。

襲者玉篇云。重衣也。禮玉藻。服之襲也。充美也。注充。覆也。充美者。掩塞其美也。又玉藻云。弔則襲。不盡飾也。是襲者即今之衣罩。淸時弔喪以石靑單褂罩於外。使內美不著。是其遺制也。

又檀弓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已成服）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今孝條）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注主人始喪未變服之前。弔者吉服。故裼裘。及主人變服後。弔者雖著朝服。而加武以經。故襲裘。是衣裘者常弔則以襲掩覆其裘之美。使不著也。

周時暑衣狀況

詩周南。爲絺爲綌。注。精曰絺。粗曰綌。疏。煮葛爲之。蓋古時皆以麻布爲尋常衣品。夏日禦暑。則以葛。葛布較麻布尤爽健也。若今日則棉布盛行。至夏日則以麻衣禦暑。而兼用葛。麻布較棉布亦淸爽。故今日冬

春無衣麻者。又周禮天官內司服。綠衣素紗。注素紗者今之白縛也。(漢時俗名今不知其義) 按玉篇。紗。縠也。縐紗曰縠。紡絲而成之。又宋玉神女賦。動霧縠以輕步。是周時禦暑之衣。葛縠織品有絺綌。絲織品有紗縠。已大備也。

周時大禮服狀況　國君禮服

按玉藻云。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周禮春官。其齋服有玄端素端。穀梁僖三年。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注端玄端之服。疏其色玄而制。正幅無殺。故謂之玄端。

卿大夫禮服

左傳昭元年劉子曰。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又昭六年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之外。服虔云。禮衣端正無殺。文德之衣尚褒長。故曰委。

大禮服形狀如帷

由上攷之。是君臣大禮服。皆曰端委。服虔所謂端正無殺者。按論語云。非帷裳必殺之。注殺者。削也。剪也。帷裳。禮服。以正幅製。不剪縫。端正若帷。蓋禮服既以整幅製。則上下寬狹如一。不能如深衣下畔之寬倍上畔也。

周深衣狀況

深衣者。疏。衣裳相連。被體深邃。故謂之深衣。經云。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準繩權衡。蓋大禮服之外。卿士大夫最重要之服也。

深衣去地高度

深衣云。短毋見體。長毋被土。蓋周時下體之衣未備。衣太短則下體露矣。太長則拖地。觀漢時朱博令掾史衣去地三寸。則周時衣去地至多不過寸耳。

深衣袖口尺寸

禮玉藻云。袪尺二寸。注。袪袂口也。又鄭風摻執子之袪兮。疏。袂是袪之本。袪是袂之末。玉篇云。袂袖也。袂末者袖口也。寬尺二寸。圍之則二尺四寸也。

深衣腰深尺寸

玉藻云。深衣三袪。注。三袪者。謂要中之數也。袪尺二寸。圍之爲二尺四寸。三之七尺二寸。古腰（同要）深之度也。

深衣下擺尺寸

玉藻。縫齊倍要。注。齊者裳下畔。（今名下擺）要者裳上畔。其廣度即上文所云深衣三袪。七尺二寸也。倍之則一丈四尺四寸。又深衣云。要縫半下。注。裳下畔一丈四尺四寸。是古衣下擺之寬度也。惟今之所謂腰深下

擺祇度其半。此則其全度也。

深衣袖長尺寸

深衣云。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注。衣幅自肩下垂。及肘而盡。接之以袂。長二尺二寸。自肘至腕。長一尺一寸。而袖長二尺二寸。爲自腕以下。袂尙餘一尺一寸也。故回詘之。袪可及肘也。

按今日度袖長。自領起至袂末。共尺寸若干。古則命肘以下者爲袖。肘以上仍謂之衣。所以然者。古衣當腋處最肥。望之仍與上衣爲一。於自肘以上。不謂爲袖。若今衣則當腋處。衣與袖分。故度之起不同也。

深衣抬肩寬窄尺寸

禮玉藻云。袂可以回肘。深衣云。袼（音各）之高下。可以運肘。注。袼衣袂當腋之縫也。（即今抬肩）運肘者袪當腋處。使稍寬可以回轉其肘。按身體或須抑騷。必肘能回轉入內。然後如意。古人袂口既一尺二寸。以今例古。則當腋處必二尺始可回肘。然無明文。不能臆斷。

古袖下餘衣尺寸

禮玉藻。袂可以回肘。長中繼揜尺。注。長衣中衣。繼袂之末。揜餘一尺。疏言袂下尙餘衣一尺也。

深衣前後幅交接處皆在旁

玉藻。衽當旁。注衽裳幅所交接處也。又深衣。續衽鉤邊。注衽在裳旁者也。鉤邊若今曲裾也。（漢時言）疏深衣

裳一旁則連之相著。一旁則有曲裾掩之。與相連無異。鄭以後漢之時。裳有曲裾。故以續衽鉤邊。似漢時曲裾。是古人前後裳之連結皆在兩旁。而連接處又有鉤邊以爲掩護。使若相連。至爲美觀也。

周時衣方領其高二寸

玉藻。袷二寸。注。曲領也。又深衣。曲袷音劫如矩以應方。注。袷交領也。古者方領。如今漢時小兒衣領。疏。漢時領皆向下交垂。故鄭云古者方領。似今唐時擁咽。今俗名圍脖故云若今小兒衣領。但方折之也。是周時衣領。其高二寸。形方。故云如矩。如矩則曲矣。

周蔽膝狀況

說文。韠韍也。所以蔽前。以韋。禮玉藻。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是蔽膝之廣狹。於裳之上下。畔數倍也。

蔽膝尺寸

蔽膝異名

詩小雅。采菽箋。芾太古蔽膝之象。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韠。疏云。韍同芾韠俱是蔽膝之象。是蔽膝因事而異名。實則一也。

蔽膝顏色以貴賤而分

禮玉藻。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註。爵韋者。爵色之韋也。又詩檜風。庶見素韠兮。又說文一命縕韠。再命赤

韠。又玉藻一命緼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葱衡。注緼赤黃之間色。所謂韎也。衡者佩玉之衡。按詩小雅。韎韐有奭。傳韎韐者茅蒐。染草也。其色蓋亦赤黃。佩玉之衡者。按周禮冬官玉人。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衡四寸。注衡。勺柄龍頭也。蓋以衡繫玉佩之使不墜也。是蔽膝以朱色為最貴。亦與素次之。緼又次之。爵色之韋為最次也。

古衣不定身長尺寸之故

凡經傳所記衣裳尺寸。皆有廣狹而無長度。蓋以人身高矮不同。人人各異。故不能預定也。

周時束帶高下之度

禮深衣帶下毋厭髀。（跨骨）上毋厭脅。當無骨者。按禮書杜鄭傳注。厭壓也。髀脅皆有骨。帶壓於骨則不閑。且不適。故戒之。

周帶之顏色等級及緣飾等級

禮玉藻。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音律）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注辟緣也。終竟也。天子終此帶盡緣之也。辟垂者。言帶之下垂者緣飾之。由紐及末。（束于腰者為紐）則否也。下辟者謂緣飾帶末。即紳也。

周帶結束貫纂

疏。玉藻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於帶。注紐謂帶之交結之處。約者以物穿紐。約結其帶也。三寸者組之廣也。蓋古者帶不自結。自結則兩端或參差不美觀。而組有定處。外用組約之以爲固。而組之長復與帶齊。故又曰紳韠結三齊也。又列子管夷吾射中小白帶鉤。孟子豈謂一鉤金注帶鉤也。是春秋時又以鉤爲帶結也。

周垂紳尺寸

論語。子張書諸紳。疏。以帶束腰。垂其餘以爲飾。謂之紳。玉藻云。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

紳下垂過裳

玉藻。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齊。蓋侍君以磬折爲敬。紳下垂及足。則出裳之下畔矣。

周時觀衣裳緣飾卽知父母存否

士冠禮。服纁裳純衣。注。純衣緣衣也。曲禮。父母存冠衣不純素。注。純緣也。又深衣。具父母大父母（言俱在）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是無論父母在否。衣皆有緣飾。特以色爲別。望卽知之。

古庶人布衣

史記。田單傳。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又藺相如傳。臣以爲布衣之士。尚不相欺。按古所謂布衣也。純爲庶人服。不染。後世謂之白衣。亦謂之褐。

春秋時紫色衣最貴僭服則殺身

左傳哀十六年。良夫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劍而食。太子使人數以三罪而殺之。杜注。紫衣君服。按論語惡紫之奪朱也。可見紫非正色。杜所謂君服者。必春秋之時。尙非周制也。

春秋六國時惟儒服寬大守周制

禮儒行。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曰。某少居魯。衣逢掖之衣。注。逢大也。肘腋之所特寬大也。又孔叢子。子高衣長裾振褒袖見平原君。平原君曰。子亦儒服乎。蓋時代久則服式改。獨儒者仍守周舊制。寬博異衆。故咸異之。是儒服之寬博特異於衆也。

周以灰水洗衣

禮內則。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又禮深衣完且弗費。注。鍛濯灰治。疏。鍛濯謂打洗。用灰治理。使和熟也。按以灰水洗衣。今鄉民猶然。蓋以灰水膩滑去垢。而不知仍周遺法也。

周時雖不忌白衣然事若可哀則白衣而不采衣

曲禮。大夫去國。踰境為壇位。嚮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又史記荊卿傳。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是凡凶事皆衣白也。

周時內衣

深衣之內。必有褻衣。近身取煖。無古今一也。禮內則。衣不帛襦袴。急就篇注。短而施要(同腰)曰襦。說文短衣也。釋名襦耎也。言溫耎也。又單襦如襦無絮也。據是則襦純爲褻衣。褻衣不外露。故不帛。此上身之褻衣也。

袴者急就篇注。脛衣也。釋名。跨兩股各跨別也。蓋上身長有深衣。短有襦。既足取煖。而兩股無所衞。深衣雖長。仍不能禦下體之風寒。故著袴以衞兩脛。脛以上至膝卽無矣。故刖者不著袴。韓非子。齊有狗盜之子。與刖危子戲而相誇。盜子曰。吾父裘有尾。危子曰。吾父冬不失袴。注。刖足者不衣袴。雖終其冬夏無所損失。按古脛以上無衣。故刖足卽不袴。注曰脛衣。言脛以上不衣也。其制大概如今之套袴。每股各一。不相連也。然在內不褻觀瞻。故亦不帛也。此下身之褻衣也。

周下體無衣故防露下體

周時下體。祗有脛衣。脛以上無衣。說苑。晉平公以蒺藜布堂上。召師曠。曠至而上堂。平公曰。安有履而上堂者乎。師曠解履刺足。伏刺膝。夫惟膝無衣。故伏而刺膝也。又膝以上無衣。下體易露。故時時防之。曲禮。暑毋褰裳。褰則下體露。論語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蓋絺綌透明露體。表之則實而不露。又曲禮。不涉不撅。注。撅揭衣也。說文揭。高舉也。言涉水揭衣露體。不得不爾。否則忌高舉也。又墨子公孟篇。是猶倮謂撅者不恭也。倮體全露。撅則祗露下體。故取以爲喻。若撅不露體。而以倮爲喻。則不合矣。是尤下體內衣

不備。隱微易露之確證也。又呂覽是猶倮謂高撅者之不恭。義與墨子同。又拾遺記。蘇秦張儀同志好學。遇見墳籍。行路無所題記。以墨書掌及股裏。夜還而寫之。夫惟股無衣。故不書於臂而書於股。若有衣股如何書。又三國志賈逵傳注。逵貧。冬常無袴。過其妻兄柳孚宿。天明著孚袴去。是漢時貧者。有時不著袴。尙與周同也。

古振衣致敬狀況

說苑。田忌至舍。王北面正領齊袪。按袪者袖末也。將致敬於人。使兩袖或有參差。則不莊。故既正領。復齊兩袖。想見古人振衣鵠立情形也。

漢單衣紗衣夾衣

前漢江充傳。初充召見犬臺宮。衣紗縠單衣。師古曰。襌衣者今之朝服之中襌也。按中襌者於朝服之內。著一單衣。淸時謂之趁衣。卽單衫也。衣紗縠襌衣。卽紗衫。必夏日也。又史記匈奴傳。服繡袷綺衣。注言繡表綺裏。又賈誼傳。白縠之表。薄紈之裏。夫既有表裏。則夾衣也。

漢絮衣

前漢文帝紀。九十以上。帛人二匹。絮三斤。師古曰。絮綿也。按急就篇注。漬繭擘之。精者曰綿。粗者曰絮。今則謂新者爲綿。故者曰絮。帛二匹絮三斤。言以帛製夾衣。中置絮以禦寒。所謂挾纊也。

漢衣青紫最貴

漢書夏侯勝傳。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拾芥耳。又後漢耿弇傳。弇兄弟六人。並垂青紫。省侍醫藥。當代以爲榮。可證兩漢貴人皆服青紫。故俗尚榮之。

漢白衣賤

漢書龔勝傳。聞之白衣。戒君勿言也。師古曰。白衣官府趨走賤人也。

漢士夫衣仍寬博

雋不疑傳。不疑褒衣博帶。師古曰。言著褒（音裒）大之衣。廣博之帶。按自周以來。儒者皆褒衣博帶。與世俗殊。故平原君見孔子高衣長裾。振褒袖。郎曰。子亦儒服乎。是儒者之服。自古寬大。故一望而知。漢仍如此也。

漢官吏衣長拖地

漢書朱博傳。敕功曹官屬多褒衣大袑。不中節度。自今掾史皆令去地三寸。師古曰。袑大袴也。夫特敕令去地三寸。則未敕之先。衣袴之拖地可想也。又朱雲傳。有薦雲者。召入攝齋登堂。師古曰。齋衣下裳也。攝之使離地。以防失足。又蓋寬饒傳。初拜司馬。未出殿門。斷其襌衣。令短離地。此又漢官吏衣拖地之確證也。

漢學者猶方領餘則圓領交而下垂

後漢馬援傳。援兄況勃。衣方領。能矩步。注。前書音義曰。頸下施衿。領正方。學者之服也。是兩漢士人皆方領也。條則皆圓領。禮深衣曲袷。鄭注云古者方領。旣云古方領。以見漢圓領多也。圓領者自項後交於前下垂。今僧道衣領。其遺象也。

漢官吏不吏服則罰

景帝紀。六年詔曰。夫吏者民之師也。車駕衣服宜稱。亡度者或不吏服。出入閭里。與民亡異。長吏二千石朱兩轓。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轓。車騎從者不稱其官衣服。出入閭里。無吏體者。二千石上其官屬。三輔舉不如法令者。是官吏不吏服。則必罰也。

漢仍有蔽膝

史記武安侯傳。坐衣襜褕入宮不敬。注云。爾雅今蔽前謂之襜。郭璞云蔽膝也。然古韍服尙有蔽膝。名芾是蔽膝亦禮服之一。玆云不敬。似漢時已爲燕居操作之服矣。

西漢朝服尙單衣

江充召見犬臺宮。衣紗縠襌衣。蓋寬饒拜司馬。未出殿門。斷其襌衣。俱見前是皆朝天子也。而皆襌衣。按說文。襌衣不重也。禮玉藻。襌爲絅。注云。有衣而無裏曰襌。蓋西漢朝服。未有定制。故見天子者多以襌衣。襌衣蓋與周深衣同也。

東漢朝服狀況

晉書輿服志。西漢二百餘年。未能制立。中興後明帝始採周官尚書禮記。及諸儒記說。制天子三公九卿特進之服。衣皂上絳下。前三幅後四幅。衣畫而裳繡。凡十二章。素帶廣四寸。朱裏。以朱綠禪飾其側。中衣以絳緣其領袖。赤皮為韍。絳袴襪。赤舄。按前三幅者古人忌胸前衣縫當中。後四幅者又深衣所謂負繩及踝。使衣縫正當正中也。六朝皆用之。

漢時裏衣　單襦

揚子方言。汗襦。或謂單襦。按今則曰汗衫。夫曰汗則為親身內衣可知。然至後漢則又有長襦。後漢書李忠傳注。上使忠解澣長襦是也。夫既曰長襦。則為外衣。與袍蓋同。

漢袴開襠如今日小兒

漢書上官皇后傳。帝時體不安。左右及醫皆阿意言宜禁內。雖宮人使令。皆為窮絝。多其帶。服虔曰。窮袴有前後當。不得交通也。可證未窮袴之時。袴襠皆開露。如今日小兒。多其帶以為約束。則交通絕矣。雖欲施無襠。不得也。由此推之。周時祇有袴以衣脛。自膝以上即無衣。故禮戒暑月褰裳。孔子絺綌必表。誠以下體祇有外衣遮護。若高揭外衣。或外衣透明。固不便。即漢時之開襠袴。衣服若不寬博穩重。有時亦或露不雅也。又以證周時雖欲禁內而無術也。舊說解褰裳為不敬。不敬之事多矣。胡獨注意於此。固別含深

意也。特其故不可明言耳。

玉篇。褌褻衣。說文。褻私服。言私處所服也。急就篇注。合襠謂之褌。釋名褌貫也。貫兩腳上繫腰中也。余嘗詳攷之。急就篇所言。旣云有襠則犢鼻褌也。釋名所言則一直筒無襠。故貫兩腳上繫於腰。而兩股則承以袴也。皆周時所無。以下證明之。

漢時之褌

犢鼻褌

史記司馬相如傳。相如身自著犢鼻褌。共傭保雜作。劉奉世曰。犢鼻穴在膝上。爲褌財令至膝。習俗因以爲名。非以其形似也。余按劉說非也。鼻者褌襠。急就篇所謂合襠者也。鼻之旁有兩孔。兩股穿之。短而在膝上。與當中之褌襠齊。以便動作。形正與犢鼻相似。胡言非乎。試觀今日學生運動時所著之褌袑(音叉)。正其制也。不過古肥今瘦耳。

貫腳褌與袴不連非若今日之爲一

若釋名所謂貫兩腳上繫腰中之褌。亦有一事。可證明其形象。攷魏志裴潛傳注。黃初中。韓宣爲尚書郞。嘗以職事當受罰於殿前。已束縛杖未行。文帝輦過。問此爲誰。特原之。遂解其縛。時天大寒。宣前以當受杖。豫脫袴纏褌面縛。及其原褌腰未下。乃趨而去。按小袴若今之套褲而長。以礙於受杖。故脫之。而褌則

上繫於腰下覆乎臀。受杖仍礙。故纏向上。使臀露可受杖。故不須脫。以是知尋常褌無襠。惟有犢鼻褌為一直筒。故能貫兩腳上繫腰中。如有襠則不能纏向上矣。惟能纏向上。故既原宥。乃曰褌腰不下而去也。其形大概如今之褲襪。特垂下者長。不與袴連。以便私溺耳。

漢時袍大行

按袍之見於經者。皆為褻衣。禮玉藻。縕為袍。喪大記。袍必有表。注云褻衣。在內為褻衣。故以縕為之。縕者敗絮也。論語衣敝縕袍是也。是袍在周時雖有其名。純為內衣。與襦無異。至漢時則著於外。後漢李忠傳注。上使忠滌長襦。忠更作新袍小單衣以上之。則為長袍也。故釋名云。袍丈夫著之至跗者也。跗者據鄭士喪禮注。足上也。袍長而至足。則為外衣矣。釋名又云。袍者苞也。苞內衣也。尤為外衣之證。是袍之名與周同。實則異也。釋名為漢人劉熙作。則當時所尚也。

漢禁賈人衣錦

高帝紀詔曰。賈人不得衣錦繡綺穀絺紵。按賈人惟利是視。漢初重農。故為是苛禁。以抑末。令財多無所用之。

魏晉時之裙

魏志管甯傳。甯著布襦袴布裙。世說。王子敬為人書練裙。按裙即下裳。蓋襦之下接以裙。取美觀。若袍則

連衣裳爲一矣。

魏晉時袴褶

吳志裴注。呂範釋韝著袴褶。詣閤下。按韝者史記張耳傳趙王袒韝蔽自上食。注臂捍也。以縛左右手。於事便也。褶與大記注袷也。又急就篇注褶謂重衣之在最上者也。其形若袍。短身而廣袖。類篇云。袴褶戎服。夫短身而廣袖。則便於騎射。故曰騎服。晉書輿服志弓弩隊各五十人。黑袴褶。然則範之著袴褶詣閤下。是以戎服見也。又以證其時戎服。皆短身而廣袖也。其形大概如今馬褂。

晉時單衣夾衣

世說。晉孝武年十二時。不著複衣。但著單練衫五六重。是晉時天雖寒不著綿衣。殆以綿衣不如單衣之飄揚適體。且美觀。不然以天子倘不能挾纊哉。

晉時之複褌複襦

世說。韓康伯數歲。家酷貧。大寒祇得襦。母殷夫人自成之。令康伯捉熨斗。謂康伯曰。且著襦。尋作複褌也。兒云已足。不須複褌也。母問其故。答曰。火在熨斗中而柄熱。今既著襦。下亦當煖。故不須褌耳。按母曰尋作複褌。知襦亦複襦也。大寒祇得複衣取煖。知當時貧家得絮衣之難。

六朝時衣服寬博

顏氏家訓。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帶。大冠高屐。出則輿馬。入則扶持。按周時祇儒者褒衣博帶。梁則士大夫無不然。此又文之過也。

六朝時尚白衣冠

南齊豫章文獻王傳。宋元嘉時。諸王出入。得白衣幘帽。見人主。上與嶷友想。令依元嘉。嶷固辭不奉勅。唯上幸第。乃白服烏紗帽以侍宴焉。又程大昌演繁露曰。隋志宋齊之間。天子燕私。著白高帽。太子在永福省則白紗帽。隋時以白帢通爲慶弔之服。國子生亦服白紗巾也。晉著白接䍠。接䍠巾也。南齊桓崇祖守壽春。著白紗帽肩輿上城。今人必以爲怪。古未有以白色爲忌也。郭林宗遇雨墊巾。李賢注云。巾以葛爲之。本居士野人所服。魏武造帢。其巾乃廢。今國子學生服焉。以白紗爲之。是其制皆不忌白也。今世人麗妝。必不肯以白紵爲衣。古今之變。不同如此。

由是證之。宋齊時燕服。必白色者多。故帝特令白服。依元嘉故事。是六朝燕居之服尚白之證也。又觀程氏所述。宋齊天子燕居皆著白高帽。至隋以白帢通爲慶弔之服。是六朝迄隋士庶皆服白巾。天子燕居。亦白帽之證也。至唐祇國子學生白紗。可見唐時雖不忌白而服白帽者已少。不與隋同也。程大昌宋人。曰古今之變不同如此。又以證伊時已忌白也。

唐官服顏色

隋唐嘉話。舊官人所服。惟黃紫二色。貞觀中始令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朱。六品七品綠。八品九品青。

隋唐士庶白衣

隋書禮儀志。隱居道素之士。被召入見者。白單衣。又李泌外傳。時號白衣宰相。又獵狐記。盧龍節度使張直方。欲令秀才張知古同出獵。時方雪。知古有祁寒意。直方出皂袍令服之。知古乃加麻衣其上焉。按麻衣者白衣也。皂袍爲八品官服。知古秀才不敢僭服。故加麻衣其上。又沈蕃夢遊錄。顯宦三十年。忽然夢覺。仍著白衣。亦其證也。

唐皂袍短後

獵狐記。知古脫麻衣。露皂袍短後。保姆曰。豈有逢掖之士。而服短後之衣乎。蓋袍之短後。原以便騎射。武士所服。故姆訝之也。

唐宋以袍爲朝服

唐書。天子袍衫。皆用赤黃。朝野雜記。大臣奪情者。服慘紫袍。歸田錄。陶穀爲學士。常晚召對便殿。穀望見上。將前而卻者再。太祖笑曰。此措大索事。顧左右取袍帶來。上已束帶。穀遽趨入。是君臣皆以袍爲朝會之禮服也。

漢庶人以索韋爲帶

後漢張霸傳。玄子霸。自田廬。被褐帶索。要說張溫。又周盤傳。乃解韋帶。就學廉之畢。是士人常以索爲帶。又以韋爲帶也。索者麻繩。韋者熟皮。然此自庶人無常之服。若士夫以上之帶。自周以來。皆以帛爲之。以迄六朝。皆寬四寸朱裏。故有錦帶繡帶縞帶諸名。至唐而以堅韌之物爲帶。

唐宋有犀帶玉帶金帶

摭言。裴晉公質小眇小。有相者云觀公形神。不大貴則當餓死。一日遊香山寺。見一婦人致一緹繒於僧伽藍楯上。祈祝良久。擲筊而去。少頃見緹繒在故處。知其遺忘。度追已不及。乃守至暮不至。次晨仍至其處。俟之。俄見前婦人來。公問。卽與之。蓋有玉帶二犀帶一。假於人。遺要津以救父。欲以一遺公。不顧而去。後見相者曰。公必有陰德及物。前程未可量。又五燈會元。東坡留玉帶鎭山門。老學菴筆記。靖康末括金路廣。詔羣臣服金帶者。權以通犀帶易之。按犀帶者以犀角製爲板。玉帶者上嵌以玉。金帶者鏤金爲之。陸游云。執政正透。從官倒透。皆犀而堅韌。其約束皆在背後。而前不垂紳。今戲劇所服者是也。

宋時猶以不束帶爲不敬

歸田錄。陶穀夜召見。却望不前者再。太宗笑曰。此措大索事。顧左右取袍帶來。上已束帶。穀遽趨入。是君不束帶。則失見大臣之禮。故不敢進。老學菴筆記云。散腰則謂之不敬。蓋古人於袍之外不再加衣。而袍又寬博。散腰則衣襟汗漫矣。故曰不敬也。

宋時裹肚今云兜兜

老學菴筆記。裹肚則紫地皂繡。按襦袴不帛。以其爲褻衣也。裹肚則褻矣。施之以繡。殆非古也。

宋時背心

老學菴筆記云。往時執政簽判文書。衣盤領紫背子。又云。冷則著背心。背子背心蓋一物。今俗所謂坎肩是也。盤領者即圓領也。

周以來服劍狀況

禮玉藻必佩劍。又少儀云。君子之衣服服劍弗賈。（同價）又左傳哀十六年。良夫袒裘不釋劍而食。是貴者皆服劍也。史記孟嘗君傳。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緱。裴駰曰。蒯茅類。可爲繩。緱劍把。蒯緱者言其劍無物可裝飾。但以蒯繩纏其把也。是貧賤者亦服劍也。蓋古人尚武。必佩劍以防身。亦所以壯其威儀。故貴賤皆服之。

古佩劍在左

禮少儀。執君之乘車則坐。僕者右帶劍。按古人立乘。僕居中。君居左。右佩劍則無妨於君。然由此可證佩劍者之皆左。左佩所以便右手拔劍也。

春秋時佩劍爲必須之禮飾

新序。季札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札爲有上國之使未獻也。使歸徐君已死。乃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夫以使上國未獻可知劍在當時。爲威儀所必須。與衣裳而並重矣。

漢人仍帶劍成俗

史記蕭相國世家。乃令蕭何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又史記補傳。魏相好武。令諸吏帶劍前奏事。或有不帶劍者。至借劍而後敢入。又蕭望之傳。當見者露索去刀兵。雋不疑傳。門下欲使解劍。又龔遂傳。民有帶劍者。又後漢趙熹傳。自王莽篡亂。舊章不存。皇太子與東海王等。雜止同席。憲章無序。熹乃正色。橫劍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是漢四百年。無論官吏庶民。皆佩劍也。

晉佩木劍

晉書輿服志。漢制自天子至百官。無不佩劍。其後惟朝帶劍。晉世始代之以木。六朝因之。則純爲裝飾品矣。於是古人帶劍之風。從此遂絕。

周以來搢笏狀況

禮玉藻。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往也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又將適公所。宿齋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是笏有二用。一則受君命備遺忘。暫書於笏。一則將入朝。有所敷奏。亦書於笏。備臨時遺漏也。釋名云。笏忽也。備忽忘也。

周時子事父母亦搢笏

禮內則。子事父母。雞初鳴。冠緌纓端韠紳搢笏。搢者插也。插於腰帶。備受親命過時遺忘。立書於笏。

周笏等級以質爲差

禮玉藻。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竹本象者。言以象牙飾竹也。

周笏尺寸

禮玉藻。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然今所傳之古笏。大概宋明物爲多。實微作弧形。以便搢而不墜。禮但言其尺寸。不知周制果如何也。（疑亦微弧）

漢曾名手版謁長官用之

後漢范滂傳。滂執公儀詣陳蕃。蕃不止之。滂懷恨投版。棄官而去。注。版。笏也。又風俗通。陳蕃上冢。令劉子與。會其冢上。恭持版迎之。長跪。令徐下車。坐。不令去版。辭意又不謙讓。蕃深恚之。又吳志凌統傳。統將精兵萬餘人。過本縣。步入寺門。見長吏。懷三版。恭敬盡禮。是皆以長官禮待本縣吏。故執版。

漢時謁見官持版不許垂臂入門

三國志趙岐傳注。嘗令唐衡弟爲京兆虎牙都尉。初之官不修敬於京兆尹。入門不持版。郡功曹趙息呵廊下曰。虎牙儀如屬城。何得放臂入府門。促收其主簿。衡弟顧促取版。按不持版則垂臂。故曰放臂入府

門。若持版入門。則以兩手奉版爲間。傴僂鞠躬。狀至恭謹。即范滂傳所謂執公儀也。滂嫌陳蕃不辭公儀。示傴禮。故恚而去官。

晉時笏頭有筆

晉書輿服志。笏古者貴賤皆執笏。有事則搢之於腰帶。所謂搢紳之士者。搢笏而垂紳帶也。紳垂長三尺。笏者有事則書之。故常簪筆。今之白筆。是其遺象。又手版即古笏矣。尙書令僕射尙書手版頭。復有白筆。以紫皮裹之。按簪筆者。以筆簪於頭也。至晉不簪筆。安筆於笏頭。以使記事。惟名曰白筆。則不得其義也。六朝皆如此。

三國及晉時又名笏曰簿

蜀志秦宓見太守。以簿擊頰。注簿手版也。版故能擊。則爲笏明矣。又左傳桓二年。袞冕黻珽。杜預注。珽玉笏也。若今吏之持簿。是晉初亦謂笏爲簿也

晉時參謁長官仍以執笏爲公儀

世說。趙王倫爲相國。羊忱爲長史。乃版以參相國。又桓溫止新亭。大陳兵衞。王入失厝。倒執手版。是晉時謁長官公儀。仍與漢同也。

唐時在家庭仍搢笏

韓愈曹成王碑。出則囚服就辯。入則擁笏垂魚。坦坦施施。是處家亦笏。與周時同。

五代時執笏有筆無筆之分

輿服雜事。五代以來。惟八座尙書執笏。以筆綴手版頭。紫囊裹之。其餘王公卿士。但執手版。主於敬。不執筆。亦非記事官也。按此與六朝制正同。惟裹筆用紫囊。不用皮。較六朝稍進。然仍無今日之銅冒叉手。公貴人版而不筆。唐以前亦未聞有此區別。

宋外官亦執笏

宋史孔道輔傳。爲泉州軍事推官。有蛇出天慶觀眞武殿中。一郡以爲神。州將率官屬往奠拜之。欲上其事。道輔逕前以笏擊蛇。碎其首。觀者初驚。後莫不嘆服。是不惟參謁持笏。尋常出入亦笏也。

明笏之等差

正字通。明制。笏四品以上用象牙。五品以下用木。以粉飾之。歸有光項脊軒記云。頃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間執此以朝。他日汝當用之。按明太常寺卿正四品。故用象笏。然自元明以來。似祇官吏用笏。尋常已不執。亦猶昔時佩木劍。祇入朝佩之。以爲禮飾。餘則否也。至淸雖入朝亦不用矣。然參謁長官。仍云執版。其實遞紅紙手本耳。非古手版也。

周以來之重長爪

韓非子。韓昭侯握爪。而佯亡其一爪。求之甚急。左右或剪其爪而效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之臣不忠。據此是侯之左右皆長爪也。不惟昭侯。昭侯如此。則其國之風尙可想矣。又莊子爲天子侍御。不剪爪。是亦以爪長爲貴也。

漢末仍重長爪

神仙傳。漢末仙人王方平。降東海蔡經家。俄麻姑亦至。其爪甚長。經私念以麻姑爪搔背癢良佳。而方平已知。大怒。命跪於庭。數而笞之。夫蔡經爲仙人弟子。乃猶羨長爪。而至於受笞。其重爲何如。

周以來婦女衣服狀況

詩鄭風縞衣綦巾。傳縞衣白色。綦巾蒼艾色。是庶女所服也。然則周庶民婦女盡白衣也。又衞風衣錦褧衣裳錦褧裳。箋云褧禪也。中衣錦爲其文之太著。上加禪縠。庶人之嫁服也。然則庶民女嫁時。亦可衣錦。但須加以縠耳。則周時婦女社會之服色。可推想而可知。

周女衣表裏之色

詩邶風。綠兮衣兮。綠衣黃裏。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傳。美莊姜也。是周時貴婦人衣綠色。裳黃色。而衣之裏亦黃也。與庶女異矣。

周士人妻服色

士儀禮。女次紂衣纁袡。注次首飾也。紂衣絲衣。袡緣也。纁玄色。士較庶人爲貴。故其妻可衣絲衣。且可以玄色緣飾其四周。而中仍縞色。不能如貴婦之衣黃綠衣也。

古婦人尚長袖

宋玉神女賦。奮長袖以正衽兮。立躑躅而不安。又史記貨殖傳。趙女鄭姬。揄長袂。袂袖末也。古深衣之袖。自腕下餘尺餘。想女衣亦然也。

古袿衣以肩瘦爲美

宋玉神女賦。振繡衣。被袿裳。又漢書元后傳。是時政君坐近太子。又獨衣絳緣諸于。師古曰。諸于大掖衣。卽袿衣。又後漢皇后紀。簪珥光采。袿裳鮮明。釋名云。婦人上服曰袿。其下垂者。上廣下狹。如刀圭也。按劉熙說非也。曹子建洛神賦云。肩若削成。唐畫訣曰。美人莫畫肩。蓋古婦人以無肩爲娟秀。圭正上狹下廣。故袿字從衣從圭。純以形似。且衣亦無下狹於上之理。今戲劇所衣宮衣。猶彷彿近之。故知釋名誤也。

西漢時貴婦衣曳地

史記。文帝常衣綈衣。所幸愼夫人。令衣不得曳地。是可證妃嬪衣皆曳地也。又漢書王莽傳。莽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爲僮。是可證公卿列侯之夫人。衣皆曳地。故見莽妻不識。以爲僮婢。近法國前數十年。侯伯爵夫人。衣皆曳地。長丈餘。正與我漢代同也。

漢婦衣尙緣飾

漢書賈誼傳。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是古天子后服。而庶人得以衣婢妾。服虔曰。偏諸緣者。加牙條以爲緣也。按牙條者卽今日婦女所用之縧帶。俗所謂縧子也。而漢卽有之。想見當時女飾之大備已。

唐宋婦人著裙之風盛於古

李娃傳。容貌妍麗。宛若生平。著舊石榴裙。紫䙝襠。紅綠帔子。又張泌小金傳云。有婦人年四十餘。著琵琶裙。又唐人雜句。紅裙妬殺石榴花。新換霓裳月色裙。白妝素袖碧紗裙。又宋蘇軾詩。從來不解醉紅裙。以紅裙爲娼妓之代名詞。是宋時婦人。殆無不服裙者。沿至明淸。更以裙爲禮服。於是蝴蝶裙。九霞裙。柳絲裙。百褶裙等。名不可勝數矣。自裙行而袴衣遂廢。此婦女衣服沿革之大略也。

周以來婦人下體之裏衣

周之時男女衣無甚區別。男下體裏衣不全。旣詳於前矣。女亦然也。故衣服不得不寬博。不寬博則護下體不密也。彼夫桑間濮上。野田草露之詠。時有者。勢使然也。誠以其時下體祇有脛衣。兩股間無內衣。故外衣不可褰舉，禮以爲戒。晉平公以蒺藜布地。師曠步則刺足。伏則刺膝。刖則不袴。其故可想也。

唐女袴仍開襠如今日小兒

漢書上官皇后傳．雖宮人使令．皆窮袴多其帶．師古曰．窮袴卽今之緄襠袴．按詩秦風竹閉緄縢．毛傳緄繩也．說文繡帶也．集韻緄縫也．是唐之緄襠袴．中有縫．但結以帶．使不開張．以便私溺．若漢則兩襠雖合．尚開拆如今川小兒．故多其帶以防強暴．若唐則平時皆如此也．故曰緄襠．今俗語縛物．猶曰緄物．緄襠者卽將襠縫結以繩．使不開露．唐以後何時成今制．則不可致也．

卷六

行唐尚秉和著

足部

周時足衣種類

周禮．天官屨人掌王后之服屨．爲赤舃黑舃．素屨葛屨．注複下曰舃．禪下曰屨．夏則用葛．冬則用皮．按古今注云．複下曰舃．以木置．備行禮久立地泥濕．故複其下使乾臘也．據是是舃者履下爲薄木板兩層中空．四圍有牆．故泥濕不能及足．若夫屨．或曰履．或曰韈．（韤同）或曰屝．均禪下．與舃異．禪者單也．詩所謂糾糾葛屨．可以履霜．公孫碩膚．赤舃九九者是也．

周時登堂即脫屨戶外

曲禮．戶外有二人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又侍於長者．屨不上於堂．又莊子脫屨戶外．膝行而前．列子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又說苑．晉平公謂師曠曰．安有屨而上堂者乎．按古人席地而坐．登堂則就席．故履則不恭．今日本朝鮮皆如此．仍周制不變．茲可謂眞守舊矣．

不脫履則可得大禍

左傳哀二十五年。衞侯與諸大夫飲酒。褚師聲子韤而登席。公怒戟其手曰。必斷而足。呂氏春秋。齊王疾痏。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至。不解屨登牀問王之疾。王叱而起。將生烹文摯。夫因不脫屨而至於斷足遭烹。古人之重視爲何如哉。

周時處室內皆跣足

左傳宣十四年。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注寢門也。古人處室皆跣足。言走出不及屨。屨人追及於窒皇始進屨也。又襄三年。公讀其書。跣而出。注恐緈死。故不及屨。又列子。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跣而走。是古人燕居無不赤足也。

周無襪之證

說苑。晉平公不悅於師曠。置酒虒臺。使郎中馬章布蒺藜於階上。令人召師曠。曠至而上堂。平公曰。安有履而上堂者乎。師曠解履刺足。伏刺膝。仰天而歎。夫惟無襪。故刺足難忍。又左傳哀二十五年。衞侯爲靈臺於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韤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足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㱿音嘔却也之。是以不敢。不敢解韤韤者仍履。褚師之足時有惡創。潰爛汚穢。解履則全露矣。故云不敢。是益可證解履則赤足也。或者謂周人於威儀最尚恭敬。赤足不褻乎。豈知古人衣服寬博。下垂及地。坐作皆不露足。無不敬也。或又謂冬月不寒乎。豈知人手常外露。雖冬月不寒。足亦如此耳。況覆衣於上乎。

古戶外解履著履狀況

曲禮。解履不敢當階。（升防後）就履。（著也）跪而舉之。屛於側。又君賜爵卒飲。退則坐取履。隱辟（同避）而後履。坐左納右。坐右納左。按古人之坐。皆跪而坐於足。雖納履亦如此。若兩股前伸而納履。則箕踞矣。古最忌之。

古履有綦束縛取固（今謂鞋帶）

禮內則云。履著綦。鄭玄曰。綦履繫。又冠禮云。黑履青絇。鄭云。絇之言拘也。以爲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履頭。疏。卽用物穿履頭爲絇。相連爲行戒也。又曲禮解履注云。卽解繫也。古者履頭鼻綦繩相連結之。將升堂解之也。又莊子盜跖篇。丘得幸於季。願望見履綦。按古人履狀。大概如今日皮鞋。於脚面用繩連結之。使固而不墜。故鄭云以爲行戒也。韓非子。文王伐崇。至鳳黃虛。履繫解。因自結。又晉文公與楚戰。履繫解。自結之。是其證也。

古人飾履之侈

晏子春秋。景公爲履。黃金之綦。飾以銀。連以珠。良玉之絇。其長尺。冰月服之以聽朝。晏子朝。公迎之。履重僅能舉足。又史記春申君傳。其上客皆躡珠履。按後世女子。常以珠飾履。男則無有。然其狀可想像得之。至於黃金爲綦。良玉爲絇。則頗不得其眞狀。或曰。黃金可爲索。曩婦女纏足時。常以小連環金索爲鞋絆。景公之綦。或亦如之。而玉絇訖不能得其彷彿也。

秦時脫履狀況

新序。秦二世胡亥之為公子也。昆弟數人。詔置酒饗羣臣。諸子賜食先罷。胡亥下堦視羣臣陳履狀善者因踐敗而去。見者莫不太息。是秦時解履於階下也。

西漢時仍脫履戶外

漢書雋不疑傳。勝之躧履出迎。師古曰。履不著跟曰躧。躧謂納履未正。曳之而行。言其遽也。按暴勝之時為直指使。居傳舍中。而不疑有盛名。故見不疑來。曳履而出。惶遽不及著跟也。是雖居傳舍室中仍脫履也。

西漢時仍無襪脫履後即赤足

史記滑稽傳。東郭先生貧困。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履行雪中。令人視之。其上履也。其履下處。乃似人足者乎。按履無底。又無襪。趾印雪中。足跡宛然。與履印異。故曰似人足。是可證西漢仍赤足著履。與周同也。

西漢多以革為履

漢書貢禹傳。孝文皇帝衣綈。革履。又鄭崇傳。每見曳革履。上曰。吾識鄭尚書履聲。按師古注。革生皮。不用柔韋。示儉。生皮堅韌。故有履聲。

西漢履仍有係

漢書張釋之傳。王生老人曰。吾韤解。顧謂釋之爲我結韤。釋之跪而係之。既退或讓王生曰。奈何廷辱張廷尉。使跪係韤乎。又哀帝紀。成帝令中山王誦尚書。又賜食於前。後飽起下。韤係解。又王莽傳。受句（同絇）履。禮鄭注絇之言拘也。是自漢初至漢末履皆有係也。

西漢有罪則徒跣不履

漢書匡衡傳。衡免冠徒跣待罪。天子使謁者詔衡冠履。又董賢傳。詣闕免冠徒跣謝。是可證漢罪人不履。故待罪者皆跣足。

西漢有織履如今之毛繩鞋

漢書翟方進傳。方進辭後母。至京師受經。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屨以給方進。按後世之履。皆裁布帛爲之。卽漢時有革履韋履。皆不用織。茲言織履。必以絲繩爲之。周禮所謂絲屨也。疑與今日冬月所服之毛繩鞋相類。或曰草屨亦繩。

東漢末有鞋

劉熙釋名。鞋解也。著時縮其上如履然。解其上則舒解也。按既曰縮（約也）曰解。則鞋亦有係也。卽文義揣之。似鞋之制較履爲輕便。故曰舒解。然著之者不數見也。

東漢末男女皆著木屐

王褒僮約云若殘當作俎機木屐及彘盤。是以殘木屑爲屐。其賤可知。蓋祇庶人服之。至後漢戴良傳。初良五女並賢。有求姻者便許嫁。疏裳布被竹笥木屐以遣之。又高士傳袁閎身無單衣足著木屐。按木屐見中國人服者少。惟日本人服之。前後有齒。行則托托有聲。而婦人尤多。其狀殊不莊。故自東漢以前。服之者。皆窮寒下士。富貴則否也。

魏晉仍入室脫履赤足

魏書曹真傳。賜劍履上殿。是可證上殿者皆脫履也。又邴原傳注。太祖北征歸。原至通謁。太祖大驚喜。攀履而起。遠出迎原。是旅行亦入室脫履。世說王子猷子敬兄弟共坐一室。上忽發火。子猷遽走避。不惶取履。子敬徐扶侍者出。又謝遏夏月嘗仰臥。謝公清晨卒來。不暇著衣。跣出戶外。方躡履。夫曰戶外方躡履。是入室時即脫履戶外也。曰不惶取履。是入室必跣足也。又會稽典錄賀循與人交久而敬。在官常著韈。人鮮見其足。是尤爲脫履赤足之證。

晉時屐大行

世說。王子敬兄弟見郄公。（愔也）躡履問訊。（是不在室內）甚修外生禮。及嘉賓死。皆著高屐。儀容輕慢。命坐。皆云有事不暇坐。又阮遙集好屐。或有詣阮。見自吹火蠟屐。因歎曰。未知一生當着幾兩屐。又謝公聞淮上捷報。

面無喜色。惟入室履齒忽折。又謝家賓客登山則去屐前齒。下山則去後齒。是皆時亦以屐爲不莊。而高屐則尤輕慢。然當時卿大夫盡著之者。則以晉時風俗輕佻。人物高曠。故獨喜之也

劉宋時尙著赤舄

宋書輿服志。絳袴赤舄。是舄之制至六朝尙存。唐以後則不見矣。

自南北齊始有長靿鞾古履制一變

南齊書。豫章文獻王傳。性汎愛不樂聞人過失。有投書相告。置鞾中竟不視。取火焚之。夫鞾者無靿。胡履。置書。又夢溪筆談。中國衣冠自北齊以來。全國窄袖緋綠。短衣長靿鞾。按周秦以來。祗有履。履有係無靿。據釋名趙武靈王好着短靿鞾。蓋武靈胡服。胡服之履有靿。並歷裝入名曰鞾。不用係。一可取煖。一自然穩固。然武靈之鞾靿短甚。且偶爲之。殁則已。當時未行。北齊之祖高歡。亦胡種。故有長靿鞾。靿長益煖。益不用係。然至隋仍不通行。隋書輿服志云。長靿鞾田獵豫遊則服之。可知非田獵。仍不長靿也。豈非以其違古制而不莊雅哉。然後世遂因而不改矣。

隋唐鞾始大行然非官服且有帶

隋書輿服志。紫絲鞾田獵服之。田本遊戲。故可服鞾。隋唐嘉話。鄭愔爲吏部侍郎。贓汚狼籍。有選人係百錢於鞾帶上。愔問其故。答曰。當今之選。非錢不行。愔默然不語又杜甫詩。青鞋布襪從此始。是唐時常著

者。蓋鞋也。惟鞋有帶以爲固。似今日小兒式也。

唐時仍登堂脫履

國史補韋陟有疾。房尙書琯使子弟問之。延入臥內。行步悉藉茵毯。房氏子獨而登階。侍婢皆笑之。是笑其不脫履也。又酉陽雜俎。明皇於便殿召見李白。時白方醉。因召納履。白遂展足與高力士曰。脫靴。力士失勢。遽爲脫之。是白醉不知脫靴履上。故召之也。白著官服入見。明皇令去靴而納履耳。

唐以長靿鞾爲官服

唐書韋斌傳。朝會常大雪。在廷者皆振裾更立。斌不徙足。雪甚幾至鞾。按有靿方謂鞾。幾至鞾者。言幾至鞾靿口也。謂雪深也。不然。鞾已著地。履雪矣。胡云幾至。又唐書李光弼傳。將戰納刀於鞾曰。戰危事也。吾位三公。不可辱於賊。夫靿不長。那能容刀。又酉陽雜俎。張評事摸鞾得銀一鋌。是可見唐時無論朝服軍服。凡官家皆著長靿鞾。已與清時同。清時因常裝置雜物於鞾靿內也。

唐鞾皆黑色

摭言。會高力士終以爲李翰林脫烏皮六縫爲恥。因譖之於貴妃。又唐人詩趁朝把笏著烏鞾。又靈鬼志。韶自外入。著黑介幘幽履。是鞾純爲黑色。自唐而已然也。

唐時製鞾狀況

顏眞卿詩。縫韡蠟線油塗錐。急逢龍背須且騎。夫線蠟則滑而易抽。以油塗錐。亦取其滑而易入。以今日視之。似爲迂拙。然古人工藝之堅實可想。

唐時避雨濕不用舄用釘鞋

通鑑。德宗出幸奉天。天大雨。從者皆著釘鞋。按釘鞋今日尚有之。一則不滑。一則底高。遇泥水不甚。惟皆以桐油敷布上。使水不能侵入。故名曰油鞋。茲名曰釘鞋。似尚未知以油浸也。

唐木屐仍大行

唐摭言。京師長者。皆著木屐。夫長者皆著。少年可知。想見長安街上。橐橐之聲盈耳也。

五代及宋以韡爲朝服鞋爲便服鞋仍有帶

歸田錄。馮道與和凝同在中書。一日和問馮曰。公靴新買。其値幾何。馮舉左足曰九百。和性褊急。遽回顧小吏曰。我韡何得一千八百。因詬責久之。馮徐舉右足曰。此亦九百。於是烘堂大笑。又老學菴筆記。淳熙己酉。車駕幸候潮門。從駕臣僚。皆擫帶子著靴。是自五代至南宋。皆以靴爲朝服。又歸田錄。往時學士。循唐故事。見宰相不具靴笏。繫鞋坐玉堂上。是言惟學士清貴。可著鞋坐玉堂。見宰相。他人須具靴笏也。是以鞋爲便服。靴爲禮服。自宋初而已然。至清不改。又宋陶穀詩云。短靿韡兒末厥兵。是宋靴之有靿益明。又鞋而曰繫。是宋鞋之有帶。殆與唐同。

周以前足無裏衣有之自漢始

周以前不履則跣，前已詳之矣，至漢初履之內復加裏衣。淮南子說林訓，鈞之縞也。一端以爲冠。一端以爲袜。冠則戴致之。袜則蹝（音履踐也）履之。又後漢禮儀志絳袴袜。按集韻，袜所以束衣也。類篇，袜足衣也。依兩訓詁之，袜亦有約束意。似卽急就篇注所謂褁足之巾也。是爲足上裏衣之創始。

至後漢而有襪仍之至今

後漢書李忠傳注，光武衣垢，使忠解澣。忠更作新袍小單衣襪以上之。又蔡文姬傳，時且寒，賜以頭巾履襪。又宋書輿服志絳袴絳襪。唐人李娃傳，特爲生製新履襪。又靈鬼志，韶自外入，著白襪幽履。又杜甫詩，青鞋布襪從此始。蓋至是而足之裏外衣皆備。

周以來婦女足服

周之時男女履舄蓋無殊異。是以周官屨人所掌王及后之赤舄黑舄素屨葛屨，句繶皆同。卽下至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亦同。其他經傳言及婦足服者甚少也。

古婦女仍上堂脫屨跣足

淮南子，古者家老異飯而食，殊器而享，子婦跣足上堂，跪而斟羹。是周時婦女入室亦脫履也。

秦漢時婦女履始有銳形

史記貨殖傳，今夫趙女鄭姬，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者，爲富厚也。說者謂利屣爲婦人纏足之始，此不然。自古女體弱於男體，而女子服飾，貴輕纖忌重拙，惟履亦然，利屣者，不過較方形之男履稍狹，以期妍媚耳，與後世之錐形異也。

六朝時男女靴可換著

北齊書，任城王湝爲幷州刺史，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乘馬人換其新靴而去，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湝召城外諸嫗，以靴示之，紿曰，有乘馬人於路被劫，遺此靴，一嫗撫膺哭曰，兒昨著此靴向妻家，如其語捕獲，時稱明察。據此則男子與婦人靴可換著也，是六朝時男女履尙無異，亦何怪魏武賜蔡文姬履襪，不以爲褻哉。

六朝時之女皮履

南齊書，高帝令宮人著紫皮履。

唐時女著木屐皮屐

摭言，京師婦女始嫁，作漆畫屐五色采爲系，又張泌小金傳，蓬髮曳漆履，夫可漆可畫，則木屐也。雲溪友議，崔涯與楚狂士與張祜齊名，每題詩倡肆，擧之則車馬盈門，毀之則杯盤失措，常嘲一妓云，布袍皮襖火燒氈，紙補箜篌麻接弦，更著一雙皮屐子，紇梯紇榻到門前。今日日本婦女在街上行，隔數十武卽聞

紇梯紇榻聲者。木屐子也。豈知其爲唐制哉。讀此詩。唐時婦女步履音聲。如耳聞目睹。

宋時婦人鞋底已成尖形與淸無異

老學菴筆記。宣和末婦人鞋底尖以二色合成。名錯到底。夫鞋而有尖。非纏足不如此也。是確證巳。又劉改之詠美人足云。覷玉羅慳。銷金樣窄。載不起盈盈一段春。又有時自度歌聲。悄不覺微尖點拍頻。又知何似。似一鉤新月。淺碧籠雲。味此詞是宋時女足形。已與淸時無異。蓋自隋唐以來。婦女妝飾以纖屬爲尚。變本加厲至宋而已極。必謂纏足起於某時者。固執之論也。袁子才隨園隨筆。辨之甚詳。茲從略。

卷七

飲食部

行唐尚秉和著

周時製造食物之法 炮豚

禮內則。炮取豚若將（同牂牡羊也。）刲之刳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苴裹也。）塗之以墐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皽。（音展膜也。）爲稻粉糔（音修汁也。）溲（溲也。）之以爲酏。（粥也。）以付豚。（糊之也。）煎諸膏。膏必滅之。（漬深沒豚。）鉅鑊湯。以小鼎薌脯於其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三夜毋絕火。而後調之以醯醢。按說文。炮毛炙肉也。廣雅。裹物燒也。經言造炮肉。先取豚若羊殺之。實棗於腹肉。再裹之以葦。塗之以泥。炮之使乾。擘而摩去其油膜。再以稻米粉爲糊。糊豚四周。煎於油鑊中使乾。置小鼎中。再將小鼎置大鑊沸湯中。湯毋滅鼎者。懼水浸入小鼎。敗肉味也。煮三日三夜而后調醯醢食之。可謂費矣。然不知發明若干年而後能製法繁複若此也。

周製雜肉糜法 名擣珍

禮內則。擣珍。取牛羊麋鹿麕之肉。必脄。（注夾脊肉也。今所謂裏脊。）每物與牛若一。捶反側之。去其餌。（注筋腱也。）孰出之。去

其醢。柔其肉。按擣珍者。擣取牛羊等肉使爛。必脄者。脄肉。肥美也。每物與牛若一者。言四者肉之多寡與牛等也。反側捶之。其筋可去。筋去則肉和熟而去其膜。調以醯醢。則肉柔矣。此製法甚奇。不用刀切。椎擣使爛。和五種肉爲一。且筋膜盡去。均勻和合。調而食之。其有異味可知也。

周食生牛肉法　古名曰漬

禮內則。漬。取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絕其理。湛（同沈）諸美酒。期朝而食之。以醢若醯醷。按必絕其理者。言切肉時橫斷其文理也。橫斷則生肉易嚼。漬以美酒。至明朝方食。則美味生而腥味去矣。更調以梅醬。（注醷梅醬。）適口可知。

周製乾肉糜法　古名熬

爲熬。捶之。去其皽。編萑布牛肉焉。屑薑與桂。以灑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施鹿施麕。皆如牛羊。欲濡（溼也）肉則釋（以醯水潤釋）而煎之以醢。欲乾肉則捶而食之。按說文乾煎曰熬。爲熬者。言爲熬肉之法也。亦不刀切。擣之使爛。晾於葦簾之上。諸者葅也。洒以薑桂鹽葅。俟其乾煎食之。然亦可濡食。煎以醯則潤而釋矣。此種食法有類於今日之醃肉。可久存。不過古人擣肉使爛。今則塊醃。古較今尤精耳。

周煎肉餅法　名糝

禮內則。糝。（說文。以米和羹也。）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爲餌。煎之。按今日用麥粉

稻肉煎為餅。餅卽餌也。見說文。茲用稻米。必煮米使極爛。然後能和肉為餌。惟今日煎時用油。古則無之。是今較古勝也。

周製炙肝法 名肝膋

禮內則。肝膋取狗肝一。幪之。以其膋（膋卽腸間脂油。）濡炙之。舉燋其膋不蓼。按幪之者覆之也。言覆肝於膋。再以脂油炙之。舉者皆也。皆焦然後食之。蓼者辛菜。不蓼者不用辛也。經不言用醢醯。且不刀切。或食時割之。和醬食也。

周製薄粥法

禮內則。黍酏。又曰饘酏。注饘厚粥。酏薄粥。賈逵曰。酏為粥清。清者粥而去米也。又曰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臅（胸臆。）膏。以與稻米為酏。是又於薄粥內加狼膏以益其味。其製法大概與今之牛油茶相類也。

周人拌飯之香料 名淳熬淳母

禮內則。淳熬。煎醢加於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淳母。煎醢加於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母。是蓋以稻米黍米為飯。既加以煎醢。復以膏沃之。味厚極矣。故曰淳。

周配置食味之法

禮內則。膾（說文。細切肉為膾。）春用蔥。秋用芥。（芥醬。）豚。春用韭。秋用蓼。（辛菜。）脂用蔥。膏用薤。和用醯。獸用梅。鶉羹。雞

羹。膳。醲之蓼。魴鱮蒸。雛燒。雉薌無蓼。雉薌無蓼者。言食雉但可投以薌。不可和以辛菜也。其配置之法。有用之至今者。在當時亦可謂精矣。

周食物所忌

禮內則。不食雛鼈。狼去腸。狗去腎。貍去正脊。兔去尻。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魚形）鼈去醜。（竅也）牛夜鳴則庮。（朽臭）羊冷毛而毳。羶。狗赤股而躁。臊。鳥皫色而沙鳴。鬱。（臭也）豕望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漏。觀以上之研究。亦可謂精細矣。不過狗兔狐貍等物。自隋唐以來。已不食。而馬尤為粗品。然周時人皆食之。似不如後人檢擇之精也。

周人製酸菜泡菜之法（名菹）

周禮。天官醢人。掌四豆之實。韭菹。菁菹。（注蔓菁）茆菹。（注即鳧葵）葵菹。（即白菜）芹菹。箈菹。（注水中魚衣）筍菹。（注竹萌或蒻蒲）按侯鯖錄。細切曰齏。全物曰菹。又釋名菹阻也。生釀之。遂使阻於寒溫之間。不得爛也。即今之泡菜鹹菜也。又今之酸菜也。醯醢人掌七菹。醯者醋也。故知菹亦為酸菜也。詩小雅。疆場有瓜。是剝是菹是也。

周時肉醬種類之多（今祇遺蝦醬一法）

禮曲禮。毋歠醢。疏。肉醬也。周官醢人。掌四豆之實。醓醢。（注肉醬）蠃醢。（注蝸蝓）蠯醢。（注小蛤）蜃（大蛤）蚳醢。魚醢。兔醢。雁醢。注。凡作醢者。必先膊乾其肉。然後莝之。雜以粱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瓶中。百日而成。有骨為臡。無

骨爲醢。按周醢共有八種之多。其見於詩者。大雅云。醓醢以薦是也。醢尙充祭品。其珍貴可知。蓋古人食肉。淡煮者多。殽蒸是也。故食時醬最需要。孔子所以不徹也。今祇有蝦醬。是其遺法。餘則不數見矣。

周時純以豆米所爲之餅餌

周官。籩人掌籩之實。糗餌粉餈。注。糗豆米所爲。餌餈皆餅也。按是三物。蓋皆以豆米之粉爲之。如今日之小米麵餅。雜花麵餅。皆蒸熟食之。

周專置調和食味之官名曰食醫

周禮。天官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同劑）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則鹹。調以滑甘。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雁宜麥。魚宜苽。注。食醫和其劑者。酌天時與王體氣之宜也。然則周時調和五味。皆有專門之學。以爲之宜。其精矣。

周時製造糖菓之法

禮內則。棗栗飴蜜以甘之。堇荁枌榆免薧（免新生而乾者）。滫瀡以滑之。按今日製糖菓之法。皆漬以冰糖及蜜。無庸再沃以枌榆等汁。周時不爾者。冰糖沙糖等物。皆尙未有。取甘之法。祇用飴。飴者餳也。黍汁造。今臘月之糖瓜是也。

周時置食次序

曲禮。凡進食之禮。左殽（帶骨曰殽。）右胾。（切肉也。）食（音飯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細切肉會合之。）炙處外。醯醬處內。葱渫（蒸葱音峙。）處末。酒漿處右。古人尚右。故取食皆以右手。其數取者。置在右。爲便也。而醯醬每食必用。故置在內。俾尤近。以便霑濡。

古弟子尙食侍食徹食禮節

管子弟子職。先生將食。弟子饌饋。（注。饋謂選具其食。）攝衽盥漱。跪而坐饋。置醬錯食。陳膳毋悖。凡置彼食。鳥獸魚鼈。必先菜羹。（注。先菜後肉。）羹胾中別。（愚按。別疑列之訛。）胾在醬前。（注。遠胾近醬。）其食要方。（注。陳設食器要令成方。）飯是爲卒。左酒右漿。告具。（備也。）而退。奉手而立。按胾在醬前者。即曲禮膾炙處外。醯醬處內之意也。陳設食器要方者。貴整齊也。飯是爲卒者。言最後具飯也。注言既飯而食。則卒者誤也。此皆言陳設食物先後次序。至陳設既畢。故下云告具也。告具者。言食品具備。請先生食也。故知注非也。此尙食之禮節也。

又云。三飯二斗。（注。三食飯。二㪷斗。吳云。方本作叶。叶當爲汁。即所謂殘。）左執虛豆。右執挾匕。（注。挾匕以載肉。）周還而貳。（注。云再益。）惟嗛之視。同嗛以齒。（注。類也。）周則有始。柄尺不跪。是謂貳紀。（注。豆有柄。長尺則立而進之。此是再益之綱紀也。）先生已食。弟子乃徹。趨走進漱。拚前板祭。按前三句。謂侍食者應備之器。二斗者。備既飯而汗更替取潔。猶今之食畨菜。必易器也。左執虛豆者。豆有柄。左手執之而中空。備食時承接淋漓也。右執挾匕者。言以二匕載殽肉。右手所執。侍食者須預置二斗。並置虛豆挾匕於左右也。周還而貳。惟嗛之視者。嗛者盡也。盡則益之。同嗛以齒者。齒者序

也言數食若同時並盡則按次序益之也。拚・掃也 前板祭者。板者斂食之器。公羊傳所謂䑕而刻其板者是也。古食必祭。食能則以板斂其祭。掃而清潔之。此侍食徹食之禮節也。

周賓主食時禮節

曲禮。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進食 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

曲禮。客若降等。注・大夫食於爵則等卑・ 執食興辭。注・欲食於堂下・ 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主人阻客・客復坐也・ 主人延客祭。注・古食必祭先農・延導也・ 祭食祭所先進。殽之序徧祭之。三飯。注・三食也・禮・食三飧而告飽・須勸乃更食・ 主人延客食胾。然後辯殽。・注・凡食殽初脊辯于肩・至肩乃飽也・

若君賜食則禮節益謹

禮玉藻。豆去席尺。注・恐汙席・ 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注・祭敵體方得・ 先飯辯嘗羞。飲・嚥飲以利喉・非飲酒・ 以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徧也 嘗之。然後唯所欲。凡嘗遠食。必順近食。

按今日會食。食遠者主人必推致之。不然客不遠取。又初尙一羹。主人不導客。客輙不先嘗。猶古禮之遺。

侍食於尊長禮節

禮玉藻。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注・若爲尊者嘗食・ 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注・祭者・盛主人之饌・ 客飧。主人辭以

疏。

古將食罷最重飧禮

禮玉藻。侍食於君。君未覆手。不敢飧。按覆手者。注云以手循口邊殺粒。恐汙着也。飧者謂用飲澆飯於器中也。禮食竟更作三飧。以勸助令飽實。使不虛也。又玉藻侍食於先生。客飧疏云。飧是已食飽。飽猶美食。故作三飧。示仍欲食也。飽仍欲食。則食之美可知。由前解則飧助腹內飽實。由後解則兼以悅主人。是飧有爲己爲人二義也。

若食於敵體者主人失禮客可不食而飧

禮雜記。孔子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作而辭曰。疏食不敢以傷吾子。玉藻。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飧。疏凡禮食。先食胾。次食殽。乃至肩。至肩則飽。乃飧。不食肉而飧。由主人不辭故也。不辭則失禮。家語云。從主人也。主人不以禮。客不敢盡禮。主人盡禮。客不敢不盡禮也。按今日食罷。恆對主人言食太飽。猶有飧之遺意。而祭禮之亡則久矣。

古食罷以酒漱口禮節

曲禮。主人未辯。（食殽未畢。）客不虛口。注。虛口謂酳也。疏。食罷以酒盪口曰酳。敵以上可不俟主人。主人恆讓客。不自先飽。故客須俟主人辯。乃漱口也。又儀禮公食大夫禮。賓卒食會飯三飲。注三漱漿也。食竟漱口

也。按曲禮客不虛口。疏云。謂食竟飲酒盪口。使清潔及安居也。用漿曰漱。用酒曰酳。然公食雖設酒優賓。不得用爲酳。但以漿漱口而止也。若私客則可用酒酳。按今日食能漱口。用淸水而略溫。太寒則激齒。不惟不以酒。亦不以漿。而古人不爾者。今則漱而吐之。古似漱而下之也。古蓋以吐爲不敬。

古食能徹饌情狀

曲禮卒食。客自前跪徹飲齊。注。齊。醬屬也。卑客如此。敵則否。以授相者。主人贊饌者。主人興。起也辭於客。不欲自徹。然後客坐。是食於尊者之前。主人不聽自徹。可復坐也。玉藻云。君旣食。又飯飧。飯飧者三飯也。君旣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注。授己之從者。食於尊者之前。當親徹也。是主人益尊。聽自徹。出授己之從者也。又玉藻。主人自置其醬。則客自徹之。注。敬主人也。徹奠於序端。是食於敵。平等者之家。主人敬客自侑食。故客亦自徹。以敬主人。所謂禮因地異也。

古極重禮食不能食

左傳宣十六年。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注。半解其體而薦之。所以示儉。折俎者。體解節折。升之於俎。物皆可食。所以示慈也。按古者饗。同享禮最盛。宴禮次之。示儉示慈。卽左傳所謂饗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惠也。示惠。故可食。示儉不可食。猶大羹不龢。用以祭神。益恭也。

古燕食共器以手取飯

曲禮。共食不飽。注。共器飯之大器。共飯不澤手。注。古禮。飯以手。不用箸。毋摶飯。注。共器若以飯作摶。則多得不讓。毋放飯。疏手就器中取飯。若粘着。不得拂放本器中。毋反魚肉。注。同器食已。齧殘不可反器中。爲人穢。然燕食如此。若禮食則不共器也。

古食時所忌犯則不恭

曲禮毋流歠。注。飲也。大歠若流水嫌疾。毋咤食。注。若嫌薄。毋齧骨。毋投與狗骨。毋固獲。毋揚飯。揚之使涼。飯黍毋以箸。嫌速。當以匕。毋嚃羹。嚃音蹋。不嚼也。亦嫌速。毋絮羹。加鹽梅。毋歠醢。爲嫌淡。客絮羹。主人辭以不能亨。客歠醢。主人辭以窶。

古食須釋劍

左傳哀十六年。衛君召渾良夫食。至。袒裘不釋劍而食。太子數以三罪而殺之。按古者劍不去身。獨食時不脫。則不敬。況又袒裘乎。然以此爲罪。可見古威儀關係之重。

古禮食不共器器之多少以爵秩而分

禮。禮器。上大夫八豆。下大夫六豆。又鄉飲酒。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又左傳昭五年。季孫宿如晉。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敢。是古禮。尊器而食。故器有多寡。因年爵而異也。

古貴人燕食每食奏樂

禮。檀弓。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注。君食則樂。是國君食時必奏樂也。又左傳襄十四年。左

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是大臣食亦奏樂也。不惟食時奏。罷食亦奏。清時督撫提鎮署外。輒有鐘鼓樓。峙列東西。然日久成具文。祇督撫出時。鳴炮吹笛。食時無奏樂者。而邊荒提鎮衙署。建樹威嚴。食時輒吹笛三聲。擂鼓三聲。俾市民聞知。俗所謂三吹三打。豈知仍成周遺意哉。

春秋時貴人盡肉食

左傳襄二十八年。公膳日雙雞。饔人更以鶩。子雅子尾怒。注謂公家供卿大夫之常膳。是不宴會。常食亦肉也。又左傳莊十年。齊人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又昭四年。肉食之祿。冰皆與焉。又說苑晉獻公時。有祖朝者上書。公使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是可見公家皆肉食。故以肉食為代表公卿之名詞也。

食時祭先禮節

禮內則。君賜食。命之祭然後祭。王藻。後祭先飯。論語。雖蔬食菜羹。必祭必齊如也。左傳襄二十八年。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氾祭。穆子不悅。注食有祭。示有所先也。氾祭遠散所祭。不共。故穆子惡之。然則祭亦有禮節。遠散所祭則失禮。似將祭品置於食案。不以器盛。今農家餉南畝。食於野者。將食必先以勺酌飯灑之。猶周禮之遺。而士大夫則否。孔子曰。禮失求諸野。豈不然歟。

古食器類別　載食器　造食器　取食器　箸尚不重

周禮天官。籩人掌四籩之實。醢人掌四豆之實。又左傳染指於鼎。論語一簞食。一瓢飲。說苑魯有儉者。瓦鬲煮食而美盛之土鉶。以進孔子。孔子如受大牢之禮。弟子曰。瓦甂陋器也。煮食薄膳也。先生何喜如是乎。又攷工記。夫人享諸侯。案十有二寸。是皆載食之器也。籩與簞皆竹製。豆則木製。鼎則金。瓢則瓠。以鼎爲最貴。子路所謂吾親歿之後。南仕於楚。累茵而坐。列鼎而食也。以甂爲最儉。莊子所謂剖之以爲瓢也。又禮運疏。中古之時。雖有火化。未有釜甑。釜甑與鬲。皆造食之器。又曲禮。飯黍毋以箸。易不喪匕鬯。攷工記。梓人爲飲器。勺一升。漢書禮樂志。勺椒漿。勺者酌漿而飲之也。匕者載食。箸者挾食。皆取食之器也。又曲禮。羹之有菜者用梜。無菜者不用梜。梜者箸也。是周時箸尚不要也。

周時以魚稻黍爲美食

論語。食夫稻。衣夫錦。於汝安乎。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夫以魚與熊掌並稱。其貴重可知。又漢書地理志。吳楚之民食魚稻。蓋魚稻皆產於水鄉。而中原少水。雖有而不多。然吳楚之民皆食之。志之正異之也。又詩小雅。其饟伊黍。注云。豐年雖農人亦得食黍。可見黍之貴重。田家不常食

周窮民至食蒺藜實

說苑。由侍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又晉獻公謂東郭民祖朝曰。食肉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尙何與焉。又莊子。孔子窮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按糝者。說文以米和羹也。不糝者。言祇有藜而無米也。

又按說苑。晉平公布蒺藜於庭。師曠行則刺足。伏則刺膝。仰天歎曰。夫殿庭非生蒺藋之地。由此證之藋食藜羹。皆以蒺藜實爲之。子路所食者是也。但以蒺藜爲米。責食之乎。抑舂其實爲粉。和粟米食之。因後世久不食此。故其詳亦無從揣測也。

又按蒺藜皆旅生。無藝之者。性惡雨喜旱。旱年五穀焦枯。獨蒺藜益肥茂。沿阡陌蔓生。實纍纍堅實有粉。固可食也。古荒地多此物益繁。窮民值歉歲多收食之。故晉公以藋食爲窮民之代名詞。今則視爲惡草。雖遇荒年。無知其可食者。故備論之。

周時已普食百菜

詩豳風。七月烹葵及菽。又儀禮士虞禮。夏秋用生葵。又列女傳。漆室女曰。昔晉客舍吾家。繫馬園中。馬佚馳走。踐吾葵。使我終歲不食葵。按王禎農書。葵爲百菜之主。備四時之饌。又左傳成十七年。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夫葉能衛足。又四時可食。則今日之百菜也。或名曰菘。所謂秋末晚菘也。

古食鹽種類之多而以虎形爲尤奇

周禮天官鹽人。祭祀供其苦鹽散鹽。賓客供其形鹽。王之膳羞。供其飴鹽。注苦鹽出於池。鹽爲顆。不湅治味苦。散鹽即末鹽。又天官籩人。朝事之籩。其實形鹽。注形鹽。築鹽爲虎形也。按苦鹽出於鹽池。今河東鹽池所出者是也。散鹽者今海鹽或井鹽。碎爲粉者是也。形鹽者。即左傳僖三十年。所謂鹽虎形者是也。原

以供賓客。禮場用之。取其美觀。今則無矣。

周時男女及小兒食鹽量數

管子。凡食鹽之數。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婦人三升少半。嬰兒二升少半。按小兒食鹽少於大人宜也。至婦人少於男子。則不可解。豈古婦人食量。較男子減少幾及半乎。不然胡食鹽量數相差若是。

古食鹽防身腫

管子無鹽則腫。又民惡食而無鹽則腫。按五味辛苦酸甘。皆可不食。獨不食鹽則身腫生毛。至今猶然。故中國古人。於食鹽法發明最早。說文云宿沙初作。煑海爲鹽。攷宿沙尚在五帝前至春秋已數千年。管子治齊。煑海爲鹽富擅天下。故窮究鹽之利害。俾民知不食則腫。而惡食者腫尤甚也。

周食狗之劇　且以祭神

月令。天子乃以犬嘗稻。以犬嘗麻。先薦寢廟。周禮供其犬牲。又禮內則狗去腎。狗赤股無毛而躁臊。音騷又史記聶政傳。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又荊軻傳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夫至以屠狗爲專業。則當時社會食狗之風尚可知矣。

漢時食麥飯以葱爲菜

後漢馮異傳。倉猝蕪蔞亭麥飯。又高士傳。陰就請井丹。設麥飯葱菜。按今日爲麥飯者。皆取將熟之麥。而

質未堅實者。煑以爲飯。香嫩可口。無以乾麥爲之者。光武過滹沱時。當十月。則無鮮麥。而亦爲之者。可見。古人常以麥實爲飯。與粟等也。葱菜者。鹹葱爲菜。以下飯也。

漢時仍貴黍常炊黍餉客

周時黍稷。用以祀神。論語子路拱而立。殺鷄爲黍而食之。是以黍餉客也。後漢龐公傳注。司馬德操嘗詣龐公。值上墓。德操便登堂。呼德公妻子速作黍。又三國志注。鍾茂嘗詣姊。姊爲殺鷄炊黍而不留也。是至漢時。仍以黍餉客。則黍之貴於常食可知。

漢時燒餅販子

三國志注。趙岐遭家禍。詣北海販胡餅。孫賓碩過市。疑其非常人。問曰。自有餅耶。販之耶。岐曰販之。按胡餅者。即今日之燒餅。販餅即叫賣於市者也。漢已與今同。

漢時食品繁於古

漢書孔光傳。太師入省中用杖。賜餐十七物。師古曰。食具有十七種物。按周時雖大宴饗。食品不過數種。茲有十七種之多。較周時已進步矣。

漢時食器箸最要

其盛食之器。據漢書主父偃傳。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張晏曰。五鼎牛羊豕魚麋也。又霍后傳。

許后五日一朝皇太后於長樂宮．親奉案上食．又史記張耳傳．敖自持案上食．禮恭甚．又後漢梁鴻傳．妻爲具食．不敢仰視．舉案齊眉．三國魏武傳及懽悅大笑．至以頭沒杯案中．肴膳沾汚巾幘．按杯者．椀也．案者．上食所用．四邊有矮牆．下有矮足．公羊傳睋而刎其板．板即案也．用以斂食器．今朝鮮人款客席地坐．食時賓主各一案．猶古制也．今中國人上食之案有牆無足．祇上食用之．食時則否．因不席地坐也．

其取食之器．史記張良傳．臣請借前箸籌之．又周亞夫傳．上召亞夫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謂尙食取箸．又三國志劉先主傳．先主方食失匕箸．按周時食用箸甚少．至以手奉飯．漢則無不用箸．觀亞夫顧尙食不索他器．獨索箸．可知其重矣．若今日則箸尤要也．

漢食時忌後飽

漢書哀帝紀．及賜食於前．後飽．起下．韈係解．帝由此以中山王爲不能．按今日子弟赴宴．父母亦輒以後飽爲戒．後飽令人疑貪食．古人尤重．

漢時炊飯已用箄蒸

世說．賓客詣陳太丘宿．大丘使元方季方炊．客與太丘論議．二人俱委而竊聽．炊忘著箄．飯落釜中．太丘問．飯何不餾．元方季方長跪曰．大人與客語．乃俱竊聽．炊忘著箄．今飯成糜．按說文．餾．溜氣．即蒸也．由此可證．漢時炊飯之法．與今時同．即以米置釜煮之．再以笊籬撈出．置箄上蒸之．元方等忘著箄．及既覺知．

已成糜矣。糜與粥不同。粥米少而稀。糜則濃厚也。

漢魏晉之豆粥粟粥

後漢馮異傳。光武至饒陽蕪蔞亭。異上豆粥。漢書公孫弘傳。食一肉脫粟之飯。世說。石崇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許允爲魏明帝見收。舉家號哭。允婦曰。勿憂。作粟粥待。頃之允至。按北方少稻。人常食者曰穀。穀即粟。脫粟者。言去殼不精鑿也。即今之小米也。

晉時仍不共器食

世說。顧榮在洛陽。嘗應人請。覺行炙者(尚食者)。人有欲炙之色。因輟己施焉。夫輟己而與他人。則不共器可知。否則不便專主如此也

六朝時食飯多用漆器

六朝時已有瓷器。齊民要術合面脂法云。以綿濾著瓷漆盞中。是其證。然瓷器甚寡。多用漆器。齊民要術種漆云。凡漆器送客之後。須以水淨洗。置牀薄上。於日中晒之使乾。則堅牢耐久。若不即洗。鹽醋浸潤。氣徹則皺。器便壞矣。觀此是六朝時食飯皆用漆器也。又種榆云。十年之後。鏇作魁椀瓶榼器皿。又以證漆器皆以榆木鏇成也。

晉時貴人以五盤盌爲儉食

世說。殷仲堪既為荊州。値水儉食。常五盌盤。外無餘肴。夫肴至五盌五盤。下飯亦足矣。而猶以為儉甚矣。晉人之奢。

晉人已食韭菜花

世說。石崇飯客。恆冬天得韭蓱虀。按此即今日之鹹韭花也。七月採之。加以黃瓜。搗為泥。漬以鹽。過秋則瓮罄香撲鼻。而晉人則食新製者。觀其合麥苗韭根搗之。因冬月韭無葉。而麥則有苗。可偽韭葉。加韭根復有韭味。純食鮮者。與今法異矣。

唐貴人猶以鼎食

明皇雜錄。李適之既貴且豪。常列鼎於前。以備膳羞。一日庭中鼎躍出相鬬。耳足皆落。明日適之罷知政事。

唐人爨餅狀況

任氏傳。行及里門。門扃未發。旁有胡人爨餅之舍。方張炭熾爐。暫往樓止。按此即今日之燒餅。張炭熾爐。即今日燒餅爐之狀況也。

唐時已不食狗

漢書樊噲傳。以屠狗為事。師古曰。時人食狗。亦與羊豕同。故噲專屠以賣。按自六朝以來。不見有以屠狗

爲業者然不敢確定其無有獨師古此注僅讀者不明故曰時食狗與羊豕同云云可見唐時已不屠狗而食矣至鄉曲偸狗盜雞私譖狗肉者雖至今不免也

宋時食品之種類

老學庵筆記集英殿宴金國人使九盞第一肉鹹豉第二爆肉雙下角子第三蓮花肉油餅骨頭第四白肉胡餅第五羣仙炙太平畢羅第六假圓魚第七奈花索粉第八假沙魚第九水飯鹹豉旋鮓瓜薑看食棗餅子髓餅白胡餅環餅按今去南宋時七百年耳其饌品無一與今同者而假圓魚假沙魚尤不可解旣無其物何必假者且宴外使必係盛饌而只九盞今普通朋友宴會尙不祗此亦足以覘世變矣

周以來飲酒狀況　造酒之法

周禮天官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受酒材又月令孟冬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饎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杜云同粢）必得皆所謂酒材授者以其法授酒人也按秫者今之高粱北方以其米釀白酒俗所謂燒酒也饎者黍與黏稻湛饎者炊稻黍爲糜使涼再加麴蘖盛以甕而釀之也今南方用稻北方用黍黍酒色黃俗曰黃酒而其法周時皆有之

古釀酒未熟旣熟之識別

周禮天官酒正辨五齊（漢・杜子春・讀同粢・鄭司農・讀若劑）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按此

齊應依杜讀爲粢。粢者黍米。言始釀米泛起。糟而滓汁相將。有若醴然。糟而盎然大泛。成緹色矣。緹者黃赤相間也。終而齊沈汁清。酒成熟矣。五者皆釀酒之識驗。舊注謂祭祀不尚味貴多品。若五齊爲五種酒者誤也。

周時酒名

天官酒正。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按事酒者有事於祭祀。執事者得飲之。常用之酒也。昔者久也。今所謂陳酒也。清者藏之過久。無幾微滓滓。色愈澄味愈烈也。

周時無燒酒

按五齊之試驗。及所謂湛饋。皆今時以黍爲糜。加麴蘗釀酒法。故屢以清濁及滓汁浮沈爲辨。若燒酒則全恃蒸氣。故其色白。唐李白詩云。呼童烹雞酌白酒。是唐時已有燒酒也。惟不知始於何時。攷吳志韋曜傳。或密賜茶荈以當酒。茶色黃故可當酒。是三國時仍無白酒也。

周時飲料之多

天官漿人。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按漿者以水煮米。米汁相載。即俗所謂米湯也。醴者甜酒。以黍糜釀之。少加麴蘗。釀數日榨出即味甘。今所謂甜黃酒。即古之醴。涼者氷水。醫者梅漿。二者即今之酸梅湯。而鎮以氷塊也。酏者飴也。即今所謂餳。和以水而飲之也。五者醴與涼醫。今皆有。漿與飴專作爲飲料者

少也。

周以冰保持食味狀況

周禮天官淩人。春始治鑑。凡內外饔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按鑑者注云如甄。大口以盛冰。貯食物以禦溫氣。使不腐也。今都會夏日有冰之地。仍如此。而開始於周。可謂久矣。

周時賣漿者獨多

莊子。吾嘗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又信陵君傳。薛公藏於賣漿家。按十漿者。注云十家並賣漿也。先饋者皆先饋進於己。今所謂競賣也。周時載記不見有賣他食物者。而賣漿者獨多。漿者飲料。古無茶。似以此供過客行旅之用也。

周時以酒爲刑　至晉猶然

周禮地官閭胥。凡事掌其比觵撻罰之事。注鄉飲酒有失禮者。則罰以觵酒。重則撻之。按觵者盛酒之器。輕則飲以酒。重則撻以鞭。然則罰飲亦刑之一也。又世說謝奕作剡令有一老翁犯法。以醇酒罰之。是晉時亦以酒爲罰也。

古君臣有過皆可罰以酒

檀弓。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

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余。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爲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告也）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爲一飲一食。亡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供。又敢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勿廢斯爵也。又晏子春秋。景公慙焉。舉觴自罰。又淮南子。魏文侯觴諸大夫於陽曲。飲酒酣。文侯喟然歎曰。吾獨無豫讓爲臣乎。蹇重舉白而進之曰。請浮君。（罰也）是君有過可罰以酒也。又晏子春秋。景公飲酒。田桓子侍。望見晏子。復於公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是隱君賜也。請浮晏子。公曰諾。晏子坐。酌者奉觴而進之曰。君命浮子。是臣有過。亦以酒爲罰也。夫酒者人所喜飲。而以是爲罰。且以酒代刑。倘遇嗜飲者。不愈得意乎。然其風至今未巳。此等習慣。殊不可解巳。

周時賣酒卽懸旗幟而量酒則以升概

韓非子。宋人有酤酒（賣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懸幟甚高。然不售。怪其故。問長者楊倩。倩曰。汝狗猛也。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甕而往酤。而狗迓而齕之。此所以不售也。按懸幟甚高者。欲使人望而知爲酒家也。升者所以量酒。概者橫木過升口。卽知酒滿與否也。今以斗量豆米者。猶用之。謂之斗概。而古之量酒者亦用之。今則否矣。

古禮酒必和以水

禮玉藻。凡尊必尚玄酒。惟饗野人皆酒。注。尊尚玄酒。不忘古也。野人不得依古禮。故有酒無水。按此亦猶大羹不和之意。敬之至也。對野人無所用其敬。反得飲醇酒。此等古禮。於人情不適。故自漢以後。無行之者。

古飲時安放尊壺規矩

禮少儀。尊壺者面其鼻。又玉藻。惟君面尊。注。面尊者尊鼻向君。君宴臣專其恩惠。若兩楹相見。尊鼻向兩楹間。在賓主之間夾之。不得專向君也。按兩楹相見者。兩國之君見於兩楹之間。堂之正中也。既有兩君。故尊鼻不得專向國君。

古酒尊多以角製

詩曰。酌彼兕觥。左傳。觴曲沃人。禮。揚觶。皆酒尊也。而皆從角。今角尊猶有存者。底斂口哆。徑約三寸餘。上有花紋。其遺製也。

古盛酒多用皮壺

揚雄酒箴。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爲國器。託於屬車。又史記。夫差怒。盛以鴟夷。投之江中。按鴟夷製以皮。腹大口小。形扁。用以盛酒。旅行攜之。結於車箱。無震宕摧碎失。

酒之患。今出行携酒者仍用之。故子雲云託於屬車也。至夫差以鴟夷盛子胥尸。不過形較大耳。殆如今之酒罈矣。

漢人之喪酒多少須平均

史記灌夫傳。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不平）夫醉搏甫。按此。必衛尉飲少。不肯再飲。而灌夫飲多。故云不得其平。表面搏之也。今飲者猶然。俗名曰對鍾。其黠者騙他人先飲。已則不飲。灌夫之用武想亦如此也。

漢時貴人特勢不肯多飲

史記。魏其侯傳。灌夫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畢之。時武安不肯。按古人跪坐以臀壓足。故兩膝外向。若致敬於人。身直豎。則膝著席。故謂之膝席。然人爲我酌酒。應避席伏。武安恃勢。祇膝席。又聲言不能滿觴。傲極矣。故夫不悅而責其畢飲也。

漢人行酒時禮節

史記魏其傳。武安起爲壽。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爲壽。獨故人避席。餘皆半膝席。灌夫不悅。按是時武安爲相。起爲壽者。爲斟酒畢飲。以祝壽爲名。今所謂敬酒也。避席伏者。言離坐席而伏於地也。今爲人行酒。人起立離坐致敬。古人不爾者。因席地坐。起立反不恭也。人以丞相故。皆避席伏。示不敢當。魏其亦曾爲

丞相。則避席者少。膝席者多。膝席較避席傲多矣。夫感世態炎涼。故不悅也。細讀此文。漢時士夫酬酢狀況。有如目覩。

古飲酒一飲須一桮不盡則有罰

漢書敍傳。趙李諸侍中皆飲滿舉白孟康云。舉白者。見驗飲酒盡不也。即今日飲罷倒桮示人。以見其盡也。師古曰。一說白者罰爵之名也。飲有不盡者。則以此桮罰之。魏文帝與大夫飲酒。令曰。不釂（音醮。飲酒盡也。）者浮以大白。然則古飲酒。一飲須盡一桮。否則受罰。自周末已然。不似今人之可徐飲也。

古少者與長者飲亦一飲一桮但有後先

禮曲禮。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按此益足證古人飲酒。一飲須盡一桮。不然。長者舉未盡。少者先盡。則不恭矣。若如今日習慣。可徐徐飲之。則長者之盡爵須時。少者永俟之不敢飲。則不合矣。釂說文云飲酒盡也。

唐時仍一飲一杯故有酒巡

張說虬髯客傳。酒既巡。博異記。食畢命酒。才一巡。王建詩。勸酒不依巡。黃庭堅詩。玉燭抽看記飲巡。巡者徧也。依次盡爵。徧飲爲一巡。蓋一人飲訖。再及一人。非若今日之一齊乾杯。是以靈應傳云。酒至賓主。集異記云。酒至溪神。博異記云。上爲臨淄王時。遊昆明池。會諸豪家子飲酒。及於上。夫日至曰及。則依次也。依

次則一飲一杯。非若今日之可任意也。後又讀任蕃夢遊錄。見五六人方宴飲酒至紫衣。至白面年少。至黑衣。至綠衣。至黑衣胡人。至張妻。敘飲狀尤悉。愈足證前說之不謬。

漢魏人之鬧酒與今同

史記游俠傳。郭解姊子負解之勢。與人飲。使之釂。非其任。強灌之。又陳遵招人飲。投轄井中。不使去。至登堂拜太夫人而逃。又吳志韋曜傳。皓每宴饗。坐無能否。率以七升爲限。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觀此則漢時酗酒之風。比今尤烈也。

唐凡宴飲皆設酒糾掌罰爵

玉泉子。昨日坡下郎官集送某官出牧湖州。飲餞鄴亭。人客甚衆。有倉部白員外未至。崔駢郎中作錄事下爵。白自以遷秩。人乘凌競。更固辭。上次酌四大器。白連飲三器。又崔鄴爲京兆尹。三司使在永達亭子宴丞郎。崔乘醉突飲。衆人皆延之。時譙公夏侯孜爲戶部使。問曰。尹曾任給舍否。崔曰無。公曰。若不曾歷給舍。尹不合衝丞郎宴。命酒糾來。要下爵。且喫罰爵。取三大器物引滿飲之。按杜詩云。罰籌如蝟毛。蓋酒糾掌之。酒糾即錄事。專司觴政。凡遇應罰者。皆酒糾執行。故皇甫嵩醉鄉日月云。懽之徵有十三。錄事貌毅而法峻。八也。此尤足徵凡宴飲必設錄事以司觴政。錄事貌莊罰嚴。不徇私。故懽樂也。又鄭哲才鬼記。魍魎時爲錄事。獨下一爵罰蔡家娘子。是雖女郎宴會。亦有錄事司罰爵也。

漢行酒不用侍從

史記魏其武安傳。魏其侯爲壽。又武安起爲壽。灌夫起行酒。按爲壽者特敬人酒。宜自斟。灌夫亦客。乃自行酒。又後漢馬武傳世祖見之甚悅每勞饗諸將。武輒起斟酌於前世祖以爲歡。是君臣宴會亦自起行酒也。

古至尊亦行酒

吳志虞翻傳權既爲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持刀擬翻。時權爲吳君已二十餘年。以如是尊位君臣宴會。猶自起行酒。可見古人酒禮。至爲鄭重。故虞翻陽醉。伺權去而又起坐。以示不醉。致權怒也。

漢時禁三人以上飲酒

漢書文帝紀賜大酺五日。如淳曰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文帝施恩於民。使民得酤酒。五日以內可羣飲也

宋時主人勸酒必冠帶

老學菴筆記。前輩置酒飲客。終席不褫帶。後稍廢。然猶以冠帶勸酬。按勸酒歡讌事耳。而猶必冠帶。趙宋時士大夫威儀猶敦謹如此。

古皇帝臨幸臣家必爲君具酒食至唐猶然

史記衛皇后傳。上祓霸上還。過平陽公主。既飲謳者進。又東方朔傳。帝過館陶公主。主親上食奉觴。又世說。晉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幷用琉璃器。食蒸㹠肥美。異於常味。又大唐新語。房玄齡避位歸第。時大旱。太宗將幸芙蓉園觀風俗。玄齡勅其子。亟洒掃具饌。曰乘輿必至。既而帝果幸其第。載入宮。按後世人主過臣第。既無宿設。倉卒具饌。必儉而不恭矣。即能豐美。而非飯時。猶不敬也。而古人不爾者。似當時以飲饌爲一定禮節。不然。玄齡胡爲亟勅其子哉。此等習慣。宋以後即不見。蓋君威日尊。上下之情日益懸隔。此亦其一端也。

晉時遷官往賀者皆款以酒食

世說。羊曼拜丹陽尹。客來早者。並得佳設。日晏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不問貴賤。羊固拜臨海。竟日皆美供。雖晚至亦獲盛饌。按今日賀人遷擢。無有具食者。祇婚嫁有之。疑晉時賀人遷官。其周旋禮節。與今賀婚嫁同也。

古食時不飲酒食後飲酒唐宋猶然

今日宴會。皆先飲酒後食。古則與今正相反。觀曲禮及弟子職。魏晉傳記。載食事甚多。而皆不及酒。其飲酒者。皆非食時。如世說晉武帝幸王武子家。武子設蒸豚盛饌。而不言飲何酒。又如王恭請江盧奴爲長

史。晨往詣江。江猶在幄中。王坐不敢即言。良久乃及。江不應。直喚人取酒。自飲一盌。王笑曰。那得獨飲。江曰。卿亦復須耶。他紀飲酒事尚多。而皆非食時。

此等習慣。至唐宋猶然。段成式諾皋記許漢陽傳。食訖命酒。又虬髯客傳。公訪虬髯。對饌訖。陳女樂二十人。列奏於前。食畢。行酒。又宣室志。既設饌共食。食竟。飲酒。靈鬼志。食畢命酒。又徐嶷物怪錄。六七人共食。食畢命酒歡飲。又段成式異疾志。烹雞設食。食畢。貰酒欲飲。是唐時宴會。皆食後飲酒。若今之食後飲茶。老學菴筆記。記政和時宴北使。共九盞。每盞盛何食。皆一一詳載。而亦無酒。夫宴外國使。必盛設矣。倘有酒必與饌名並詳。而竟不及。以是證宋時飲食次序。仍不與今同也。

歷代飲食時席地用牀用桌之狀況

此等狀況。可分三期。自漢以前席地坐。即席地食。如弟子職所謂坐必盡席者。因不盡席則去食太遠也。又曰亦有據膝。毋有隱肘。注。隱肘則身太伏。太伏則失儀矣。凡此皆席地食之證。此一期也。自漢末至五代多坐牀。食時即置飲食於牀。段成式劍俠傳。遂揖客入宴。升牀當席而坐。二少年列坐兩旁。陳列品味。又虬髯客傳。行次靈石旅舍。既設牀。烹羊肉且熟。遂環坐。食羊肉。又墨崑崙傳附記。彭博通嘗會飲日暝。獨持兩牀。降階就月。酒俎之類。略無傾瀉。又孫頠幻異志。板橋三娘子先起點燈。置新作燒餅於食牀上。又五燈會元。奉化趯倒餐牀。蓋自唐以前。即置食物於坐牀上。唐末五代時別有食牀。略如今之矮方桌。

此一期也。至北宋高座行。有倚子杌子。因又有桌子。俱見後。其飲食時置列狀況。遂與今同。此又一期也。

卷八

車馬部一

行唐尚秉和著

周馬車箱及輪廣衡長尺寸

今人讀古書至車馬往往不能解。由不明其車馬形象也。明其形象則豁然矣。按攷工記。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乘車如之。又輿人云。輪崇車廣衡長三如一。注。衡者轅端橫木。所以扼馬領使不得脫。三如一者。言三者皆六尺六寸也。又參分車廣。去一以為隧。注輿深也。疏隧謂輿之縱。輿橫六尺六寸。三分取二。得四尺四寸。以為縱。即車箱廣六尺六寸。長四尺四寸。與今制正相反也。

周車式高矮寬廣尺寸

周禮輿人。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以其廣之半為式崇。注。式深尺四寸餘。高三尺三寸。按車隧。箱長四尺四寸。三分一則一尺四寸餘也。以是為式之寬度。車廣六尺六寸。半之則三尺三寸。式者憑也。高三尺三寸。然後可憑。然古人立乘。必致敬於人。方憑式。其尋常則憑較。輿人又云。以其隧之半為之較崇。注。較兩輪上出式者。式高三尺三寸。加較高二尺二寸。共高五尺五寸。較者方望溪云。植於輿之兩

旁者爲輢。橫於輪間。當車前而爲人所憑者爲式。輢陷於隧間。式關於輪間。而不可動搖。故亦曰揉。按較者亦橫木。高於式二尺餘。立乘憑之。高矮方適宜。故詩云。倚重較兮。惟較在式上。故云重也。詩疏云。較高於軾。（同式）輢是兩旁植木。較橫輢上。古者立乘。平常立則憑較。及應爲敬。乃俯憑軾。吳淑和云。車箱長四尺四寸。以三分之。前一後二。橫設一木。去車床（即車底）三尺三寸。謂之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橫設一木。謂之較。古人立乘。平常憑較。敬則落手下憑式而頭得俯。由以上諸說致之。古馬車制度。如目覩矣。

周馬車一轅尺寸及形狀與馬駕車之法

攷工記。輈人爲輈。軌前十尺而策半之。按兩轍之間爲軌。軌前十尺者。言車轅（即輈）伸出隧外。當軌者長十尺也。又云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圍。按任正者古馬車祗一轅。在正中。其後端與後軫齊。下托車床。車床長四尺四寸。合隧前之轅十尺。其長一丈四尺四寸。十分一即一尺四寸四分。轅周圍之度也。又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注衡任謂兩軛之間。疏。服馬有二。一馬有一軛。軛者厄馬領使不得出。則當輈頸之處。費力之所也。故其圍加倍。否則易毀。按服馬者。一轅居正中。轅之兩旁。各駕一馬。負衡引軛。車始能行。詩所謂兩服上襄也。若駕四馬。則兩服馬之外。各有一馬。謂之驂。詩所謂兩驂雁行兩驂如舞也。左傳哀十七年。良夫乘衷（同中）甸（同乘）兩牧。注。兵車一轅。二馬夾之。其外更有二驂。是謂駟馬。今止兩牧。蓋以四馬爲上乘。兩馬爲中乘。又家語孔子一車兩馬。此皆止有兩服。而無兩驂。頸者轅之

前端向上作微弧形。有若頸。車行之力全在此。圍若與前等。恐折也。

周車蓋狀況

攷工記。輪人爲蓋。達常圍三寸。（注。達常斗柄。下入杠中者。）桯（注。局幢。即杠也。柱也。）圍倍之。六寸。（注。圍倍故足以含達常。）信其桯圍。以爲部廣。（注蓋斗。）部廣六寸。（徑六寸。備四面鑿孔以納弓。）部長二尺。桯長倍之。四尺者二。（八尺。）十分寸之一。謂之枚。（所以支蓋。）弓鑿廣四枚。（注弓傘骨。）鑿上二枚。鑿下四枚。（上用力小。下用力大。）上欲尊而宇（隤下曰宇。）欲卑。上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霤遠。蓋已（太也。）尊則難爲門也。蓋已卑是蔽目也。是故蓋崇十尺。良蓋弗冒弗紘。（冒覆布。紘係繩。）殷畝而馳不隊。是謂國工。按王光遠云。蓋之制。上爲部。中爲達常。下爲桯。旁爲弓。（所以張蓋。）達常小於桯。桯小於部。非部無以納弓於其旁。非桯無以含達常於其中。蓋古車蓋。豎於車中。其柄分爲三部。在下者爲𣏾。中爲達常。達常圍三寸。𣏾圍六寸。而有孔。故可含達常於其中。在上者爲部。部徑六寸。長二尺。其上端鑿孔以納弓。以爲蓋骨。其下端鑿孔以納枚。以支蓋弓。而含達常於其中。以爲張弛。部二尺。𣏾八尺。故知蓋高一丈。蓋原以避日雨。故曰上尊宇卑。則吐水疾而霤遠。蓋已崇則難爲門者。門字注疏皆不詳。吾疑卽車板上納𣏾之穴也。穴之上必更有關以爲固。太高則障風。關則毀矣。故曰難乎其爲門。

古車蓋可解下至漢猶然

周禮夏官道右王下則以蓋從注蓋以表尊號車蓋有二一御雨一表尊此則表尊也按古車蓋橧之下端插於車中而中含達常故可持下以達常爲柄持覆尊者非貴人不許御故後世以冠蓋爲卿士之代稱班孟堅西都賦所謂冠蓋如雲也又漢書上官皇后傳天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授桀桀奉蓋雖風常屬車雨下蓋輒御上奇其材勇觀是則漢時車蓋仍能解下制與周同也

周車輪狀況　澤行輪如刃

攷工記輪人凡爲輪行澤者欲杼行山者欲侔杼以行澤則是刃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侔以行山則是搏以行石也是故輪雖敝不甐於鑿按杼者注云削薄其踐也侔上下等也輪之踐地者薄故泥不附而行速輪上下等則堅故石雖擡而不敝不甐於鑿者謂不動於鑿中也

周車輞用火彎之無鋸故也

攷工記輪人凡揉牙車輞外不廉而內不挫廉絕也挫折也旁不腫腫起謂之用火之善是故規之以眡其圓按輪之外圍古謂之牙今謂之輞用以安輻今製輞之法用至堅之棗木鋸解爲片裁作彎形銜接爲規古無鋸以火烤棘木使彎晏子春秋今夫車輪山之直木也良匠揉之其圓中規是其證烤失火候則外面易崩絕內易傷折而旁處腫起復恐其不圓度之以規今仍如此則輪成矣夫鋸者木作之不可離者而古無之至以火彎鉅木成輪此古木器之所以難敝

周輪不敷鐵輪末以木爲齒

攷工記輪人。眂其綆欲其蚤。（同爪）之正也。又六尺有六寸之輪。綆三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注綆者輪箄也。疏凡造車輪皆向外箄。（謂輻末出牙外。）向外箄。則車不掉。（震動）正者謂爪入牙中。鑿孔必正直不隨邪也。三分寸之二者。注謂出於輻股鑿之數也。按出於輻股鑿之數者。謂輻末穿出輞外三分寸之二。使輞不親地用以護輞。故謂之固。且車行穩。故曰不掉。若今世則以鐵敷輪。固於古遠矣。而山西所產車輪。且以鐵爲齒。護其四周。殆仍周箄之遺意也。

又按綆在輪外周。注謂輪箄曰綆。其形狀至不明了。今釋經義及孔疏。知綆者並非別一物。敷於輪周。如今世之輪鐵。乃輻之末端。（即爪）出牙外三分寸之二也。故曰眂其綆欲其蚤。（同爪）之正。明蚤與綆非二物。即輻股末端之牙者爲爪。爪穿出牙外者爲綆。故眂綆則知蚤正。然鄭注箄之義仍不明了。按說文云。箄者蔽也。所以蔽甑底。蓋隔飯使不親甑。今輻末外出六分餘。間一鑿凸出一綆。而牙上求鑿孔之處。則凹六分餘。凹凸相間。有若箄形。箄著地使牙不親地。故輪安而固。方望溪謂今時車牙外。（今謂輞）以鐵葉裹之。綆之制疑類此。於注疏之義全不合。蓋誤以綆與輻爪爲二物。若爲二物。則眂綆與爪正有何關哉。

周牛車兩轅狀況

攷工記車人。柏車。（山車）轂長一柯。大車。（任載平地之車）崇三柯。羊車（鄭云。羊善也有疑。）二柯。徹廣六尺。鬲長六尺。注鬲轅

轅厭牛領者疏。牛車兩轅。一牛在轅內。故扃狹。按轍廣六尺者。言比馬車皆狹六寸也。車狹六寸。因而牛扃比馬衡亦皆短六寸。明三者皆牛車也。柯者斧柄。三尺爲柯。馬車輪崇六尺六寸。牛車大則輪崇九尺。羊則輪崇六尺。柏車由渠二柯者三。計之則輪亦崇六尺也。鄭說羊爲善。假有安穩之意。鄭恐人不明。云若今之定張車。而未詳說。至孔作疏。又隔數百年。復不能詳定張之義。故羊車之詁。訖不能無疑也。

牛車箱縱長橫狹與馬車相反

考工記大車崇三柯。綆（輪[illegible]）寸。牝服（車箱）二柯有（同又）三分柯之二。（縱八尺）羊車二柯有三分柯之一。（縱箱七尺）柏車二柯。（箱縱六尺）方望溪云。乘車崇六尺有六寸。綆三分寸之二。大車輪加崇。（九尺）故綆加廣。乘車之軫。六尺有六寸。又三分去一以爲隧者。御與左右並乘。（橫拼三人）必橫廣乃能容。（六尺六）而縱不必長也。（四尺四寸）大車徹廣六尺。而牝服則八尺者。橫狹而縱長。然後載物多而車行安也。按牛車之箱。與馬車廣狹正相反。所以然者。馬車載人。牛車載物也。方云綆加廣。廣字誤。綆爲爪穿出者耳。綆寸者。乃長一寸也。

牛車之轅長於馬車

考工記。車人凡爲轅。三其輪崇。三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以鑿其鉤。按三其輪崇者。柏車羊車。輪崇六尺。而轅長則一丈八尺也。大車輪崇九尺。而轅則二丈七尺。若馬車輪崇六尺六寸。轅止一丈四尺四寸。較牛車則短也。一在後以鑿其鉤者。疏云言以一分託輿板。鉤者轅之鉤心也。就轅鑿孔納栻。以鉤車箱也。

按疏說非也。牛車既兩轅，每轅鑿孔納兩杙，下垂，以夾車軸而激輪行。非止鉤車箱，因車箱兩邊，蓋託於兩轅之上，轅動箱即行，不須鉤心。此其誤皆由富貴人未親覩其物，故說每不合也。

牛車轅前端亦曲

攷工記輈人凡揉輈，以火焫之使曲。或使直。欲其孫而無弧深。今夫大車之轅摯，同輊。其登又難，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此无故，轅直且無橈也。曲也。是故大車平地既節軒摯之任，前後輕重相稱。及其登阤，阪也。不伏其轅，押之使下。必緧其牛。此无故，轅直且无橈也。按必緧其牛者，因不伏轅則車後仰。後仰則牛吭受羈絆之縊，不能用力矣。轅曲則无是。又故登阤者，倍任者也，猶能以登。言任雖重，猶能登。及其下阤也，不援其邸，同底必緧其牛後。此无故，轅直且無橈也。按必緧其牛後者，因下阤時車下行速，故以手援車底之前端，以緩其行。否則崩奔而下，牛後爲靷。左傳注：在後曰靷。所緧而仆矣。轅曲則免。

按古牛車兩轅，牛居中以扃被牛領，引車使行，與今同，而轅曲則與今異也。又觀文義，似當時民多有爲直轅者，故經再三言之。然曲轅難爲且不堅，故今無曲轅者。

周時立乘執綏

論語，升車必正立執綏。惟立乘，故易墮。史記張儀傳，張儀至秦，詳，同佯。失綏墮車，不朝。按綏者，升車用之。曲禮所謂并轡授綏也。此云正立執綏，失綏墮車，則乘車時亦手不釋綏也。釋綏則傾跌隨之，是綏有二

用。一登車爲引。一乘時恃以爲安也。

惟立乘故須有驂乘

古御者居中。尊者居左。右則驂乘。驂乘者所以護持尊者。防其危險。故亦名車右。曲禮云至于大門。命車右就車。門閭溝渠必步是也。又左傳逢丑父命公（齊頃公）下取飲。因丑父先與公易乘。公爲車右。故僞命公取飲。因以逃也。又襄二十三年。軼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是范鞅意雖刼魏獻子。而持帶援帶。指所以護尊者使不跌。則驂乘之職務也。又公羊傳陽虎囚季孫。將出而殺之。以其弟陽越爲右。至於孟衢。臨南投策而墜之。陽越下取策。臨南駷（捶馬銜走）焉。季孫竟免。以此證車右之職。不惟護持尊者。即御者有事。亦車右下車爲役。故得遣陽越（監季孫）而免季孫也。

周國君登車時狀況

曲禮。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已駕。僕展（視也）軨（車闌）效駕。（白已駕）奮衣由右上。取貳綏。跪乘。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先試之）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左右攘辟。車驅而騶。至于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按并轡授綏者。并六轡及策於右手。以左手轉身向後。授君正綏使上也。辟者辟行人。攘者攘臂指揮。至大門始命驂乘登也。

古爲婦人御轂節

曲禮。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坊記亦云。御婦人進左手。疏僕在中央。婦人在左。僕御之時。進左手持轡。使形勢相背。若進右手則近相嚮。不能別嫌。

古乘車尚左

史記。信陵君傳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又戰國策及說苑。秦王乃自駕千乘萬騎。虛左方自迎太后萯陽宮。按古人尚右。獨乘車尚左。所以然者。古乘車橫長而立乘。故尊者須人護持。而御者立於當中。尊者居左。驂乘從右扶持之。其勢順。易置則不順也。若兵車則御者居左。元帥居中。詳見後。

古車蓋朱色可傾仄用之

韓非子。管仲出朱蓋靑衣。置鼓而歸。又晏子春秋。擁大蓋。策駟馬。又說苑。孔子將行無蓋。弟子曰子貢有蓋。又家語孔子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志林云。傾蓋者道行相遇。駢車對語。兩蓋相切。小語之義。故傾蓋也。按東坡釋傾蓋。較他書得之矣。而仍不詳。古車蓋可竪可解。此必程子車上無蓋。孔子與駢車對語。解蓋使傾仄。並以蔭程子也。若兩蓋相切。胡云傾哉。

古登車時有乘石

周禮夏官隸僕。王行洗乘石。注王所登上車之石也。又詩小雅云。有扁斯石。履之卑兮。又淮南子。周公踐東宮。履乘石。是不惟君登車履石。臣亦然也。

古在車上行式禮狀況

周禮夏官。齊右掌祭祀會同賓客。前齊車。王乘則持馬。行則陪乘。凡有牲事則前馬。又曲禮國君下宗廟。式齊牛。按料事者。即式齊牛也。古者祭祀最重牛牲。故國君在車上遇齊牛。則致敬而式。凡式視馬尾。當須端拱。（拱手）手不持綏。斯時最易傾跌。故齊右下車前馬。使卻行以免驚奔。

古乘車遇人多亦式

魏文侯式段干木之廬。是敬其人而式其廬也。又韓詩外傳。荊伐陳。陳西門壞。因其降民使修之。孔子過而不式。子貢執轡問曰。禮過三人則下。二人則式。今陳之修門者衆矣。夫子不爲式何也。是可證遇稠人廣衆亦式也。

周婦人車有衣又不立乘故不外露

曲禮。婦人不立乘。疏。婦人質弱。不能立乘。須坐乘也。又詩衛風。翟茀以朝。又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又左傳定九年。載蔥靈寢於中以逃。按翟者羽也。注。婦人乘車不露見。車之前後設障以自蔽。謂之茀。蔥靈者。注云。輜車名也。說文。輜輧衣車也。是皆婦人之車也。惟不外露。故可託婦人寢於中以逃。婦人車有衣。又不立乘。故男有車右。婦人無驂乘也。左傳閔二年。歸夫人魚軒。魚軒者。以魚皮爲飾。亦婦車也。

古爲國君及婦人御儀式

曲禮。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御國君則進右手。後左手。按進左手者。以左手持轡也。婦人在左。右手持轡。則形相背。可別嫌。御國君則反是。又以面君爲敬也。由此證之。婦人不必盡乘衣車也。

古御者鞭策之端有鍼

淮南子道應訓。白公勝亂。罷朝而立。倒杖策。錣（音注鍼也。）上貫頤。血流至地而弗知也。又今有良馬。不待策錣而行。駑馬雖策錣之不能進。爲此不用策錣而御則異矣。又韓非子。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前則有錯飾。後則有利錣。又孔叢子左手執轡。右手運策。按策者馬捶。端有鍼曰錣。倒杖策。故鍼貫頤。流血至地也。蓋古御者以策捶馬。並以策端之鍼刺馬使速行。虐亦甚矣。左手執轡。右手運策者。左司靜職。右司動職。古與今同也。

古以脂油膏車

詩衛風。載脂載舝。旋車言邁。又小雅。爾之亟行。遑脂爾車。箋舝車軸頭金也。古者車不用則脫其舝。又史記齊世家。淳于髡曰。豨膏棘軸。所以爲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按舝者以鐵杙插於軸頭使輪不外脫也。軸與轂相摩處皆金。得脂則滑。古無植物油。皆用獸油。棘木者棗木也。性堅。今北人猶以爲軸。

古棧車飾車寬狹之不同

攷工記棧車欲弇。飾車欲侈。注。棧車無革鞔。易壞。飾車謂革鞔車也。弇者車箱微向內。侈者微向外。革鞔

者以革覆輿及轂。再加漆畫。堅而美觀。故曰飾車。按巾車職云。大夫以上乘飾車。士乘棧車。棧車者柴車也。晏子常乘以朝。不顯君賜。景公欲浮以酒者是也。棧車不堅。故箱欲狹。飾車堅。故箱宜闊。亦各因其材也。

周時已有僱車

新序。甯戚欲于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爲商旅賃車以適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賃車者。執火甚盛。從者甚重。甯戚飯牛於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而歌。按賃者借傭也。史記范睢傳。爲人傭賃是也。今謂之僱。爲商旅賃車者。言以租賃牛車爲業。爲人載重也。周時無客店。故宿於門外。衞旁公出使辟也。呂氏春秋亦載此事。作將任車。高誘注云。任亦將也。後儒駁之。訓任爲載。皆非是。任者賃之省字。集韻云。賃或作任。是任賃同義也。

周時車箱內鋪席馬身上被衣

韓非子。簡主謂左右。車席大美。吾將何爲以履之。又左傳或濡馬褐以救之。注馬衣也。按馬出汗。弛駕時懼傷風。步馬者因被以衣。左傳襄二十六年。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注茲時所用也。步馬者恐馬過勞。弛御後遽與芻秣。飽食致病。乃牽行空處。徐徐往還。以調其氣。今謂之溜馬。而杜注解步馬爲習馬。失其義矣。

周時非命民不得乘飾車駢馬

說苑。古者必有命民。民有能敬長憐孤。取士好讓。居止方者。命於其君。然後得乘飾車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乘者有罰。故其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仁義。則無所用之。故其民皆興仁義。

古驚車狀況

荀子。定公問於顏淵曰。東海子之善馭乎。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定公不悅。入謂左右曰。君子固讒人乎。三日而校來謁曰。東海畢之馬失。兩驂列。同裂 兩服人廐。注兩服馬在中。兩驂馬在外。擘裂中馬。牽引而入於廐也。

周末貴人車從之多因是證明數事

說苑。子路曰。吾親歿之後。南仕於楚。從車百乘。韓詩外傳。田子方之魏。魏太子從車百乘迎於郊。呂民春秋。匡章謂惠子於惠王之前曰。蝗螟農夫得而殺之。為其害稼也。今公行多者數百乘。步者數百人。少者數十乘。步者數十人。其害稼亦甚矣。孟子從車數十乘。按古從車若是之多者。一以表威。一因古無售食物之商店。凡旅行皆自持米糧釜鬲自造食物。而庖人之屬。亦須追隨。故須多車載之。然亦無須數百乘。飼芻雖殷。行列數里。其狀甚怪。而詎不解其義之所在。然因是又證出當時社會二事。一燃料易隨處皆有。人雖多造食不艱。一芻秣賤。馬雖衆易養也。

戰國時賞賚恆以車

莊子。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耶。又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穉莊子。此以今社會觀之。以一寒士乍得車數十乘。其夫馬何以養之。又何所用之。售於人乎。則君賜也。置於家乎。則虛耗也。而得之者反喜而驕人。則不得當時社會之異情況矣。

古兵車狀況

古兵車皆以革鞔之。使堅。所謂革車三千乘也。而無蓋。尊者則遂人執笠。依轂而立。以禦寒暑。左傳宣三年。又射汰輈。以貫笠轂是也。而有扃。扃者兵闌。排置兵器。左傳宣十三年。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惎之脫扃是也。扃脫則車輕。有旆。旆者帥旗。豎於車上。進居前。退殿後。左傳少進馬旋。楚人又惎之拔旆投衡是也。拔旆臥衡上。則不帆風。車行速。而馬亦被甲。左傳成元年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注介甲也。其車制廣狹。皆與尋常乘車同。

古兵車尊者居中

左傳成二年。韓厥代御居中。杜注。云自非元帥。御者皆在中。將在左。可證兵車元帥及君皆在中也。又詩

左旋右抽。鄭箋左左人。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謂將也。兵車之法。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

古兵車有樓車

左傳宣十五年。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樓車。高登之可與城上人語。否則不聞也。又成十六年。楚子登巢車而望晉軍。巢車蓋亦上有樓。若鳥巢然。登之則敵人動靜虛實。皆在望中。其高蓋有數丈。不然。皆人夷竈塞井設幕。不得清晰如是。惟其高如是。其廣若干。輓以馬乎。推以人乎。如何而後免傾危之患。其詳制則不可攷矣。

兵車上建旗狀況

周禮春官司常。交龍爲旂。釋名。旂倚也。畫作兩龍相依倚也。又爾雅。有鈴曰旂。注懸鈴於竿頭。又說文。旂有衆鈴。以合衆也。是旂者畫兩龍於上。復於竿頭懸鈴。以爲號令也。又春官司常。熊虎爲旗。注畫熊虎者。言其猛莫敢犯。又釋名。熊虎爲旗。軍將所建。象其猛如虎。與衆期其下。是旗者期也。畫虎以象威。與衆期其下。以聽誓約也。而旗之末曰斿。博雅。天子十二斿至地。出柄者曰旃。而軍帥所建者曰旆。進則居前。左傳桓二十八年。子元御彊屬梧耿之不比爲旆。注子元自與三子。持建旆以居前。疏行軍之次。旆最居前是也。退則殿後。左傳宣十二年。令尹南轅返旆。旆者旐之末。郭璞云。旐帛全幅長八尺。旆帛續旐末爲燕尾。釋名云。龜蛇爲旐。建之於後。所以察事宜之兆者是也。

旗之長度有等差

新序。司馬子期獵於雲夢。載旗之長拖地。天子方至地。芋尹文拔劍齊諸軫而斷之。子期曰。吾有罪於夫子乎。對曰。臣以君旗拽地故也。國君之旗齊於軫。大夫之旗齊於軾。

古國君旅行以車爲宮轅爲門

周禮天官掌舍。掌王會同之舍。設梐枑再重。設車宮轅門。注凡會同必於野。故以車爲宮。以轅爲門。而於其中設帷幕按以車爲宮者。將車環列四周以爲垣。以轅爲門者。將兩轅豎起於左右。上建旗幟。中出入。以爲門也。而今之衙署兩邊出入之門。仍名轅門。豈不誤哉。

卷九

行唐尚秉和著

車馬部二

西漢時車馬狀況

西漢時車馬大致與周同而漸異。周時惟王后得坐乘。雖天子皆立乘。漢則大車立乘。安車坐乘。周時男車無有帷者。漢則男子乘輜車。有襜帷。周時馬車一轅。至少駕二馬。漢則可駕一馬。是漢時乘車亦雙轅。與周牛車同也。此其大略也。若東漢末則更異矣。以次述之。

西漢仍立乘

周亞夫傳。天子爲動。改容式車。師古曰。古者立乘。凡言式車者。謂俛身撫式。以禮敬人也。又漢書成帝紀。升車正立不內顧。又韓安國傳。安國行丞相事。引墮車蹇。如淳曰。爲天子導引而墮車跛也。按惟立乘則式車。惟立乘則危而易墮。後漢輿服志所謂立車。徐廣所謂高車者是也。若周時皆立乘。則無立車之名。立車者所以別於安車也。

西漢初已乘輜軿車

張良傳。上雖病。彊載輜車。臥而護之。師古曰。輜車衣車也。又後漢輿服志。舊典傳車驂駕。乘赤帷裳。惟郭賀爲冀州。勑去襜帷。又昌邑王傳。使大奴以衣車載女子。又後漢劉盆子傳。乘屛泥緈襜絡。注車上施帷以爲屛蔽。交絡以爲飾。是自西漢初。男子已乘帷車。後遂衍成風俗矣。

漢時乘車兩轅漸改周制

漢書鮑宣傳。宣行部乘傳。去法駕。駕一馬。爲衆所非。坐免。按周時乘車一轅。居中。至少兩馬在轅左右駕之。若一馬則衡偏而難用力。茲云駕一馬。必雙轅車而馬居中也。與周載重之牛車正同。又後漢江革傳。革以母老。不欲搖動。自在轅中輓車。不用牛馬。夫既曰轅中。則兩轅之間矣。可證一轅立乘車。在漢時惟法駕及禮車或有之。尋常乘車。皆雙轅矣。

漢時坐乘之安車開周所未有

漢書申公傳。於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又枚乘傳。始以蒲輪迎枚生。又杜延年傳。賜安車駟馬。罷就第。按後漢輿服志。安車立車。徐廣曰。立乘曰高車。坐乘曰安車。又按晉書輿服志云。按周禮惟王后有安車。王亦無之。自漢乃有之。有青黃赤白黑五種。是安車創自漢。漢以前無有也。人情好逸而惡勞。自是以後。歷魏晉至齊梁。立車遂絕迹。無不安車矣。

漢安車上有蓐有憑

漢書甯成傳。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憑。又世說汲黯與周陽由共車。未嘗敢均茵憑。又丙吉傳。西曹第忍之。此不過漢丞相車茵耳。又五行傳。或乘小車。御者在茵上。師古曰。車小不得迴避。而在天子茵上也。蘇林曰。在茵上坐也。此皆坐乘之安車也。若立乘之車。則茵憑無所謂均。惟安車亦廣。故能容二人。並坐。其謙抑自下者。斂身偪處。占地逐狹。故曰不敢均。然安車仍有憑者。以古人車上亦跪坐。非若今世之箕踞。得憑以爲扶。則安穩不倚仄。見人亦可式。惟無重較耳。

漢時貴人皆朱輪

漢書楊惲傳。惲家盛時。乘朱輪者十餘人。又翟方進傳。遣使者以朱輪授孫寶。又李尋傳。將軍門九侯十二朱輪。按後漢輿服志云。公列侯安車朱斑輪。是朱之中尚有斑文以爲美。此制相沿最久。自西漢訖清末。二千餘年皆如是。惟後世輪朱而不斑耳。

漢時較軾益華美

後漢輿服志。安車倚鹿較。伏熊軾。皂蓋。注。倚鹿較者。畫立鹿於車之前兩藩外也。伏熊軾者。車前橫軾爲伏熊之形也。按畫立鹿於兩藩外者。因安車無須較。故祇畫其形以爲美觀。而軾則仿舊軾卽憑也。前謂安車無重較者。以此證明也。

漢時驪馬須一色

漢書食貨志自天子不能具醇駟。師古曰。謂駟馬雜色也。按此言與匈奴大戰後。馬多物故。雖天子駟馬亦雜色。不能醇一。是可證未戰前。凡乘駟馬者。皆四馬一色也。

西漢時仍有驂乘

史記袁盎傳。上朝東宮。趙談驂乘。又衛綰傳、詔中郎將驂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驂乘乎。又漢書霍光傳。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驂乘。天子從容肆體。凡此皆禮斗立乘。故仍有驂乘。以爲護持也。

漢時對尊者登車爲不敬

漢書佞倖傳。莽求見太后。具言淳于長驕佚。欲代曲陽侯。對莽毋上車。師古曰。上車當於異處。便於前上言不敬按今日登車時。如長者在前。須迴避長者登之。猶漢之遺俗也。

西漢士夫因貧始乘牛車

漢書食貨志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朱家傳。乘不過軥牛。晉灼曰。軥牛。小牛也。蔡義傳以明經給事大將軍幕府。家貧常步行。門下好事者相合。爲買犢車乘之。朱義傳。常居鄠田乘牛車。又史記五宗世家。其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也。是皆因貧而乘。蓋自武帝征匈奴後。馬少。貧者不能置。故乘牛車。而諸侯王尤國之貴族。亦乘牛車。於是社會羣之乘者漸多。演爲風俗。至魏晉時。雖極富貴人家。亦無不

犢耳矣。

西漢時官吏法駕皆馬

漢書朱買臣傳。買臣既爲會稽太守。有頃長安廐吏乘駟馬來迎。張宴曰。故事。大夫乘官車駕駟。按駕駟者。駕四馬相並。仍兩服兩驂也。立車也。東海于公令高大門閭。能容高車駟馬。誠以門不廣。四馬不能並入。不高亦不能容立車也。

漢官吏不法駕則免官

漢書鮑宣傳。宣行部乘傳去法駕。駕一馬。舍宿鄉亭。坐免歸。又韋玄成傳。祀孝惠廟。天雨淖。不駕駟馬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削爵爲關內侯。又後漢謝夷吾傳。遷鉅鹿太守。後以行春乘柴車。從兩吏。刺史上其儀序失中。有損國典。左轉下邳令。按古時官威甚肅。蓋以爲人既爲官。即有官之威儀。若放棄定制。以平民自列。即爲蔑視法令。故須免官。至於騎行。自周以來無之。至漢時非行陣而騎者。乃騶從耳。若以大官而騎。則有失官儀。况祭廟重禮。尤不可乎。

漢初隨從車乘仍多

漢書蒯通傳。武臣以車百乘。騎二百。迎徐公。是仍有戰國豪侈之餘習。以騎兵二百迎人。以爲行列威武。雖至今有之。而車百乘則不得其義矣。

漢賈人不得乘馬車騎馬

漢書高帝紀。賈人不得乘騎馬。言不得乘馬車並騎馬也。又輿服志。賈人不得乘馬車。除吏。古以商賈不耕不織。惟利是圖。故抑之使不得列於良民。然百貨之流通。商賈是賴。便民利用。莫大於是。故先王特創市廛以居商賈。秦漢以來。蓋逐末者漸多。恐其傷農。故爲是虐政。若成周則無是也。

漢車蓋顏色物質

景帝紀。中六年。詔三百石以上皂布蓋。千石以上皂繒覆蓋。二百石以上白布蓋。按繒者帛也。官尊以帛。卑以布。色則皂爲貴。白爲卑。

後漢時車上羽蓋

後漢虞延傳。光武到魯。還經封丘城門。門下小不容羽蓋。帝怒使撻侍御史。按羽蓋者。蓋上飾以羽爲美觀。門下不能入。按前漢黃霸傳賜車蓋特高一丈。天子之蓋。蓋亦高一丈。車高四尺。共高一丈四尺。故縣城門不能入。然解下則無以表尊。故帝怒。

後漢時男子皆乘帷車而賤軺車

後漢書楚王英傳。遣大鴻臚護送。得乘輜軿。蒼頡篇曰。衣車也。又袁紹傳。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輜軿柴轂。塡接街巷。又趙岐傳。岐逃難。賣餅北海市中。時安丘孫嵩遊市。察岐非常人。呼與共載。岐懼失色。嵩乃下

帷。按帷車在前漢時。有故或乘之。而不數見。至後漢無論貴賤。除法駕外。盡用帷車。故晉書輿服志云漢世貴輜軿而賤軺車。晉貴軺車而賤輜軿。軺者說文小車也。釋名軺者遙也。可四向遙望也。前漢平帝紀。徵天下能知逸書古記者。在所為封一軺傳。遣詣京師。注以一馬軺車而乘傳也。蓋軺車甚小而輕。故可一馬駕之。又軺車牝服淺而無帷。其形略如今火車上之有頂敞車。故乘之可遠望。尤足證漢世車皆雙轅已。

漢輜軿車以平頂圓頂分貴賤

東觀漢紀。梁冀僭侈。作平上軿車。按平上者平頂也。平上而僭。可知皇帝車平上。臣下皆圓頂也。

漢末犢車風行自是貴人無乘露車者

魏略。孫賓碩乘犢車過市。世說。漢末盧充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一犢車。是城市出入皆犢車也。又後漢書單超傳。其僕從皆乘牛車而從列騎。是更以牛車為貴。謂超家雖僕從亦乘也。較西漢之因貧而乘者。風尚異矣。蓋自漢魏以來。貴人車皆有屋。金樓子云。劉義宣就民間僦露車自載。露車無屋。義宣戰敗亡命。始乘之。是其證。

漢末車有後戶旁戶為西漢所未有

三國志注引魏略。孫賓碩乘犢車從騎過市。見趙岐販胡餅。疑其非常人。乃開車後戶。顧所將兩騎。令下

馬扶上之時。岐以爲是唐氏耳目也。甚怖失色。賓頤閉車後戶。下前襜。車幃謂之曰。終不相負。又世說。漢盧充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一犢車。乍沈乍浮。旣上岸。充往開車後戶。又說文戾。音祿輜車旁推戶也。按車之有戶。不惟西漢無之。卽東漢初亦不見也。漢末始盛行。至晉遂以有戶無戶。爲定制矣。

魏晉已無驂乘之名車特大可容四五人

世說。晉文帝與二陳同車。過喚鍾會同載。又桓宣武與簡文太宰同載。是一車可乘三人。並御者共四人。而無驂乘之名。蓋皆乘安車。無須驂乘。以爲護持。而晉文帝旣與二陳同載。又喚鍾會。並御者爲五人。是其車特大。不惟與周異。與後代亦異也。

晉時同車並坐之證

世說。晉武帝時。荀勖爲中書監。和嶠爲令。故事監令共車。嶠性雅正。常疾勖諂諛。後公車來。嶠便登。正向前坐。不復容勖。勖更覓車。然後得去。按此時同車坐。乃並坐。非若今世之有前後也。故漢書甯成傳曰。不敢均茵憑。嶠坐正中。太不均矣。故不能容勖。足徵車雖猶廣。非止容一人。

漢魏六朝上下車仍在車後

周時上下車。皆由後。至六朝不改。世說范宣未嘗入公門。韓康伯與同載。遂誘俱入郡。范便於車後趨下。按此時之車有后門。故從後下。又梁元帝金樓子云。齊武帝微時。與劉撝不相識。嘗附人車載。至撝門同

乘者與攜善。造攜。吉畢辭退。攜怪之曰。與蕭侍郎同車。攜即至車後請焉。是亦有後門之證也。

晉世因尚牛車故貴人賽牛

世說。石季倫牛形狀氣力不勝王愷牛。而與愷出遊。極晚爭入城。崇牛數十步後。迅若飛禽。愷牛絕走不能及。又王武子有牛名八百駁。又彭城王有快牛。至愛惜之。又王丞相曹夫人妬。禁丞相有侍御。久之丞相不能堪。乃密營別館。衆妾羅列。兒女成行。會夫人登平臺。見數兒甚白皙。謂左右曰。是誰家兒。玉雪可念。左右以實告。乃將黃門及諸婢。持食刀自出尋討。丞相亦命駕飛轡出門。猶患牛遲。乃以左手攀車闌。右手提麈尾。以柄助御者打牛。狼狽奔馳。劣得先至。按晉書輿服志云。古貴者不乘牛車。漢末諸侯寡弱。貧者至乘牛車。自靈獻以來。天子至士。遂以爲常乘。夫既以牛爲常乘。則乘馬者必絕迹矣。於是富貴家之賽牛。亦猶周時之賽馬。馬有千里。牛亦有八百里。豈非異聞哉。

牛車之貴至隋男子仍乘之

宋書陳顯達傳。當時快牛稱陳世子青牛。王三郎烏牛。呂文顯折角牛。可見宋齊之時。士夫之貴牛車。仍與晉同。至隋騎風雖盛。然猶有牛車。牛宏弟射殺其車牛。是其證。是自西漢迄隋。士夫皆乘牛車。至唐宋始易以婦女也。

晉非法駕禮車不立乘

晉書輿服志。自二千石以上。郊廟明堂法出。皆大車立乘。駕駟。他出乘安車。致仕告老賜安車。元帝時太子釋奠制曰。今草創未有高車可乘安車。按元帝初渡江。禮制未備。故無高車。高車即大車也。是行大禮時。且或不立乘。他可知矣。而臣民益可知矣。

晉時車有耳

晉書輿服志。諸公給安車黑耳。駕三。其非持節督都者。給安車。黑耳。駕二。又尚書令軺車黑耳。有後戶。僕射但有後戶無耳。尚書及四品將軍。則無後戶。幷皂輪。按此則晉世官吏所乘者。盡軺車也。軺車小輕便。不施帷。可遠望。而不見有乘輜軿者。志所謂晉世重軺車而輕輜軿者信然矣。然既有戶。則四周有牆也。特淺耳。故可遙望。惟所謂耳者。爲漢世所無。志亦不詳其制。無從臆說也。

晉士大夫偶游戲騎馬

世說。庾小征西嘗出未還。婦母阮。與女共上城樓。俄而翼歸。阮云聞庾郎能騎。我何由得見。婦告翼。便於道盤馬。始兩轉墜地。是可證士夫騎者絕少。故欲觀也。又王湛停墓所。兄子濟來拜墓。與語極惋愕。自視缺然。濟去叔送至門。濟從騎有一馬絕難乘。濟問叔好騎否。叔便馳騁。濟益歎其難測。又杜預之荊州。朝士悉祖。楊濟不坐而去。須臾和長輿來曰。必大夏門下盤馬。往果然。長輿抱內車共載歸。是可證習騎爲偶然遊戲也。

南北朝時南朝多乘車不能騎北朝多騎馬少乘車

顏氏家訓。梁世士大夫。尙褒衣博帶。大冠高履。出則車輿。入則扶侍。郊郭之內。無乘馬者。周宏正爲宣城王所愛。給一果下馬。常服御之。舉朝以爲放達。至乃尙書郎乘馬。則糾劾之。及侯景之亂。膚脆骨弱。不堪行步。不耐寒暑。坐死倉卒者。往往而然。按北朝。托跋氏本胡人。胡人自匈奴以來。皆善騎馬。托跋氏起撫有中原。於是卿士大夫。皆能騎馬。北齊北周。又皆胡種。至於隋。因中原之勢。混一南北。於是士大夫乘車之習。尙漸微。騎風大盛。至於唐中外官吏。遂無不騎馬。惟婦女始乘牛車。此一變也。

唐京官上朝騎馬

朝野僉載。周張衡位四品。退朝。見路旁蒸餅新熟。遂市一枚。馬上食之。被御史彈劾。降勅流外。又摭言。薛逢晚年厄於宦途。常策羸赴朝。値新進士綴行而出。團司所由輩斥令迴避。逢遣一介曰。報道莫乞相。阿婆三五年少時。也曾東塗西抹來。夫官至四品。在唐時亦算甚矣。而騎馬赴朝。可見當時朝臣。殆無不騎馬也。又王昌齡詩。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騎馬入金門。是婦人入朝亦騎馬也。可見當時之風尙矣。

唐外官亦騎馬

開元天寶遺事。姚崇牧荆州三年。代日民遮道不使去。所乘馬鞭鐙皆留之。以表瞻戀。夫既日鞭鐙。則非乘車所用。而騎馬所用也。又韓愈曹成王碑。王卽假爲使者。從一騎。踔五百里。抵良壁。鞭其門大呼曰。我

曹王。來受良降良今安在。是在外大官亦皆騎馬也。

唐京官貧者無馬至騎驢上朝

杜甫偪仄行自從官馬送還官。行路難行澀如棘。我貧無乘非無足。昔者相過今不得。實不是愛微軀。又非關足無力徒步翻愁長官怒。此心炯炯君應識。曉來急雨春風顛。睡美不聞鐘鼓傳。東家蹇驢許借我。泥滑不敢騎朝天。是因泥滑不敢騎驢入朝。若非雨後則騎驢矣。又釋詩意。承平時凡京官所騎之馬皆官馬也。亂後馬少收還官。故難得騎。是詩本敍與畢君闊絕之故。然所以闊絕者。非關足無力。實恐徒步訪友。爲長官所見。謂失官體而觸怒也。是又可證唐時京官。雖閒暇與朋友過從。亦不可徒步自輕。否則被劾也。是皆史所不載。而其風尚習慣。盡於詩中見之。故後人謂杜詩爲詩史也、又隋唐嘉話。則天稱周。心不安。多罷裏行拾遺補闕御史。至有車載斗量之詠。有御史臺令史將入門。値裏行御史數十。聚立門內。令史下驢衝過。諸御史大怒將杖之。令史云。今日之過在驢。請先數之。然後受罰。御史許之。謂驢曰。汝技藝可知。精神極鈍。何物驢畜。敢於御史裏行。乃羞而止。以是證京官貧者。寧騎驢不徒步也。唐盛時已如此也。

唐京官暇日出門必騎

北里志楚兒傳。字潤娘。往往有詩句可傳。近以退暮。爲萬年捕賊官郭鍛所納。嘗一日自曲江歸。與鍛行

相去數十步。鄭光業時爲補袞。道與之遇。楚兒遂出簾招之。光業亦使人傳語。鍛知之。曳至中衢。擊以馬箠。聲甚冤楚。觀者如堵。光業心甚悔。且慮其不任矣。明日特過其居偵之。則楚兒已在臨街牕下。弄琵琶矣。駐馬使人傳語。潤娘持彩箋送光業詩。光業取筆。於馬上答之。是鍛與光業。皆騎馬遊行。而鍛之眷屬則乘車也。又神女傳梁瞽善吟詠。每公卿宴集。則遣騎邀之。是送迎朋友。亦以騎也。又摭言彭伉與湛賁俱宜春人。伉先舉進士及第。湛往賀伉。不使與官人名士同席。二人有連。其妻甚憤之。未數載。湛一舉登第。時伉方跨驢縱遊郊郭。忽有家僮馳報。伉聞失聲而墜。是出遊郊外。亦必騎也。

唐人遠行亦騎馬

宣室志。元和中。青齊計吏。西遊長安。至陝。陝從事留飲酒。至暮方別。僮僕前去。行未十里。兀然墜馬。及寤已曛黑。馬亦失去。又摭言。熊執誼赴舉。次潼關。秋霖月餘。滯於逆旅。俄聞鄰舍吁嗟聲。則前堯山令樊澤應制科。至此馬斃。囊空。莫能自進。執誼遽輟所騎馬。倒囊濟之。澤遂登科。又雲溪友議。廖有方元和末下第遊蜀。至寶雞。適公館。忽聞呻吟之聲。潛聽之。見闇室之內。一貧病兒郎。問其疾苦行止。彊而對曰。辛勤數舉。未遇知音。盼睞叩頭。惟以殘骸相託。擬求痊救。是人已逝。有方遂賤鬻所乘鞍馬。於村豪。備棺瘞之。恨未知其姓字。題爲金門同人。又摭言。咸通末。執政病舉人僕馬之盛。奏請進士。咸乘驢。按進士應舉。皆數千里赴京師。而皆騎馬。且必有僕人隨之。僕亦乘馬。而少乘車者。蓋唐人尚武。其精神如此。而鬻騎救

友其類全同類俠義又如此。

唐女子亦乘馬

徐巖物怪錄。從二女奴皆乘白馬。又白行簡李娃傳。忽有人控大宛來迎娃。又沈旣濟任氏傳。刁緬使蒼頭控青驪以迓任氏。又王昌齡詩。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騎馬入金門。是女子出門常騎行也。又虬髯客傳。紅拂女旣夜奔衛公。乃雄服乘馬。將歸太原。又任氏傳。任氏不得已遂行。崟以馬借之。任氏乘馬居其前。鄭子乘而居後。是長途遠行女子亦騎馬也。

唐時惟婦女專乘牛車車上有簾

明皇雜錄。玄宗將幸清華宮。貴妃姊妹競飾犢車。飾以金翠。間以珠玉。費數百萬貫。旣而甚重牛不能引。又幽怪錄。隴西李獚。暇遊長安東市。見一犢車。侍婢數人。潛目車中有白衣姝。絕代色也。遂尾犢車而行。又徐巖物怪錄。乃遇一車子。駕白牛。從二女奴。又章臺柳傳。翃至京師。已失柳氏所在。歎想不已。偶於龍首崗見蒼頭以駁牛駕輜軿。從兩女奴。擷簾招之。則柳氏也。是京師風尚。凡婦女皆乘犢車。亦猶魏晉時男子之乘牛車。且車上必有簾蓋。其制已與今略同矣。又劉無雙傳。郎君可假作理橋官。車子過橋時。近車子立。無雙若認得必開簾子。仙客如其言。至第三車。果開簾子。窺見眞無雙也。是宮車亦有簾也。

唐時婦女下車以幃擁人不使人見

唐物怪錄。犢車入中門。白衣姝一人下車。侍者以帷。擁之而入。按周時乘車皆露。惟婦人乘帷車。然出人尚無以幃蔽之舉。至晉時有步幛。石崇作錦步幛。長四十里。見世說。玆所謂幃。蓋亦步幛之類也。

唐車有門有鎖

霍小玉傳。李生勒馬欲迴。豪士遽命奴僕數人。抱持而進。急走推入車門。便令鎖却。按此男子車也。既有門可鎖。必成屋形。否則雖鎖仍可逃也。惟門在前在後。抑在旁。是否與漢晉同制。無從詳考耳。

宋時婦女仍乘犢車

老學菴筆記。京師承平時。宗室戚里。歲時入禁中。婦女上犢車。皆令二小鬟持香球在旁。而袖中又自持兩小香球。車過塵土皆香。又成都諸名族婦女。出入皆乘犢車。是京師及外郡婦女乘犢車。仍與唐時同也。

宋時士夫仍騎馬與唐同

詞苑叢談。東坡春夜行蘄水中。過酒家飲醉。乘月至一溪橋上。卸鞍曲肱少休。及覺已曉。又東坡與子由別鄭州西門外。馬上賦詩寄子由云。登高迴首坡隴隔。惟見烏帽出復沒。苦寒念爾衣裘薄。獨騎瘦馬踏殘月。又宿南山詩。橫槎晚渡碧澗口。騎馬夜入南山谷。是旅行皆騎馬也。又扈駕詩。病馬羸驂只自塵。是京師卿士出入亦騎馬也。視漢韋玄成因雨淖捨法駕而騎。卽被劾失侯。梁士夫偶騎馬。卽目爲放達。或

被劾者異矣。

宋婦女仍騎馬

癩眞子云。文樞密知成都回。姬侍皆騎馬。錦繡蘭麝。溢人眼鼻。是可證宋時婦人仍騎馬也。

宋時轎子

老學庵筆記。徽宗南幸。御椶頂轎子。蓋轎之上覆以椶。可禦雨也。又童貫旣誅。傳死士有欲奪其首者。張御史乃置首函於竹轎中自坐之。按童貫誅於路中。執法者張御史也。竹轎者以竹爲之。懼失貫首。故坐於轎底。凡轎皆用人舁。或二人或四人或八人。故亦曰肩輿。蘇軾賀朱壽昌得母詩。所謂白髮肩輿籠璧繈是也。

轎之歷史

古有步輦。不用馬。用人。後漢猶然。後漢井丹傳。就起左右進輦。丹笑曰。吾聞桀駕人車。豈此邪。夫曰駕則止推輓而已。非舁使離地也。至晉有肩輿。世說。謝中郎是王藍田女壻。嘗箸白綸巾肩輿徑至揚州聽事。始用人舁。然不數見。至唐有兜輿。始以人舁。北里志。有府吏李金者。能制諸妓。徑入曲追天水入兜輿中。至則蓬頭垢面。涕泗交下。褰簾一視。亟使舁回。又劉無雙傳。是夕更深。聞叩門甚急。及開門乃古生也。領一兜子入。謂仙客曰。此無雙也。今死矣。後日當活。又茅山使者覽舁兜人在野外處置訖。門外有檐子一

十人。馬五匹。檐子者。卽肩輿。新五代史盧程傳。程拜命之日。肩輿導從。喧呼道中。莊宗聞傳呼聲。左右曰。宰相檐子入門。莊宗登樓望之笑曰。此所謂似是而非者也。蓋譏檐子之不稱也。是可證肩輿而四周張幨。卽名檐子。若兜子則無檐。惟在唐時無論兜子檐子。皆婦人乘之。若男子不惟不乘轎。且少乘車。古押衙所備之檐子。爲舁無雙。馬則備王仙客騎也。至後唐男子始多乘轎者。新五代史宦者傳。張承業曰。謨老奴矣。乃肩輿歸太原。不食而卒。及宰相檐子。皆其證也。沿至宋則名轎子。明淸以來。自縣令以上皆乘轎子。而以帷色分等差。祇武官有乘馬者。民氣之委靡。去隋唐遠矣。

騎之歷史

管子書云。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馬。天下化之。蓋自黃帝以來。卽訓練牛馬使駕車。至夏殷始成功。風行天下也。然仍不能騎。是以春秋時有車戰。步卒而無騎兵。至趙武靈王改胡服。始招國人習騎射。是爲中國有騎兵之始。是以秦始皇駕千乘萬騎。自迎太后於雍。武臣以騎二百迎徐公。貴人騶從。始有騎卒。然卿士大夫除在行陣間。仍無乘馬者。趙廉頗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武人耳。文臣則否。漢高帝之自鴻門逃歸。捨車獨騎。樊噲等四人則持劍盾步走。而其敗彭城逃也。仍車而不騎。至推墮孝惠魯元公主。以減輕載任。是雖亡命。仍不肯騎。以故兩漢四百年。以迄魏晉六朝。卿士大夫皆乘車無騎者。是不惟畏勞。誠以威儀所關。不宜輕佻若是。漢韋玄成祭太廟。以泥淖不能駕駟。騎而往。坐失候。是其證。

至隋滅陳承北朝騎射之餘風。於是卿士大夫。又以騎馬爲能。而以乘車爲恥。自唐迄宋皆然。此其大略也。或謂左傳昭二十五年。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是爲騎馬之始。是說也本之劉炫。炫謂此乘馬乃單騎而歸。爲騎馬之漸。而注疏皆不主之。杜注云。欲與公俱輕歸。言輕車而歸。孔疏古以馬駕車不單騎。至六國蘇秦。始有車千乘騎萬匹之語。曲禮云。前有車騎者。禮記乃漢世書耳。經無騎字也。是亦不以劉炫之說爲然也。又按論語乘肥馬。衣輕裘。皆謂其駕肥馬。此乘馬與論語何以異。炫疑爲單騎者。殆以公潛走。豈知古人最重威儀。公國君。何至騎。且傳何以不言騎也。

驢之歷史

春秋戰國無驢。至漢初陸賈作新語。始云夫驢騾駱駝。犀象瑇瑁。琥珀珊瑚。翠玉珠玉。山生水藏。擇地而居。夫以驢與珠玉珊瑚並列。則驢之在漢初。其貴可知。其少可知。又漢書西域傳。烏秅國有驢無牛。又敦煌酒泉及南道八國往來人馬驢橐駞食皆苦之。是西漢末中原雖無驢。西方極邊之郡。已漸有矣。是以蜀王褒僮約有餧食馬牛驢之語也。至東漢末中原已多。世說王仲宣好驢鳴。既葬。文帝臨其喪。顧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客皆作驢鳴。是可證驢在中原已習見。三國志諸葛瑾面長。孫權在驢面上書曰。諸葛子瑜。恪卽援筆續書之驢二字。是江東亦有矣。又世說晉明帝未嘗見驢。謝公云。陛下始言其狀。明帝以袖掩口曰。吾以爲似豬。是東晉江東仍未多也。至隋唐則策蹇者之多。不可勝數。然東南

之部仍少。柳子厚云，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放之山下，虎見之，尨然大物也，以爲神。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是唐時黔尚少，至於今不惟騎之，駕車、曳磨、馱物，遍中國矣。

驘之歷史

古中國亦無驘。呂氏春秋，趙簡子有白騾，甚愛之。其臣陽城胥渠有疾，醫者曰，得白騾肝則生，不得則死。簡子曰，殺畜活人，不亦仁乎。遂殺而取其肝。正韻云，騾同驘。史載此者，見騾之可貴，館主不愛惜以活人也。又楚辭九歎，同駑驘與桀駔兮。是春秋及戰國時已有驘。然至漢初仍甚貴，故陸賈新語，以驢騾與珠玉並稱。又漢書衛青傳，薄暮單于遂乘六驘，冒漢圍西北馳去。又常惠傳，烏孫貢驢驘橐駝。至三國已漸多。吳志諸葛恪傳注，驢騾無知，伏食如故。又晉諸公讚，劉禪乘騾車降鄧艾。蓋驘之爲物，驢父馬母，或馬父驢母。漢初中國驢未多，故難孳乳。至[illegible]已嫻驢馬相配之法。齊民要術，驢覆馬生騾，馬覆驢亦生騾。是其證。至唐末騾遂多。聞奇錄，聞華[illegible]聲。李泌外傳，所乘騾忽驚逸。傳信錄，益州進白騾。然唐時仍甚貴。摭言云，咸通中進士及第，過堂後，便以騾從，車服侈靡。時蔣泳擢第，家君戒之曰，爾門緒寒微，愼勿以騾從。是其證。至於清代，滿蒙與中國混一，於是騾之多過於馬矣。

車輪數鐵之歷史

歷周秦迄兩漢，車輪皆以爪外穿爲算，以障蔽輪牙，（輞也）而不數鐵。皆見前矣。晉書輿服志，輪皆朱班重

牙。夫旣曰重牙。則晉輪之無鐵可知。又拾遺記。因墀國在西域之北。遣使者以鐵爲車輪。十年方至晉。及還輪皆絕銳。是益可證晉世車輪尙未敷鐵。

卷十

行唐尚秉和著

居室 取煖附竈附

夏宮室修廣丈尺

攷工記。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注。十四步六尺。）廣四修一。（注。四分修加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注云。堂上為五室。象五行也。三四步室深。（言有三步者。四步者。）四三尺以益廣也。（方三步者。廣益三尺。方四步。廣益四尺。）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其方皆三步。其廣益三尺。土室於中央方四步。其廣益四尺。此五室居堂南北六丈。東西七丈。疏云。中央之室。大一尺者。以其在中央號為大室。故多一尺。此五室居堂南北六丈。東西七丈者。以大室居中。四角之室。皆於大室外。接四角為之。大室四步。（二丈四。）四角室各三步。（一丈八。）則南北三室十步。故六丈。東西三室。六丈外加兩三尺。又四尺。故七丈也。按敞者為堂。隔者為室。堂修十四步。共八丈四尺。南北除三室六丈。尚餘二丈四尺。以為前後簷階。堂廣十七步半。為十丈五尺。東西除三室七丈外。餘三丈五尺。以為堂之東西屋翼。蓋堂之廣過於修。故室所餘廣亦過於修也。世室者宗廟也。

夏堂階室窗及塗墻之色

攷工記。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注九階者堂之南面三三面各二。窗助戶爲明。每室四戶。戶兩旁各有窗。白盛者注云蜃炭盛之言成也。以蜃炭塗牆。所以使成宮室。古無石灰。燒蜃殼爲灰。色白。以塗牆取潔。凡三代王宮宗廟之牆皆堊。音惡以白。民不得用。周禮地官掌蜃共白盛之蜃。韓非子宮有堊。器有滌則潔矣。是自周初至戰國皆以蜃堊牆也。

夏門堂廣修之度

攷工記。夏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注三之二者。言得正堂修廣三之二也。卽正堂修八丈四尺。門堂五丈六尺。正堂廣十丈五尺。門堂七丈也。室三之一者。方望溪云門之左右各隔其半以爲室。敞其半以爲堂也。

殷王宮高度修度

攷工記。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八尺崇三尺。四阿重屋。注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大寢也。阿棟也。四阿四面皆注霤也。重屋重簷也。按四面皆注霤者。卽今所謂廊簷。凡宮殿皆四面廊也。

周明堂修廣崇度

攷工記。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注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矣。禹卑宮室。謂此一尺之堂歟。疏云夏言宗廟。殷言王寢。周言明堂。皆舉一

以見其二者同也。按殷宋言廣，周南北七筵合六丈三尺，爲修；度東西九筵，合八丈一尺，即廣度也。由此證之，凡三代王宮，（宗廟明堂同）。堂上皆五室，中央一室，四隅各一室，其修廣雖不同，而規模則無異也。

周王宮門高五丈宮角樓高七丈城角樓高九丈

攷工記，王宮門阿之制五雉。（長三丈，高一丈，曰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注，阿棟也。疏謂門之屋兩下爲之，其脊高五丈，宮隅城隅注云浮思也。疏云，按漢書東闕浮思災，言災則浮思者小樓也。是可證周宮門高五丈，宮城角樓高七丈，（如今紫禁城）。都城角樓高九丈也。

古宮室墻皆土築

攷工記，墻厚三尺，崇三之。按崇厚以是爲率，假令墻高二丈七尺，厚則九尺。周時尚不能以磚石作墻，雖王宮宗廟皆土築，故不得不厚。詩云，縮版以載，作廟翼翼。縮者約也，言約版以築廟墻，是古宮室皆土墻之證也。

古屋脊坡度之率

攷工記，葺屋（草屋）三分，瓦屋四分。注，謂屋南北深一丈二尺，三分者峻宜四尺，四分者峻宜三尺。方望溪云，三分屋之南北深，以其一爲屋脊高，四分亦然。按古之所謂屋，專指屋脊兩邊下垂者而言，故注云深一丈二尺，三分者峻四尺，四分者峻三尺。以是爲率，倘屋更深，則峻宜更加也。茅屋與瓦屋所以不同者，

因茅去水遲。故其坡度宜下降。下降則去水速。瓦去水疾。故其坡度雖少畜無妨。專指屋脊言。若今日之平頂房。古謂之無屋也。古犢亦然。其平頂者。雖上空不得謂之屋。屋則有脊高起。前後坡下矣。禮云。中屋履危。史記魏世家。使吏捕范痤。痤因上屋騎危。危者屋脊。故可騎。然則今日之屋式。仍與三代同。可謂古矣。

古廟堂亦以茅覆頂

記所謂葺屋者。非必窮民。廟堂亦然。左傳云。清廟茅屋。大戴禮。古明堂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是其證也。

周庭中甬路高度

攷工記。堂涂十有二分。注云。堂涂者。令甓裓。疏令甓者今之塼。裓則今之塼道也。釋文云。裓音階。即塼階也。十有二分者。言堂高九尺。涂高一尺八寸也。按爾雅。堂涂謂之陳。詩曰。胡逝我陳。註陳者。堂下至門徑也。即今之甬路。惟周堂有三階。此正中階下之甬路。其實階阼階下是否有涂。禮無明文。又涂廣亦未說。疑十有二分。或兼崇廣言也。

古築牆時狀況

詩小雅。約之閣閣。椓之橐橐。又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箋云。約縮版也。椓擂土也。言以杵築土而聲橐橐也。削屢馮馮者。言墻築成有凹凸不齊之處。而削之使平也。此宜王考室之

詩。宗廟之牆。尙以土築。他可知矣。

古築牆以版計功

呂氏春秋。楚人以兩版垣也。吳起變之而見惡。注楚人以兩版築垣。起教之用四。用四則工省而築多。又韓非子。宋王築武宮謳癸倡。行者止觀。築者不倦。王聞召而賜之。對曰。臣師射稽之謳。又善於癸。王召射稽使之謳。行者不止。築者知倦。王曰。其謳不如癸美何也。對曰。王試度其功。癸四板。射稽八版。擿其堅。癸五寸。射稽二寸。

春秋時有東西廂

左傳昭四年。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退。注个者東西廂也。按公羊傳。路寢者何。正寢也。爾雅釋名。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然則凡言寢者皆無廂也。

周屋上加塗瓦者少

呂氏春秋。高陽應將爲室。家匠對曰。未可也。木尙生。加塗其上。必將橈。以生爲室。今雖善。後必敗。高陽應曰。木益枯則勁。塗益乾則輕。以益勁任益輕。則不敗。匠人無詞。後果敗。又韓非子。虞慶爲屋。謂匠人曰。屋太尊。匠人對曰。此新屋也。塗濡而椽生。是古人爲屋。先架椽。再以泥塗其上。而不言加瓦蓋。周時瓦尙貴。雖卿士家造屋。不盡用之也。

戰國時瓦屋漸多

古史攷。夏昆吾作瓦。史記龜策傳。桀爲瓦屋。蓋言其侈。以故周詩狀宮室者至多。而不及瓦。蓋其時瓦屋實少。至戰國時。趙廉頗與秦兵戰。秦兵鼓譟勒兵。屋瓦皆震。似其時瓦屋已多。蓋陶業日益發達。雖尋常百姓。已力能爲矣。

周時已有平房

莊子。孔子之楚。舍于蟻邱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注。極。平頭屋也。

古貧民門戶狀况

左傳襄十年。篳門圭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爲上矣。注。篳門。柴門。圭竇。小戶。穿壁爲戶。上銳下方。狀如圭也。言微賤之人也。又韓非子。築十版之墻。鑿八尺之牖。蓋古人之墻。皆以土築。就壁穿戶。上銳則不隤。牖者助戶取明。故亦就壁鑿取形圓。賈誼過秦論。所謂繩樞甕牖也。

周時屋內取煖之法

呂氏春秋。衞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是以不寒。（新序同陬作隩）是於屋隅築竈。燒以取暖也。又左傳定三年。邾子自投於牀。廢於鑪炭。爛遂卒。是裝炭於鑪。近牀取煖。可移徙也。又昭十年。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熾炭于位。將至則去之。是以炭溫地。使元

公坐其處而煖也。

古竈突形狀

說苑。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竈直突。橫平旁有積薪。謂主人曰。曲其突。遠其積薪。不者且有火患。曲突者。使煙突曲而向上。火不旁溢。炊煙出易也。又按今日從漢魏墓中掘出瓦竈之模型。皆中置大釜。四隅安小釜。或四或二。而竈門上皆有牆隔煙煤。不使落釜內。而今竈皆無之。殊不如古人也。

古戶樞塗油

淮南子。人有少言者。猶不脂之戶也。注。不脂之戶。難開閉也。按車軸塗以脂則輕。戶樞亦然。故曰難啓閉。

古庶人皆白屋

漢書吾丘壽王傳。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又蕭望之傳。恐非周公致白屋之意。王莽傳。開門延士。下及白屋。師古曰。白屋。謂庶人以白茅覆屋也。然則漢時士庶。盡居茅屋。無瓦屋者。故以白屋爲貧賤之代名。與白衣同也。

漢唐謂裏間屋爲箱

漢書周昌傳。呂后側耳於東箱聽。金日磾傳。莽何羅褏白刃從東箱上。袁盎傳。臣所言人不得知。乃屏錯。錯趨避東箱。此天子正殿之箱也。楊敞傳。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遽從東箱出。此卿士家正廳之箱也。師

古曰正寢之東西室皆曰箱言似箱篋之形按此即今正廳之東西裏室（俗曰裏間屋）古人以其嚴密似箱故名與廂異廂者正廳前之東西房唐會眞記所謂待月西廂下者是也又唐張說虬髯客傳引公入東廳廳之陳設窮極珍麗箱中粧奩冠鏡首飾之盛非人間所有此箱中即東廳之裏室也若世說所云陸機兄弟住參佐廨中三間瓦屋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旣未云箱是無裏室又官廨故屋有瓦也

後漢始以墼砌牆不純用版築

後漢周紆傳紆廉潔無資常築墼以自給說文云墼（音激）令適也一曰土墼未燒按今江北河北人砌牆多以墼法以木模盛濕土用石打使堅晒乾用之下藉磚石上壘以墼外罩以石灰牆堅而觀美惟極貧者始以土築牆漢末殆已如此故紆曾墼以自給說文云瓴甋瓴甋者甓也詩曰中唐有甓陶侃所運者是也陶後之物也豈尙可築乎證以紆傳其詁誤矣許亦以未安又曰未燒土墼此詁近之而仍未允查未燒之塼曰坯若土墼則大於甓數倍乾即用以砌牆非燒後始用禮雜記三年之喪居堊室之中鄭玄注云堊室壘墼爲之不塗塈是其證若如許說墼似待燒始用者此由古時士人與農分處不悉農家事物故雖以許重叔之通博詁此字不能眞確至宋劉邠注此傳云墼非築所成當作塹是愈不知字義而騁說矣

自三代迄兩漢皆以蜃灰塗墻至漢末蜃竭始代以石灰

攷工記。夏后氏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周禮地官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共白盛之蜃。鄭注云。白盛蜃灰也。謂飾墻使白。今東萊用蛤。謂之叉灰。蓋至漢時中原之水漸少。所產之蜃已用竭。故止東萊沿海之地用之。而又雜以蛤。故謂之叉灰。叉者雜也。（今匠人以土和石灰。仍謂之叉灰。）疏謂蜃蛤在泥中。取以爲灰。故謂之叉灰。以叉爲叉。取之叉。叉誤之遠矣。

蜃灰既竭。至後漢乃代以石灰。後漢楊璇傳。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既與賊戰。乃順風鼓灰。賊不得視。遂敗。是可證當時建築用石灰。然魏晉時仍不多。張華博物志。燒白石作白灰。既訖著地經日但冷。遇雨及水澆。即便然煙焰起。云云。此可證晉時石灰尚少。故以爲異。

唐以麻和石灰泥壁販賣者益多

酉陽雜俎。乃請後堂廳上掘地爲池。方丈深尺餘。泥以麻灰。汲水滿之。夫以麻和石灰泥池爲固。則以麻灰泥壁也必矣。今名曰麻刀灰。然則泥壁之法。唐已與今同。又云寶曆中荊州有盧山人。常販燒朴石灰。往來於白洑南草市。又五代史唐臣傳。安重誨常欲除潞王從珂。明宗曰。吾爲小校時。不能自足。此兒爲我擔石灰。拾馬糞。以相養活。此以證自唐以來石灰民間已習用也。

唐住宅臨街有窗牖

北里志。楚兒傳。性狂逸。後以衰退。爲汾陽裔孫郭鍛所納。避正室。置於他所。每有舊識。過其所居。多於窗

牖相呼。後以途中與大理司直鄭光業相語。爲鍛所笞。光業深感其不任。明日特過其居慎之。則楚兒臨街牖下弄琵琶矣。又張住住少敏慧。與鄰兒龐佛奴相悅。有結髮之契。及住住將笄。其家拘管嚴。佛奴稀見其面。後因寒食爭球。故偪其窗下以伺之。忽聞住住語。又樂府雜錄。將軍韋青於街牖中聞其歌音寥亮。是無論貧富貴賤。臨街皆有窗也。若今日祇商家臨街有牕。住室皆面向內。無臨街有窗者。古今住室不同若是。

晉唐時屋梁皆可不梯而登

晉干寶搜神記。西江有一宅。住者皆不安。最後買於東鄰劉氏。劉持刀夜於屋梁伺之。唐任蕃夢遊錄。獨孤遐叔自蜀歸。距金光門尚有六七里。天已曛黑。乃宿於廢寺廊下。夜半忽有若貴人宴飲院中。遐叔懼爲所逐。乃潛伏屛氣於佛堂梁上伺之。

按劉氏持刀登屋梁。或由梯登。若遐叔偶宿廢寺。何從得梯。乃亦登梁上。若以今日之屋梁。論不梯不能登也。乃古人不爾者。疑屋制與今異也。又北齊書。蘇瓊傳。遷清河太守。郡民趙穎送新瓜一雙。置於聽事梁上。夫梁上可置物。必便於取攜。若今日之梁。能置大瓜乎。又謝朓詩。杏梁賓未散。李嶠詩。嘉賓集杏梁。此詩若在今日。則成笑柄。以此見古屋制梁棟安排。與今大異。

卷十一

行唐尚秉和著

燈燭

周時以薪爲燭

禮少儀。執燭抱燋。注。未爇曰燋。又周禮春官菙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注。杜子春讀燋爲柴樵之樵。是燋者樵也薪也。薪之然甚速。故親執其旣然者。復抱未然者。以待繼爇。又毛詩巷伯傳云。昔者顏叔子獨處於室。鄰之釐婦又獨處。夜暴風雨而室壞。婦人趨而至。顏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旦而蒸盡。縮屋而繼之。按蒸者細薪也。縮束也。言蒸盡。束屋上茅然之。又周禮司烜庭燎疏云。若人所執之燭。以荆燋爲之。是皆以薪爲燭之確證也。

故古亦謂燭爲火

左傳。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又哀十六年。良夫代執火者而言。晏子春秋。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史記孟嘗君傳。夜食有一人蔽火光。火者即燭也。因然薪爲燭。其光甚大。故亦謂曰火。漢魏以後始以燈燭爲照夜之專名。凡在屋內者。無曰火矣。

古學校弟子執燭之詳情

管子弟子職。昏將舉火。執燭隅坐。錯總（注・總束・）之法。橫於坐所。櫛（依禮記鄭注・當爲堲、）之遠近。乃承厥火。（注・櫛謂燭盡・盡燼同・審察其燼之遠近・以斷續其火也・）居句如矩。蒸間容蒸。然者處下。（注・蒸粗薪、）捧椀以爲緒。（注・燭盡椀貯緒・）右手執燭。左手正櫛。有墮代燭。交坐毋背尊者。乃取厥櫛。遂出是去。

按古人執燭情形。此文可謂詳盡矣。居句如矩者。言以新燭接然舊燭相交形如矩。（注・舊訛・）而以然者處下。則火易傳也。捧椀以爲緒者。言以椀承燼。使不落地免危險也。右手執燭。左手正櫛。正櫛二字殊不解。後閱禮記檀弓夏后氏堲周鄭注。引此文曰右手折堲。釋文引則曰左手執燭。右手折卽。（堲同・）孔疏引則曰左手執燭。右手正堲。乃知今本管子。右譌爲左。左譌爲右。而折堲二字。亦以形近之故。譌作正櫛。此櫛字爲譌字。餘櫛必皆爲譌字。以至義意。全不明了。堲者燼也。鄭以弟子職之折堲。與堲周堲字同。故引以釋禮文。若爲櫛者。鄭胡取乎。又左右顚倒。於理亦不適。古今人動作。左手常居靜職。右手常居動職。執燭有定。故左手爲之。折堲常動。故右手爲之。今以形近之故。左訛右。右訛左。義全豁矣。折堲者卽撥燼使落也。燼落則燭明。乃取厥堲。遂出是去。言弟子將退。取燭燼出外棄之也。櫛無訓燼者。而管子原注訓櫛爲燼。可證房玄齡所見管子仍爲堲。與陸孔同也。

古宴客必至飲時始然燭

禮少儀。其未有燭而後至者。則以在者告。按此係召客夜飲而至有先後也。其後至者日暮室闇。不能見人。故主人告以某在斯也某在斯也。此以後世便利狀況例之。何至夜闇不能辨人。室不然燭。古人不爾者。以其害甚多。暑月益熱。一也。火大燼多。易有危險。二也。費巨貧者不辦。三也。不潔。四也。須有人執。五也。以故非客畢集。至飲食時不然。

古夜宴時主人執燭禮節

禮少儀。凡飲酒爲獻主者。執燭抱燋。客作而辭。然後以授人。注。未爇曰燋。主人親執燭敬賓。示不倦也。疏。旣欲留客。又取未爇之炬抱之也。又曲禮燭不見跋。注。跋本也。疏。本把處也。火炬照夜易盡。盡則藏所然殘本。恐客見殘本多。知夜深。主人厭倦也。

古執燭者必在屋隅

弟子職。昏將舉火。執燭隅坐。又檀弓。曾子病。童子執燭隅坐。按執燭必在屋隅者。古人席地坐。而薪燭火甚大。屋隅閒曠。可不妨人。且防火害也。以故少儀云。執燭不讓不辭不歌。誠以執燭而辭讓或歌。易致火患也。

古人夜書須人執燭至宋猶然

韓非子。郢人有遺燕相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又韓愈毛穎傳。惟穎與執燭者常侍。又名

臣言行錄。韓魏公帥定州時。夜作書。一侍兵執燭。他顧。燭然公鬚。是古人夜間作事。執燭者必在側。欲密祕不得也。

古庭燭狀況

周官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共其墳燭庭燎。又閽人設門燎。又燕禮。甸人執火燭於庭。注。墳大也。樹於門內曰庭燎。於門外曰大燭。皆所以照衆爲明。郊特牲所謂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然遍攷禮經。無樹燭明文。而甸人則明言執火燭於庭。疑凡庭燎墳燭。亦皆手執。賈疏以鄭注樹燭與執火燭於庭不合。乃謂諸侯之燕。使人執庭燎。天子則樹於庭。似爲強說。

古大燭以葦製

周禮司烜庭燎疏云。庭燎所作。依慕容所爲。以葦爲中心。以布纏之。飴蜜灌之。若今蠟燭。又閽人門燎釋文云。其所作之狀。蓋百根葦皆以布纏之。以蜜塗其上。若今蠟燭矣。按蠟含蜂蜜中。周時尚未解蜜與蠟分解之法。故以布束葦。灌蜜於中。又塗蜜於外。葦得蠟。故質堅而奈久。狀有類於唐之蠟燭也。

其手燭製法

釋文云。對人手爇者爲手燭。孔疏云。用荊燋（同樵）爲之。不惟不塗蜜。且不纏布。因小燭皆然。於室中塗蜜纏布。則臭惡人嫌。故然甚速。至抱樵以俟也。

至戰國始有油燈

莊子。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楚辭。蘭膏明燭。華容備些。按膏者脂也。獸油也。蓋至此時始以盞盛動物油。置炷於中。然以取明。不用樵燭。然古無植物油。牛羊等油。値昂。蓋非富者不辦。若蘭膏則加香料於其中。貧者尤不能爲。夫自唐虞三代數千年。皆以薪束爲燭。煙燄迷人。動生危險。又專人手執。乍易以膏。所患皆免。其快可知矣。

漢時中國尙無蠟燭

西京雜記。南粵王獻高帝石蜜五斛。蜜燭二百枚。按蜜燭者蠟燭也。古蜜與蠟不能分解。混合爲一。故亦曰蜜燭。可見漢初無此物。故南粵以爲貢。其珍可知。至鄭玄注三禮。言燭者多矣。而無以蠟燭爲證者。玄東漢末人。可知彼時亦無。淮南子云。膏燭以明自鑠。龔勝傳云。膏以明自銷。益證當時盡油燭也。

晉初有蠟燭

世說。石季倫以蠟燭作炊。又周仲智飲酒醉。瞋目謂伯仁曰。君才不如弟。而橫得大名。須臾舉蠟燭火擲伯仁。伯仁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然石季倫以蠟燭作炊。原以競豪富。則當時蠟燭之貴可想。蓋初興故。

世說又云。簡文集談士。以致前客後客夜坐。每設白粥。唯然鐙二盌。輒更益炷。按說文。主。同炷 火主也。今謂之鐙心。以細繩或絮捻成者。俗稱之鐙捻。簡文帝王。仍然油燈。世說故特紀其儉。以是證東晉時

蠟燭仍貴也。自蠟燭行。而油鐙又不足貴。

自晉以後。有蠟燭。有油鐙。蠟燭美而潔。便於提攜。油鐙汚而穢。難以攜帶。於是富貴之家用蠟燭。歸田錄。寇萊公自少年富貴。不點油鐙。雖寢室亦然燭達旦。廁溷間燭淚成堆是也。貧儉之家然油鐙。歸田錄所謂杜祁公爲人淸儉。在官未嘗然官燭。油鐙一炷。熒然欲滅是也。

六朝已然植物油

齊民要術。種紅花收子。旣任車脂。亦堪爲燭。又麻子科大收。此一實足供美燭之用。唐孫愐唐韻榨字注云。側嫁切。打油具也。夫旣曰打油。則是打植物子使出油。如今日之麻油豆油是也。植物油常賤於動物油。故自有植物油。無再然膏油者。是自六朝已不以動物油爲鐙。可斷言矣。又唐本草柏字注。陳藏器曰。子可壓油爲鐙。極明。是其證已。

宋之省油鐙盞

老學菴筆記。宋文安公集中有省油鐙盞詩。今漢嘉有之。蓋夾鐙盞也。（複爲二層。）一端作小竅。注淸冷水於其中。每夕一易之。尋常盞爲火所灼。故易乾。此獨不然。其省油幾半。按油鐙之制。大半以銅鐵錫爲之。下承以盤。使不敧。从中有柱。盞者盛油之器。則架於柱顚。置炷於中。然以取明。然時久則熱。灼油易乾。複盞而注水於內。則盞不熱。故省油。

古鐙台之高度

西京雜記。咸陽宮有靑玉五枝鐙。高七尺五寸。作蟠螭以口銜鐙。鐙然鱗甲皆動。炳若列星。又宣帝上林有雁足鐙。又北里志裴晉公嘗遊妓院。爲惡少所窘。公陰遣介求救於胡造尙書。胡來主人上鐙。胡起取鐵鐙台摘去枝葉。而合其跗。（足也）橫置膝上。令曰。凡三鍾引滿。三臺酒須盡。不得有滴瀝。犯令者一鐵躋。惡少長跪乞命。又東宮舊事。有銅駝鐙。夕供油七升。又韓愈短鐙檠歌。長檠（架也）八尺空自長。短檠二尺便且光。裁衣寄遠淚眼暗。搔頭頻挑移近牀。太學儒生東魯客。二十辭家來射策。夜書細字綴語言。兩目昏眵頭雪白。此時提攜當案前。看書到曉那能眠。是漢唐油鐙。皆置檠上。其高七八尺者。蓋不動。其高二尺者。可移徙。讀韓詩如目睹其狀矣。然後世之檠皆尺餘。所以然者。隋唐以前。屋內器具不備。又皆席地坐。所謂案者矮几也。故移置案前。不置案上。若宋以後則案高而據椅。（今日之坐。古謂之據。）故短檠而置案上。視古尤便也。

古蠟燭皆蜜燭與今蠟燭異今蠟宋尙無

自宋以前所謂蠟燭。皆蜂蜜中所含之蠟也。蓋自魏晉時始能將蜜蠟分解。專以蠟作燭。故亦曰蜜燭。唐人夜怪錄云。少頃有秉蜜炬自內出者。是唐仍以蜂蠟爲燭之證也。卽晉書阮孚傳所謂蠟屐之蠟也。若今日之蠟燭。則產於四川瀘州各地之樹上。正月時。土人赴雲南蒙自購蠟種。歸放於蠟樹上而食其葉。

至五月葉盡。萬樹皆枯。枝幹皆生白衣。遠望若雪。將白膜刮下。卽蠟油也。自此蠟行。作燭者遂不用蜂蠟。惟不知始於何時。攷瀞錄碎事云。仙人燭木似梧桐。以爲燭。可延數刻。此卽蠟樹也。瀞錄爲宋葉廷珪作。是宋時中國尙少樹蠟。李時珍本草綱目曰。蠟樹四時不凋。五月開白花。其蟲大如蟣蝨。延緣樹枝食汁吐涎。剝取其渣。鍊化成蠟。又水蠟樹。葉微似榆及甜櫧樹。皆可放虫產蠟。時珍明人。是明時樹蠟已風行。至於清凡爲燭皆以樹蠟。幾不知蜜蠟可爲燭矣。

古婦人會燭夜績狀況

漢書食貨志冬民旣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按同巷必相從夜績者。男女數十人萃於一室。人多則夜不寒。語言多則不倦。互相做效。則巧拙同。費省者。按列女傳云。齊女徐吾者。齊東海上貧婦人也。與鄰婦李吾之屬會燭相從夜績。徐吾最貧。而燭數不屬。李吾謂其屬曰。徐吾燭數不屬。（不能出燭。）請勿與夜也。徐吾曰。妾以燭不屬之故。起常先。息常後。灑掃陳席。以待來者。自與敝薄。坐常處下。夫一室之中。益一人燭不爲闇。損一人燭不爲明。何愛東壁之餘光乎。夫以數十人同績一室。而會合出燭。則一人所出者甚微。故曰費省。又拾遺記。魏文帝所愛美人薛靈芸。常山人也。居生貧賤。每聚鄰婦夜績。以麻蒿自照。按褪麻之梗。白而潔。細而長。然之則明。故古取以代燭。以此證三國時貧民。仍以柴爲燭。不能皆燭也。

按古無棉。所謂績者。皆績麻。宋人詩所謂晝出芸田夜績麻是也。自南宋後棉花入中國。所謂績者。皆績棉也。河北人家。至冬糾合數十家。掘地爲室。容數十人。共一鐙。男女紡績於其中。夜午方罷。與食貨志列女傳所述正同。令人悠然想見周秦遺俗也。



卷十二

城郭

行唐尚秉和著

周王城高廣

攷工記。匠人營國。（言築都城。）方九里。是王城每面長九里也。又曰。城隅之制九雉。注。長三丈高一丈爲雉。隅謂城角浮思也。疏。城隅高九丈。城身高七丈也。按宮門阿五雉。宮隅七雉。故知隅高二丈。今城隅（角樓）高九丈。除二丈即城身高。故疏云高七丈也。

王城十二門

攷工記。國方九里。旁三門。是每面三門。每三里開一門。四面十二門。今北平城爲元所築。亦每面三門。及明徐達入北京。以城大難守。自東西面北頭之門起。迤北全墮之。是以東西北三面祇有二門。合前三門共九門。有違周制矣。而鼓樓在元時居全城正中者。今偏在北城。殊不壯觀也。

周列國城高廣

攷工記。宮隅之制。以爲諸侯城制。按宮隅高七雉。除浮思二雉。高五雉。今以爲諸侯城制。是高五丈也。左

傳隱元年。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之一。注。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按百雉恰足參之一。過則爲害。由此推知侯伯之都城爲三百雉。三百雉合九百丈。以每里一百八十丈計之。正五里。故注云侯伯之城方五里也。

周城牆上女牆與今同

左傳宣十二年。國人大臨。注臨哭也。守陴者皆哭。注。陴城上俾倪。孔疏。俾倪者看視之名。釋名云。城上垣曰陴。於其孔中。俾倪非常。說文云。城上女牆俾倪也。按城上之短垣曰女牆。中有孔。守城者以牆爲蔽。於孔中睥睨探望。窺覘敵情。唐韓偓詩所謂宮雅猶戀女牆啼是也。自周及漢唐以迄於今。仍而不改。可見古制之善矣。

周城有縣門

左傳桓二十八年。楚子元伐鄭。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內城門。又襄十年。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聊人紇抉之以出門者。孔疏。縣門者編版廣長若門。施機關以縣門上。有寇則發機而下之。服虔云。抉。撅也。謂以木撅縣門。令在門內者出也。按自漢以來。史所紀戰事多矣。而從未有縣門。則此制之廢棄已久。故其詳亦不悉也。

古保護城垣之法

公羊傳晉人執宋仲幾於京師．仲幾之罪何．不蓑城也．何休注．若今以草衣城也．按古者城垣皆以土築．雨淋則土墮．故以草衣城．有類於蓑．觀何休注．漢魏時卽如此．又北平圖經．東城泡子河外．卽通惠河．元時常於此處．以葦衣城．是元時仍如此．蓋自周至元．凡城皆以土築．故至今無一存者．至明始以磚築城，可數百年不圮．今北平南城．爲明嘉靖時築．城上之磚．印記宛然．是其證也．

周都城內布置概況

攷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按經涂九軌者．言路廣能容九車也．左祖者宗廟．言宗廟建於左．而社在右．今北平皇宮尙如此也．面朝後市者．言王宮前爲朝會之所．後爲市肆也．

周朝面積及位次

攷工記．市朝一夫．注．市與二朝．占地各百畝．二朝者內朝外朝．按周一夫授田百畝．內朝外朝．各占地百畝．故曰一夫．又曲禮．天子當依．（同扆．狀如屏．畫爲斧文．高八尺．）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注．門屏之間．）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疏．常依常宁皆南面．凡天子三朝．其一在路門內．謂之燕朝．太僕掌之．其二是路門外．謂之治朝．司士掌之．其三是皐門之內．庫門之外．謂之外朝．朝士掌之．燕朝朝公族．治朝每日視執治事之位．司士所謂王南面．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是也．外朝是詢衆庶之朝．卽朝

士所謂左九棘。右九棘。面三槐是也。

又秋官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禁慢。爲也朝錯立族談者。注。樹棘者。取其赤心而外刺。錯立者立達其位。族談者聚談。按左傳昭十一年叔向曰。朝有著定。會有表。注。著定者。朝內列位常處。錯立者。達著定之處而立也。古會盟必於野。故設表以爲位。異於朝也。

周正月國民至闕下觀象讀法

周禮天官。正月之吉。縣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注。象魏闕也。從甲至甲謂之挾日。象者非惟書其事。且揭其圖。使觀者易辨而知警也。

卷十三

行唐尙秉和著

周都城街衢

攷工記。匠人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環涂以爲諸侯經涂。野涂以爲都經涂。按南北曰經。東西曰緯。九經九緯。言經緯路各有九。而其廣能容九軌也。環涂者遶城道。野涂者國外道。爲諸侯經涂者。言諸侯城內道七軌。爲都經涂者。言諸侯所居之都。道則五軌。以次遞降也。由是觀之周豐鎬及洛陽街衢。橫竪均有九。而其廣則皆九軌也。

周諸侯都城路廣亦九軌

九軌者諸侯之路。遜周王二軌。然左傳桓十四年。宋人以諸侯伐鄭。焚渠門入及大逵。又宣十二年入自皇門。至於逵路。注云。涂方九軌曰逵。夫鄭最小國。尙皆九軌。則齊晉大國更不待言。然則周制諸侯不必盡從也。

周時夜禁

周禮。秋官。司寤。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按黑夜遊行。一則恐其爲盜。一則恐其遇盜。故皆禁也。

周街衢行人秩序

禮王制。道路男子由左。婦人由右。車從中央。注。道中三涂遠別也。

殷周時道路厲行清潔

韓非子。殷之法刑棄灰於道者。斷其手。子貢疑其重。夫子曰。知治之道也。又史記李斯傳。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細故也。然能使道路汙穢。有礙觀瞻。故嚴刑以防之。由是證古人之厲行清潔。講求衞生之過於後人也。

漢長安之街衢概況

三輔皇圖云。有香寶街。夕陰街。尙冠前街。三輔舊事云。長安城中八街九陌。漢書劉屈氂妻梟首華陽街。京兆尹張敞走馬章臺街。陳湯斬郅支王首懸於藁街。張衡西京賦云。參塗夷庭。街衢相經。廛里端直。甍宇齊平是也。又張衡東京賦。經途九軌。是漢都街衢廣亦九軌也。

秦仍刑棄灰

漢書五行志。秦連相坐之法。棄灰於道者黥。是蓋仍沿商周之法。世動謂秦法嚴。然黥刑較斷手仍輕也。

唐城門出入規程

隋唐嘉話。諸街晨昏出入傳叫。以警行者。代之以鼓。城門入由左。出由右。皆馬周發之。

漢唐以來都會盜刼則鳴桴鼓

漢書尹賞傳。長安城中。薄暮塵起。剽刼行者。死傷橫道。枹鼓不絕。又張敞傳。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偸盜。又唐杜甫詩。殺人紅塵裏。報答在斯須。又隋唐嘉話。諸街晨昏傳呼。代之以鼓。是在漢唐時都城街市。以人煙繁盛故。殺掠刼奪。白晝不諱。街吏聞警。則鳴鼓以報也。

漢禁夜行

史記李廣傳。常從一騎出。從人田閒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尙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是可證不惟城內禁夜行。卽四郊亦禁也。又三國志魏武傳注。武帝爲洛陽北部尉。小黃門蹇碩叔父夜行。卽棒殺之。是其罪可至死也。

晉時禁夜行

世說新語。王安期作東海郡。吏錄一犯夜人來。又殷浩始作揚州。劉尹行日欲小晚。便使左右取襆。人問其故。曰刺史嚴。不敢夜行。是非都城而外郡。亦禁夜且並官吏禁也。

唐夜鼓一動卽禁夜行

白行簡李娃傳。久之日暮。鼓聲四動。姆曰。鼓已發矣。當速歸。勿犯禁。又纂異記。憲宗遷葬。都人士畢至。裴通遠家在崇賢里。妻女輩亦往縱觀。日暮歸至天門街。夜鼓將動。有白頭嫗亦忙遽而行。裴家青衣謂嫗曰。若步履不逮。懼犯禁。車中倘可遡融。觀是則唐時夜禁。以鼓爲限。鼓聲起則都市行人絕。男子徒行固

禁。卽婦女乘車馬者。亦一律禁也。

古長途官道路政專官掌之

周禮。秋官野廬氏。掌國道路。至於四畿。注。不通之處使人治之。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宿止宿。息畫止。井供飲食。樹爲蕃蔽。凡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而欜之。同柝有相翔。猶伺者誅之。凡道路之舟車擊互者敍而行之。按古驛站客館均未備。沿官路賓客往來則宿於野。而又無售飲食者。故設專官按道路遠近。設止宿之處。設蓄憩之廬。今所謂打尖。掘井以供賓客製飲食。列樹以備行旅蔭涼。而以爲遮衛。又孤宿郊外。恐夜有盜賊也。則令士人擊柝以爲警。車馬衆多。恐其爭路也。則令以次按敍而行。此不能以今日沿大道村鎭稠密。逆旅櫛比。且到處皆有售飲食者之習慣窺測也。

古修長塗官道

晏子春秋。景公築露寢之臺。三年未成。又爲鄒之長塗。按鄒爲大都。此長塗必由臨淄至鄒。有數百里之遠。發民築之。民固病矣。然古人之重視路政便利交通。可見一斑矣。

古重視行旅死者

周禮。秋官蜡氏。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楬焉。書其日月焉。縣其衣服任器於有地之官。以待其人。按此等惠政在淸時夏日行官道。每逢之埋於路側。上插木標。書其死之日月及衣服顏色以待尋者而

蓋於周官也。

古禁豪布巾持兵仗行官道

周禮野廬氏。掌凡道禁。鄭注。禁謂若今絕豪布巾。持兵仗之屬。按持兵仗恐其行刼。禁豪布巾頗不得其義。得無以其駭衆歟。然至漢尚如此也。又禁野之橫行徑踰者。禁行作不時者。不物者。按不由正道。橫行徑踰。必有奸邪。不時者。注云不夙（早也）則莫。（同暮）不物者衣服非常。故皆禁之。

自周以來列樹表道

左傳襄九年。晉伐鄭。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注。表道樹也。孔疏行道也。按周語云。列樹以表道。此行栗即表道之樹。以其礙行軍。故斬之。

秦以松表道晉以槐表道

漢書。賈山上書曰。秦爲馳道。樹以青松。是秦以松表道也。左太冲吳都賦曰。馳道如砥。樹以青槐。亘以綠水。玄蔭耽耽。清流亹亹。是晉時官道兩旁皆樹槐也。

唐仍以槐表道

國史補。貞元中度支欲取西京槐樹爲薪。更栽小樹。又吳子華有題湖城縣西道中槐樹詩。皆官道槐樹

也。

淸官道多柳而雜以槐

淸時官道。寬數十丈。兩旁樹柳。中雜以槐。余幼時自正定應舉赴京師。行官道六百餘里。兩旁古柳參天。綠陰羃地。策蹇而行。可數里不見烈日。柳陰下賣茶賣酒賣餅餌者。絡繹不絕。疲則憩。熱則乘涼。渴飲飢食。唯所欲。雖遠行而有閒逸之趣。自鐵路行而數百里參天之古木盡燬。官道爲民地所蝕。祗容二軌。於是數千年之遺制舊蹟。遂泯滅無餘。

卷十四

行唐尚秉和著

都城市肆

周市在王宮後面積百畝

考工記。匠人營國。左祖右社。面朝後市。注。後市者言在王宮後也。又云市朝一夫。古一夫授田百畝。是市在王宮後。而地廣百畝也。

周時市朝之布置

周禮天官內宰。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司市所居。）置其敘。（胥師賈師所居。）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幅廣）制。（匹長。）祭之以陰禮。然市亦謂之朝。論語云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史記孟嘗君傳。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注云。言市之行列。有如朝位。故云市朝。然則古市內行列整齊。有市社。有官廳。而肆廛則列於兩旁。招商列居。甚整齊也。

周管理市政制度　一市官之嚴厲

周禮。地官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度量禁令。以次敘分地而經市。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師于思（市亭）、

・次。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于介（市亭之屬）。次。聽小治小訟。市刑。小刑憲罰。（以文書播于衆）。中刑徇罰。（以其人示市）。大刑扑（打也）罰。

一市貨以類陳列不許雜亂

司市云。以陳肆辨物而平市。又肆長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爾（同邇）也。按陳肆辨物者。注云。物同使列於一區。則美惡易辨名相近者相遠也言名雖同而實不同。不許同列以欺人也。實相近者相邇也言貨之名與實相同。可近列一處也皆所以防弊也。

一嚴禁靡物與詐欺

司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賈（賈音古）民禁僞而除詐。按物靡者。鄭云侈靡也。侈靡則悅目而售易。價因以昂。可使物價不平均。又無用。故禁之。賈民者。曾爲賈。知物情僞。故欺詐易去也。又胥師察其詐僞飾行續慝者誅罰之。賈民卽其屬也。

一物有定價懸高處使人知

司市。以度量成價而徵儥（同買）。羣吏平肆展（整也）成（平也）奠賈（同價）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又賈師展其成而奠其價。按徵儥者言按丈尺升斗定物價。而高懸于市亭。使買者有所徵信而不疑也。

一嚴防盜賊與市民秩序

司市。以刑罰禁虣（同暴）而去盜。又司虣。禁其鬬嚻者。與其虣亂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屬遊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又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掌執市之盜賊以徇且刑之。胥各掌其所治之政。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襲其不正者。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按屬遊飲食者言聚而羣遊飲食也。不物者言衣服視瞻奇異不經也。襲其不正者言掩捕犯禁之人也。

一遺物招領

司市。凡得貨賄六畜者。亦如之。（言旌于敍也。）三日而舉之。按市有遺物事之常也。置於敍以待認領。三日舉之者。言過三日無人認領。則沒入官也。

一設專官掌契券

質人。掌成市之貨賄。凡賣儥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掌稽市之書契。凡治質劑者。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朞。期內聽。期外不聽。按此即司市所謂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也。註質劑券也。先鄭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也。言保物要還也。疏古未有紙故以札。（竹版）書大小者言券有長短也。治質劑者。言聽質劑之訟也。訟有期。過期則不聽此訟也。

一貸民錢國息五厘

泉府。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後鄭云。以國服爲息者。以其于國服事之稅爲息。

假令貸萬泉期息五百若是則五厘也。

古市一日三合

周禮地官司市大市日昃（同側）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行爲商居爲賈）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小販）又禮郊特牲云大市於中朝市於東偏夕市於西偏按古市面積祇百畝除司市等官聽事之處疑太狹今一日分爲三時之市各有所主易期而入則無壅矣。

古以人民與牛馬同上市

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鄭云人民奴婢也疏以其在市平定其價故知非良人按古時必罪人方爲奴婢故云非良人非若後世良人亦爲奴婢也奴婢可買賣故與牲畜同上市議價也。

周時賣獸肉者懸獸首於門以爲識

晏子春秋君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是何異懸牛首於門而賣馬肉於內也據此是當時賣何獸肉即懸其首於門以爲標識也。

漢都城市場

三輔黃圖長安市有九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凡四里爲一市致九州商人在突門夾橫橋大道市樓皆重屋有令署以察商賈貨財買賣之事三輔都尉掌之直市在富平西南二十五

里。即秦文公造物無二價。故以直市爲名。張衡西京賦云。郭闕九市。通闤逆闠。旗亭（市樓）重立。俯察百隧是也。（隧道也。）又按郡國志長安大俠萬子夏居柳市。司馬季主卜於東市。晁錯朝衣斬於東市。西市在醴泉坊。

按周市在王宮後。地祇百畝。殊追隘。至秦漢都城規模較周大啓。於是市肆亦異制。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必大街之東西。不定在王宮後。又四里爲一市。較周制亦宏敞。而各方六百六十六步。可證市自爲院落。有若今日特闢之商場。沿承周制。尙無臨街列肆售物。若今日都市之雜亂。而管理市政者。爲三輔都尉。張衡西京賦所謂周制大胥。今也惟尉。是也。而市樓皆重屋。市樓即旗亭。旗者商家所豎之招牌。懸於樓頭。故曰旗亭。史記褚先生所謂臣爲郎時。與方士會旗亭下者此也。

漢酒市

漢書萬章傳。長安熾盛。街巷各有豪俠。章在城西柳市。又酒市趙君都。按柳市已見前。大俠萬子夏所居。蓋以其地多柳而名。酒市蓋又以其地多釀酒者而名也。惟柳市酒市是否在九市之內。抑在道東或道西。則不詳也。

周時商貨皆以璽節出入否則沒官

周禮地官司市。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又掌節。貨賂用璽節。皆有期以反節。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

以傳輔之。無節者有幾則不達。又司關掌國貨之節。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按節者竹符也。持此為憑。貨違則反節。然則古之經商者運違禁品不易也。

右商賈之詐僞

新序。魯有沈猶者旦飲羊飽之。以欺市人。魯氏之鬻牛馬者。善豫賈。（豫價）孔子將為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魯氏之鬻牛馬者不豫賈。按朝飲其羊則腹大而似肥。豫賈者蓋豫先宣傳其牛馬之美。而昂其値。其實不副也。

漢時已有在街上叫賣食物者

三國志注。趙岐遭家禍。詣北海販胡餅。孫賓碩過市。疑其非常人。問曰。自有餅耶。販之耶。岐曰販之。賓碩曰。買幾錢。賣幾錢。曰買三十。賣亦三十。是在市上叫賣也。

漢已有書肆

後漢王充傳。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是漢已有書肆也。

漢晉時酒壚

史記。司馬相如傳。乃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壚。又世說新語。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阮醉便眠其側。又庾公為尚書令。著公服經黃公酒壚下過。注壚

酒肆也。以土爲堕。四邊高似壚也。按說文。壚黑剛土也。呂覽凡耕之道。必始于壚。爲寡澤而後枯。酒壚者。古陶器大者殊少。而又無釉。疑卽以剛燥之土。築使中空四邊高起。俟乾用以盛酒而不漉也。抑或以陶器置當中。惟其毁壞。四周用此燥土培壅。以爲固。且免灑酒。不然。胡必以壚說。後閱漢書。壚作盧。師古曰。累土爲盧。以居酒瓮。四邊隆起。形如鍛盧。俗學謂當盧爲對溫酒火盧。失其義矣。觀此則與余後說合也。

唐時鬻胡餅狀況

任氏傳。行及里門。門扃未發。旁有胡人鬻餅之舍。方張炭熾爐。暫往棲止。按胡餅者卽今之燒餅也。熾炭火爐中。而以餅置爐上灼之。食頃熟矣。其製法傳自胡人。故曰胡餅。

唐都市賣蒸餅狀況

朝野僉載。周張衡位四品。退朝。見路旁蒸餅新熟。遂市一枚。馬上食之。被御史彈劾。降勅流外。據此。唐都城街上。似已隨便設肆。與今無異。不必有定市也。若古則無是。晏子春秋云。晏子宅隘。景公欲易其宅。晏子曰。臣家貧而居近市。百物取給焉。若居與市遠。則朝夕不便。是可證臨淄雖繁盛。尚無臨街設肆之制。而市有定處。故去市遠則購物難。漢時蓋尚如此。至唐則與今無異。

漢已有牛牙人

後漢逢萌傳。君公遭亂獨不去。儈牛自隱。注謂平會兩家買賣之價。

唐馬牙人

集異記。寧王方集賓客。讌馬牙人麴神奴者呈二馬。皆神駿精采。閱價。牙人曰。此一千。此五百。座客皆不識其貴賤之由。

按牙人者。主介紹平會兩家買賣價值。費唇舌牙齒。故曰牙人。今各物皆有牙人。不祇牛馬。想漢唐亦然。特不見於載記耳。若周制則無是。凡物價皆由市官酌定。以旌於市亭。賈師所謂展成奠。（定也）價以令於衆也。

唐各行有首

唐靈鬼志。吳太伯祠在蘇閶門西。人多獻牲牢以祈福。時乙丑春。有金銀行首。畫美人以獻。又虬鬚客傳。某日午時訪我於馬行東酒樓下。又周禮地官肆長。孔疏。一肆立一長。使檢校一肆之事。若今行頭。是唐時各行皆有行首。與今略同。

唐衣肆質肆（當舖）書肆

任氏傳。鄭生不知是計。入西市衣肆。又李娃傳。生不知是計。乃質衣於肆。以備牢醴。又娃命出門。生騎而從。至旗亭南偏門鬻墳典之肆。生揀而市之。載以歸。

總觀古市肆概況。周以前市自市。街自街。凡列肆必於市。臨街無鬻物者。兩漢蓋仍如此。故長安有九市

之多。至唐則街市已混爲一。沿街設肆。不必定在市。以迄於今。仍而不改。故唐以後狀況可臆揣而知。不必致也。

古契券周名質劑漢名下手書唐名畫指券

周禮司市。以質劑結信而止訟。又質人凡買賣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鄭注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也。若今之下手書。言保物要還也。孔疏古未有紙。故以札書。漢之下手書。卽今（唐時）畫指券。與古質劑同也。按札者竹簡也。兩書一札而別之者。謂甲乙各書於札上中分而各持其一以爲信。漢時仍以竹爲之。而名下手書。東漢末雖有紙。蓋貴甚仍無用者。至唐則盡以紙矣。然畫指之義。仍不詳也。

古收債以合券爲憑

戰國策。孟嘗君使馮諼收責於薛。載契券而行。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起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按此亦以竹爲券。剖而分之。各持其一。故合之以爲信。又漢書高帝紀及見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負。按此亦以竹簡爲券。旣不徵索。故折毀也。

卷十五

閭里

行唐尙秉和著

周民居閭里概況

周禮地官鄉大夫今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二十五家。使之相受。四閭爲族。百家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五百家。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二千五百家。使之相賙。五州爲鄉。萬二千五百家。使之相賓。按注相保者。奇袤相保也。卽互保此五家無姦宄。相受者。後鄭云有故而寄託。使之相受。相葬者。百家之財力贍。互相助財。相救者。五百家勢衆。故可相救。相賙者。祲札相賙。祲札者或災荒或癘疫。以二千餘戶之衆。不能全被災。可互賙恤也。相賓者。以萬二千之戶口。秀民必多。故由鄉校賓其賢者於國校。使畢業而爲官吏也。

按王都百里以內爲鄉。鄉有大夫主其治。州有長。黨有正。族有師。閭有胥。比有長。若百里以外則爲遂。以鄰里酇鄙縣組成。五家爲鄰。五鄰爲里。五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其實遂之鄰里酇鄙縣與鄉之比閭族黨州名異而實同。必異名者。備師田行役。各以旗物率其衆。使於識別耳。

按古之時民無郊居者。如後世之鄉村。祇夏日卽農郊居。書所謂厥民析。詩所謂中田有廬是也。言廬於

井田之中。及秋後農事畢。則歸都邑。詩云曰爲改歲。入此室處。言冬月農畢。將改歲矣。入居都邑之室也。室在邑廬在野。三代時截然不同。不能如後世之混合稱之。觀大司徒授民田。以室數制之。不以廬數。注云。留城郭之宅曰室。是其證。故夫比閭族黨鄰里之組合。皆都邑之狀況也。

至春秋以社爲里之代名

管子。公子開方以書社七百下衞矣。左傳書社五百。商子。里有書社。史記索隱云。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各立社。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下衞者言以此七百社降衞也。

漢閭里必有門門有監

史記酈食其傳。爲里監門。又張耳傳。俱之陳。爲里監門。又萬石君傳。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肉袒謝。萬石君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內史坐車中固當。又漢書于定國傳。始定國父于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按閭里皆二十五家。此二十五家共一門。出入又有門監。以司啓閉。稽奸邪。使秀民無所容納。古里政之整齊如是。

漢長安里名

三輔黃圖。長安閭里。一百六十。室居櫛比。門巷修直。直宣明。建陽。昌陰。尙冠。修城。黃棘。北煥等里。漢書云。萬石君徙居陵里。又徙家長安戚里。宣帝在民間時。常在尙冠里。劉向列女傳。節女長安大昌里人也。

戚里者。所居皆皇家之姻戚。故以名也。

漢仍有鄉名

史記。陳平傳陽武戶牖鄉人也。注。漢制十亭爲一鄉。又陳勝傳。行至蘄大澤鄉。按周制五州爲鄉。鄉大於州縣。漢則爲州縣屬。僅大於亭耳。漢承秦制。多與周異矣。

秦漢亭制

新序。梁邊縣與楚鄰界。梁之邊亭與楚之邊亭皆種瓜。又高士傳。始皇以金璧置阜鄉亭。是六國時卽有亭。而不詳其制。漢書高帝紀。及壯試吏爲泗上亭長。師古曰。秦法十里一亭。亭長者主亭之吏也。亭謂停留行旅之館。又求盜之辟治注云。亭有兩卒。一爲亭父掌開閉掃除。一爲求盜掌逐捕盜賊。是亭者有二義。一以便行旅。如劉寵傳嘗出京師欲宿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灑掃以待劉公。又王忳傳。妾夫爲涪令過宿此亭。又范式傳辟公府之京師。道宿下亭。又張式傳。父業郡門下掾。送太守妻子還鄉里。至河內亭。又高士傳。桓帝以安車徵韓康。康辭安車。乘柴車先行至亭。亭長以徵君當過。發人牛修道橋。及見康車以爲田叟也。奪其牛。是官吏過往。及人民宿止。胥亭長是賴。一以防盜賊。如朱博傳少給事縣爲亭長。好客少年。捕搏敢行。稍遷爲功曹。又高帝紀。常求盜之辟。是亭長逐捕盜賊。保護行旅。有功可升爲功曹也。

晉唐仍有亭

世說。褚季野於章安令遷太尉記室參軍。乘估客船送故吏數人。投錢唐亭住。適吳興縣令沈充送客。亭吏驅公移牛屋下。後縣令知。鞭撻亭吏以謝。又褚公嘗至金閶亭。是晉時仍有亭。亭吏卽漢之亭長。其所掌蓋仍與漢同。又唐人集異記。安陽城南五里有一亭。過客宿止輒死。有一士人不信。宿其中。又集異記。鹽壁縣東界有一亭。旁有古樹參天。是亭之制至唐仍存。自秦漢訖唐千餘年不廢。可謂久矣。

秦漢鄉吏亭長以外之鄉官

史記。三老五更。邊說漢王。又高帝紀。舉民年五十以上。有脩行能帥衆爲善。置以爲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爲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正義曰。百官表。十里一亭。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掌教化。又文帝紀。三老衆民之師也。又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又明帝紀。賜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注。皆鄉官名。三老高帝置。（秦郡有。）孝弟力田高后置。又武帝紀。賜縣三老帛人五匹。鄉三老孝悌力田帛人三匹。是三老者。有縣三老。有鄉三老。其責任在掌教化。故詔云衆民之師。民有不賦。則可讓之。司馬相如傳所謂讓（責也。）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過是也。孝悌力田之職。蓋與三老同。而力田微異。力田者蓋主以精勤農事爲率。故相如讓孝悌而不及力田。惟孝悌力田二官。是否有縣鄉之分。史無明文。不敢臆說。

鄉官之等級

漢書尹賞傳。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是縣令之下。卽鄉

吏。鄉吏之下卽亭長。亭長之下卽里正。里正之下爲父老伍人。若夫功曹戶曹賊曹等職。乃佐縣令治事者。鄉吏亭長有功。雖可擢爲曹掾。乃縣屬而非鄉官。史記陳餘爲里監門。吏常以過笞餘。此所謂吏卽鄉吏也。

若夫三老孝悌力田三職。雖鄉官乃人民之表率。專司教導。職雖微而名甚榮。與鄉吏亭長。截然不同。以故皇帝有恩賜時。每及三老孝悌力田。而不及鄉吏亭長。此外鄉官復有鄉嗇夫。後漢鄭弘傳。弘嘗爲鄉嗇夫。又鄭玄傳。少爲鄉嗇夫。注其鄉小者。縣署嗇夫一人。前書曰。鄉有嗇夫。掌聽訟收賦稅。而不言縣有嗇夫。蓋此官爲縣所署。何鄉人卽佐縣官清理其鄉之訟獄收稅等事。不惟與三老等職異。與鄉吏等官亦異也。

六朝時鄉官

通考云。宋五家爲伍。伍長主之。二伍爲什。什長主之。什十爲里。里魁主之。十里爲亭。亭長主之。十亭爲鄉。鄉有鄉佐。三老。有秩。嗇夫、游徼各一人。所職與秦漢同。按秦漢時十里爲亭。二十五家爲里。十里二百五十家。茲百家爲里。十里卽千家。六朝之亭長與漢之鄉吏所轄正同。而十亭爲鄉。鄉佐所轄則萬家矣。又有三老。有秩嗇夫與鄉佐分司治化。甚美備也。至隋開皇十五年。能州縣鄉官。唐初復置。凡百戶爲一里。里置正一人。五里爲鄉。置耆父一人。以耆年平謹者縣補之。亦曰父老。貞觀九年。鄉置長一人。佐二人。十

五年復省。然耳目記云。新昌令夏侯彪之初下車。問里正曰。又杜甫詩來時里正爲裹頭。是皆天寶以後事。仍有里正名。意者鄉長省而里正仍存歟。然自唐以來。鄉官之制。名雖存而實則廢。凡里正等吏。僅以供縣官驅役差徭奔走。其猥賤與皂隸同。凡士人無爲之者。訖明清皆如此。周官之美意。破壞盡矣。非若漢末以陳寔之大賢。亦可爲亭長也。（見三國志注。）

古鄉官之於風俗關係

周鄉官所謂州長。黨正。族師。閭胥。（鄉大夫屬。）鄙師。酇長。里宰。鄰長。（遂大夫屬。）等。皆鄉官。政教禁理。主知民善惡。爲役先後。知民貧富。爲賦多少。考德行。察道藝。至三年則比而興起賢者能者。賓禮之。否則糾其過惡而戒之。故教化易成。至漢則以鄉吏亭長嗇夫分司其刑政錢賦各事。而別舉三老孝悌力田專掌教化。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救患。及學士爲民式者。皆旌表其門。以興善行。故司馬相如至蜀則讓（責也。）三老孝悌以不教誨。又尹翁歸傳。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三老受其恥。處民師之地。專教導之責。激揚風化。興舉孝廉。善者無不名。能者無不達。訖至東漢。社會風俗之淳良。人民氣節之高尚。遠非三代所能及。人徒見漢末亂而忽忘之耳。豈知政亂於上。而風清於下。無善行而不彰。無文學而不達者。則以此鄉官激揚褒舉之力也。嗚呼盛哉。

周因鄉制善盜賊姦宄逃亡無所容

韓非子。溫人之周。周不納。客問之曰客也。對曰主人。問其巷人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也。而自謂非客何也。曰臣少嘗誦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君天子。則我天子之臣也。豈有爲人臣而又爲客哉。君使出之。又管子。夫善牧民者非以城郭也。輔之以什。司之以伍。伍無非其人。人無非其里。（注謂無客寄。）里無非其家。故奔亡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不求而約。不召而來。（因亡無所匿。）故民無流亡之意。吏無備追之憂。觀是則周時盜賊姦邪。無所容身。凡行旅而無保證者。隨所至而立困。而比閭族黨組織之尤要者。二十五家之內。必有總門以爲出入。而門必有監。以爲稽查。人徒警商君法嚴。無驗者逆旅不納。而不知盜周即如此也。又周時社會奴僕待遇。慘酷極矣。而無一亡者。誠以其時鄉制善。逃亡無所入。不待出境。即可緝獲。即能出境。亦旋即被囚。故不敢逃。即逃亦自歸也。

卷十六

行唐尚秉和著

祠祭

郊天用牛須卜牛口傷卽不用

左傳宣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按郊者祭天也惟天子得郊天魯以周公之故亦得郊天而郊必用牛牛必卜祭義君召牛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是也而牛或微傷卽不用而改卜牛若死卽不郊一若天神惟牛是重牛口雖小傷天卽厭之者故寧不郊而不敢以有眚之牛祭也

牛角傷亦不敢郊

左傳成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按鼷鼠極微細玉篇云螫毒食人及鳥獸皆不痛本草陳藏器曰極細卒不可見食人及牛馬成瘡不覺然則食郊牛角其傷極細微矣亦改卜不用其視牛之重如此

祭宗廟亦以牛爲重至衣以文繡

高士傳莊周曰子不見郊祭之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又史記老莊列傳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是旣

爲犧牛。平日養之。即衣以文繡也。

牛入廟時爲牛歌舞

祭統。君迎牲。又周禮地官封人。凡祭祀歌舞牲。注君牽牲入廟。隨而歌舞之。言其肥香以歆神。是牲之入廟。君須迎牲。迎而牽之。佐以歌舞。若曰牛肥香可愛。人見之而歌舞。神見之當亦愉悅如人也。

犧牛之尊貴

祭義。君式齊牛。曲禮。國君下齊牛。言君而卿大夫可知矣。意謂此爲祖宗所享之牛。故道遇之必式以致敬也。

凡祭牲皆衣以文繡

周禮夏官羊人。凡祭祀飾羔。又小子職。凡沈（祭川）辜（磔祭）侯禳（侯四時惡氣禳去之。）飾其牲。注飾者飾之以繢。繢者文繡也。是除牛牲外。凡豕牲羊牲犬牲皆以文繡飾也。

古以牛爲質禱病

韓非子。秦昭王病。百里買牛而家爲王禱。按此係百姓聞王病買牛質於里社。而爲王禱。病愈殺牛以祀神也。

古以牛祭燕子

月令仲春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注玄鳥燕也。高辛氏之出玄鳥遺卵。簡狄吞之因孕生契。詩所謂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是也。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祠。大牢者牛祭也。

古以犬爲祭牲或伏瘞或磔

周禮犬人掌犬牲。凡祭祀供犬牲。伏瘞亦如之。注。伏。伏犬以王車轢之。即軷祭也。又月令磔犬於城門。按犬肉後世人不食已久。誰復以祭神。而周時大祭皆用之。不惟大祭。凡尋常禳除不祥之舉。無不以犬。較他牲用尤多。豈以其腥惡爲馨香歟。可見古今人食品之異。

古祭時以香草達馨香

周禮天官。祭祀共蕭茅。按蕭者香草也。詩取蕭祭脂。郊特牲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屋壁。亦以縮酒。

古祭先必以尸尸服亡者之服

祭統。孫爲王父尸。周禮春官司服。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曾子問。祭必有尸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宋程顥曰。古人祭祀用尸。義極深。人之魂氣既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爲類。骨肉又爲一家之類。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享之。後世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按程子所說尸義極爲深至。論語鄉人儺。孔子朝服而立於阼階。儺者黃金四目。狀極凶惡。入人家室內驅逐疫鬼。孔子恐并驚廟神。故立阼階。俾祖宗來依。是其事與尸異。而理則相通。要其使鬼

神以子孫爲憑依則一也。

尸之坐位

朱子曰。神主之位東嚮。尸在神主之北。又晏子春秋。尸坐堂上不席。以憂故也。據是則尸坐於神主之左。以使神依以享祭。故憂惕而不席也。

爲尸之光榮

詩。皇尸載起。鼓鐘送尸。又曾子問。尸弁冕而出。卿大夫皆下之。孟子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是子孫而爲尸。凡祭者遇之皆致敬也。

古以石函藏主

左傳哀十六年。及西門。使人反祏於西圃。注。祏藏主石函。孔悝去國。故載石祏而去。按孔悝亡命去國。倉皇奔竄而仍載石函與主同去。古人視主之重如此。

古祭必以祝史致禱詞

周禮春官。太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祝中士八人。喪祝上士二人。又新序。中行寅將亡。乃召其太祝而欲加罪焉。曰子爲我祝。犧牲不肥澤耶。戒齋不敬耶。使吾國亡。又左傳桓六年。祝史正辭信也。（不虛稱君美。）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又昭十八年。齊侯疥遂痁。期而不瘳。梁丘據曰。吾事鬼

神怒。而疾病。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按杜注詐稱功德。以欺鬼神曰矯舉。然則祭時祝詞皆太祝爲之。卽各項祭品。亦皆祝史省視。然因亡國而罪太祝。病不愈而殺太祝。亦可謂迷信之甚矣。

古祭先齋戒之誠

禮祭義。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藹然聞乎其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按人鬼相通。誠而已矣。必如是而后精神通。神來享。否則神不接也。

古庶人不得立宗廟不能用牛羊豕祭服則尙黃

禮哀公問。待年而食者。不得立宗廟。王制庶人祭於寢。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雁。按待年而食者。農夫力田者也。古士以上。始得立廟。庶人無廟。祭於家。且祭品亦不得用大牲。貴賤之界分如此。又王制野夫黃冠而祭。息田夫也。又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按野人應白衣。而祭則用黃。殊不得其義。

周年終大蜡之盛況

周禮地官。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又禮雜記子貢觀大蜡。孔子曰。賜也樂

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音乍）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爲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郊特牲云。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按歲終合萬神而祭之。以爲報賽。祭能國人大饗。而會飲於序。月令孟冬所謂大飲烝是也。歡呼舞蹈。其狀若狂。百日蜡。一日澤者。言勤勞稼穡。有百日之久。而娛樂祇一日也。張弛者。以弓爲喻。用則張。不用則弛。喻民勞逸。須相循環。不可偏一。自文武以來。其道如是。然則周時每至歲終大蜡之日。全國人歡欣鼓舞。如醉如狂。其盛狀可想矣。又詩豳風。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亦大蜡大飲之況也。

秦仍年終大蜡

禮運。孔子與于蜡賓。注。夏曰清祀。商曰嘉平。周曰蜡。秦曰臘。又韓非子。秦襄公有病。百姓爲之禱。病愈。殺牛塞禱。郎中閻遏公孫衍出見之曰。非社臘之時也。奚自殺牛而祠社。是可證秦至臘日。即殺牛索饗百神。與周之大蜡同也。

社祭

禮祭義。王爲羣姓立社。（如北平先農壇。）曰太社。王自爲立社。（如中央公園社稷壇。）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注。社所以祭后土。先農也。

古二十五家必有社

左傳哀十五年。書社五百。商子曰。里有書社。史記索隱。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各立社。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也。

古以叢木爲社外圍以垣中有門

今之社祇有壇。古社既築壇。必樹以叢木。故所謂社者。實攢木也。大戴禮千乘篇。教其書社。循其灌廟。按毛詩傳。灌木叢木也。呂氏春秋。問其叢社。叢社亦叢木。注古者皆以社爲叢。叢卽灌也。又墨子。三代聖主。其始建國營都。必擇木之脩茂者。立以爲叢位。注叢位卽叢社。又墨子季孫紹與孟伯常治魯國之政。不能相信。而祝於禁社。禁者叢字之訛。仍叢社也。是以世說新語云。阮宣子伐社樹。有人止之。宣子曰。社而爲樹。伐樹則社亡。樹而爲社。伐樹則社移矣。是社爲叢木之證也。惟周官鄭注云。中攢木爲之。外圍以垣。中有門。然則古社之概況。與今同。祇多叢木耳。應璩書所謂虛社高木。梁元帝詩所謂叢林多古社者此也。

社樹必塗繢采畫其實爲狐鼠之宅

韓非子。桓公問管仲曰。治國奚患。曰社鼠。夫爲社者。樹木而塗之（塗以文采。）鼠穿其間。窟穴其中。燻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阤。是社雖爲叢木。木上必加塗繢以爲飾也。阤者脫也。塗見水則脫。又世說謝幼輿謂

周佚曰。卿類社樹。遠望之峨峨拂青天。就而視之。其下則羣狐所託。下聚溷而已。然則社不惟爲鼠所穴。亦狐之窟宅也。

周時祭社之盛況

左傳公如齊觀社。韓非子。非社臘之時也。奚自殺牛而祠社。是祭社必以牛也。又禮郊特牲。唯爲社事單出里。注事祭也單出里者里人盡出祭也。是祭社之盛況。幾與大蜡同也。國民至是日飲食歌舞。醉飽歡樂。其狀況可知矣。

祭社亦有尸

周禮士師職若祭勝國之社。則爲之尸。按祭亡國之社尙有尸。祭當代社更有也。

古春秋兩季祭社

月令仲春擇元日命民社。注元日者甲日也。天干甲爲首。故曰元。亦猶祓禊用己日也。無定日也。但祓用上巳。茲未言上中蓋視人事臨時擇定。此春社也。周禮春官。社之日蒞卜來歲之稼。注云卜來歲之稼。則社宜爲秋祭。按月令孟冬是月也大飲烝。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是秋社在孟冬舉行。不曰冬而曰秋者。言秋事畢百物斂藏。宜祭社以爲報也。月令天子祈來年於天宗。卽春官所謂蒞卜來歲之稼也。此秋社也。

社鳥不可犯

論語比考讖。子路子貢過社樹有鳥。子路搏鳥。社人牽子路。子貢說之乃止。是可見時人視社之重。雖樹鳥亦不可犯也。

若亡國之社則上覆以屋不使見天陽

禮郊特牲。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亳社北牖。使陰明也。(殷社) 又呂氏春秋。狐援說齊宣王曰。殷之鼎陳於周之廷。其社蓋於周之屛。亡國之社。不得見於天。王必勉之。無使太公之社蓋之屛。注屛障也。言屋其上也。是亡國之社。上覆以屋。而北其牖。不使見天日。變陽而爲陰。若現代之社。則暴露之。使受霜露風雨也。然此皆爲國社。里社則私社也。私社則否。

凡盟必于社

墨子齊有二人訟者。久不決。乃使之人共一羊盟齊之神社。二子許諾。於是泏洫(同掘欿) 攂羊而漉其血。蓋古人以社爲明神所憑依。事不能決。雖官吏亦無如何。則使對神盟詛。以濟法律之窮。周禮秋官所以有司盟之職。專掌百姓盟詛之事也。

又聽陰(不正)訟則在亡國舊社

周禮。地官媒氏。凡男女之陰訟。聽之於勝國之社。注。亡國之社。奄其上而棧其下。陰訟者中冓之事。不欲

暴其情故於此聽之按此最爲仁政淫穢之事不暴其情則廉恥可保勝國社上皆屋而少牖光陰晦而不明於此聽陰訟恰與事相應也

漢社日分肉

史記陳平傳里中社平爲宰分肉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按此係祭罷而分其胙肉也雖未言其情狀然是日之爲社會佳節無疑也又睦弘傳昌邑有枯社臥木復生又蔡邕集有陳留東昏庫上里社碑記是必始築社成請中郎記其事其重可想

漢仍春社秋社

漢書五行志建昭五年兗州刺史浩賞禁民私所自立社張宴曰民間三月九月立社號曰私社舊二十五家爲一社而民或十家五家共爲田社故禁之

漢亦爲人立社

史記欒布傳燕齊之間皆爲立社號曰欒公社蓋西漢時除皇家外尙無爲人立祠廟者故曰社也若後漢則有爲賢人君子立廟之事如王喬傳乃爲立廟號葉君祠是也

六朝唐宋社日仍盛

魏書王修傳母以社日亡來歲鄰里社修感念哀痛鄰里聞之爲之罷社唐杜甫詩今年大作社拾遺能

作香。宋墨莊漫錄云。今人家閨房。遇春秋社日。不可組紃。謂之忌作。故周美成秋蕊香詞云。聞知社日停鍼線。觀以上諸證。自六朝以迄唐宋。社日之盛況。仍與周秦兩漢同。可謂久矣。至歷代詩人言社者尤多。不可枚舉。略而不書。書其能爲社會狀況證者。

周以甲日社。後代社日用戊巳日

月令擇元日令民社。是周秦用甲日社也。埤雅云。燕之往來避社。而嗛土不以戊巳日。籍口布翅支尾。是後代又以戊巳日社。惟不知始於何時耳。

卷十七

學校

行唐尙秉和著

歷代學校制度。通攷等書紀之詳矣。茲所欲知者。乃學子在校起居飲食洒掃應對進退誦讀諸狀況。而非其制也。余書宗旨如此。而學校尤甚。

周時鄉校校規

管子弟子職。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既拚盥漱。（注。掃席前曰拚盥潔手漱滌口。）執事有恪。攝衣共（供同）盥。先生乃作。沃盥徹盥。（注。既盥徹盥器。）汎拚正席。（注。謂汎水而拚之。）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見賓客。危坐鄉（同向）師。顏色毋作。此晨起侍先生盥漱洒掃及出入坐起之狀況也。顏色毋作者。言幼年學子。對先生常有羞縮不安之態。於威儀不方雅。靦覥未拘促。蓋古人學規雖嚴肅。絕不欲使弟子不活潑欠雍容。故首舉以爲戒。

授課規程及誦讀儀式

又云。授業之紀。必由長始。（注。先從長者教。）一周則然。其餘則否。（注。一周之外。不必從長始。）始誦必作。（起立）其次則已。（次誦則不作。）

按古人最重長幼。故授業亦以長者爲先。

言行坐作應對賓客及請業儀式

凡言與行．思中以爲紀．(注．思合中和．)古之將興者．必由此始．後至就席．狹坐則起．(注．狹坐之人．見後至者則當起．)若有賓客．弟子駭．(迅也．)作．對客無讓．應且遂行．趨進受命．所求雖不在．必以反命．(注．言反白．)反坐復業．若有所疑．捧手問之．師出皆起．按對客周旋．弟子與弟子不必遜讓．遜讓反慢客矣．應直．(且字疑直之訛．)遂逕行．古人講求威儀．詳審如是．

弟子餽食陳列食品儀式

至於食時．先生將食．弟子饌饋．(注．選具其食．)攝衽盥漱．跪坐而饋．置醬錯食．陳膳毋悖．凡置彼食．鳥獸魚鼈．必先菜羹．(注．先菜後肉．食之次也．)羹胾(細切肉．音恣．)中別．胾在醬前．其食要方．(注．陳列食器．要令成方．)飯是爲卒．(言最後具飯．注非．)左酒右漿．告具而退．奉手而立．按告具而退者．具者備也．陳食既備．告先生食也．奉手而立者．侍食於旁也．

弟子侍食儀式及禮節

三飯二斗．左執虛豆．右執挾匕．周還而貳．惟嗛之視．同嗛以齒．周則有始．柄尺不跪．是謂貳紀．先生已食．弟子乃徹．趨走進漱．拚前板祭．按三飯二斗者．言飯畢即易斗以取漿．如今之食畨菜．每菜易器也．虛豆者備承接淋漓．挾者箸也．與匕同爲取食之器．貳者再益．嗛者盡也．同盡再以次再益．柄尺不跪者．言豆有柄長尺．則立而進之．拚前板祭者．拚者掃也．板者斂食之器．板祭者言以板斂祭品也．公羊傳餓而剟

其板。與此板同也。至此而弟子侍食之禮畢。

弟子會食禮節

先生反命。弟子乃食。以齒相要。坐必盡席。注•所謂食坐盡前•飯必捧擥。羹不以手。亦有據膝。毋有隱肘。注•隱肘則太伏•既食乃飽。循咡覆手。注•咡•口也•覆手而循之•所以拭去不潔也•振衽掃席。已食者作。摳衣而降。旋而鄉席。各徹其饋。如於賓客。既徹并器。乃還而立。注•并謂藏去也•按飯必捧擥者。曲禮云。共飯不澤手。注古禮飯以手不以箸。故云捧擥也。有據膝、毋隱肘者。言食時態度。俯仰適中也。

洒掃儀式及規矩

凡拚•掃也之道。實水於盤。注•備泛洒•攘臂袂及肘。注•恐濕袂•堂上則播洒。室中握手。注•堂上寬•故播散而洒•室中隘•故握手掬水洒•執箕膺擖。•舌也厥中有帚。注云•既洒水將掃•故執箕當舌置帚於箕中也•入戶而立。其儀不忒。執帚下箕。倚於戶側。注•謂倚箕于戶側也•凡拚之紀。必由奧始。西南隅俯仰磬折。拚毋有徹。動也•不得觸動他物•拚前而退。聚於戶內。坐板排之。坐板者•臥板也•以板排出穢•以葉適已。注•向巳•實帚於箕。先生若作。乃興而辭。注•拚未畢•故辭令止•坐執而立。遂出棄去。既拚反立。是協是稽。按坐板排之者。舊注謂板穢時以手排之。以板為除。義似不協。余謂坐板者非人坐。乃臥板於地。排穢其上而出之也。讀此文古弟子洒掃細節。如目睹矣。

弟子在塾夜間執燭狀況

昏將舉火，執燭隅坐，錯總（薪束）之法，橫於望所，㯮（據禮記注為壁）之遠近，乃承厭火，居句如矩，蒸（細薪）閒容蒸，然者處下，捧椀以爲緒，（燭灰）右手執燭，左手正㯮，（據禮記鄭注引當爲折壁）有墮代燭，交坐毋背尊者，乃取厭㯮，（當爲壁）遂出是去，此節詳解皆在燈燭門，聖者燼也，交坐毋背尊者，言毋蔽尊者明也。

夜寢時弟子侍枕席禮節

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問何所趾，俶（始也）衽則請，有常則否，（改衽席問何趾）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周則復始，是謂弟子之紀，按紀者綱紀也，今謂校規，古謂之紀，與云是蓋周時通行全國之鄉校規程，未必爲齊所獨有。

按周秦文可以考求當時社會情狀者，除曲禮內則昏禮諸篇外，以此爲最詳矣，眞第一寶書也，讀之者身遊成周時鄉校而參觀也。

古學校之等級　學子按等遞升與今同

禮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注，術應爲遂）有序，國有學，按五百家爲黨，萬二千五百家爲遂，是升學次敍，由庠而序，由序而國學也，但黨之下爲閭，閭亦有學，孔疏云，黨庠乃教閭中所升者，但閭學何名，禮無明文，殆如今之小學也。

周學校年年招考年年考試

禮學記。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視其企向。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視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按比年入學者。年年有來學之人也。中年考校。注中者間也。言於入學期間。常考其德行道藝也。離經者。謂離析經理。使章句斷絕。視其能解未也。辨志者。視其企向何經也。一年級之事也。若三年級則視其能敬業樂羣與否。視一年級有進矣。五年級則視其能博習羣經。親愛本師與否。視三年級有進矣。七年則視其論學取友。能合道與否。視五年又進矣。九年則視其能知類通達與否。果能於事類之通變。洞達無遺。又能自立臨事。而不惑。則學成矣。故可使化民成俗也。

三代大學小學之位置

禮王制。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注上庠。東序。右學。東膠。皆大學也。皆在國內王宮東。下庠。西序。左學。虞序。皆小學也。皆在西郊。惟殷人相反。大學在西郊。小學在王宮東也。

古學校亦爲鄉老飲酒游息習禮之地

左傳襄十三年。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毁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

又周禮地官。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注正齒位者。鄉飲酒義所謂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是也。必正之者。爲民三時務農。將闕于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悌之道也。此以後世社會觀測。於學校之中而養老而飲酒而父老游息。民賓興於是。鄉射於此。似於校務有妨矣。而不知古人所謂學非第講誦也。凡長幼進退揖讓之節。飲酒習射。齒位尊卑。俎豆多寡之分。其禮式皆於學校舉行。使弟子及國民得觀摩講習之益。而國家養老。又恆于校中。則謂古學校爲公共習禮之場所可也。

戰國時學宮仍以習禮爲重

列女傳。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遊爲墓間之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吾所居。乃去舍市旁。其嬉戲爲賈人衒賣之事。孟母又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後徙舍學宮之旁。其嬉遊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眞可以處吾子矣。

漢師教授必居帳中

漢書董仲舒傳。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次相授業。或不見其面。又後漢馬融傳。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是兩漢經師教授者。皆設帳也。

漢時學校弟子賃人作食

漢書兒寬傳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常爲弟子都養時行賃作帶經而鉏休息輒讀誦按都養者師古曰都凡衆也養主給烹炊者也貧無資用故供諸弟子烹炊又世說服虔旣善春秋將爲注欲參攷同異聞崔烈集門生講傳遂匿姓名爲烈門人賃作食每當至講時輒竊聽戶壁間蓋漢時經師門下常有數百人其貧者自炊其富者賃人作炊與今同也

古入學必與師以貲

拾遺記賈逵來學不遠萬里或襁負子孫舍於門側皆口授經文贈獻者積粟盈倉世謂舌耕魏志邴原傳注原十一而喪父鄰有書舍原過其旁而泣師問曰何悲原曰孤爲易傷貧爲易感夫書者必具有父兄者一則羨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心中惻然而爲涕零也師亦泣曰欲書可耳答曰無資師曰童子苟有志我徒相教不求資也原遂就書是漢末就師求學者必與師以資以爲報又北史賈思伯傳初思伯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酬之鳳遂質其物時人爲之語曰陰生讀書不免癡不識陰鳳脫人衣是六朝時學子仍以資酬師與後世同也

古弟子禮師須北面

漢書于定國傳定國爲廷尉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

自唐虞三代以來。閭里以上。皆有校。校弟子之優秀者。每年以次升學。至大學而止。略如今日學制。由初級小學而高等。而初中而高中。而大學也。而統名之曰庠序。眾人習禮於此。游息於此。大和會於此。則視今稍異。官校既多。無私人講學者。以故春秋以前之學人。無有師弟受授之說。至春秋末葉。兵戎與賦稅重。鄉校廢。於是私人講學之風漸盛。孔子其首出者也。孔子之徒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七十二人之中。若曾子有子子張子夏子游。又各有徒黨傳業。訖於漢代。只明一經。卽有弟子。其大師門下。恆數百人或千餘人。自是以來。私塾益昌。其所謂官學者。形式而已。由兩漢至明清。二千餘年。形狀如一。可謂久矣。至清末學校興。私塾廢。形式始變也。

卷十八

農田

行唐尚秉和著

三代井田狀況

韓詩外傳。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爲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六尺一步）一里其田九百畝。廣一步長百步爲一畝。廣百步長百步爲百畝。八家爲鄰。家得百畝。餘夫各得二十五畝。（不在本井之內）家爲（治也）公田十。（共八十畝）餘二十畝。共爲廬舍。各二畝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按經傳言井田者多矣。無如韓詩之簡當明了。井字形共爲九區。區各百畝。八家分占。中央爲公田。八家爲公家各種十畝。共八十畝。餘二十畝。各得二畝半以爲田廬。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又曰中田有廬。中田者公田也。井字之中也。

井與井間之水道溝洫

攷工記匠人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各載其名。注載其名。識水所從出也。按溝洫澮川皆由小水以

達于大水。偶值水潦。水易洩不至爲災。

井與井間之道路

周禮地官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注云二尺。可容牛馬。按夫間者百畝與百畝之間也。徑二尺。可容人與牛馬行也。又十夫有溝。廣深各四尺。溝上有畛。注可容大車。百夫有洫。深廣各八尺。洫上有涂。容乘車一軌。千夫有澮。注廣二尋深二仞。澮上有道。容二軌。萬夫有川。川上有路。容三軌。以達于畿。按溝洫澮川。即匠人所營之水道。而水道之上。爲徑涂道路。亦隨水道而遞廣。以便行人車馬往來。以達于王畿。

按井田之制。溝洫澮川。一縱一橫。其中阡陌。亦一南一東。十字相交。一以防水潦。一以限戎馬。設險要。故左傳成二年。晉與齊平。要齊之封內盡東其畝。言使壟畝盡東西行。晉伐齊循壟東行。軍行甚易。齊人所謂唯吾子戎車是利。不顧土宜是也。若南東其畝。則戎車不利矣。然溝洫之制。不始于周。書濬畎澮距川。論語禹盡力乎溝洫。觀是自夏后以來。即經營溝洫。自禹至周。非一人之力。一時所成。其壞也自周至秦。其由來已久。非一時之力。觀左傳襄十年。子駟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皆喪田焉。是井田之壞。春秋中葉已然。世謂始于商鞅開阡陌。李悝盡地利者誤也。然則三代時農田狀況。與今迥殊。讀周禮如目覩矣。

古按都邑室數授田田下者可多授

周禮地官。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

地家三百畮。按古之人民。盡居都邑。故按室數授田。而田有高下。上田授百畝。每年可種。不易之田也。息一年一種者爲一易。息二年一種者爲再易。封溝者四境界上。以溝洫爲封。樹木以爲阻固。蓋古者地廣人稀。而國與國鄰。必有疆界封樹以爲標識。且以阨交通限戎馬。至後代人口增多。而阡陌溝洫。古地頗廣。故商鞅開阡陌以益田也。阡陌者溝洫上之道路也。

古農民夏日出而就田狀況

詩中田有廬。疆埸有瓜。是剝是菹。正義云古者宅在都邑。田於野外。農時則出而就田。須有廬舍。故言中田謂於田中作廬。又於田畔種瓜也。按正義釋中田誤。中田者公田。居一井之中。故曰中田。言廬于井之正中也。

又漢書食貨志。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里門側之堂）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注里胥鄰長。坐於門側者。督促勸之。知其早宴防怠惰也。

古農畢歸都邑狀況

詩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鄭箋穹窮窒塞。向北出牖。墐塗。言既窮塞室內孔穴。熏鼠而出之。更塞北向牖。以備朔風也。按此言秋後農事畢。將由田廬而歸都邑。預先修治邑中住室。以爲歲莫禦寒計也。

牛耕攷

隨園隨筆云賈公彥以爲古無牛耕牛耕始于漢趙過故周禮牛人之職不言耕事然山海經曰后稷之孫叔均作牛耕孔子弟子冉耕字伯牛似乎三代時已有牛耕矣嚴冬友曰平原君云秦以牛田之水通糧當爲牛耕之始故呂氏春秋季春出土牛示農耕早晚此其國俗也又史記律書牛者耕種萬物也按以牛耕地周以前載記實無明文然冉耕字伯牛實牛耕之確證謂始於秦者蓋不然也後之人又謂始於漢趙過者乃魏賈思勰之誤思勰齊民要術序云趙過始爲牛耕唐賈公彥承其說豈知漢書食貨志言趙過爲代田用耦犂二牛三人耕蓋變通牛耕之法非創始牛耕又賈誼當文帝時前於過遠矣而有百姓煦牛以耕曝背而耘之語此又一確證也又論語犂牛之子騂且角注犂雜色也然犂字各字書皆訓耕吾以爲犂牛即耕牛耕牛勞苦最爲下等故以爲喻又食貨志民或苦少牛無以趨澤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犂若過以先無牛耕皆人輓犂焉用教哉此尤確證也

古農婦餉耕狀況

詩豳風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又其饟伊黍又左傳僖三十三年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按饁者餽也男耕於野婦往餽食同我婦子者言婦饁田并攜其幼子也是蓋春初耕作尚未移居于田廬時也若已往田廬則一井之地距廬甚近無庸饁也

古灌園以桔槔

莊子子貢南遊楚。見漢陰丈人抱甕而灌。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卬（同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加洪湯。其名曰槔。又史記田單傳。莒人求湣王子法章。得之太史嬓之家。爲人灌園。又鄒陽傳。於陵子仲爲人灌園。

古鋤苗去留規矩

呂氏春秋。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爲粃。是故其耨（鋤也）也。長其兄而去其弟。（注小殺大。）不知稼者。則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粃。按今日鋤苗者有諺語曰。撿苗如上糞。言鋤時撿擇大者留之。其功效如益一次糞也。不知古人於數千年前。早有此研究。又漢書食貨志。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芸或芓。黍稷儗儗。芸除草也。芓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耐也）風與旱。故儗儗而盛也。此可見我國農業。在上古時代。講求已極精。徒以儒家向不保存農學書籍。至使三代農書。盡歸散失。至可慘痛。茲呂氏所述。乃千百之一。周秦書所僅見者耳。

古農家種苗不地不時不行之防備

呂氏春秋。其爲晦（畝同）也。高而危則奪。澤陂則埒。（按爾雅山上有水埒。疏云停泉。陂則埒。言低則停水也。舊注非。）見風則僢（仆也）。高培則

拔。寒則雕。（同凋）熱則脩。（長也）一時而五六死。故不能爲丕。不俱生而俱死。虛稼先死。（虛根不實）衆盜乃竊。望之似有餘。就之則虛。（不粟）是不地害稼也。又所謂今之耕也。營而無獲者。其早者先時。晚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多菑實。是不時害稼也。又四序參發。大甽小畝。爲青魚胠。（去也）苗若直獵。地竊之也。旣種而無行。耕而不長。則苗相竊也。弗除則蕪。除之則虛。則草竊之也。故去此三盜者。而後粟可多也。是不行之害也。知其害則知防矣。

古窮民在田拾穗狀況

詩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注穧禾之鋪而未束者。秉把也。主人不暇取。寡婦得捃拾之也。又列子林類年且百歲。拾遺穗於故畦。又魏略焦先不踐邪徑。必循阡陌。及其捃拾。不取大穗。又後漢范冉傳。遂推鹿車載妻子。捃拾自給。是窮民拾禾稼。自古有之。惟周時只云寡婦。不云男子。以其時民年二十卽授田。而寡婦則無田可耕。故拾穗也。若後世之窮者。則不惟寡婦。此亦社會之一小變態也。

周時農民之概況

蓋周農民概況。經傳言之詳矣。而漢書食貨志。則總括經傳禮記等書。敍述尤明了。大哉班書。眞千古第一良史也。志云。理民之道。地著爲本。故必建步立晦。正其經界。六尺爲步。步百爲晦。晦百爲夫。夫三爲屋。

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民授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爲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爲差。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彊也。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懼天災。還。同環。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易。雞豚狗彘毋失其時。在壄曰廬。在邑曰里。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鄉萬二千五百戶也。鄰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而爲卿也。於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化焉。春令民備出在壄。冬則畢入於邑。其詩曰。四之日舉止。同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又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聿爲改歲。入此室處。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可見春時尚不出居田廬。班白不提携。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半夜同半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男女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按經傳言周時農民生活狀況者甚多。然皆散漫不具。此文於授田歸

田之制。春出田廬農作。冬歸邑室度歲。及婦孺饁耕南畝。同巷冬夜婦人績麻各情狀。以次陳述。歷歷如繪。無一字不本於詩書禮經。而源本詳悉。薈萃終始。讀之較經傳則爲明晰。故錄以爲殿。

若夫秦漢以來。田地爲民所私有。而可買賣。（古民無買田者。）趙馬服君之爲將。秦王翦之伐楚。皆先購良田。漢蕭何亦大購田。是其證也。田制既異。人口亦漸多。於是夏日出居田廬。冬日入居邑室之動作。亦漸不同。而野外郵居多矣。循是以來。數千年間。不異其狀。故亦不再述焉。

卷十九

行唐尚秉和著

嫁娶 出妻禮節　再嫁娶妾　嘗夕文敘附

周時有官媒

周禮地官。媒氏掌萬民之判。（注判半也。主合其半成夫婦。）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出婦）入子者。（再嫁而攜其子。入家者書之。）書之。（以息爭訟。）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又詩取妻如之何。非媒不得。又士昏禮。昏禮下達。注。必使媒氏下通其言。昏必由媒交接。設介紹。皆所以養廉恥。蓋上古人祇知有母。不知有父。自伏羲定嫁娶之禮。以儷皮爲聘。人始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始與禽獸殊。三代以來。更相沿飾。至周遂有媒氏尊官。（未必始于周。）專司判合之事。凡男無家女無夫者。皆爲之婚。以王命會之。免其怨曠。一則保人廉恥。一則順民所欲。民有欲而爲廉恥所拘。不能自達者多矣。令媒氏以命令行之。俾鰥寡者各如其願。無私合之名。免淫奔之俗。於社會風化所關甚大也。

春秋仍有官媒

管子。凡國都皆有掌媒。丈夫無妻曰鰥。婦人無夫曰寡。取鰥寡而和合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後事之。（供國役。）此之謂合獨。按掌媒卽周禮所謂媒氏也。是春秋時仍有專官以理婚事也。

婚期多於春日舉行

詩。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又周禮地官中春之月。令會男女。于是時也。奔者不禁。按中春者仲春也。夏歷二月也。（非周正。周授民時。仍用夏歷。）是時桃紅柳綠。天氣和煖。人民嫁娶多於是時。其怨女曠夫。則未免有情。誰能遣此。故雖奔而不禁。此以證社會婚者皆于是時也。

周議婚時禮節

古婚禮。儀禮士昏禮言之詳矣。而禮節太繁。反不易參究。茲擇經傳敍述簡括者明之。

禮記昏義。納采。（用雁）問名。（生母名。）納吉（卜日吉。）納徵（先納聘財。）請期（親迎期。）皆主人几筵於廟。而聽命於廟。按今日定婚者。男家須以財爲聘禮。富貴人家。祇衣服首飾。而無現金。貧者則以錢財多少爲爭議。若周時則納財爲一定禮節。又以婚姻爲人生第一大事。故納采卜吉親迎無不告廟而行。聽命于廟者。凡卜必于廟。卜得吉者。祖宗所命也。然後行之。

古親迎必以夜衣服皆尚黑

儀禮士昏禮云。昏禮下達。鄭云士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因而名焉。陽往而陰來。日入三商爲昏。疏三商者

刻漏之名。又云。主人爵弁纁裳緇衣。從者畢玄端。乘墨車。從車二乘。執燭前馬。按下達者言陽下達於陰。古婚必男家先以媒妁求女家。必夜行者言迎陰氣入家宜於夜。夜陰時也。車服皆尙黑。黑亦陰。正與時相稱。與今代嫁娶之尙紅者迥殊。又從車二乘。執燭前馬。惟以夜故執燭與前。以爲導引。若今日白晝親迎。仍有綵燈。執持行列。與告朔餼羊無以異。失其義矣。

親迎時禮節及新婦登輿時狀況

說苑。諸侯以屨二兩加琮。大夫士庶以屨二兩加束脩二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屨。禮夫人貞女。夫人曰。有幽室數辱之產。未諭于傅母之教。得承執衣裳之事。敢不敬拜。祝。祝答拜。夫人受琮。取一兩屨以履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爾舅姑。勿貳爾心。無敢回也。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乎戶。夫引手出戶。夫行女從。拜辭婦。（女母）于堂。拜諸母於大門。夫先升輿執轡。女乃升輿。轂三轉。然後夫下先行。士大夫士庶稱其父曰。某之父某之師友。使某執不珍之屨。不珍之束脩。敢不敬禮某氏貞女。母（女母）曰。有草茅之產。未習于織紝紡績之事。得奉執箕帚之事。敢不敬拜。是自諸侯至于士庶親迎時所持禮物。或以玉。或以束脩。可隨貴賤而差。獨屨二兩。則無貴賤必具。且女臨登輿。其母卽以此屨履女。亦無貴賤皆同。揆其用意。似此屨爲男家所備女服。故將登輿。母必以此屨履女。非若琮與束脩之純爲采禮也。然衣服首飾均不及。而獨遺以屨。意者新婦入門爲踐履之始。故獨重之歟。

古親迎時奠雁御車及新婦入門共牢合巹狀況

禮記昏義．父親醮（注，酌而無酬酢曰醮．）子．而命之迎．男先于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几筵于廟．而拜迎于門外．（女父．）壻執雁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雁．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於門外．（三周．即授御者先歸．）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巹（音謹．以一瓠分爲兩瓢．名曰巹．各執其一．）而酳．（食後以酒漱口．）按古人以男女配陰陽．雁隨陽．故奠雁．壻既爲婦御．又先馳歸．備迎婦於門外．牢者牲也．共牢者共食一牲也．古食罷以酒漱口．必以巹盛酒者．取合同之義也．今日婚者．坐帳後飲交杯酒．蓋猶共牢合巹之遺意．而雁不易得．代之以鵝．亦曰奠雁．甚無謂也．

古入洞房將寢時男御女媵交換鋪陳臥席狀況

儀禮士昏禮．共牢合巹既徹．（徹饌器．）主人說（同脫．）服于房．媵受．婦說服于室．御受．姆授巾．（將寢清潔．）御衽（臥席．）于奧．媵衽良（壻也．）席在東．皆有枕北止．（同趾．）主人入．（新壻．）親說婦之纓．燭出．（將寢．故侍者持燭出．）媵餕主人之餘．御餕婦餘．贊酌外尊酳之．按夫婦將寢．故弛禮服．御者壻之侍者．媵則新婦侍者．婿衣媵受．婦衣御受．示交接有漸也．姆授巾．俾女備拂拭潔清也．良者良人．即壻也．御爲婦鋪臥席．媵爲壻鋪臥席．仍交接之義．北趾者足北嚮．至新壻爲新婦脫纓．則曉妝俱卸矣．故侍者持燭出也．餕者食餘饌也．媵餕男餘．御餕婦餘．無一事不以交接爲義．此等禮節．後世未見有行者．蓋亡已久矣．

天明新婦謁見舅姑儀式

古以夜昏。故婦不及見舅姑。至天明行之。禮記昏義云。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執笲棗栗腶脩以見。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按贊者。贊行禮之人也。古初見必以贄。婦人贄棗栗。笲者盛棗栗之器也。以豚饋者。新婦初爲舅姑上食也。婦道如是也。

第三日舅姑享新婦儀式

禮記昏義。厥明。（注又次日。）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至阼階。以著代也。按昏之次日。婦既見舅姑。舅姑於第三日即饗婦。西階者賓位。阼階者主位。新婦居阼階。示自此授以室代爲家政也。故曰著代。又按韓詩外傳。厥明見舅姑。舅姑降自西階。婦升自阼階。授之室也。以降爲升。義尤明。當從外傳。

古嫁女後三夜不息燭娶亦不賀

禮記曾子問。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郊特牲昏禮不賀。人之序也。是古不以嫁娶爲喜事。故不賀。而嫁女之家。尤相思念。有遠別之悲。趙太后至持踵而泣。然取婦究爲喜事。曲禮已有賀取妻之文。後代賀者咸爲風俗。不能以古禮繩。惟古時賀娶者有之。賀嫁者絕無。今則嫁女已賀矣。序者代也。

古新婦入門之眼波視態羞媚狀況

呂氏春秋。白圭新與惠子相見。惠子說之以强。白圭無以應。惠子出。白圭告人曰。人有新娶婦者。婦至。宜安矜煙視媚行。豎子操蕉火而鉅。新婦曰。蕉火太鉅。入於門之中有斂陷。新婦曰。塞之。將傷人之足。此非不便之家氏也。然而有大甚者。今惠子之遇我尚新。其說有大甚者。將毋類是。按安矜煙視媚行。形容新婦之狀態。可謂入微矣。然可意會。難以言詮。安者從容。矜者謹慎。煙視者眼波流動不直睨。媚行者動止羞縮柔媚安徐也。是皆新婦初入門之狀態。反是則失身分。白圭所言者是也。

漢初女過期不嫁則有罰

漢書惠帝紀。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應劭曰。欲人民繁息。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唯賈人與奴婢倍算。今使五算。罪之甚也。按女子失時不嫁。不惟與生息有關。準之人情。亦大背。蓋漢律五算之罰。殊不爲苛。以於風俗所關甚大也。

漢時賀婚成俗

漢書宣帝紀。五鳳二年詔曰。夫婚姻之禮。人倫之大者也。酒食之會。所以行禮樂也。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爲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召。令民無所樂。非所以導民也。按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罰金四兩。吏因此嫁娶而禁之。故詔不許也。是可見民嫁娶具酒食相賀召。已成風俗。與周異。觀陳平傳。張負以

女孫與平。爲平貧。乃假貸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內婦。是其證也。

漢時新婚夜聽房狀況

後漢書袁隗妻傳。初成禮。隗問之曰。南郡君(馬融。妻之父。)學窮道奧。文爲詞宗。而所在以財貨爲損。何也。倫對曰。孔子大聖。不免武叔之毀。子路至賢。猶有伯遼之愬。家君獲此。固其宜耳。隗又曰。弟先兄舉。世爲笑。令姊未適。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隗默然不能屈。帳外聽者爲慚。據是新婚之夕。於窗外竊聽新婦語及其動作以爲笑樂。自漢時而已然也。

春秋時已有回門禮

今人嫁女。彌月後與壻歸來。號回門。始于公羊傳。高固及子叔姬來。曰何諸。爲其雙雙而俱至者歟。是周時已有回門禮說見隨園隨筆。

漢時婚用青廬

世說魏武少時。嘗與袁紹好爲游俠。觀人新婚。因潛入主人園中。夜呼叫云有偷兒賊。青廬中人皆出觀。魏武乃抽刀劫新婦與紹還。是新婚居青廬。與周之用黑色車服爲義同也。

看新婦

隨園隨筆云。今人新婚。親友看新婦。按世說謝尚書娶諸葛恢之小女。恢在時不允。恢亡乃婚。于是王右

軍往謝家看新婦。容服光整。猶有恢之遺風。是當時已有此禮。

六朝時男家催妝及向門時女家打壻之惡習

酉陽雜俎。北朝婚禮。青布幔爲屋。在門內外。謂之青廬。於此交拜。迎婦夫家領百餘人。或十數人。隨其奢儉。挾車俱呼新婦子催出來。至新婦登車乃止。是男家之催新婦上妝登輿。甚暴戾也。又云壻拜閣日。（今謂回門）婦家親賓婦女畢集。各以杖打壻（諢字）爲戲。至有大委頓者。是婚後壻往婦家。婦家亦戲虐新壻以爲報也。然至打以杖。誠亦甚矣。

隋唐時娶婦之詳禮

酉陽雜俎。近代婚禮。當迎婦。以粟三升塡臼。席一枚以覆井。枲（麻也）三斤以塞窗。箭三隻置戶上。婦上車。壻騎而環車三匝。女將上車。以蔽膝覆面。婦入門。舅姑以下從便門出。更從門入。言當躪新婦迹。又婦人門先拜豬樴（橛也）及竈。娶婦夫婦并拜。或共結鏡紐。又娶婦之家弄新婦。臘月娶婦不見姑。又新婦乘鞍。

讀此隋唐時娶婦禮節。如目睹矣。而其禮今無一存。惟交拜及弄新婦。尚不免耳。

唐婚時用曉

酉陽雜俎。禮婚禮必用昏。以其陽往而陰來也。今行禮於曉。是唐時婚禮已不以夜。若今日則竟在日中矣。

六朝時南北重娶不重娶之異

顏氏家訓。江右不諱庶孽。喪室之後。多以妾媵終家事。疥癬蚊䖟。或未能免。限以大義。故稀聞鬩閱之聲。河北鄙於側出。不預人流。是以必須重娶。至於三四。母年有少於子者。後母之弟。與前婦之兄。衣服飲食。爰及昏宦。至于士庶貴賤之隔。俗以為常。按重娶之風。自周以來有之。凡為後母所虐者。皆其父重娶者也。而非為其子側出而不納妻。抑或六朝時。河北風俗如此乎。

宋時婚禮令壻坐馬鞍為樂

歸田錄。今之士族。當婚之夕。以兩椅相背。置一馬鞍。反令壻坐其上。飲以三爵。女家遣人三請而後下。乃高婚禮。謂之上高坐。凡婚家舉族。內外姻親。與其男女賓客。堂上堂下。竦立而視者。惟壻上高座為盛禮。按今日河北人家。新婦下轎時。恆當門置一馬鞍。令從鞍上過。謂之登高以取吉。宋時則施之于壻。且置於椅上。令壻上高座。座誠高矣。危亦甚矣。古今婚禮之有趣者。當以此為第一。六朝之打壻。次之。周時之御媵交換。服侍男女。以為交接之導引。又次之也。

漢時嫁女之早為前後所未有

後漢書陰瑜妻傳。年十七適陰氏。班昭傳。年十有四。執箕帚於曹氏。漢書上官皇后傳。月餘遂立為皇后。年甫六歲。按年十七出嫁者。今世亦有之。十四歲則罕矣。若六歲者。則古今未有也。

古人之輕于出妻　年五十無子必被出

儀禮士昏禮姆鄭注云。姆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乳母矣。按婦人無子。豈其願哉。年五十將老矣。而被出。復何所歸。祇有爲傅之一途耳。古男子對於婦人無情若是。苛薄若是。輕視人道若此。而不聞聖人有所糾正。此一失也。

古箕踞出妻生子不類亦出妻因口舌或一棗栗而出妻

韓詩外傳。孟子之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汝於燕私之處。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汝無禮。汝婦無禮。是因妻箕踞非欲出妻也。又孔叢子。尹文子生子不類。怒而杖之。告子思曰。此非吾子也。吾婦殆不婦。（言失婦道。）吾將黜之。子思曰。若子之妻。則堯舜之妻。復可疑也。此二帝聖者之英。而丹朱商均不及匹夫。生可類乎。是因生子貌不類己而欲出妻。其罪狀尤爲莫須有也。又史記陳平世家。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妻棄之。是因口舌出也。又漢書王吉傳。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後知之。乃去婦。是因食一棗而出婦也。以是證古男子對婦之無情。待遇苛薄。匪夷所思。

惟常被出故必預先蓄積以備養老

韓非子。衛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積聚。爲人婦而出。常也。其成居。幸也。此可見婦而被出。不必有大惡。

故於嫁時即刻刻防此。觀史記陳軫傳云。故出婦嫁于鄉曲者。良婦也。是良婦而亦被出。禮記檀弓。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疏。伯魚母出。期而猶哭。故夫子以爲甚。是大聖亦出妻。又子上之母。死而不喪。（被出而死。）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是大賢亦出妻。而皆莫詳其故。恐亦無大過也。

古出妻禮節

禮雜記。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其國。以夫人之禮行。（仍待以夫人之禮。義未絕。）至以夫人入。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宗廟社稷。使使臣某敢告於執事。（女家主。）主人對曰。寡人固前辭不教矣。（言納采時。嘗稱有不教之女。）寡君敢不敬辭以俟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注。器皿。女本所齎物也。律棄妻畀所齎。即返其嫁妝也。是國君棄妻之禮節也。又妻出。（士庶出妻。）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使某也敢告於侍者。（謙詞。）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避罰。）敢不敬須以俟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不言返所齎。想亦與諸侯同也。是士庶出妻之禮節也。所異者。既出妻則必宣布其罪過。而使者僅曰。不能從而事宗廟。不能從而共粢盛。若女仍無過。而過在男子者。含意不露。弗與女家以難堪。而使者將去。主人仍拜送之。異

可謂彬彬有禮矣。又最異者。無論貴賤。只男家棄女。女家即順受。既無若今日之賠償以錢財。亦無罪過有無之爭議。所以然者。以當時社會風俗出女再嫁不難。非若後世之以再醮為恥。又自古女子以從人為義。男女不平等。視為固然。故被棄雖不當罪而不辭也。

自周迄宋婦女皆不諱再嫁

貞女不再嫁。操守清潔。自古義之然。在周時殊無特別旌表之舉。蓋王道本乎人情。禮緣義起。女而守固為義。即再嫁亦不違禮。其見於載記者。自周迄宋。皆如是也。自明以來。士族搢紳之家。皆恥於再醮。以守節為高。以改嫁為不義。不驗人情。但崇虛矯。致使社會男女受無形之拘束。及其潰決。遂并廉恥而胥捐。放佚狂蕩。不可制止。斯非古聖人之過。乃宋明以來腐儒客氣不衷之談之有以致之也。茲將歷代改嫁之見於載記者。述之如左。

聖人家婦改嫁

禮檀弓。伯魚死。其妻嫁於衛。又子思之母死於衛。赴于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嫁于庶氏。）何為哭于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乃哭于他室。夫孔子在春秋。為第一講禮之家矣。乃其子死。子婦不免於嫁。何況其他。誠以矯而守。不如順而去。且以防矯守之流弊也。

春秋人視異姓同母兄弟如親兄弟

左傳成十一年。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爲姒。生聲伯而出之。嫁于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卽管氏子。）爲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是視其異姓兄弟如親兄弟。可見當時士大夫。不以再嫁爲諱也。

春秋士人妻中道改適他姓及再歸本夫仍可再受

左傳成十一年。聲伯旣嫁其外妹（同母女弟。）于施孝叔。晉郤犫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而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婦人遂行。生二子於郤氏。郤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是娶妻而見奪。奪數年而又歸本夫。仍承受無異詞。益可見當時社會。不以改適爲病也。

春秋時女守寡其家卽亟爲擇配

左傳閔二年。衛惠公之卽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昭伯不可。）强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宣姜者惠公之母。昭伯者惠公之庶兄。是齊人憐其女寡。以勢力强使再嫁于昭伯。兼植黨也。又僖二十三年。公子重耳至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懷嬴者懷公之夫人。懷公死嬴寡。故復使嫁于重耳也。是可見當時社會。寧害義。不使女守寡也。

漢時仍重視同母兄弟仍寡則再嫁

史記武帝母王太后母曰臧兒。臧兒嫁槐里王仲。生信與兩女。仲死。更嫁長陵田氏。生男蚡勝。臧兒長女

即武帝母。嫁爲金王孫婦。生一女矣。後納太子宮生武帝。武帝即位。聞太后有女在長陵。乃自往迎取。攜見太后曰。臣得姊與俱來。賜錢千萬。是不以異姓同母姊爲嫌也。且以田蚡爲丞相。田蚡者太后之異姓同母兄弟。太后視之等於同母兄弟。故帝以蚡爲丞相也。是當時不鄙視再嫁。故皆不諱其事也。觀太史公直書不隱。其風尙可知矣。又平陽公主夫曹壽有惡疾。歸國。公主守寡。即再嫁衛青。又鄂邑長公主寡。與丁外人通。旋謀封外人。其嫁之皆不鄙再嫁之證也。

又後漢書陰瑜妻名采。荀爽之女也。十九而寡。采時尙豐少。後同郡郭奕喪妻。父爽以采許之。因詐稱病篤召采。不得已歸。懷刃自誓。是女本不願再嫁。而父强之也。爽爲當代名流望族。猶强迫女嫁。他可知矣。

如不再嫁而私奔則以爲恥

早寡再嫁。原不爲非。倘私奔。則於德有累。史記。司馬相如傳。文君既私奔相如。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才。吾不忍殺。不與一錢也。是以私奔爲恥。非怒其再嫁。先聖制禮。不閑再嫁者。即慮有此也。

魏晉時名族女再嫁

吳志步夫人傳。生二女。長字大虎。前配周瑜子循。後配全琮。少曰小虎。前配朱據。後配劉纂。又世說。諸葛恢女適庾亮兒。後爲蘇峻所害。將改適江虨。與亮書及之。亮答曰。賢女尙少。故宜。是皆名族而改嫁也。

唐宋名族女再嫁

隨園隨筆云．唐時公主再嫁者二十三．三嫁者四．詳見新唐書公主傳．宋秦國大長公主初嫁米福德．再適高懷德．韓昌黎之女先適李漢．後適樊宗懿．宋范文正公之子婦．先嫁純禮．後適王陶．陶公之門生．公倘居相位．而公所立義莊．有孀婦改嫁之費．公母謝氏亦改嫁者也．得封吳國太夫人．又王荆公爲相時．以子雱顛．改嫁雱婦．是唐宋貴人皆不以再嫁爲恥．世俗可知．至明王端肅公恕娶陳郎中妻．於服中封一品夫人．士林爭指目之．至清則絕迹矣．

古出婦改嫁後再見前夫前後夫皆不避

漢書朱買臣傳．妻既去．其後買臣負薪墓間．故妻與夫家俱上冢．見買臣飢寒．呼飯飲之．又癸辛雜識．放翁原配唐氏．爲姑所出．改適宗室趙士程．後先生遊沈園．遇唐氏夫婦．唐言於趙．以酒餌餽先生．先生即題釵頭鳳一闋於壁而去．此以今日社會狀況揆之．必兩相迴避不暇矣．不惟前夫恥見後夫．後夫亦不願見前夫．且婦人更無介紹兩夫之理．而宋時不爾者．可見視再嫁爲甚尋常也．

古妻妾當夕次序　諸侯每夜御二人五日而徧

內則妾雖年老．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注．諸侯九女姪娣兩兩而御．則三日也．次兩媵則四日也．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疏．夫人及兩媵各有姪娣．凡六人．兩兩而御．故三日也．是諸侯每夜御二人．五日而徧也．

天子十五日而徧

周禮九嬪注云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是天子最多每夜御九人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十五日而徧是至少每夜三人或一人當夕

王后當夕次敍望前與望後不同

內則必與五日之御鄭注望前卑者在前尊者在後望後乃反之按卑者在前諸侯則姪娣先當夕最後夫人天子則女御先當夕至十五日后專夕十六日仍后專夕最後乃及女御故云反之也

卿大夫三日妻妾徧當夕士二日而徧

內則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疏此謂卿大夫士以下大夫一妻二妾則三日御徧士一妻一妾則二日御徧妾恆避女君御日女君御日固不敢當夕縱令自當御日女君不在猶不敢當夕也

月辰避夕

內則妻及月辰居側室按月辰者天癸至也惟禮祇言妻而不及妾御者妻居正室故也惟妻雖避夕妾亦不敢當夕也

卷二十

行唐尙秉和著

喪事

古人將死時以生綿覆口上以候絕氣

禮喪大記。屬纊以俟絕氣。注纊新綿易動搖置口上以爲候。如纊不動。卽氣絕也。

古人初死必登屋招魂大呼死者名字使歸至唐猶然

禮運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皋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孰。按皋者。疏云皋皋引聲之言。某者死者姓名。復者返也。言北面長呼告天使某返也。又喪大記。復。注招魂也。有林麓。則虞人設階。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按設階者。設升屋之階也。又墨子。其親死列尸弗斂。登屋窺井。挑鼠穴探滌器而求之其人焉。以爲實在。則戇愚甚矣。知其亡也必求焉。僞已甚矣。按墨子所言窺井挑鼠穴探滌器諸狀況。乃民間無識者相衍之陋俗。王制無是也。王制祇登屋招魂耳。而墨子以是攻儒者。儒豈有此鄙猥之擧哉。然因是可得周時社會人死時之狀況矣。漢牟融曰。人臨死。其家上屋呼之。又段成式金剛經鳩異。及明已聞對門復魂聲。問其故。子昨宵暴卒。又補闕孫革善占夢。有人夢衆生屋上。孫曰。重來重來。呼魄之象。其人果卒。重來者

彙字形。呼魄即復魂。是可證漢唐人初死皆叫魂也。

斂前先浴尸沐頭

喪大記。管人汲不說。同脫 繘。井繩 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小臣四人抗。舉也 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枓。浴用絺布。挋。音振拭也。 用浴衣。如它日。平日 小臣爪足。翦足爪 此浴身之禮節也。又浴者差沐于堂上。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漸爲稻 管人受沐乃煮之。授浴者沐。沐用瓦盤。挋用巾。如它日。小臣爪手翦須。此沐頭之禮節也。沐浴既已而後斂。又曾子之喪。浴于爨室。蓋貴人皆浴于正寢。曾子以士故浴于爨室也。

古斂衣左衽結絞不紐 死者難解

喪大記。凡斂衣皆左衽。結絞不紐。注衽衣襟也。生嚮右左手解。抽帶便也。死則襟嚮左示不復解也。結絞不紐者。生時帶並爲曲紐。使易抽解。若死則不復解。故畢結不爲紐也。

古斂時口須含飯

禮雜記。古者鑿巾以飯注飯含也。鑿巾者大夫以上貴使賓爲其親含。恐尸爲賓所憎穢。故以巾覆尸。當口鑿穿之。使含得入口也。

古未斂前以冒覆口

禮雜記。冒者所以掩形也。注掩尸形恐人惡之。按冒者蓋亦巾之類而大于巾。覆尸全不露。故謂之冒。慮謂掩形不慊。恐人惡。陳尸未斂。亦不宜暴露也。

古必三日始斂

禮問喪。死三日而後斂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斂之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故以三日爲之禮制。按今日鄉間或有三日斂者。都邑則絕無也。鄉間衣服棺槨需遠市。都邑則立具。又夏日斂尤速。

三代入斂時晨莫不同

檀弓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周人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按今時斂者。用昏者多。仍夏道歟。

古斂以衾裹尸以布束尸

禮喪服大記。小斂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衣十有九稱。疏布絞者以布爲絞。縮從也。謂從者一副。豎置於尸下。橫者三副。亦在尸下。從者在橫者之上。每幅之末析爲三片。以結束爲便也。又云衣布於衾上。然後舉尸於衣上。屈衣裹。又屈衾裹之。然後以絞束之。由是證古之斂。近尸者衣。衣之外裹以衾。再以布束之以爲固也。此雖是小斂。然大斂亦如此。不過布絞加多耳。今江南尚有行之

者。餘則少也。

初遭喪卽袒括髮

檀弓。袒括髮。去飾去美也。又去飾之甚也。又士喪禮。主人髻髮袒。注髻髮者去笄纚而紒。按紒者結也。髻也。蓋以麻約髮而爲髻。示毀容盡也。

喪服袖特寬至三尺三寸

禮雜記。弁絰其衰侈袂。注常服袂二尺二寸。侈則三尺三寸。按服斬衰。正以志哀。侈袂示哀之甚也。

服斬縗麻帶草履杖行

左傳襄十六年晏桓子卒。晏嬰麤斬縗。苴絰帶。注麻有子曰苴。杖菅屨。按今日喪者猶以粗麻絞爲帶。杖行。獨草履無用者。皆白布鞋。蓋以平日亦常草履。不足表哀痛。

又按自淸至民國。服制皆變古。獨喪服不變。無一不與古同。鮮邁當代服制者。此可見孝親之事。不與他同。故國家亦不干涉也。

古孝子之居處飲食

左傳襄十六年。晏桓子卒。晏嬰食鬻。同粥 居倚廬。寢苫。枕草。又檀弓。悼公之喪。季昭子問于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通義也。孟子曰。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齊衣下縫也。不緝曰斬衰。緝曰齊衰。飦粥之食。自天子達

於庶人。三代共之。是居倚廬。食薄粥。無貴賤皆行之。古事事有等級。獨此平等也。

古處喪之瘠弱飢寒狀況

墨子。上士之操喪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又哭泣不秩聲。（言無次第。）翁縗絰。（言備。）垂涕。處倚廬。寢苫枕塊。又相率強不食而為飢。薄衣以為寒。面目陷陬。顏色黧黑。耳目不聰明。是周時社會遭喪者之普通狀況也。

古孝子處倚廬非謁母不入內寢言語

禮雜記。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廬堊室之中。不與人坐焉。在堊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不入內。按倚廬在中門外。不入門者。不入中門至內寢也。

倚廬架木為屋壘墼（音激）為牆

禮大記。父母之喪居倚廬。（注倚木為廬於中門外之東。）不塗。（以草夾障。不以泥塗。）寢苫。（草也。）枕凷。君之廬宮之。（以幃障之如宮。）大夫士襢之。（帷而不障。）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不塗廬外顯處。）既練居堊室。（十二月小祥。以堊灰塗廬使白。）既祥黝堊。又雜記。三年之喪。居堊室之中。鄭玄云。壘墼為之。不塗塈。按倚木為廬者。即架木為室。而以墼砌牆。墼者打土晒乾為之。不陶不燒。即以此砌牆。而不塗塈以為飾。襢者袒也。言露而不障。柱楣者使廬高起而受光。至小祥則堊室使白。且黝地使黑。以為飾也。

古哭必辟踊若傴者跛者則否

禮檀弓．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于斯．其是也夫．子游曰．人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撫心斯踊．又辟踊哀之至也．有算．爲之節文也．疏．男踊女辟．哀痛之至．若無節限．恐傷其性．故辟踊有算．算者數也．每一踊（三跳．三踊九跳爲一節．士三踊．初死日一踊．小斂一踊．）大斂一踊．凡三日一踊．大夫五踊．諸侯七踊．王九踊．又婦人倡踴．注．倡先也．是婦人亦踊．不惟撫心痛哭也．又問喪傴者不袒．跛者不踊．誠以傴則不能灑胸．跛則不能跳起也．

古哭君亦踊

左傳宣十八年．子家使晉還．旣復命．袒括髮．注以麻約髮．即位哭．三踊而出．時公薨．又晏子春秋．遂袒免．問音以布約首．坐枕君尸而哭．興．三踊而出．杜注．九跳爲一節．禮所謂辟踊有節．按踊必三者．當時定制．少則簡．多則過．故以九跳爲節．然自漢以來．即不見有行此禮者．殆亡已久矣．

喪拜之不同

檀弓孔子曰．拜而後稽顙．頹乎其順也．注殷喪拜．言主人拜賓也．稽顙首觸地無容．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按拜而後稽顙者．先合手屈膝．以首觸地也．稽顙而後拜者．先屈膝以首觸地．起而合手也．皆所謂喪拜也．喪拜無容．以遭喪痛悼皇遽．不能爲容．今孝子見賓．即稽顙而不合手．皆不拜．猶周之遺俗．

周時遭喪父斬衰母齊衰男免女髽

禮喪服小記。斬衰括髮以麻。疏主人為父之服也。又為母括髮以麻。免（音問）而以布。齊衰惡笄以終喪。注母服輕。可以布代麻也。齊者衣下縫。不緝曰斬衰。緝曰齊衰。是可證為父服斬衰。為母服齊衰。括髮以麻者。鄭注喪服云。自項以前交於額。卻繞紒。若以布代麻則名免。是括髮與免形式如一。只用麻用布不同耳。至去笄纚而紒。（問●）使髮露則同也。又云。男子免而婦人髽。免者鄭注以布廣一寸。自項交於額卻繞也。髽者鄭注云。形與括髮如一。即露髻。然則免也髽也括髮也。名異而形實同也。

女髽以榛為笄

禮檀弓。南宮縚之妻之姑喪。孔子誨之髽曰。爾勿從從爾。爾勿扈扈爾。蓋榛以為笄。長尺而總八寸。注去纚而紒曰髽。纚所以韜髮。今遭喪但露紒而已。紒者髻也。益證髽即括髮也。

古以白布纏髻故禿者不免

禮問喪。禿者不免。注免（音問）者以白布廣一寸。從項中交於額。卻向後繞於髻也。然禿則不免。是可證古只以白布約髻。若禿則無髻可約。非若今世之祇約白布條於額也。

古鄉里助喪詳情　鄉里代為糜粥

禮問喪。親始死。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為之糜粥以飲食之。又曾子問。昔者吾從老聃。助喪於

巷。黨。又檀弓孔子之故人原壤母死。夫子助之沐槨。皆鄉里助喪之證也。

古喪事必有主喪者代主人負責治事

禮檀弓。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注。志謂章識。又荀子。修士之喪動一鄉。屬朋友。庶人之喪合族黨動州里。注。屬者謂付託之使主喪也。又史記項羽本紀。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常爲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又陳平傳。邑中有大喪。平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爲助。是自周迄漢。皆有鄉里助理喪事。並由主人特請人付託之以爲主辦。無一不與今同也。

居喪期限殷周皆三年至戰國已不行

論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禮王制。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是殷周皆三年喪也。至春秋時。蓋已不守此制。論語。鑽燧改火。期斯可矣。是必已有喪父母而期服者。故宰予敢如是昌言而墨子之徒。只服三月。深以久喪爲非。又孟子。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是至戰國三年之喪。舉世莫有行者。惟儒者行之。韓詩外傳。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是其證也。

前漢仍短喪

古君父喪同。而文帝臨終。詔三十六日除服。自是爲定例。於是宰相翟方進。後母死。以爲身備漢相。不敢踰制。既葬三十六日除服。又薛宣傳。後母病死。弟脩爲臨淄令。去官持服。宣爲丞相。謂三年服少能行之

者。兄弟相駁。脩遂竟服。由是不和。

有喪三年者則名譽特起

公孫弘傳。後母死服喪三年。遂舉孝廉。原涉傳。時少行三年喪者。及涉父死廬墓三年。哀帝紀。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爲宗室儀表。益封萬戶。蓋當時無行三年喪者。偶有之。卽交口稱道也。

然親死不奔喪則有罰

漢書陳湯傳。湯待遷。父死不奔喪。司隸奏湯無循行。張勃坐選舉不實。削戶二百。

至後漢遭喪無不去官守制且有以弟喪師喪去官者

後漢承光武明帝提倡禮教之後。凡父母喪無不去官守制者。而趙苞以伯父喪去官。陳重以姊憂去官。譙玄遷太常寺丞。以弟服去職。劉焉拜中郎。以師祝公喪去官。以是證後漢之社會風俗。雖三代不能及。爲中國風俗第一淳美之時期。

漢時喪服皆縞素

高帝紀。寡人親發喪。兵皆縞素。蘇武傳。雲中生口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言上崩。翟方進傳。方進甍。少府供張柱檻皆衣素。按自周時親死服斬衰。皆以素布爲衣。又荆軻傳。白衣送至易水上。凶事服白。其來已久。至漢猶然也。

古賻喪成俗至今不改

禮檀弓。孔子之衞。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同脫）驂而賻之。注賻助喪用也。是解驂馬鬻以爲喪費也。又史記朱建傳。建母死。貧未有以發表。方假貸服具。陸賈爲說辟陽侯。奉百金爲襚。（注衣被之具。）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賻凡五百金。又原涉傳。所知母死。涉入弔。問以喪事。家無所有。乃卽與賓客市買衣被棺具等物。載至喪家。是自周迄漢。凡貧者遇喪。無不賴朋友資助。後世因之。至今不更遞。

漢時官吏死可因賻致富

何並傳。吾生素餐日久。死雖當得法賻。勿受。又後漢羊續傳。二千石卒。官賻百萬。按法賻者。官家例賻。不論貧富。又原涉傳。哀帝時天下殷富。大郡二千石死。官賦斂送葬。皆千萬以上。妻子通共受之。以定產業。是於法賻外又賦斂同僚。以爲亡者妻子生活費。貲至千萬。則鉅富矣。唐宋以來。官吏卒遠方。朋友資助經紀其喪事者。不可勝數。然無有因喪醵貲致富者。是以風俗醇樸。莫過於兩漢。

歷代弔喪者之禮節

論語。羔裘玄冠不以弔。禮內則。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按羔裘玄冠。皆吉服華美。飲酒食肉。違哀戚之義。故皆不宜於弔。禮檀弓。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示人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以衣衾裹尸。）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以布條加武上。）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

矣。夫夫是也。

按襲者注充美也。言掩抑其美使不見也。即以單衣護於裘外。裼者注云裘上加裼衣。裼衣雖加他服。猶開露見美以爲敬也。曾子以弔主哀。故掩裘美而襲裘。豈知主人未斂猶吉服。弔者不宜凶服。故子游仍裼裘以見美。及主人小斂而易服。子游乃襲裘加絰於武。（冠梁）以弔也。

晉時弔喪須執孝子手

世說新語。顧彥先生平好琴。及喪。張季鷹往哭之。不勝其慟。遂徑上牀撫琴作數曲。撫琴曰。顧彥先頗復賞此不。因又大慟。遂不執孝子手而出。又王東亭與謝公交惡。王在東聞謝喪。便出都往哭。督師刁約。不令前曰。官生平不見此客。王亦不與語。直前哭甚慟。不執末婢手而出。（謝琰小名。）是可證當時弔哭已。須執孝子手。安慰之。爲一定禮節。清時士大夫弔喪已。必掀帳至孝子處。唁慰數語。蓋猶古之遺俗。惟不執孝子手爲小異耳。

晉時弔喪必主人先哭客乃哭

世說新語。阮步兵喪母。裴令公往弔之。阮方醉坐牀箕踞不哭。裴至下席於地。哭弔唁畢便去。或問裴。凡弔主人哭。客乃爲禮。阮既不哭。君何爲哭。又王右軍與王述不睦。後述喪母。右軍屢言出弔。而卒不果。後詣門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陵辱之。按古弔喪無不哭者。至晉時須主人哭乃哭。主人若不哭客即

不哭。故主人聞客至。必先哭以爲禮也。

唐人弔喪須服白衫須哭泣

大唐傳載。唐臨性寬仁多恕。常欲弔喪。令家僮取白衫。僮乃誤持餘衣。懼未敢進。臨覺察。謂曰。今日氣逆。不宜哀泣。向取白衫且止。是可證唐人弔喪。不白衣則不弔。且弔必哭泣。不似昔人之必俟主人哭也。

六朝時哭有詞

顏氏家訓。禮以哭無言者爲號。然則哭亦有詞也。江南哭喪時。有哀訴之言。山東重喪則呼蒼天。期功以下則但呼痛。按今日男子哭皆號。無有言者。惟婦人乃有之。風氣又與古異也。

六朝時不弔則怨

顏氏家訓。江南凡遭重喪。若相知者同在城邑。三日不弔。則絕之。除喪雖相遇則避之。怨其不憫己也。有故及道遙者致書可也。無書亦如之。北俗則不爾。按此必赴而不弔也。不然雖同都邑三日之間未必盡聞。知安得怨其不弔。

南北朝年節時對喪家之異

顏氏家訓。南人冬至歲首。不詣喪家。若不修書。則過節束帶以申慰。北人至歲之日。重行弔禮。禮無明文。則吾不取。按古人視冬至節極重。與元旦同。至時人皆賀節歡忭。不詣喪家宜矣。至重行弔禮。甚無謂也。

凡禮之不合人情者，必不能久，唐宋以來，不見有此，蓋此俗之革除久矣。

六朝時年節見孤子則泣

顏氏家訓，已孤而履歲及長至之節，無父，拜母祖父母世叔父母姑兄子，則皆泣，無母，拜外祖父母舅姨兄子亦如之，此人情也，按無父過年節拜父族時，父族以其無父可拜，憫然而泣，無母拜母族時，母族以其無母可拜，故亦泣，蓋皆幼子初喪父母一二年事也，今世外甥初喪母，新年至外家，仍有此感。

六朝時初釋服見君必泣否則見薄於人

顏氏家訓，江左朝臣子孫初釋服，朝見二宮，皆當泣涕，二宮為之改容，頗有膚色充澤，無哀感容者，梁武帝薄其為人，多被抑退，裴政出服，問訊武帝，貶瘦枯槁，涕泗滂沱，武帝目之曰，裴之禮不死也，按此已釋服矣，尚有此習慣，齊梁時禮教，過東西晉遠矣。

歷代忌日之重

禮祭義，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注不作事。非不祥也，言夫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按父母死日，今謂之忌辰，至忌辰則哀戚思慕，無論年遠近皆如此，故曰終身之喪，古禮至今不變者，惟此耳。

六朝時忌日仍與周同

顏氏家訓。忌日不接外賓。不理衆務。魏王脩母以社日亡。來歲有社。脩感念哀思。鄰里爲之罷社。按不接外賓。不理衆務。卽祭義所謂忌日不作也。然鄰里因忌而罷社。蓋脩之哀有逾於衆人者。故感動如此。

唐忌日狀況

耳目記。周武則天。左領軍權龍褒。不識忌日。問府吏曰。何名私忌。對曰。父母亡日請假。獨坐房中不出。褒至忌日於房中靜坐。有青狗突入。褒大怒曰。衝破我忌。更陳牒。文書改明日作忌。按獨坐不出。仍不接外賓。不理衆務之義。述此者以見忌禮自周迄唐。豪未變更。以迄於今。故唐後不更述。

卷二十一

行唐尙秉和著

葬

周時以獨木板棺爲最貴

莊子。宋有荊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樿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注。樿傍棺也。棺之全一邊者。謂之樿傍。按全一邊者。謂棺之四牆皆一板所成。非數板湊成。故非大木不辦。今世仍重之。謂之獨傍獨蓋。又曰四獨。卽樿傍之義也。

周製棺以櫝木爲最貴

左傳襄三年。初穆姜使擇美櫝以自爲櫬。又襄三年。季孫爲己樹六櫝於蒲圃東門之外。注欲爲己櫬。定姒薨。匠慶用蒲圃之櫝爲櫬。按說文櫝楸也。木性堅而文理甚美。故古人喜以爲櫬。猶今之尙黃柏楠木也。然周時亦有用柏者。左傳定元年。魏舒卒。范獻子去其柏椁。是也。

周人飾棺之麗

禮喪記。周人牆置翣。又檀弓。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注志謂章識。飾棺牆置翣。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褚

黼丹質蟻結於四隅注盧植曰牆載棺車箱也牆之障柩猶垣之障家三禮圖曰翣以竹爲之高二尺四寸廣三尺衣以白布柄長五尺葬時令人執之於柩車傍褚幕丹質者注云以丹布幕爲褚按玉篇褚者囊也言以丹布爲幕而覆棺也蟻結於四隅者注云畫褚之四角其紋如蟻行往來交錯又按翣者疏云在旁曰帷在上曰荒凡飾棺總曰柳史記欒布傳所謂置廣柳車中者是也

又按今富貴人家入斂後即以紅帛幄冒棺使不露即褚幕丹質也今出殯時之棺罩即古之棺牆帷荒之屬特今柩舁行者多古則輓行故牆翣之屬亦微異耳

周出殯運柩之法及護喪者之衆

禮內則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必執紼又曲禮助葬必執紼注車曰引棺曰紼疏引柩車索也紼引棺索也凡執引用人貴賤有數若其數足則引人不得遙行皆從柩也何東山曰天子千人諸侯五百人大夫三百人士五十人從柩者是執引所餘紼是擬動之義人無定數故執紼以示助力由此證之古靈車之行以引牽輓引之多寡視貴賤而分有定數人執一索引車前行不用牛馬若紼則大於引致爾雅紼繂也繂音律大索也蓋靈車至葬所牽紼以移柩入冢也

又今日皆舁柩而行舁柩人數最少十六人或三十二人最富貴之家六十四人而止惟天子乃用百二十人若古則大夫尚三百人天子則千人其威儀之侈麗十倍於今無怪墨翟之以爲非也

周引柩索用麻

左傳宣八年。冬葬敬姜。旱無麻。用葛茀。即紼 注。茀所以引柩。然因旱無麻。卽不能用麻索。亦可見葬儀之侈。用索之多矣。

周葬時先以槨布冢內再以鹿盧繫棺入冢

禮檀弓。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般爾以人之母嘗巧乎。注。豐碑斲大木爲之。形若石碑。於槨前後四角樹之。穿中於間爲鹿盧。下棺以紼繞。天子六紼四碑。前後各重鹿盧。桓楹者。斲木如大楹。四植謂之桓。

按天子用石碑下棺。諸侯不敢用石。以木斲爲碑。樹於槨之四角。碑上有孔。各安鹿盧。棺到時將紼大索。繞於鹿盧之上。徐徐下之。此天子諸侯之禮也。公輸般巧。請以機械下棺。有類於諸侯之禮。故公肩假以爲不可。桓楹者但將木斲之若楹。不爲碑形。植四隅以下棺而已。夫曰樹於槨之四角。是棺未到而預將槨置於冢內也。用碑繫棺。是天子亦懸柩下葬也。惟左傳僖二十五年。晉侯請隧。弗許。杜注。闕地通路曰隧。天子葬禮也。諸侯皆懸棺而下。據杜說是天子不懸棺葬也。鄭與杜孰是。不敢定。疑杜非也。

古貧賤者之出殯及下葬狀況

古以引。即索 輓靈車。士用五十人。下而至於庶民。當更少於士。然亦較今日爲多。葬用碑紼。乃富貴之家。

至庶民則不用。禮檀弓。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注貴者用碑繂。貧但手縣棺而下。然則古貧民下葬。與今日同也。

古窆內保護棺之法以蜃炭爲最貴

禮檀弓。有虞氏瓦棺。始不用薪。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槨。周以蜃灰。堲周者。注云火熟曰堲。冶土成甎。以周於棺之四週坎也。釋文云。堲燭頭燼。即木燼。蜃灰者。按周禮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供闉壙之用。注。互物者蚌蛤之屬。闉塞也。壙穿中也。將葬先塞蜃灰以禦濕。使棺不朽。然則夏后氏之堲周。依鄭詁冶土成甎。圍於棺之四周。依釋文以木燼塞於棺之四周。詁雖微異。要其禦濕之意則相同。至周以蜃灰禦濕。又襯夏進步耳。特夏尚無槨。周承殷既以槨護棺。復於槨外塞以蜃灰。法益密耳。蜃灰之力。與今之石灰同。周無石灰。用蜃灰堊牆使白者是也。

然蜃炭在周時蓋甚貴。觀左傳成二年。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注燒蛤爲炭以瘞壙。夫以諸侯用之。尚曰厚葬。則貧賤者之不能用可知矣。

周時從葬之物品　一明器

荀子。薦器則冠有鍪而無縰。甕廡虛而不實。木器不成斲。陶器不成物。薄竹也器不成內。注。薦器明器也。鍪冠捲如兜鍪也。縰韜髮者也。冠明器之冠也。甕廡所以盛醯醢。人器實。明器虛。按明器者冥中所用之

器也。皆象其形而不必盡以物。故曰人器實。鬼器虛。檀弓所謂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孔子所謂備物而不可用。知喪道者也。

又以草束爲人馬車物。以木製爲偶人。檀弓云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殆於用人乎哉。按塗車者以泥爲車。芻者草。芻靈者言束草爲人馬。俑者偶人。有面目機能。似乎生人。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淮南子。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孔子之所以歎。謂此爲用生人之漸也。觀此自夏以來凡生人所用之物皆一一製爲冥器。送之墓中。以備死者之用。而祇有其形。實不能用。聊以盡心焉而已。故孔子美之。

又以實物從葬

檀弓云。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按殷人尙鬼。不忍死其親。故以眞祭器送葬。又禮檀弓。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旣曰明器。而又實之。按明器宜虛。今置醯醢於中。則實矣。故曾子非之。

又按西京雜記。漢廣川王發掘戰國時魏王墓。其中鼎盂琴瑟刀劍几杖諸物皆備。又墨子節葬篇。死者虛府庫。然後金玉珠璣比乎身。綸組節約車馬藏乎壙。又必多爲屋幕鼎鼓几梴壺濫戈劍羽旄齒革寢而埋之。是皆以眞物從葬之證也。濫浴器也。

甚至以生人從葬

秦穆公以三良從葬。國人作黃鳥詩以誌哀。又左傳宣十五年。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及疾病。謂顆曰必以殉。又成二年宋文公卒。始厚葬。用殉。又昭十二年。楚王縊於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又哀三年。季孫有疾。命正常曰勿死。又禮檀弓陳乾寢疾。屬其兄與其子曰。如我死必大爲棺。使吾之婢子夾我。又墨子。天子殺殉。衆者數百。寡者數十。將軍大夫殺殉。衆者數十。寡者數人。又西京雜記。廣川王去疾。掘幽王墓。其中僵人有立者有臥者有伏於几上者。共百餘尸。皆當時殉葬者也。此等慘酷不仁之事。不知起於何時。然幽厲以前絕無之。至春秋戰國尤甚。直至西漢。此風始已。然亦不敢謂其必無。干寶之母。以其妾從葬。而竟不死。干寶感之。因作搜神記。是至晉尚偶有此。非人之事也。嗚呼慘已。

未葬前方相氏以戈擊壙

周禮方相氏狂夫四人。大喪先匶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敺方良。注方良者罔兩也。土怪也。方相氏黃金四目。形狀極可畏怖。儺時用以驅疫鬼。此又用以驅土怪也。

周時即有挽歌

莊子。紼謳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注曰。紼引柩索。斥疏緩。若用力也。引紼所以有謳歌者。爲人有用力不齊。故促急之也。然則挽歌者。所以齊人力。猶今日築牆棹船者之喊號。非所以助哀。若後世之薤露歌。則純爲哀挽矣。

漢魏時以白布纏棺

世說。白布纏棺豎旐旐。按今日運柩遠行者。皆以紅布衣棺。內緒以棉。無用白布者。茲所謂豎旐旐。蓋亦運柩遠行。故以旐旐爲識。即銘旌也。

漢時仍以紼引柩以牆翣飾棺

後漢范式傳。式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史記欒布傳。乃置之廣柳車中。後漢趙咨傳。復重以牆翣之禮。按紼者大索也。輓車用引。引柩用紼。凡棺飾總曰柳。即牆翣之屬。翣柄長五尺。上衣以白布。葬時令人執之於柩車之傍。翼棺使不露。然則漢時出殯儀式。無一不與周同。

漢冢內以炭葦保護棺槨

漢書。田延年傳。茂陵富人焦氏賈氏。以數千萬陰積貯炭葦諸下里物。又魏志文帝紀。勿施葦炭。勿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按夏用冶土。周用蜃炭。皆以禦濕。至漢則加以葦。葦中空。亦能禦濕。惟所謂炭不言其名。然蜃炭至漢時惟沿海地有之。中原已絕。蓋石灰也。石灰禦濕之力與蜃炭等。惟葦炭二物。皆不貴重。魏文帝至與金銀並稱。遺囑不許用。則不得其解。抑茲二物在漢時亦貴重乎。

漢仍以偶車馬及諸明器送葬而加以銅鏝

漢書尹翁歸傳。百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僞物者。棄之市道。師古曰。偶謂土木爲之。象眞車馬之形。

張晏曰。下里地下蒿里僞物也。又孔光傳。翟方進傳。賜乘輿秘器。張禹傳賜東園秘器。秘器者卽周之明器。皇室所造。較民間略工耳。故賜大臣用之。此可證上自天子。下至百姓。皆以偶物送葬。卽今洛陽北邙山古墓掘出者是也。又張湯傳。會有人盜發孝文園瘞錢。如淳曰。埋錢於園陵以送死。是可見當時風俗。埋錢送葬。必百姓亦爲之。若周則無是也。

漢送葬者人多至數千雖車馬亦白兼奏樂

漢書爰盎傳。劇孟雖博徒。然母死送葬車千餘乘。又後漢范式傳。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會葬者千人。咸爲揮涕。又郭太傳。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又周勃傳。常爲人吹簫給喪事。

按周時大夫之喪。祇引車者卽三百人。加以其他送葬者。必千餘人矣。是以高柴葬其妻。犯人之禾。（犯躪也。）中詳請庚（償也）之。是可證送葬者之衆。有如社會。然後能將所過之禾稼。全行踏平。不然不至賠償也。（見事檀弓）此等遺俗。兩漢猶盛。至送葬者皆素車白馬。惟東漢禮盛之時如此。他則不見。吹簫樂喪。則更周所無。然其俗至今不改。今門有弔客。則吹樂致敬。又靈柩出門臨窆。皆奏樂。非但娛賓。並禮死者。爲一定儀節。

唐運靈柩仍以車仍挽而不舁及植房形狀

唐白行簡李娃傳。由是凶肆日給鄭生。令執繐帷。獲錢以自給。無何能挽歌。曲盡其妙。初二肆之傭（賃也）

凶器者。互爭勝負。其東肆車轝皆奇麗。殆不敵。惟哀挽劣焉。其東肆長知生絕妙。乃醵錢二萬索傭焉。其黨耆舊共較其所能者。無能及生。夫曰肆曰傭凶器。則唐已有槓房曰車轝。則唐時仍挽靈車而非若今日之抬槓。曰其黨耆舊。則是挽靈輿執總帷（形若傘。又類佛幢。）吹簫唱挽歌之人。有專業者。遇事則凶肆召集之。無事則散游手好閒。與凶肆二而一。一而二。一切均與今日同。惟尙未舁柩耳。

古柩前有銘旌書官爵於上

唐杜牧詩云。粉書空換舊銘旌。銘旌者以帛爲之。今世用紅色。或金書。或墨書。茲云粉書。則書白字於上也。書白字則旌或紅或綠或黃。非素帛可知。空換舊銘旌者。因李使君沒後十日。授處州太守之命始到。李原池州刺史。今授新官。銘旌上換書處州太守銜稱。而不及見。故曰空換。由是可證古銘旌備書死者官銜於上。於柩前執之。俾人一望而知也。今富貴之家仍用之。

漢墳之特高

周禮春官冢人注。引漢律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按周天子之墳高三仞。八尺曰仞。則兩丈四尺也。漢仍律尺。列侯之墳。過周天子矣。若天子則不曰墳而曰山陵。誠以其高大若山也。

卷二十二

行唐尚秉和著

墳墓

自殷以前不封（墳無）不樹

禮檀弓。國子高曰。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反壤樹之哉。又荀子。葬田不妨田。注言所葬之地。不妨農耕也。殷以前平葬。無丘隴之識也。又檀弓。孔子旣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者墓而不墳。注言殷時不墳也。由是證之。自殷以前。葬皆不起墳。今輒有殷以前名人墓者。不足據也。

周貴人有公葬地不家自爲墓

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謂畿內諸侯。）卿大夫居後。各以其族。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凡有功者居前。按此所掌爲天子及公卿大夫之墓地。王居中。諸侯居左右。卿大夫居王墓後。可見古有爵者。亦有公葬地。雖天子亦與卿大夫同兆域。不似後人之家有墓地。昭穆者。父子也。父爲昭。子爲穆。昭列左。穆列右。

周庶民有公葬地有墓官掌之不許異地

周禮。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帥其屬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注。厲者。塋限遮列處。居中者官寺。（署也）在其中。

按古者民無私田。年二十授井田百畝。六十歸田。故無葬地。公家爲擇一公葬地。使民叢葬其處。而公葬之中。復有各族私域。畫分遮列。王制云。墓地不請。誠以墓地爲公家所給。不得請求餘地。有所檢擇也。

周始爲墳墳高有制若庶人則不得起墳

周禮冢人疏。引春秋緯云。天子墳高三仞。諸侯半之。大夫八尺。士四尺。庶人無墳。又檀弓云。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不封。（起墳）不樹。按八尺曰仞。三仞兩丈四。周律尺合今營造尺八寸二分。然則周天子墳合今二丈尙微弱。至漢諸侯尙高四丈。天子則益高。若士祇四尺。雖今庶民尙過之。蓋時益後則益侈。然觀檀弓孔子旣得合葬於防。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封之崇四尺。正與周制合。又吳季札葬其子。封高可隱。季札大夫。正與周制八尺合。是緯書可據也。

周墓樹之等差

周禮冢人疏。引春秋緯曰。天子樹以松。諸侯樹以柏。大夫樹以藥草。士以槐。庶人以楊柳。據此是庶人許樹也。而檀弓云。庶人不封不樹。則不許也。又左傳。吳子胥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是卿大夫之

所樹。不定依周制。疑庶人亦許樹也。

周墓形狀種種之不同

今墳概作圓形。古則異是。禮檀弓。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子夏曰。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按馬鬣注疏無確詁。愚按文義。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是馬鬣即斧形。爲一式。馬鬣者馬領上之毛。向上直豎與斧形相類。蓋即築墳頭使形銳而長與斧相似。子夏恐人不解。更以馬鬣釋之。馬鬣封蓋俗語。若曰斧形者。即俗所謂馬鬣封也。

周已祭墓

周禮冢人。凡祭墓爲尸。孟子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遍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冢也）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由是證之。周貴人祭廟時多。祭墓時少。非不祭也。祭廟必以其子孫爲尸。祭墓則外人可爲尸。是祭墓禮輕於祭廟也。若庶人則無廟可祭。尤須祭墓。墓者先人體魄所寄託。神主則人爲。以人爲之神主。與體魄比。孰爲親切乎。故有廟者。亦不忘祭墓。良心之所不能已也。先儒必謂周人輕墓者。亦不然也。

周以來之重墓哭墓

左傳僖二十八年。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是居其墓上。並未掘墓也。而懼若是。又曲禮。適墓不登隴。（墳也）為宮室不斬丘木。是墓樹尚愛之。見墓則敬也。又檀弓顏淵曰。吾聞之。去國則哭于墓而后行。反國不哭。展墓而后入。是出入皆告墓而后為也。又孔子過泰山。有婦人哭于墓而哀。淮南子。譬若遺腹子之上隴。以禮哭泣之。而無所歸心。（言不識父面）是有事則哭墓。詩。常展墓亦哭也。是皆古人重墓之確證也。

古侯王墓內陳設精美及其寬廣狀況

西京雜記。廣川王去疾。好聚無賴少年。發掘國內冢墓。述古墓內形狀甚悉。

魏襄王冢。皆以文石為槨。高八尺許。廣狹容四十人。中有石牀石屏風。不見棺柩明器蹤跡。但牀上有玉唾壺一枚。銅劍二枚。金玉雜具。皆如新物。按魏襄王。即孟子內之梁襄王也。惠王之子。而廣川王乃景帝孫。其掘墓當在武帝時。計自襄王至武帝時。不過二百年。故墓內器物。尚如新也。

魏哀王冢。以鐵灌其上。穿鑿三日乃開。有黃氣如霧。觸人鼻目。七日乃歇。初至一戶。無扃鑰。方牀方四尺。牀上有石几。左右各三石人。立侍。皆武冠帶劍。復入戶。石扉有關鑰。叩開見棺柩。黑光照人。刀斫不入。燒鋸截之。乃漆雜兕（兕角）為棺。厚數寸。累積十餘重。力不能開。乃止。復入戶。亦石扉關鑰。得石牀方七尺。石屏風。銅帳鑄一具。或在牀上。或在牀下。或在地下。似是帳糜朽。而銅鑄墜落牀上。石枕一。塵埃朏朏甚

高。似是衣服。牀左右石婦人各二十。悉皆立侍。或有執巾櫛鏡鑷之象。或有執盤捧食之形。無餘異物。但有鐵鏡數百枚。按石人而能刻出執鏡鑷巾櫛之象。古雕工之精細可想。而以兕角雜漆爲棺。雖刀鋸不能開。此等藝術。亦後世所無。惜今皆不存耳。

幽王冢甚高壯。羨門旣開。皆是石堊。撥除丈餘深。乃得雲母深尺餘。見百餘尸縱橫相枕藉。（殉者）皆不朽。惟一男子。餘皆女子。或坐或臥。衣服顏色。不異生人。按羨者墓道也。史記衞世家。共伯入釐侯羨自殺者是也。羨門者墓道之門也。石堊者卽周禮與左傳所謂蜃炭也。燒蜃爲炭。藉以禦濕。而厚至丈餘。故殉葬之尸。雖僵而不腐。衣服顏色。歷數百年不變。以蜃炭進護。空氣不能入故也。古人葬術之精如此。

晉靈公冢甚瑰壯。四角皆以石爲獲犬捧燭。石人男女四十餘。皆立侍。棺器無復形兆。尸猶不爛。孔竅中皆有金玉。其餘器物。皆朽爛不可別。按棺槨器皿。堅於人身矣。然皆腐朽。而尸獨不朽。祗孔竅塞金玉。似不能保全身不壞。疑別有善法。又棺槨皆朽爛不存者。以無蜃炭禦濕故也。

又按周幽王（魏無幽王。）爲犬戎所殺。甫經大亂。百姓瘡痍未復。而其葬至用蜃炭厚丈餘。雲母石至尺餘。且殺殉百餘人。墓宮宏侈若是。晉靈公爲趙穿所殺。葬疑率矣。而石人一項。至有四十餘。他明器想稱是也。以是見古貴人之奢侈。非後人所能夢想。而石人雕刻之精工。及漆棺之堅固。其工藝亦突過後人也。

秦始皇墓內狀況

買山至言云。秦始皇死。葬乎驪山。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中成觀游。上成山林。又劉向諫起昌陵疏云。秦始皇葬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高五十餘丈。石槨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雁。棺槨之麗。宮觀之盛。不可勝原。是墓內有池沼。有游館。池沼以水銀爲水。水內復作爲鳧雁。統古今帝王葬薶之侈。蓋無過始皇者矣。然未十年。卽爲項羽發掘也。

漢士夫墳上起祠堂

自周以來。士大夫有宗祠祭先。雖天子無在墓上建祠堂者。自叔孫通說漢惠帝爲高祖立原廟。久之卿士大夫。亦在墓上爲祠堂。霍光傳。其後光妻顯改光所自造塋制而侈大之。築神道。盛飾祠堂。又龔勝傳。勑子孫勿隨俗動吾冢。種柏作祠堂。張禹傳。禹年老自治冢塋。作祠室。原涉傳。令先人儉約。非孝也。乃大治起冢舍。周閣重門。鹽鐵論。今富者積土成山。列樹成林。臺榭連閣。中者祠堂屏閤。闕罘罳。是西漢時冢上起祠。成爲風俗。祇富。卽爲之。不必貴人。且於祠堂之外。築高闕。闕之隅。築罘罳。以壯觀瞻。此等情况。在今日祇明清皇陵有之。皇陵外親王冢間有之。餘雖鄉相不如是也。然則古人之奢侈。勝今多矣。

晉人已迷信墳墓風水

世說新語。人有相羊祜父墓。後應出受命君。祜惡其言。遂掘斷墓後。以壞其勢。相者立視之曰。猶應出折臂三公。俄而祜墜馬折臂。位果至公。又晉明帝解占冢宅。聞郭璞爲人葬。帝微服往看。因問主人何以葬

龍角。主人曰。郭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帝問爲是出天子邪。答曰。非出天子。乃致天子問耳。按相墓之法。蓋自古有之。詩曰。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卜宅如是。卜墓亦如是。而其書皆佚。至晉郭璞著有青囊經。是爲相墓最古之書。今尙存。

漢時墓上已有石馬

西京雜記。陳緺入終南山採薪還。晚趨舍。至張丞相墓前石馬。以爲鹿也。以斧撾之。按後世墓上。有石人石馬石羊以爲陳列。茲只云石馬。想不止此一物也。

古盜墓狀況

呂覽高誘注云。有人自關中來者。言姦人掘墓。率於古冢旁。相距數百步外。爲屋以居。卽於屋中穿地道。達葬所。自其外觀之。冢未掘也。而藏已空矣。按今北平貴人墓。無一不被掘者。棺內寶玉。葬後數月。必出墓。而盜取之法。與此盡同。此道行之。可謂久矣。

西漢始有墓誌埋銘後則墓上亦有碑

葬者藏也。故自古無誌墓者。有之自西漢始。西京雜記。杜子夏。杜鄴臨終。自作文。及死。命刊石埋於墓側。墓前種松柏五株。按此實埋銘之始。後之墓誌。皆埋於地下者也。若墓碑。若墓表。若墓碣。則樹於墓上。若神道碑。則樹於墓門者也。

卷二十三

行唐尚秉和著

坐席 牀榻椅子附

周坐席狀況

古器用不備。皆坐於地上。而耤以席。周禮。春官司几筵。下士二人。注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耤之曰席。筵鋪於下。席鋪於上。所以爲位也。按筵大於席。蓋鋪地上。使無隙地以爲潔。筵之上再鋪以席。而人坐之也。故古人入室卽脫履。

一席容四人

禮曲禮。羣居五人。長者必異席。注。席以四人爲節。疏。古者地敷橫席。而容四人。四人則推長者居席端。若有五人。應一人別席。因推長者一人於異席也。是席以坐四人爲度。故曲禮又云並坐不橫肱。橫肱則妨他人。此亦一席坐數人之證也。

若有喪則可專席

曲禮。有喪者專席而坐。按有喪則身著凶服。衣凶服與人共席。恐人嫌。故專席。

坐席規矩

曲禮。侍坐於所尊敬。毋餘席。注。必盡其所近尊者之端。爲有後來者。疏。所以然者。欲得親近先生。備顧問似若扶持然。且使下端有空處。俾後者得坐。是不餘席有二義。一近先生。問業便。奉侍便。一盡席則下端有餘。使後來者空也。又內則。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注。讀書聲當聞於長者。食恐汙席。故坐與席齊。豆去席尺者。亦恐汙席也。

登席禮節

禮內則。登席不由前。爲躐席。徒坐不盡席尺。注。升席必由下。由前則躐席。徒坐者。非飲食非講問時。故不盡席。

跪坐容態之同異

古之坐。自膝以下向後屈。而以尻坐於足上。曲禮。坐左足則著右。坐右足則著左。是其證。故儀禮士相見云。坐則視膝。夫必以尻坐於足上。身向後而後向前。而後能視膝。史記索隱云。古人跪坐。由儀禮視膝之言證之。跪與坐相近而微不同。釋名。跪者危也。兩膝隱地。勢危倪也。正字通。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爲跪。因跪而益致其恭。然則跪者兩膝屈而身股直豎。胡能視膝乎。但後世皆曰古跪坐。義雖不同。亦不能改也。

若兩脚向前則爲箕踞不恭

韓詩外傳。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室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漢書張耳傳。高祖箕踞罵詈。陸賈傳。佗魋結箕踞見賈。師古曰。箕踞謂伸其兩脚而坐。形似箕。正今日平坐之式也。

故古之跪禮並不重略示敬於人

在今日而言跪。其禮甚重。古則坐時。略示敬於人耳。史記范睢傳。秦王跽。跽跪也而請曰。枚乘傳。長君跪曰幸甚。是皆坐時身略豎起。致敬於人。故以秦王之尊。亦行之於臣下也。

古因下衣不全屈身之事皆跪行之以妨露體

古者下衣不全。故時時妨露體。曾於身服部詳之矣。箕踞。或露下體。故不論男女。以爲大不敬。屈膝坐。則永無露體之嫌。不惟此也。凡俯身之動作。屈身之動作。無不跪爲之。史記張釋之傳。跪爲王生結韈。張良傳。跪爲老人納履。夫結韈納履。足可蹲地爲之。而不爾者。以蹲則兩股開張。有暴下體之勢。故必坐爲之。跪者坐而豎身也。

周賓主席向

左傳。昭二十五年。叔孫婼聘于宋。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注云。改禮坐。疏。燕禮司宮筵賓於戶西東上。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嚮。是禮坐主西嚮賓南嚮也云云。按周時賓升自西階。主升自阼階。其揖讓皆賓東嚮主西嚮。又史記郭隗謂燕昭王曰。今王將東向坐。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廝役之人至。是周時以

東嚮爲尊也。

漢仍坐席仍一席坐數人

漢書賈誼傳。文帝與語。不自知膝之前於席。是皇帝亦席地坐。雋不疑傳。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惟席地故坐可據地。史記任安傳。衞將軍從此兩人過平陽主。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斷席別坐。世說。管寧與華歆共席讀書。有乘軒過門者。歆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是自西漢初迄東漢末。仍共席坐也。

漢坐席以東嚮爲尊

史記淮陰侯傳。得廣武君。令東向坐。而己西向事之。武安侯傳。嘗召客飲。坐其兄南鄉。自坐東鄉。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橈。是東鄉尊於南鄉。南越傳。使者皆東鄉。太后南鄉。王北鄉。蓋寬饒傳。從西階上。東鄉特坐。樓護傳。坐者百數。皆離席伏。護獨東鄉正坐。是客皆以東鄉爲尊。後漢鄧禹傳。進見東鄉。甚見尊寵。桓榮傳。乘輿常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是天子特以東面尊元老也。

漢宴飲食時坐席之禮節

史記魏其傳。飲酒酣。武安起爲壽。坐皆避席伏。已。魏其起爲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按避席者下席也。示不敢當。離席而伏於地也。膝席者。言方坐而示敬

于人兩股豎起因而兩膝著席故曰膝席卽跪也若坐則兩膝向前不著席也蘇林謂下席而膝半在席上者誤也（儀禮坐則親膝爲古坐足確證）

又按謝罪者皆避席吳志張昭傳昭避席謝後漢皇甫嵩傳坐者感動皆離席請之離席者仍避席下席也

古有憂則不正席坐以見意

漢書原涉傳聞友人喪側席而坐谷永誣陳湯疏曰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側席萬石君傳子孫有過失不誚讓爲便坐師古曰坐於便側之處不正坐也按此卽側席也

古席甚薄一人可坐五十重

後漢戴憑傳光武召公卿大會說經羣臣皆就席憑獨立光武問其意憑曰諸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會元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不通者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可證古坐席薄甚不然五十重席高不能坐矣

後漢衆坐牀然仍跪坐

向栩傳常於竈北坐板牀上如是積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處又魏志管寧傳寧常坐一木榻上積五十年未嘗箕踞榻上當膝處皆穿夫必跪坐牀上積久乃有膝踝足指之痕若如今日之垂腿坐則無是矣

按魏晉時雖有襪而仍多赤足。前於足服部述之詳矣。茲又於上二事證之。膝雖隔袴。用力重。尙可日久有痕。若足指隔襪。雖日久於木上。亦不能有跡。茲竟有指痕者。以古人常赤足也。

東漢坐牀者雖多然牀上尙無茵席

東漢坐牀者。記載不可勝數。然牀上無鋪藉。蓋古人席地坐。而席又薄。其苦可知。乍得牀以爲甚適。故無藉也。後漢袁術傳。六月坐簀牀而歎。注。簀第也。謂無茵席也。夫以術之僭侈。尙無茵席。他更可知。彼向栩管寧牀上之有膝踝痕者。亦無席之證也。

魏晉時皆坐牀榻不席地而有獨榻坐連榻坐之分

蜀志。簡雍傳。性簡傲。獨擅一榻坐。世說。杜預拜征南將軍。朝士悉至。皆在連榻坐。裴叔則羊稚舒後至。曰。杜元凱乃復連榻坐人。不坐便去。按玉篇。榻者牀之狹而長者也。人多則連坐一榻。勢使然也。又世說。謝公領中書監。王東亭後至。坐促。王謝雖不通。太傅猶斂膝容之。按連榻而跪坐。擁擠堪虞。故裴羊不悅。謝公能斂膝容王。稱盛德也。

晉時不席地之證

世說。裴遐在周馥所。馥設主人。遐與人圍棋。馥司馬行酒。遐正戲。不時飲。司馬恚。曳遐墜地。遐還坐。舉止如常。又支道林還東。時賢並送。蔡子升坐近林公。謝萬石後來。坐少遠。蔡暫起。謝移就其處。蔡還見謝在。

因合褥舉謝擲地。是皆不言坐牀。而實不席地。如席地。則不言壓地擲地矣。於是數千年之席地制至是遂改革無餘。此亦起居史上之一大紀念也。

魏晉牀上始鋪簟褥及草

魏書焦先傳自作一瓜牛廬。營木爲牀。布草蓐其上。世說王恭從會稽還。王大造之。見其坐六尺簟。因語恭卿從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大去即舉所坐者送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又陶侃母因家貧。剉諸薦以爲馬草。是皆於牀上藉以草蓐。其富者於草蓐之上再加以簟。以爲潔淸。視漢人之坐必親牀者進矣。

若今日之坐古人皆曰據

箕踞者席地坐足伸向前也。據者垂腿坐榻上也。漢書帝據廁見大將軍。世說新語。庾公夜登黃鶴樓。僚屬皆散。庾公徐曰老子於此興復不淺。便據胡牀與諸人詠謔。又謝萬詣王恬。良久。恬沐頭散髮而出。亦不坐。仍據胡牀在中庭晒髮。又陸機還洛。輜重甚盛。戴淵使少年掠刼。淵在岸上。據胡牀指揮。又王子猷中途求桓子野奏笛。子野便回車下。據胡牀作三弄。按廁者遺器。即今之馬桶。胡牀者兩橫木相交。中連以繩。可合可張。便於行旅。此二物皆不能跪坐。故據之。據者垂腿向前。即今之坐也。又張說虬髯客傳司空楊素驕貴。凡公卿上謁。皆踞牀而見。衞公李靖獻奇策。素亦踞見。按踞牀即垂腳坐牀。與據同。

若今日之著鞋垂脚坐始見於梁侯景

南史。侯景傳牀上常設胡牀及筌蹄。著靽垂脚坐。按古人雖坐牀亦脫履。侯景著靽。不合一也。垂脚坐牀。不合二也。史書之所以紀異。按此亦據也正今日之坐式。

然至唐坐牀仍跪坐不垂脚

唐人靈應傳。遂升階相見。登榻而坐。又李泌外傳。泌方寢。肅宗入院。不令人驚之。登牀捧泌首置於膝。夫既曰登榻登牀。則不垂脚可知。如垂脚則不登矣。登則跪坐也。故古有榻登以爲級。

榻登

自漢魏迄唐。皆坐牀榻。席地者漸少。然古人跪坐。必先登牀而後能坐。惟牀高二尺。登頗不易。則有榻登以爲堦梯。釋名云。榻登施大牀之前。小榻之上。所以登牀也。

胡牀攷

自漢末有胡牀。集異記。漢靈帝好胡牀胡坐（即今坐式）。是也。胡牀今名馬架。亦名麻榨。因以麻繩連綴木上。可合可張。取攜最便。故出門者恒攜之。庾公登黃鶴樓據胡牀。戴淵在岸上據胡牀指揮。桓子野據胡牀作三弄。王恬出不坐。仍據胡牀。皆見前章。又南齊書劉悛傳。遊諸故人。惟一門生持胡牀隨後。南唐書劉仁贍傳。世宗在城下。據胡牀督攻城。蓋胡牀中綴一繩。用則張之。不用則合。或佩於鞍馬。或挂於車轅。且

可挂於壁。李商隱爲濮陽公陳情表云。黃幘留官。胡牀挂壁。是其證。故或疑胡牀爲矮凳者非也。矮凳如何能挂乎。惟此物在宋以前祇能據而不能坐。故古無曰坐胡牀者。

卓子攷

卓子之名。始見於楊億談苑。談苑云。咸平景德中。主家造檀香倚卓。言卓然而高可倚也。五燈會元張九成傳。公推翻桌子。觀談苑記其名彙釋其義。可見宋以前無此物。爲主家所新創也。故其字談苑從卓。五燈會元作桌。五燈會元爲南宋沙門濟川作。用卓既久。遂以意造爲桌字。

椅子攷

此名亦見於宋初。默記云。徐鉉謁李煜。久之老卒取椅子相對。鉉止之曰。但正衙一椅足矣。又老學菴筆記。高宗在徽宗服中。用白木椅子。錢大主入覲見之曰。是檀香椅子耶。其在宋初。惟皇后得坐金漆椅。宋史后妃傳。劉貴妃與孟后朝太后。孟后坐金漆椅。妃亦設此椅。左右不服。遽呼太后出矣。妃起立。暗撤之。妃再坐而仆。是其證。

兀子攷

此物亦至宋始見。宋史丁謂傳云。謂巳罷相知鄆州。私自寅緣。復許留京。次日早朝賜坐。左右爲設墩。謂曰有旨復平章矣。乃更以兀子進。是在宋初非宰相不能坐兀子。相以下則僭其貴若此。

以上三物定其與於宋初。又有一證。聞見錄。宋太祖雪夜叩趙普門。設重茵地上。熾炭燒肉。是可證棹椅等物。在宋初雖趙普家尚無有。故席地坐也。

卓椅兀至南宋遂大興

老學菴筆記。往時士大夫家婦女坐椅子兀子。則人皆笑其無法度。是可證至放翁時雖婦女已坐椅子兀子與今日等也。蓋在宋初物以創始而見貴。至南宋又百餘年。雖士庶之家無不有也。又放翁之所謂坐。仍據也。可見南宋時。不跪坐已久。雖以放翁之博雅。亦從俗以據爲坐。與今日同。即宋史所謂坐亦皆據也。

蓋席地之風。歷三代兩漢。至晉而更。跪坐之容。歷三代兩漢以訖於唐。約數千年。至宋而革。迄於今惟日本高麗。仍席地跪坐。合中國無有也。且高座既與。高几高案亦相因以起。凡讀書習字諸動作。亦相因以變更。梁侯景垂脚坐牀。羣以爲異。史官特筆書之者。後無不如此。此中國起居史上之一大革命。而載籍無詳者。豈不異哉。

几案攷

古所謂几。矮甚。攷工記所謂室中度以几。書顧命玉几。莊子隱几而臥。皆爲席地時憑撫之器。且多用於老人。故几與杖恆連稱。詩大雅。或授之几。後漢桓榮傳。東面設几杖。是其證。至於書案。曹操會表進。然古

時跪坐。與几皆爲矮器。自宋時高坐與。於是几案亦相隨以高大。如今式。



卷二十四

行唐尚秉和著

拜跪

古拜屈膝頭與腰平

拜與揖異。揖可立爲。拜必屈膝。世說陶公旣救出梅賾。賾見陶公拜。陶公止之。賾曰梅仲直膝。明日豈可復屈耶。是拜必屈膝之證也。然雖跪地而首不至地。荀子。平衡曰拜。注平衡謂磬折頭與腰如衡之平。是跪地後身磬折。使頭與腰相平如衡。即古拜式也。

拜後稽首頓首禮節輕重之區分

拜式旣明。然後可究其輕重禮節。周禮春官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以享佑祭祀。

稽首之眞象

按稽首者。注云拜頭至地也。蓋旣拜而頭俯至地。稍遲而後起。敬之至也。左傳哀七年。公會齊侯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人無所稽首。又左傳孟獻子相魯。如晉。公稽首。知武子

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是必拜天子而後稽首。爲拜禮之至重者。又按荀子云。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是稽首頭不至地。但下衡而已。與鄭注異。然禮莫重於拜天子。天子而不至地。更何事可至地乎。鄭故不從之。

頓首之眞象

頓首者。鄭注云。拜頭叩地也。卽叩首也。蓋稽首者俯首至地。稍住而起。頓首則以首叩地。一叩卽起也。疏云。敂者頓首。然則頓首之禮。輕於稽首。故列稽首之次。段玉裁謂周禮之頓首。卽他經之稽顙。誤也。稽顙者頭觸地無容。甚迫急。頓首則以首叩地而有容。甚從容。故疏云敂者用之。又稽顙純爲凶禮。

空首之眞象

空首者。注云。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疏云。君答臣下。空手。所謂拜手。一拜答臣子。再拜答神與尸。觀疏意空首者卽拜也。拜不至地。至手而止。卽荀子所謂平衡也。又公羊傳趙盾北面再拜。何休云。頭至手曰拜手是也。

吉拜之眞象

吉拜者。注云。拜而后稽顙。按尋常拜禮。無稽顙者。惟遭喪有之。儀禮士喪禮。主人哭拜稽顙。注云。頭觸地無容。又檀弓。拜而后稽顙。頹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頎乎其至也。孔子曰。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是稽顙

者。倉皇哀泣。見人即以頭觸地。而無容節。純爲喪禮。非吉禮。鄭以稽顙釋吉拜。殊不可解。蓋拜而后稽顙者。見人先拜。屈身再俯而稽顙也。稽顙而后拜者。見人先以頭搶地。然後再從容拜也。由孔子之言觀之。皆處喪之禮。故吾疑吉拜者。乃從容之義。對上文振動而言。不稽顙也。振動拜即恐懼而拜。無別義。故不詳也。

凶拜之眞象

凶拜者。注云稽顙而后拜。三年喪拜也。愚按降臣俘虜。見於紀傳者。亦往往稽顙。不專親喪。故經曰凶拜。凶拜之所包者廣也。鄭注仍非也。

奇拜褒拜之眞象

奇拜者。注云先屈一膝。即今之雅拜是也。褒拜者。注云再拜。按漢之雅拜。疏不言其義。其狀不明。清時見面一屈膝行問安禮。即古之打跧。與注所謂先屈一膝者相類。再拜者即再起再俯。惟首不至地。至地則叩首矣。

肅拜(即揖)之眞象

肅拜者。注云但俯下手。今時揖是也。疏肅拜但俯下手。惟軍中有此。所謂介冑不拜也。按曲禮介者不拜。爲其拜而蓌。(音挫)拜。注。蓌拜則失容。又左傳成十六年晉楚戰于鄢陵。楚子使工尹襄問郤至以弓。郤至

見客。免冑承命曰。以君之靈。閒蒙甲冑。不敢拜命。爲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注云。肅使者肅手至地。若今揖。釋文云。揖撎也。許愼云。揖舉首下手也。由是證之。古之揖與今異。今揖上手至額。（自下而上）古揖則下手至地。（自上而下）。古之揖。今戲劇所行者是也。

古男女拜之異

禮內則。凡男拜尙左手。女拜尙右手。按尙者上也。今拜則兩手相對。古拜則兩手相交。男尙左。女尙右。段玉裁云。凡沓。（合也）手右手在內。左手在外。是謂尙左手。男拜如是。男之吉拜如是。喪拜反是。左手在內。右手在外。是謂尙右手。女拜如是。女之吉拜如是。喪拜反是。喪服記。袪尺二寸。注。袪袖口也。尺二寸足以容中人之併兩手也。按段說非也。如以手內外分男女。則當曰前曰外。不當曰尙。尙書序。尙上也。詩衞風上愼旃哉。注。上尙也。又論語。好仁者無以尙之。注。尙加也。既曰尙左尙右。則以此手加於彼手之上也。

古小官見大官必拜

漢書汲黯傳。黯見蚡未嘗拜。（田蚡爲丞相）。嘗揖之。又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人曰。君不可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是西漢羣臣每見丞相見大將軍必拜也。又晉書王祥傳。及武帝爲晉王。祥與荀顗往謁。顗謂祥曰。相王尊重。今見便當拜也。祥曰。相國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相去一階耳。及入。顗遂拜而祥獨長揖。是晉時官爵差一階。見則亦拜也。

古拜謁須稱名

後漢周黨傳。及見光武。伏而不謁。注。謁請也。告也。黨應伏地告某謁。按伏地告某謁者。常伏地時。應告臣某謁見也。伏而不謁者。祇伏地下拜而不稱名。違常例也。

南北朝送迎賓客捧手與揖之狀況

顏氏家訓。南人賓至不迎。相舉捧手而不揖。送客下席而已。北人迎送並至門。相見則揖。皆古之道也。按捧手者拱手。立而不俯。揖則下手至地。雖立而身磬折也。

古朋友幼者見長者必拜

世說。宗承以忤魏武見疏。位不配德。文帝兄弟。每造其門。皆獨拜牀下。又蜀志龐統傳注。引襄陽記曰。龐德公襄陽人。孔明每至其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司馬德操嘗造德公。值德公渡沔祀先人墓。德操直入其室。呼德公妻子速作黍。妻子皆羅拜堂下。按獨拜者。主人不答拜也。不令止者。每見必拜。不止之也。德操既令德公妻子作黍。是德公妻子與德操非初見也。而亦必羅拜者。漢時賓客見面則拜。俗使然也。

唐朋友仍見面則拜

張說虬髯客傳。紅拂第長。虬髯行三。虬髯呼為一妹。張氏呼李郎來見三兄。公驟拜之。是雖於逆旅遇友

亦拜也。又人虎傳文豪李徵。既化為虎。路遇同年進士御史袁傪。傪聞草間哭聲。視之乃虎。而能言。傪既知其為徵。乃曰。傪素以兄事故人。願展拜禮。乃再拜。虎以妻子為託。敍談甚久。告別。傪乃再拜上馬。是於路上對故人而事以兄禮。亦再拜也。他若韓愈馬少監墓志云。愈以故人子。拜北平王於馬前。白行簡李娃傳鄭生見娃母。跪拜致詞。是皆以後輩見前輩而拜。後世或有之。不足以見當時之特俗也。

唐時雖男女相亂初見亦拜

虬髯客傳。公歸逆旅。其夜五更初。忽聞叩門而聲低者。公起問焉。乃紫衣帶帽人杖一囊。曰妾楊家之紅拂女也。公遽延入。脫去衣帽。乃十八九佳麗人也。素面青衣而拜。公驚答拜。是雖文君之私奔相如。初見亦拜。又皇甫枚非煙傳。象乃躋梯而登。煙已令重榻於下。既下。見煙盛服立於花下。拜訖。俱喜極不能言。是男女星夜臨會。亦拜。夫黑夜私奔。蹤跡幽會。淫褻極矣。而相見必拜。其他可知。

至宋雖後輩見前輩不盡拜矣

老學菴筆記。前輩遇通家子弟。初見請納拜者。既受之。則設席望其家遙拜其父祖。乃就坐。先君尙行之。觀放翁之言。初見請納拜者。可見不請者多矣。即請拜。有受有不受者。如受之則須遙拜其父祖以為答。若唐以前則見無不拜。拜無不受。不必請納拜也。蓋拜跪之禮。至宋一變。與坐席同。

所以然者。古席地坐。置身低下。故視拜跪為甚輕。至宋則人擅一椅。不惟席地之禮廢。即牀上跪坐之禮。

亦廢置。身日高。高則下就難。故覲拜跪為甚重。拜跪與坐席。其始也相因以俱興。其末也相因以俱變。沿革變遷。有不期然而然者。雖大賢大哲。亦不能與風會反也。

唐宋見天子既拜而舞

明皇雜錄。玄宗既平內難。將欲草制書。甚難其人。顧謂蘇瓌曰。誰可爲詔。試爲思之。對曰。臣男甚敏捷。然嗜酒幸免酤醉。足了其事。遽命召來。時宿酲猶未解。粗備拜舞。又玄宗召李白時。寧王邀飲已醉。拜舞頹然。又有黃門奉使交廣歸。拜舞於殿下。至宋猶然。老學菴筆記。先君言舊制朝參拜舞而已。後增以喏。按拜舞者。蓋既起而舞。以示歡欣舞蹈之義。今戲劇天子升殿。羣臣拜起。輒揚臂舉足。掀袍作勢。迴旋者是也。喏者。唐代有之。朝賀則無。今戲劇拜起而長聲唱者是也。

明皇之召蘇頲李白皆一人燕見。雖拜舞而興趣索然。若大朝之時。百官拜起。揚袂舉足。迴旋殿廷。眞盛事也。

卷二十五

行唐尙秉和著

訟獄

古欲訟先以財物爲抵然民事與刑事不同

周禮。秋官。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注。束矢者百矢。詩曰。其直如矢。不入束矢。是自服其不直也。疏云。不實則沒入官。

又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注。獄謂相告以罪名者。劑。今劵書也。疏。劵書謂獄訟之要辭。三十斤曰鈞。按訟者蓋今所謂民事。獄者今所謂刑事也。訟輕故入束矢。獄重故入鈞金。然貧者胡以堪哉。

古訟兩造皆坐而無席

左傳襄十年。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坐獄于王庭。注。坐獄者。坐訟也。故晏子春秋云。晏子曰。獄訟不席。又曰。訟夫坐地。今嬰將與君訟。敢不坐地乎。是古訟獄者皆坐地之證也。

古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

周禮秋官。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注。使其屬與子弟代之也。按清時命夫命婦獄訟有報告。今則無論何人。皆可遣人代訟。且可聘律師代也。

古立肺石以達民隱

周禮秋官。以肺石達窮民。凡遠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于上。而其長弗達者。立于肺石三日。士聽其詞以告於王。而罪其長。注。肺石者赤石。窮民。天民之窮而無告者。立肺石三日。言赤心不妄告也。愚按肺者。肺腑也。有欲達其肺腑之意者。立此所以示也。肺石至六朝仍有。封氏聞見記云。梁武帝詔于謗木肺石旁。各置一函。是其證。

訟不決則使兩造盟于社而使其鄉黨供酒牲以懾之

周禮。秋官司盟。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供其牲與酒脯。注。不信（言理屈而詐者。）則不敢聽此盟詛。所以省獄訟。按此法有數善。萬民獄訟。無佐證可成其罪。欲赦之則受害者不甘。欲罰之則爲惡者不服。對神盟詛。理屈者恐而不敢。即敢勉強爲之。必生愧怍。可望色而知。一也。凡獄訟曲直。鄉黨必知其實。今忽累及鄉黨。使供牲酒。必有不欲而質證其曲直者。二也。又爲變詐者。懾不見直於鄉里。而他日不相保受。或者自服。三也。此事初視之甚可笑。纖思之有至理。供牲者。注。盟者書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也。

古獄爲圜形

周禮秋官司寇。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民者置之圜土。而施職事焉。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注。圜土。獄城也。罷民者夜在圜土。晝役司空。欲其勞則歸善。故曰罷。同疲 按出圜土者。卽今所謂越獄也。故殺。司馬遷報任安書云。幽于圜牆之中。圜牆卽圜土。以此證漢獄仍與周同制也。

古徒刑必赭衣

荀子殺赭衣不純。說苑。豫讓赭衣入繕宮。史記張耳傳。唯孟舒田叔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稱王家奴。漢書楚交王傳。衣之赭衣。吾丘壽王傳。赭衣塞路。按徒刑者。卽所謂晝役司空也。赭者赤也。衣赭衣所以使人知其爲罪人也。此等衣制。至清尙有沿歷數千年。可謂久已。

凡犯徒刑罪先坐嘉石以示衆

周禮。秋官司寇。以嘉石 注文石樹外朝門左。 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于法。而害于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坐石期滿役于司空。 重罪旬有三日坐。期役。坐石十三日役一年。 次罪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按梏在手。桎在足。役期長者。坐石日亦長。役期短者。坐石日亦短也。必先坐石者。所以示衆。任者。保也。期滿使州里保出。不復爲非也。

古防範囚犯之刑具

周禮掌囚．凡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注．梏者校也．（即枷）在首．猶牛之有梏．拲．兩手共一木．在足曰桎．按拲者今之手梏．桎者今之脚鐐．桎梏拲上罪全有之．中罪去拲．使手自由．下罪則祇刑其足．使不能逃走而已．

古遞解罪人膠目縛手

呂氏春秋．管仲吾仇也．願生得之．魯君許諾．乃使吏縛其拳．膠其目．盛之以鴟夷．置之車中．至齊．按縛革也．以革囊其手．使不能動作．膠目者以膠糊其目．使不能視．今賊刼人爲質者．猶用其法．鴟夷者大皮壺．旣縛手膠目．復將其全身裝入鴟夷中．即夫差以鴟夷盛子胥尸沈之江中者是也．

周極輕之刑曰觵（罰酒）撻曰髡

周禮地官閭胥．掌比觵撻罰之事．注．鄉飲酒有失禮者．則罰以觵酒．重者撻之．又髡刑剃人髮．不在五刑之內．蓋亦極輕刑也．

周時五刑之慘酷

周禮秋官司刑．掌五刑之法．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注．夏刑大辟（即殺）二百．臏辟三百．宮辟五百．劓墨各千．至漢文帝除墨劓刖三刑．疏．宮刑至唐乃除．是周之五刑．沿自虞夏．仍而不改．夫殺刑至今不能廢．宜也．至其餘四刑．慘酷極矣．墨者黥也．先刻其額成文．以黑色涅之．終身不滅．

商鞅傳。以黥徒二人夾之。英布以常受黥刑。人呼曰黥布是也。劓者截鼻。宮者去勢。左傳襄十八年。夙沙衞連大車塞隧而殿。殖綽郭最以爲奄人殿師。齊之大辱。漢司馬遷被宮刑。終身恥之。以爲無顏上先人邱隴是也。刖者去足。卞和抱璞刖足。孫臏刖足。爲齊將。齊踊貴屨賤。在春秋時此刑尤多。夫人之罪旣不至死。則受刑於一時。尙可遷善改過於後日。而黥其面焉。劓其鼻焉。去其勢。斧其足焉。使其終身殘廢。不可以爲人。則其酷甚於死矣。乃歷三代而不改。至漢文帝乃去其三。至唐乃去其宮刑焉。嗚呼何其晚哉。

周處分殘廢人之法

周禮秋官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是以昭四年楚共王曰。晉吾仇敵。今其來者。上卿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閽。（晉刖使守門。）以羊舌肸爲司宮。（加宮刑。）其可乎。又說苑齊景公被髮御婦人以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是守內守門之證也。又古之樂官。必爲瞽者。遇大祭祀。百數十人排隊而出。有眂瞭以爲相。可見無一有目者。故古之瞽者。皆不失業。無如今日之沿街乞食者。此則古人因材利用之善也。

古盜賊妻子入官爲奴

周禮。秋官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槀。左傳襄二十三年。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以丹書其罪。）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是男子入於罪隸

之證也。史記楚元王世家。使杵臼碓舂於市。卽舂也。槀者炊食也。女子質弱。故使爲之。

又罪人亡逸其妻子亦爲奴

新序。鍾子期夜聞擊磬聲而悲。召問之曰。臣之父殺人而不得。（亡去）臣之母得爲公家隸。臣得爲公家擊磬。臣不覩臣之母三年矣。昨日爲舍市而覩之。意欲贖之無財。是以悲也。子期爲贖其母。是有罪而逃者。則必奴其妻子。與盜賊同也。

漢唐犯重罪妻子皆沒爲官奴婢

漢律。罪人妻子沒爲奴婢。魏志毛玠傳。出見黥面反者。其妻子沒爲官奴婢。唐次柳氏舊聞。玄宗幸太子宮。見使用無妓女。令高力士選民間女五人進之。力士曰。臣以爲掖庭中故衣冠以事沒入者不少。可備選。又劉無雙傳。以父曾爲朱泚僞官。置大辟。無雙沒入掖庭。又因話錄。肅宗讌宮中。有女優綠衣秉簡爲參軍者。乃伏法蕃將阿布思之妻也。是自漢迄唐。凡犯重罪者。其妻子無不沒爲官奴婢也。

古殺人狀況

古欲斬人。先使伏於鑕上。說苑。秦始皇旣囚太后。令曰。敢諫者死。茅焦旣諫。解衣伏質。史記張蒼傳。犯死罪當斬。解衣伏質。漢書王訢傳。訢已解衣伏質。師古曰。質。鑕也。欲斬人使伏於鑕上。至斬人之器。則不以刀。而以斧。管子。至堂阜。桓公親迎。祓而浴之。管仲詘纓捷衽。使人操斧而立其後。公辭斧三。然後退之。公

曰。垂纓下紐。寡人將見。按管仲曾射桓公中帶鉤。故自請死罪。使人操斧以備誅。而冠纓下垂。則於斬首時有礙。故屈纓於上。便不護項。又衣襟下垂。腰斬不便。故斂衽露體。俾無遮護。是皆就死時狀態。乃不持刀而持斧者。誠以古殺人蓋以斧也。

古殺人後必暴其尸三日

周禮秋官。凡殺人者踣諸市。肆之三日。左傳成十七年。晉厲公殺三郤。皆尸諸朝。襄二十三年。楚殺令尹子南。尸諸朝三日。昭二年。鄭子晳死。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注書罪於木。加尸上也。卽論語所謂肆諸市朝也。又桓十五年。鄭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注云汪池也。是不朝不市而於野也。然自漢以來。不見有陳尸之事。祇王允殺董卓。肆之於市。卓尸肥。夜然燈於臍中。謂之卓蠟。他甚少也。

古有焚尸刑有車裂刑

周禮。秋官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鄭注辜車裂也。左傳襄二十一年。轘觀起於四竟。杜注。轘車裂也。又史記商鞅傳。乃車裂之。至漢以後。則甚少矣。

古以金帛贖罪

虞書曰。金作贖刑。孔叢子。顏讐由善侍親。子路義之。後讐由以非罪執。子路請以金贖焉。新序。鍾子期爲擊磬者贖其母。史記李廣傳。當斬贖爲庶人。后漢明帝紀。天下亡命殊死以下。聽得贖論。（定也）死罪入縑

二十匹。右趾至髡鉗城旦舂十四。是自死罪以至最輕之舂罪。皆可以金帛贖。故宮者無所畏也。城旦者。戍邊塞。晝伺寇虜。夜築長城。右趾者謂刖其右足也。但自文帝時卽詔除肉刑。謂右趾爲刖足。疑注非也。

漢女刑有顧山

平帝紀。天下女徒。（言女應受徒刑者。）已論歸家月出顧山錢三百。又光武紀。女徒雇山歸家。如淳曰。令甲女子犯徒罪。遣歸家。每月出錢雇人於山伐木。名曰雇山。按此刑後世少見。漢世重聚斂。故有此刑也。

漢死罪可改宮刑

景帝紀。詔死罪欲腐者許之。光武紀。詔死罪募下蠶室。按此可見宮刑之重。觀詔語曰。欲腐者。蓋有寧就死不欲腐者矣。故須募也。蠶室常溫。割勢後懼中風。故居之。

按周時王宮以奄人守內。亦因材利用耳。與刖刑同也。故其時士大夫家。亦常用奄人。左傳襄二十八年崔子怒寺人御而出。是其證也。至漢時帝王宮嬪愈多。須奄人愈衆。自然之宮刑。不敷用。則募以致之矣。故後漢郎顗傳。臣聞古者。本無宦官。武帝末春秋高。數遊後宮。始置之。

卷二十六

行唐尚秉和著

文具

成周以前皆以刀代筆

攷工記。築氏爲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鄭注今之書刀。疏漢時蔡倫造紙。蒙恬造筆。古者未有紙筆。則以削刻字。至漢雖有紙筆。仍有書刀。是古之遺法也。按削者。刀也。今日出土之龜甲文。皆以刀劃字於上。而皆爲殷物。攷工記作於周初。由是證成周以前。皆以削刻字。無所謂筆。故至漢因名曰書刀。言以刀作字也。東觀漢記。建初中以書刀賜馬嚴。是也。

春秋戰國以竹木爲筆而不廢刀

古今注。古之筆不論以竹以木。但能染墨成字。卽謂之筆。按曲禮云。史載筆。管子云。於是令百有司。削方墨筆。莊子云。衆史皆至。舐筆和墨。韓詩外傳。墨筆操牘。按玆所謂筆。皆竹木之筆也。先削成薄片。成斜刃形。而析其末。使竹木之文理碎析蒙茸。然後能染墨。舐筆者。舐其尖使潤。受墨易也。然仍不廢刀。周末雖有帛書。大多數用竹簡。字訛則以刀削去。史記孔子世家。孔子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

一辭。是其證。又拾遺記。任末削荊爲筆。後漢時雖有毛筆。任末以家貧削荊爲之。亦古以竹木爲筆之證也。

古竹筆今木匠仍用之。宋孄眞子云。古筆多以竹。如今木匠所用墨斗竹筆。故字從竹。按今木匠所用竹筆。長約五六寸。筆尖削成薄片。寬半寸餘。成斜刃形。以刀析其末。使刃碎能受墨。卽秦以前之筆。至所用墨斗。疑亦周舊也。

秦漢以獸毛爲筆

史記始皇令蒙恬與太子扶蘇築長城。恬取中山兔毫造筆。古今注。秦蒙恬以枯木爲管。鹿毛爲柱。羊毛爲被。所謂蒼毫也。按竹木能染墨而不能含墨。作字甚艱。蒙恬以鹿毛爲心。更以羊毛被於四周。束於管中。鹿毛質勁。羊毛質柔。含墨多。作字更速。後世精益求精。更益以兔毫。束以竹管。西京雜記。所謂天子筆管。以錯寶爲跗。毛皆以秋兔之毫。韓愈毛穎傳。所謂封於管城者是也。

至漢仍刀筆並用

西漢時雖以帛書。東漢雖有紙。然多用竹簡。用竹簡卽不能廢刀。漢書郅都傳。臨江王欲得刀筆爲書謝上。原涉傳。削牘爲疏。朱博傳。與筆札使功曹自疏姦臧。功曹惶怖。大小不敢隱。博知實。勅自改而已。投刀使削所記。孔光傳。時有所言。輒削草藁。皆刀筆並用之證也。故夫蕭何世家云。以秦時刀筆之吏。汲黯傳

云。人言刀筆吏。不可爲公卿。尹齊傳云。以刀筆吏。稍遷至御史。周昌傳堯少年刀筆吏耳。當時之稱刀筆吏。似今日之稱書記生繕寫小吏也。然就朱博傳觀之。似刀自刀。筆自筆。刀專供筆誤刊削之用。與周以前以削刻字所謂書刀者異矣。

至晉祇用筆不用刀

刀筆與竹簡。相因爲用者也。晉時紙盛行。竹簡遂廢。竹簡廢而刀亦廢。故自晉以來。遂無刀筆之語。

春秋戰國時以漆爲墨

論語比考讖。孔子讀易。漆書三滅。後漢杜林傳。林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又呂疆傳。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求合其私文者。按古作字於簡。竹簡光滑。若施以今日之墨。乾卽脫落。故必以漆。管子云。有司削方墨筆。莊子云。舐筆和墨。韓詩外傳。周舍（趙臣）墨筆操牘。凡所謂墨。皆漆也。然不曰漆而曰墨。殆於漆之中加以黑色。俾字易顯明也。然摩擦久則仍滅。故孔子讀易有漆書三滅之語也。

至西漢始製墨成塊

西京雜記。尙書令僕丞郎。日給隃麋墨。漢官儀。尙書令僕丞郎。日給隃麋墨二枚。按地理志。隃麋縣。屬右扶風。必其地有以製墨爲專業者。所產最良。故因以爲名。然旣曰枚。則已製墨成塊。不專用漆。

晉始廢漆墨用烟墨

東漢雖有紙。仍用竹簡。故漆墨仍不廢。至晉盡用紙。烟墨始行。墨經云。晉始燒黍爲烟。和以松煤。唐初高麗貢松烟墨。宋張遇供御墨。始用油烟入麝。謂之龍劑。以迄於今。

古以竹帛爲紙

墨子。殺其人民。取其牛馬貨財。則書於竹帛。說文。著之竹帛謂之書。漢書。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是書字於竹帛之上也。其以竹爲書者。小則曰簡。詩小雅。畏此簡書。毛傳。簡書戒命也。孔疏。古者無紙。有事書之於簡。故曰簡書。左傳閔元年。請救邢以從簡書。是也。再小則曰札。史記司馬相如傳。上令尙書給筆札。注札木簡之薄小者。又與簡札名異而實同者曰牘曰畢。史記補傳東方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漢書許皇后傳。書對牘背。又周勃傳。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爲證。師古曰。牘木簡。又禮學記。今之教者。呻其佔畢。疏佔視也。畢簡也。又爾雅釋器。簡謂之畢。蓋簡札牒畢同物而異名。而牒之小與札同。說文札木牘也。漢書路溫舒傳。編以爲牒。師古曰小簡曰牒。是畢與簡等。牒與札等。而札牒則更小於簡畢也。

其大者則曰方曰策。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中庸曰。文武之道。布在方策。蔡邕獨斷云。策者簡也。單執一札。謂之爲簡。連編諸簡。謂之爲策。凡書字有多有少。一行可盡者。書之於簡。數行可盡者。書之於方。方所不容者。乃書於策。又杜預左氏序。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孔疏云。策者册也。連編於

簡爲之。按儀禮聘禮云。不及百名書於方。鄭玄云。方板也。是方廣於簡。字在簡多不能容。乃書於方板上。方復不能容。乃接書於簡。簡多。按次序連編之。乃名爲策。策者一文而聯多簡之總名。非策更大於方也。漢魏時校訂古書。常有脫簡錯簡諸事。脫者於策中少一簡。錯者倒置策簡之先後也。

故夫今日可以紙爲者古無不以竹木　一契券

周禮質人。凡買儥者質劑焉。鄭注質劑券也。疏古未有紙。故以札書。漢書高帝紀。此兩家常折券棄負。師古曰。以簡牘爲契券。既不徵索。故折毀之。是契券皆以竹木。

一名刺

史紀高帝紀。乃紿爲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注云謂以札書姓名。若今通姓名。又酈食其傳。生瞋目按劍叱使者曰。走入復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非儒人。使者懼而失謁。後漢郭泰傳。士爭歸之。載刺常盈車。禰衡傳。乃陰懷一刺。既而無所之適。至於刺字漫滅。凡所謂謁。皆竹札也。故懼而失謁。謁可盈車。懷謁久不用字至磨滅也。

一書疏　須盛以囊

史記補傳。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夫惟竹簡。故其重若是。而書疏則盛以囊。漢書東方朔傳。文帝集上書囊。以爲殿帷。是可證羣臣凡有書奏。皆以囊盛。

不以囊則人見且簡札散亂無所收束由是推之凡朋友書問往還亦必皆以囊故後漢廣陵思王傳荊哭不哀而作飛書封以方底囊底方則容廣也

一書籍

莊子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夫惟竹簡故著書至有五車之多又論語比考讖孔子讀易韋編三絕鐵撾三折夫惟竹簡故貫之以韋讀畢一簡以鐵撾掀一簡也韓非子魏昭王讀法十餘簡而睡矣是亦編簡爲策之證也

東漢時以竹簡製書之法簡長二尺四寸

後漢吳祐傳欲殺青簡以寫經書注殺青者以火炙簡使青而易書且不蠹又周磐傳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幷刀筆各一以置棺前又曹褒傳撰自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喪祭始終制度以爲百五十篇寫以二尺四寸簡是欲寫經書先將竹簡殺青而書之長則以二尺四寸爲度也

若法令之書則簡長三尺

左傳定八年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杜注析私造刑書書於竹簡故曰竹刑而不言其尺寸漢書杜周傳君爲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孟康曰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又朱博傳廷尉治郡斷獄且二十年亦獨耳剽日久三尺法令人事出其中是漢時刑書竹簡長皆三尺比尋常書長六寸也

後漢始有紙

後漢蔡倫傳。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爲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紙之創造始於此。然東漢至魏。仍兼用竹簡。魏張既傳。常畜好刀筆及版奏。是其證也。

古貧者得書難常寫於門牆衣服及股上

拾遺記。蘇秦張儀同志好學。遇見墳籍。行路無所題記。以墨書掌及股裏。夜還而寫之。折竹爲簡。剝樹皮編以爲書帙。又賈逵家貧。削庭中桑皮以爲牒。或題於扉屏。又任末覩書合意者。題其衣裳。門徒更以淨衣易之。河洛秘奧非正籍所載。皆注記於柱壁及園林樹木。好學者來輒寫之。是可證古時紙固少。即竹簡貧者亦不易辦。故任處寫書。

至東晉紙大行始不用竹書而以卷計

世說。庾仲初作揚都賦成。以呈庾亮。亮大爲其名價。於是人人競寫。都下爲之紙貴。又庾子嵩讀莊子。開卷一尺許。便放下曰。了不異人意。又世說注。褚陶曰。聖賢備在黃卷中。始不曰簡而曰卷矣。

唐時書籍仍爲卷至宋裝爲册而仍以卷計

唐韓退之王適墓誌。得一卷書若告身者袖之。按王適婦翁。必嫁其女於官人。適本秀才。媒妁受賄紿婦

翁。謂適爲官人持一卷書作告身（即誥封軸）。以爲證。由是可證唐時書籍皆爲卷形。史謂某人藏若干卷書者。殊名與實符。至宋印本書行。皆裝成册。而仍以卷計。則不合矣。

漢人作書已用硯

自秦以前。不見人用硯。俗傳周武王有硯銘者僞也。周初承殷。皆以削刻字。周末用漆書。謂漆時或用硯。然諸子所記。或曰和墨。或曰墨筆。而不及硯。故吾謂今木匠所用墨斗爲周制。至西漢製墨成塊。用時須磨。磨必以硯。故漢書薛宣傳云下至材用筆硏。皆爲設方略。後漢班超傳安能久事筆硯間乎。似當時讀書者。爲不可離之物。至漢末而愈多矣。

古傭書致富

拾遺記。漢安帝時。家貧不得仕。乃挾竹簡。插筆。於洛陽市傭書。美于形貌。又多文辭。來僦其書者。丈夫贈其衣冠。婦人遺其珠玉。一日之中。衣寶盈車而歸。是可證漢時能書者少。又士人能書。恆恥而不爲。故有傭書者。業必發達也。

古人作書不憑几

世說桓宣武北征。袁虎（宏小字）。時從。被責免官。會須露布文。喚袁倚馬前令作。手不輟筆。俄得七紙。又夏侯泰初嘗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如故。書亦如故。按今人作書必憑案。有能懸肘

懸腕者。則以爲能。若魏晉時尙無高几可憑。故隨地可作書。無不懸肘也。

古竹書易亡之故

後漢吳祐傳。文恢爲南海太守。欲殺靑簡。以寫經書。祐曰。此書若成。載以兼兩。按此時所謂經。五經耳。兼兩者數車也。祇五經卽載數車。故五胡亂起。中原文物悉成灰燼。彼夫汲冢竹書有七十餘車。實書類亦不多也。

隋唐已有木板書

隨園隨筆云。按陸深河汾燕閒錄云。開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上勅佛經雕板行世。唐柳玭家訓序。言在蜀時。嘗閱書肆見字書小學率雕本。是自隋已有木板。但祇雕佛經。至唐末漸及於字書小學。尙未有雕本經書。

五代始刻九經及其他經籍

齊召南歷代帝王年表云。後唐明宗長興三年。初刻九經板印賣之。至周廣順三年。九經板始成。又五代史和凝傳。文集百卷。自鏤板行世。又宋史藝文志曰。周顯德時。始有經籍刻板。學者無筆寫之勞。又歐陽修有蜀刻本韓集。是可證五代時不惟刻九經。並刻其他書籍。不似唐末之祇刻小學也。

至宋刻板書始大備

五代時雖刻九經。祇正文及注。疏則畏難而不刻。隨園隨筆云。宋眞宗幸國子監。問邢昺經板幾何。昺曰十餘萬。臣少從師授經。有疏者百無一二。力不能傳抄。今板本大備。士庶家皆有之。是刻板書至北宋已大備也。

書籍變遷之歷史

自曹魏以前。皆用竹簡寫書。或以帛。帛貴用者少。皆簡書也。至東漢有紙。紙初發明。漢魏時蓋仍貴。其見於史者。仍用簡書。不廢刀筆。至晉紙多。簡書始廢。此一變也。晉以後雖有紙。然書必手抄。南史沈麟士年過八十。猶手抄細字書數十篋。梁袁峻自寫書日課五十紙。至五代時雖有刻板書。蓋甚不備。仍不免手抄。故蘇軾李氏山房藏書記。言老儒先生自言少時。史記漢書不可得。幸得皆手抄讀之。近年市人轉相摹刻。日傳萬紙。抄寫之勞始免。此又一變也。至清末影印行。能將巨帙縮爲小帙。攜帶尤易。此又一變也。

卷二十七

迷信禁忌

古救日食狀况

夏書胤征曰。辰弗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是自夏時逢日食。則舉國惶恐奔馳以救之也。周禮夏官大僕。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又地官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又左傳昭十七年日有食之。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不舉盛饌。）伐鼓於社。（責羣陰。）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自責。）大史曰。三辰有災。百官降物。（素服。）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

杜預云。集。安房舍也。辰不集於房者。言不安於舍次也。蓋古人以日月食乃三辰之災。故舉國上下。竭力救護。又桓十五年六月日食。文十五年四月日食。皆用幣伐鼓。與此同。此種救護禮節。至清仍存。每日食則百官素服。商民敲銅鐵器以爲救護。鑼鏘震天。又周禮女巫注。魯人因日食而哭。夫至於舉國皆哭。則由震恐以至於悲慘矣。然自三代至清沿之數千年。何其久哉。

古忌迎太歲動作

荀子。武王之伐紂也。行之以兵忌。東面而迎太歲。（謂逆歲星。）尸子。武王伐紂。魚辛諫曰。歲在北方不北征。武王不從。按今日建築房屋。俗避太歲所向。謂犯之則凶。古則勤兵亦忌也。

周時忌子卯日

禮玉藻。子卯稷食菜羹。左傳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禮檀弓晉平公謂杜蕢曰。爾飲曠何也。蕢曰子卯不樂。注云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謂之疾日。又左傳昭十八年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注昆吾以乙卯日與桀同誅。稔熟也。言其侈惡積熟故誅。按此等禁忌殊不可解。桀紂罪惡貫盈。以子卯日誅。宜也。胡爲反忌是日。學人至於舍業哉。抑以帝王死於是日。是日必大凶。然昭王南征死於江。幽王死於驪山。皆凶死。胡後人不忌其死日。吾疑其尙有說也。

古忌晦日

左傳成十六年。郤至曰。陳不違晦。（注月終陰之盡故兵家忌之。）以犯天忌。我必克之。

漢忌癸亥日

後漢鄧禹傳。明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更理兵勒衆。按癸爲十干末。亥居十二支末。癸亥日居六十甲子之末。故曰窮日。不出兵。

古忌五月五日生

史記。孟嘗君傳田嬰有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勿舉。其母竊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見其子於嬰。嬰怒文頓首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受命於戶乎。必受命於戶。則可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又西京雜記。王鳳以五月五日生。其父欲不舉。曰俗諺舉五日子。長及戶則自害。不則害其父母。其叔父曰。昔田文以此日生。爲薛公。以古事推之。非不詳也。遂舉之。又世說。胡廣本姓黃。以五月五日生。其父母置甕中流於江湖。胡公取之。養爲己子。後登台司。又宋書王鎭惡以五月五日生。父母欲棄之。祖猛曰。昔田文以此日生爲齊相。此兒必興吾宗。遂舉之。又孝子傳。紀邁以五月五日生。父母棄之。是此禁忌自周至六朝而未已。迄唐始漸衰。唐書崔信明傳。以五月五日正中時生。其父請太史令占之。是仍有所疑也。特不殺耳。又癸辛雜識。宋徽宗以五月五日生。以俗忌改作十月十日。爲天寧節。是宋時尙以是爲忌也。

漢及六朝人忌辰日哭喪

顏氏家訓。陰陽說云。辰爲水墓。又爲土墓。故不得哭。王充論衡云。辰日不哭。哭則重喪。今無教者。辰日有喪。不問輕重。舉家淸謐。不敢發聲。以辭弔客。按此等禁忌之無理。殆與五月五日生子同也。

春秋時忌見科雉及兩頭蛇

說苑。楚莊王獵雲夢射科雉得之申公子倍攻而奪之。王將殺之。大夫諫曰。爭雉必有說。子姑察之。不出三日。子倍病而死。邲之戰楚勝晉歸而賞功申公子倍之弟請賞於王曰。臣之兄讀故記曰。射科雉者不出三月必死。臣之兄爭而得之。故夭死也王命發府而視之。於記果有焉。遂賞之。按科雉不知爲何物。康熙字典云科雉獸名。而不言其本胡得之而必死哉。然古載記卽有之。怪甚矣。

新序。孫叔敖爲兒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而泣。其母問其故。對曰聞見蛇兩頭者死。嚮者吾見之。恐人復見之也。殺而埋之。母曰。如是存心必不死。旣而果不死。按此亦與得科雉者存心同耳。彼何以死。此何以不死。蓋事出偶然。無關休咎也。

古以女爲不祥

左傳襄二十五年。鄭伐陳入之。陳侯奔。遇賈獲。載其母妻。下而授公車。公曰。舍爾母。辭曰。不祥。是以母爲不祥。弗與共車也。又列女傳趙簡子伐楚。至河。津吏醉不能渡。欲殺之。津吏女娟。旣說簡子而免其父。且請操楫而渡。簡子曰。吾將行選士大夫齋戒沐浴。義不與婦人同舟而渡也。是亦以女爲不祥。恐同舟敗事也。又漢書李陵傳吾士氣少衰。鼓之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乃搜得盡斬之。明日斬首三千級。是軍中尤忌有婦人也。

古忌東益宅

新序哀公問孔子曰。寡人聞之東益宅不祥。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按此事淮南子亦載之。謂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以爲不祥。哀公怒。問其傅宰折睢。蓋一事而傳聞異詞。然或曰東。或曰西。亦足證其無正理。而純爲習慣之迷信矣。

周及漢皆惡梟鳴唐以梟爲報喜

說苑。齊景公爲露寢之臺。成而不通焉。柏常騫曰。爲臺甚急。臺成君何爲不通。公曰。然。梟昔者鳴。其聲無不爲吾惡之甚。故不通焉。又漢書霍光傳。鴞數鳴殿前樹上。大怪之。按梟晝伏夜動。純爲陰物。俗謂其夜見鬼始鳴。必自三代時有是說。不然何惡之甚哉。然至唐時。又以梟爲報喜。

劇談錄。韋顗舉進士。未放榜。擁爐愁歎。忽檐際有梟怪鳴。疑有殃咎。忽禁鼓一鳴。報顗及第。又隋唐嘉話。有梟鳴於張率更庭樹。其妻以爲不祥。連唾之。率更云。急洒掃。當遷官。言未畢。賀客盈門。

古人迷信蛇妖

左傳文十五年。有蛇自泉臺出。入於國。如先君之數。秋八月。聲姜薨。毀泉臺。又韓非子。涸澤蛇將徙。有小蛇謂大蛇曰。子行而我隨之。人以爲蛇之行者耳。必將殺子。不如相銜負我以行。人以我爲神君也。乃相銜負。以越公道。人皆避之曰。神君也。按韓非子雖寓言。然當時人心理。實如是也。

古以狗矢浴不祥

韓非子。燕人無惑。（言祛惑注皆誤。）故浴狗矢。燕人其妻有私通於士。其夫早自外而來士適出。夫曰何客也其妻曰無客。問左右。左右言無有。如出一口。其妻曰公惑易也。因浴之以狗矢。又燕人李季好遠出。其妻私有通於士。季突之。士在內中。妻患之。其室婦曰。令公子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佯不見也。於是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人皆曰無有。季曰吾見鬼乎。婦人曰然。爲之奈何。曰取五牲之矢浴之。按牲矢避鬼魅。古所未聞。迷信至此。祇有捧腹而已。

古以芻狗禱病

莊子天道篇。夫芻狗盛以篋衍。（笥也）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按淮南子。疾疫時行。則芻狗爲帝。是芻狗者。束草爲狗。被以文繡。供於神用以禱病。病愈多芻狗愈貴。然禱能則以車轢之。踐踏之。復爲薪矣。觀魏志周宣傳。人嘗三夢芻狗。三占皆不同而皆應。人問其故。宣曰。芻狗者祭神之物。故始夢當得飲食。祭祀既訖。則爲車所轢。故中夢當折脚。芻狗既車轢之後。必載以爲薪。故後夢憂失火也。是芻狗之用。自周迄三國仍相同也。至唐則代以紙馬。博異記。王昌齡舟行至馬當山。禱神祈風。具酒脯紙馬。是其證。

古以桃木避不祥

左傳襄二十九年。楚人使公親襚。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杜注茢黍穰。孔疏茢是帚。

葦桃爲棒也。按左傳昭十二年。楚王曰。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杜注桃弧棘矢。以禦不祥。又莊子插桃枝於戶。連灰其下。童子入不畏而鬼畏之。是鬼智不如童子也。惟鬼畏桃木。故魯人先以桃茢祓亡鬼。後楚人知其故。故悔。悔先靈被祓也。又禮記。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是魯又以楚子爲臣也。又漢書。廣川惠王傳。今欲靡爛望卿。使不能神。取桃灰毒藥。與支體雜煮之。又王莽傳。莽感高廟神靈。遣虎賁虎士入高廟。拔劍四面提擊。斧壞門牖。桃湯赭鞭。鞭洒屋壁。是又煮桃木爲湯以避鬼也。又宋史五行志。西川孟昶每歲除日。命翰林爲詞。題桃符。又李時珍本草集解曰。桃味辛氣惡。故能厭伏邪氣。今人門上用桃符辟邪以此也。又元好問詩云。十九桃符傍門戶。是可證劉桃爲符。至新年則懸門上以辟邪也。又古今載記。以桃木避鬼之事。雖更僕數。他迷信事。或古有今無。獨此事歷周迄今不改。胡其久如此哉。

周以來夢之迷信

周禮春官。占夢。中士二人。注。專占夢之吉凶。詩小雅。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又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又正月篇。訊之占夢。又左傳成十年。晉侯夢大厲。又史記趙世家。趙盾在時。夢叔帶持要而哭。卜之。兆絕而後好。又簡子夢之帝所甚樂。又史記佞倖列傳。文帝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從後推之上天。後陰求推者郎。郎見鄧通。尊幸之。是周及漢皆重視夢。而周且有掌夢專官也。至三國魏周宣以占夢著大名。而占無

不驗。事尤奇也。

古夢棺者必得官

世說新語。人問殷中軍。何以將得位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矢穢。殷曰。官本是臭腐。所以將得而夢棺屍。財本糞土。所以將得而夢穢汙。又晉書索紞傳。索充初夢天上有二棺落充前。紞曰。棺者職也。當有京師貴人舉君二官者。俄而果然。又因話錄。李逢吉未掌綸誥前。家有老婢好言夢。後多有應。李公久望除官。因訪於婢。一日婢至慘然。公問故。曰昨夜與郎君作夢不好。意欲不說。公强之。曰夢有人舁棺至堂後。云且置在此。不久即移入堂中。此夢恐非佳也。公聞甚喜。俄除中書舍人。後知貢舉。未畢而入相。又雜家小說。紀此等事亦甚多。不勝錄也。

古詛祝所惡之人使神加殃

左傳隱五年。鄭伯使卒（百人）。出豭。行（二十五人）。出雞犬。以詛射潁考叔者。注鄭前伐許。潁考叔執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射之顛。故鄭伯使巫祝詛之。按書無逸。厥口詛祝。疏詛祝謂告神明令加殃咎也。以言告神謂之祝。請神加殃謂之詛。又周禮春官。詛祝掌盟詛之祝號。鄭司農云。詛謂祝之使沮敗也。然則詛射潁致叔者。即請神加以殃咎也。故漢書班婕妤傳。飛燕譖婕妤祝詛。考問。辭曰。若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是其證也。

古盟誓歃血狀況

晏子春秋，崔杼既殺莊公而立景公，杼與慶封相之，刼諸將軍大夫及顯士庶人於太公之坎上，令無得不盟者，以甲千列環其內外，盟者皆脫劍而入，戟拘其頸，劍承其心，令自盟曰，（書詞）不與崔慶而與公室者，受此不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以指抹血歃口）所殺七人，次及晏子，奉杯血仰天歎曰，嗚呼崔子爲無道而弑其君，不與公室而與崔慶者，受此不祥，俛而飲血，按歃者飲也，左傳僖二十五年，背坎血加書，僞與子儀子邊盟者，注掘地爲坎，瘞牲血坎中，加盟書其上，又周禮秋官司盟掌盟載之法，注盟者書詞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卽左傳昭十二年所謂坎用牲加書也，玆言太公之坎上者，言於太公廟爲坎也，指不至血者，言以指抹血歃於口也，此所謂刼盟，與哀十五年，太子與五人介，與豭從之，迫孔悝於廁，强盟之，十六年太子使五人與豭從己，刼公而强盟之，性質同也，夫既知爲人所不欲，而猶强使之盟，似一盟卽永不敢背者，則當時人之心理忠厚，實過後人也，

若天子之合盟及列國會盟則執牛耳不以豭

周禮天官玉府，若合諸侯，共其珠槃玉敦，注珠槃以盛牛耳，尸盟者執之，敦盛血，又夏官戎右，盟則贊牛耳桃茢，疏，尸盟者既以珠槃盛牛耳，更以玉敦盛耳血使歃，戎右執桃與茢，祓除不祥，此天子合諸侯之盟也，夫以天子之尊，儘可命令諸侯使從其令，而必以盟，是盟更重於天子之命可知也，

天子合諸侯而盟，其執牛耳者，自為天子之屬，若諸侯與諸侯盟，則以尊者執牛耳，是以常有爭執，故哀十七年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又定八年，晉師將盟衞侯於鄟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衞君者，涉佗成何曰，吾能盟之，衞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衞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何捘衞侯之手，及捥，衞侯怒，按注云，盟禮尊者涖牛耳，主次盟者，衞君與晉大夫盟，臣當執牛耳，晉人恃其彊，背禮侮衞君也，然無論天子合諸侯，諸侯與諸侯，凡盟必歃血於口，左傳襄九年，鄭子孔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又史記平原君傳，毛遂謂楚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遂奉銅盤跪進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既畢歃，左手持盤血，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等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卽盟時尸盟者以衣以手抹血於口也，

古重視卜筮

卜用龜，以火灼龜，視其兆，而定吉凶，說文兆龜坼也，蓋以火灼龜板，上現坼文，卽以此坼文定吉凶，史記趙世家所謂兆罷而後好，文帝紀兆得大橫是也，在夏商時，卜蓋重于筮，周時卜筮並重，其卜詞有千二百之多，然左傳云，筮短龜長，似周人心理，亦以卜為重，故凡得大龜者，謂之實櫝，以玄纁，藏于太廟，論語，藏文仲居蔡，山節藻梲，甚貴重也，有大事則啓之，漢以後用者少，唐戚用之，唐以後載籍則不見，蓋失傳久矣，

筮用蓍草，枚長二尺，或五尺七尺，筮時用五十枚，去一，四十九枚，三揲成一爻，十八揲成六爻，周易卽其

筮詞。又有連山易歸藏易。先儒謂爲夏殷易。今不傳。

周設卜筮專官

周禮春官大卜下大夫。卜師上士二人。卜人中士八人。又筮人中士二人。夫掌卜之官。尊至大夫。其重視爲何如。是以周時凡事必卜。冠婚喪祭祭牛皆卜而後定。大事更可知。其見于儀禮春秋傳國語者。不可勝數。至戰國已少。秦漢尤少。以此見迷信心理。愈古愈甚也。

至戰國遂有賣卜爲業者以迄於今

莊子支離疏者。鼓筴播精。足食十人。注。鼓筴。音策 揲蓍也。足食十人。言賣卜可養十人也。又高士傳。嚴君平垂簾賣卜成都市。日得百錢自給。卜訖則閉肆下簾。又史記日者傳。司馬季主卜於長安東市。又漢書。張禹傳。禹爲兒。至市喜觀於卜相者前。久之頗曉其別蓍布卦意。是皆以卜相爲業。開肆得錢以自給。爲春秋以前所未有。又前定錄。宣平坊王生善易筮。李相國揆往問之。王生每以五百錢決一局。而來者雲集。是卜資之昂。爲唐以前所未有也。

古相術

春秋時以威儀音聲相人。即可決其休咎。其見於左傳者。如鬬伯比謂屈瑕舉趾高。心不固。必敗。後果敗死。又晉侯見魯成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果陷廁卒。又晉士貞伯謂鄭伯視流而行速。必不能久。

果死。又叔向謂單子視下言徐。無守氣矣。決其將死。是以威儀相也。又楚子上謂商臣蠭目而豺聲。必爲亂。魯臧文仲謂齊君語偸。必死。楚子文謂越椒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必滅若敖氏。叔向母聞伯石啼聲曰。是豺狼之聲也。必喪羊舌氏。後皆驗。是以聲音相也。而皆惡徵。而善徵先見者。如文元年王使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曰。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後果驗。又韓詩外傳。衞姑布子卿善相。見孔子而視之五十步。從而望之五十步。謂子貢曰。得堯之顙舜之目禹之頸皋陶之喙。必聖人也。從前視之盎盎乎似有土。從後視之。高肩弱脊。此惟不及四聖也。此又以行步時左右前後氣象相也。

至戰國秦漢相術能以紋理知休咎

春秋時之相。皆按理而決。至戰國則益進。戰國之時。最著者爲梁唐舉。荀子。相人古有姑布子卿。注相趙襄子孔子。今之世梁唐舉。注相李兌蔡澤。觀人形狀顏色。知其吉凶妖祥。此仍有理可憑也。至韓非子云。今戰勝攻取之士不賞。而卜筮視手理者日賜。又周勃傳有縱理入口。法當餓死。後亞夫竟餓死。夫祇以文理相。則古所無也。又後漢班超傳。祭酒虎頭燕頷。有飛而食肉相。當封侯萬里外。後果然。是其術較春秋益進矣。他若竇廣國衞青等相者。皆預知其封侯。而史失其詞。凡此皆不錄。錄其有相法者數則。以見其變遷。自此以後。以相人爲業者益多。與垂簾賣卜等。故不備錄。

古有巫官

周禮春官司巫。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男巫無數。女巫無數。注。巫能制神之處位次主者。疏。巫與神通。掌三辰之位次。又凡以神仕者無數。以其藝爲之貴賤之等。按國語云。古者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中正。則神明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聖人用之。使制神之處位次主。是巫之來已久。其可考見者。世本云。巫咸始作巫。是自殷已有也。

古巫有事時之盛況

周禮春官司巫。掌羣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注。雩旱祭也。魯僖公欲焚巫尪。以其舞雩不得雨。疏。引春秋緯云。雩者呼嗟求雨之祭。按左傳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又檀弓云。魯穆公曰。吾欲焚尪而奚若。又云。吾欲暴巫而奚若。鄭注云。尪者面向天。冀天哀而雨之。又女巫云。旱暵則舞雩。凡邦之大烖。歌哭而請。注。崇陰也。又按論語云。風乎舞雩。是舞雩在郊外。値天旱。男巫則呼嗟向天。女巫則舞蹈。歌哭覬天哀而有雨。苟天不雨。則或置巫日中而暴之。甚或並巫尪而焚之。若天之不雨。其咎端在巫者。在後世人君値天不雨。或下詔罪己。意尙不失爲正。大古則歸咎於巫。其心理甚不可解。然當天旱。男女巫舞雩於郊外。歌哭舞蹈。其盛況爲後世所未有矣。

古巫能下神視神鬼

周禮司巫。凡喪事掌巫降之禮。鄭注。降下也。巫下神之禮。今世或死既斂。就巫下禓。（音傷）其遺禮。疏。禓當

冢之鬼。蓋旣斂使巫降死者之神也。是下神之事。自周至東漢未革。又左傳成十年。晉侯夢大厲。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又曰。不食新矣。後竟如言。又莊子。小巫見大巫。拔茅而棄。又吳志。張紘傳陳琳曰。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又酉陽雜俎。明皇東封歸至華山。見金天王道旁迎謁。明皇令巫覘之。所言衣服處所皆同。又宣室志。韋皋爲西川節度使張延賞壻。未達時依延賞頗遭白眼。有巫謂張夫人曰。韋郎有神護之。祿位過令公。是古巫能視神鬼。又古籍記載類此者甚多。未必盡妄。疑古巫實有一種學理相傳授。故周爲設專官。後代失其傳授。而山野鄙僻之巫。遂羣起爲騙矣。見今尤多。故不再述。

唐宰相堂飯常人食之卽死

中朝故事。宰相堂飯。常人多不敢食。鄭延昌在相位。一日其弟延濟來。値食夾。遂同食。其弟一夕而卒。

以紙錢爲冥資之歷史

唐陳鴻睦仁蒨傳。仁蒨邯鄲人。大業初。江陵岑之象爲邯鄲令。延仁蒨敎其子文本。仁蒨夙與冥官成景善。成景朝太山府君過邯鄲。仁蒨令文本爲具食。並贈以金帛。仁本問是何等物。仁蒨曰。鬼與人異。異不如假。可以黃色塗大錫作金。以紙爲絹帛云云。可證隋末尙無以紙爲冥資之事。故仁蒨敎之。至唐則漸多。撫言王勃在馬當山遇老人曰。吾有債十萬。可爲吾償之。後勃買冥資十萬焚之。段成式支諾皋云。乃

貨衣其鑿楮如期焚之。又具酒脯紙錢乘昏焚于道。又再生記。王掄妻夢掄已死。求錢三十貫。即取紙剪爲錢。召巫者焚之。又五代史寒食野祭焚紙錢。宋史外戚傳李用和少窮困居京師鑿紙錢爲業。

按鑿紙錢者。即諾皋記所謂鑿楮。蓋以圓鐵管中含鐵柱。打疊紙上。即成錢形。今猶用此法。但皆雜貨店爲之。無專以此爲業者。而宋時有之。想見古人之焚化多於今日也。

墓俑之歷史

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以其象人而用之也。是自周時以木刻人殉葬。至晉六朝隋唐。則以泥塑人馬及各項什物殉葬。以使死者。今發掘者是也。至明清盡易以紙。所糊人馬什物大小與眞者無異。視古之泥塑物小不盈尺者異矣。此外又糊院宇居室重樓傑閣焚之。則古所無也。



卷二十八

行唐尚秉和著

厠溷便旋

古厠溷制度　周制與洋茅厠同

周禮。天官宮人掌王六寢之修。爲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惡臭。鄭玄云。井漏井。所以受水潦。蠲猶絜也。詩云吉蠲爲饎。鄭司農云。匽路厠也。玄謂匽豬謂霤下之池受蓄水而流之者。疏云。謂於宮中爲漏井以受穢。又爲匽豬使四面流水入焉。井匽二者皆所以除其不蠲潔。又去臭惡之物。

按此等排穢之法。頗與今日之洋茅厠相類。漏井者。卽上面受穢之管也。水潦者洩溺也。言爲井以受洩溺之穢。而漏之於下也。豬。（同瀦）者蓄水。鄭謂匽豬爲霤下之池者。卽上漏井之穢落於池中也。受蓄水而流之者。卽便旋已。放蓄水盪穢使流出也。其用意純與今之洋茅厠相同。

周路上有官厠

周禮。宮人爲其井匽。鄭司農云。匽路厠也。後鄭雖不從其詁。然可證古時路上皆有官厠。與今正同。

周厠有池坎

左傳成十年晉侯將食張。如廁。陷而卒。按此文杜注不詳釋。張者腹脹。故如廁遺。據周禮井匽注。廁。上有井。下有雷池。是凡廁皆下有極深之坑坎也。晉侯病甚。蓋跌於坎陷之中而卒也。又說文楲窬。賈逵注周官楲虎子也。廁行清。窬則行清內之空中者也。卽廁內下掘之坎也。故晉侯陷其中而卒。金樓子云。漢燕王旦將敗。廁中豕羣出。夫廁內有豕。必爲深坑。豕不得出。豕出所以記異也。

又按今山西各處之廁。皆下掘坎深約六七尺。廣如之。而橫兩板於坎上。履之以溲溺。板卽史記萬石君傳所謂廁牏也。下望黝然。深可沒頂。疑晉時遺制。故晉侯陷其中可致死。因誤倒入坎內。頭必向下也。

古不共廁

隨園隨筆云。士喪禮。隸人涅廁。注古人不共廁。涅者填之也。是亦廁爲土坑之證也。

古廁有垣牆爲蔽又有馬桶

史記萬石君傳。建爲郎中令。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牏。身自洗濯。注徐廣曰。牏築垣短板。音住。謂廁穢垣牆隱於其側。據此是廁必有垣牆以爲隱蔽也。但自身自洗濯觀之。牏若爲垣牆。於洗濯之義甚不合。原說文廣韻玉篇等字書。皆訓牏爲築牆短版。版橫坎上。履以溲溺。易霑汙。故洗濯之。似非垣牆也。

徐廣又云。一讀牏爲竇。言自洗滌廁竇。廁竇瀉除穢惡之穴也。呂靜曰。楲窬褻器也。音威豆。又孟康曰。廁

行清，窬行中受糞者也。東南人謂鑿木空中如曹。謂之㡤。據此是廁者於地掘坎。小便於其中。牏者。卽今之馬桶。故不建爲稍洗濯。

由以上二說。廁牏雖未得確詁。然由漢魏晉宋人注。可證明古廁有垣牆爲隱蔽。又以證漢魏時鑿木空中如曹。卽今馬桶。不過古時工拙。不能如今製法。須鑿木爲之耳。

蓋廁者乃便旋之定所。故所在有之。左傳哀十五年迫孔悝於廁。強盟之。又史記項羽本紀。沛公起如廁。高后紀。乃斷戚夫人手足。居之廁中。又逐薛穀之郎中府吏廁中。是廁必有垣牆或屏。備遮時人不見。故曰廁中也。以上廁溷。

古便器狀況

周禮天官玉府。掌王之衣服衽席牀笫及褻器。又內豎執褻器以從。鄭注。褻器清器虎子之屬。按說文械窬。褻器也。賈逵解周官。械虎子也。古之受大小溲者。皆以虎子呼之。又按韓非子。趙襄子漆智伯頭爲溲杯。溲杯亦虎子也。且由說文觀之。凡今日之馬桶。小便壺。皆名虎子。後人但以小便器爲虎子者誤也。以上便器。

古謂小便器爲清。史記萬石君傳注。廁行清。窬行中受糞者也。又周禮內豎執褻器以從。鄭注褻器清器。清者小便。專爲廁內行之。史記。范雎爲魏齊笞擊。雎佯死。卽卷以簀。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雎。是其證。

久之遂謂小便器爲淸。漢應劭風俗通云。扶風臧仲英家多怪。有孫女三四歲亡。求之不能得。二三日乃於淸中溺內啼。又梁柳惲擣衣詩。踟蹰理金翠。容與納宵淸。宵淸者溲器。言擣衣罷將睡。置淸備遺也。

古遺時先以棗塞鼻

世說王敦初尙主。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食遂至盡。按棗能禦臭。乾烈尤佳。故用以塞鼻。

古大遺時先脫衣至宋猶如此

世說。石崇廁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沈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著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廁。王大將軍往。脫故衣。著新衣。神色傲然。按是必因遺時脫故衣。遺罷。謂故衣著臭不堪用。俾著新衣出。以示其富。非入廁必易新衣方令遺也。又玉泉子。楊希古性潔淨。內遇如廁。必撤衣無所有。然後高履以往。又五燈會元。湛堂傳師半夜特往登溷。方脫衣。悟即提淨桶至。師曰待我脫衣。脫罷。悟復到。按湛堂北宋時人。是可證自晉至唐宋。凡大溲皆脫衣也。蓋古人衣服寬博。不脫長衣。則大溲不能辦。亦猶淸時服大禮服之難以大遺也。

更衣說

由世說及五燈會元致之。古人大遺時必脫衣。因是而思及古所謂更衣。更衣之名。始見於史記。衞皇后

傳云。武帝還過平陽主、飲酣起更衣。而注不釋其義。漢書灌夫傳。坐乃起更衣稍稍去。師古云。坐謂坐上之人也更改也。凡久坐者皆起更衣。以其寒煖變更也。又東方朔傳後迺私置更衣。師古云。爲休息易衣之處。又楊敞傳大將軍光欲廢立議既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敞。敞唯唯而已。延年起至更衣。師古曰。古人延客。必有更衣之處。據師古所釋更衣之義。祇爲坐久寒煖變更。然田延年詣楊敞。並非宴飲久坐。而亦至更衣。吾深疑更衣者乃備客便旋之私處。不必如師古所言。祇爲寒煖更衣而設。如純爲更衣。他侍御儘可隨侍。惟其爲便旋。故雖以武帝天子之尊。起更衣。祇子夫侍。他侍御無入者。即其證也。此有一確證。論衡四諱篇云。夫更衣之室。可謂臭矣。臭則爲廁無疑也。又田延年至楊敞家。起至更衣。亦便旋也。因便旋時須脫衣。久之遂名其處爲更衣。必如師古所詁。似太拘也。

自六朝至宋大遺後以籌子拭穢並以水滌淨

大遺後以何物拭穢。古載記甚不詳。晉裴啓語林云。劉寔詣石崇如廁。見兩婢持錦囊。寔遽退笑謂崇曰。乃誤入卿室。崇曰。廁耳寔更往向乃守廁婢所進囊。是籌。北齊書文宣帝令楊愔進廁籌。以籌拭穢。始見於此。又五燈會元廣教院歸省禪師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廁坑頭籌子。按籌者木枚也。古蓋紙貴。或無粗紙。故以木枚撥落餘穢。又漢堂傳。師半夜特往登溷。方脫衣。悟即提淨桶至。師曰。待我脫衣。脫罷悟復至。未幾。悟供籌子。師滌淨已。召接淨桶去。是可證自六朝迄宋大溲訖先用籌子拭穢。再以淨水洗

淤。脫衣著衣。甚繁難也。

至元始以紙拭穢

元史后妃傳。裕宗徽仁皇后事太后孝。至溷廁所用紙。亦以面擦令軟以進。以紙拭穢。始見於此。若以前雖貴人亦用籌也。今鄉里之民。仍有用籌者。餘則用紙者多。

古不廁遺則有罰

左傳襄十年。師慧過宋朝。將私焉。（注小便。）相者曰朝也。慧曰無人焉。又定二年。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射姑私出。闇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二月。邾子在門臺臨廷。闇以瓶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闇曰。夷射姑旋（小便。）焉。命執之。又世說新語。謝萬在兄前欲索便器。阮思曠叱其無禮。是可證便旋必於廁。且須無人。古今一也。

漢魏時侍中爲皇帝執虎子

西京雜記。漢朝以玉爲虎子。以爲便器。使侍中執之。行幸以從。是以魏志蘇則傳注。舊儀侍中。親省起居。故俗謂之執虎子。則爲侍中。同郡吉茂謂則曰。仕進不止。執虎子。夫所謂舊儀者。即漢官儀也。

卷二十九

行唐尙秉和著

古取火法

古取火之法有三。一用木燧。二用金燧。三用石敲火。至清同治年尙如此。後泰西火柴入中國。敲火之法始廢。

鑽木取火法

自燧人氏見大鳥啄木出火。知木中藏火。因創鑽木取火之法。（見卷一）後世因之。數千年不改。禮內則。右佩木燧。注木燧鑽火也。左傳文十年。命夙駕載燧。又定二年。王使執燧象奔吳師。史記孫子傳。龐涓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是至周時鑽火之法仍大行。

然所鑽之木。須隨時改易。是以論語云鑽燧改火。改火者。據馬融注。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楡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至必改之故。邢疏謂取木之色。與四時相配。而不言不改不能得火。又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變亦改也。既曰救時疾。似別有意義。非不改不能得火也。又北史王劭傳。劭以上古有鑽燧改火之義。近代廢絕。上表請改火。是可證當時鑽火已不改木。又唐杜甫淸明詩云。旅雁上雲歸紫塞。家

人鑽火用青楓。是楓木春日亦出火。又崔元翰詩。操舟衆工立嶔岸。濕榾鑽火磨星紅。是凡木皆可出火。又以證鑽火之法。至唐仍不廢也。

鑽燧取火之巧法

淮南子。若以燧取火。疏之則弗得。遲也 數之則弗中。疾也 正在疏數之間。注得其節。火乃生。按今日春時。匠人鑽木。急遽則出火。蓋云弗中似古人以燧取火之法。今已不知。

至周時兼用金燧取火

周禮秋官司烜。掌以夫燧取明火於日。注夫燧陽燧也。疏取火於日。故名陽燧。猶取火於木爲木燧也。又考工記輈人金錫半謂之鑒燧之齊。注鑒燧取水火於日月之器也。

按鑒燧即夫燧。亦曰金燧。禮內則云。左佩金燧。注取火於日也。即以金錫爲鏡。凹其面向日取火。故曰鑒燧。

漢末仍用金燧取火

魏志。管輅傳注。君不見陰陽燧。在掌握之中。形不出手。乃上引太陽之火。下引太陰之水。噓吸之間。烟景以集。苟精氣相感。縣象應乎二燧。

案陽燧即周禮所謂夫燧。鑒燧。內則所謂金燧也。陰燧即秋官司烜所謂以鑒取明水於月也。明水祭祀

用之。非備人飲食。故下略焉。又案燧在掌握。其物甚小。故佩於腰以備用。而引火之法。各書不詳。今竟失傳。甚可惜也。

金燧取火之詳情

夢溪筆談云。陽燧面窪。向日照之。光皆聚向內。離鏡一二寸。光聚爲一點。大如麻菽。著物則火發。夢溪筆談爲宋沈存中著。是至宋仍有以陽燧取火者。惟天陰或夜則不能用。內則云。左佩金燧。右佩木燧。蓋有日時。以金燧取火甚易。無日則以木燧也。

按今日以凸面玻瓈鏡。向日照之。則光聚如豆。以易然物置其下頃刻卽得火。古無玻瓈用金鏡。蓋亦以易然物當焦點。而得火也。

魏晉後敲石取火

潘岳詩。煩如敲石火。劉謐新論。人之短生。猶如石火。是可證魏晉六朝。已以石敲火。至唐時敲石取火者尤衆。柳宗元詩。夜發敲石火。山林如晝明。白居易詩。深爐敲火煮新茶。韓昌黎詩。牧童敲火牛礪角。是其證也。

以石敲火之法

法以鐵片與石相擦。下藉以火絨。俾火星落於絨上。再以取燈（北方土名卽發燭）。接引之。卽發燄。火絨者以艾或紙。

加以硝水．揉之使軟．取燈者北方以𥬉皮麻楷破之．斷爲枚．長五六寸．塗硫磺於首．遇火即然．當光緒初．火柴未盛行．取火之具有火鐮．縫皮爲包．安鐵爲刃．內裝火石一片．火絨一團．欲用火．取火絨豆許．放石上．以刃擅之．頃刻即得火．爲吸旱烟者不可離之物．後火柴大行．火鐮火石火絨等物遂漸廢．

發燭之歷史

北方以麻梗頭塗硫磺．用以發火．名曰取燈．南方則以松木或杉木．清高士奇天祿識餘云．杭人削松木爲小片．其薄如紙．鎔硫磺塗木片頭分許．名曰發燭．史稱周建德六年．齊后妃貧者．以發燭爲業．案發燭即今之取燈．是自六朝時已有．又宋陶穀清異錄云．夜有急．苦作燈之緩．有知者披杉條．染硫磺．置之待用．一與火遇．得燄穟然．旣神之．呼引光奴．今遂有貨者．易名火寸．按引光奴即齊之發燭．然宋時實亦名發燭．嬾眞子云．司馬溫公鄉居．看書至夜分．乃自罨火滅燭而睡．至五更初．公即自起發燭．點燈著述．是其證．惟北方之發燭．用麻梗．或用杉木．則不可知．蓋自以石敲火之法．與發燭．爲引火所必須．故古今重之．

古鑽燧時代家家皆藏火種

古因得火之難．家家藏火種備用．孟子．踵門求水火．無弗與者．又韓詩外傳．客謂蒯通曰．臣里婦見疑盜肉．其姑去之．恨而告於里母．里母曰．安行．今令姑呼汝．即束蘊請火去婦之家．曰．吾犬爭肉相殺．請火治

之。又干寶搜神記。桂陽太守李叔堅家犬有人行。又於竈前畜火。叔堅云兒婢皆在田中。狗助畜火。可不煩鄰里。此何足怪。據是則家家藏火種備用。不必以燧也。

古汲水用瓶公共置之瓶常在井旁供衆用至唐有木桶

周易井卦。羸其瓶凶。左傳襄十七年。衛孫蒯田於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詬之。又揚子雲酒箴。子猶瓶矣。居井之湄。是可證瓶爲公共物。常置井側。供衆用也。故孫蒯毀其瓶。重丘人皆詬之。又後漢鮑少君傳。拜舅姑禮畢。提甕出汲。又世說。魏文帝以毒置棗蒂中。令任城王食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預勅左右毀瓶罐。太后徒跣趨井。無以汲。須臾遂卒。是可證自周迄漢魏。皆以陶器汲。尚無木桶也。陶器易毀。故揚子雲酒箴云。子猶瓶矣。居井之湄。一旦叀（同事）礙。爲瓽所轠。身提黃泉。骨肉爲泥。是其證。至唐有木桶。段成式劍俠傳。見老人方箍桶。乃出桶板一片。以桶汲。雖轠而不碎。較古便多矣。

古村聚會汲狀況

高士傳。管寧所居屯落。會井汲者。或男女雜錯。或爭井鬬鬩。寧患之。乃多買器。分置井傍。汲以待之。又不使知。來者得而怪之。問知寧所爲。乃各自責。不復鬬訟。按今日村落仍多會井汲。晨暮炊前。汲者最多。惟用木桶汲甚速。古用瓶罐。毀汲甚緩。緩則易爭也。

古桔槔汲水狀況

莊子。子獨不見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又天地篇。子貢南遊楚。見漢陰丈人抱甕而汲。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曰。若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加泆湯。其名曰槔。又說苑。衛有五丈夫。俱負缶而入井灌韭。終日一區。鄧析適下車。為敎之曰。為機重其後。輕其前。命曰橋。終日灌韭百區不倦。

按桔槔今日尙有。然井略深不能用也。用於河邊。或有泉之池邊最宜。若井則須極淺也。惟古祇灌園用之。今則尋常汲亦用之。

宋時之水車

蘇東坡詠無錫道中水車云。翻翻聯聯銜尾鴉。犖犖确确蛻骨蛇。按此卽今日之水車也。銜聯不斷。周而復始。有若蛇之蛻殼。讀此詩知今制與宋制無異。今北方以順德眞定定州保定各屬為最多。天旱時遍野皆是。

民取材木及然料狀況

周以前凡山林藪澤。皆為官有。山中林木許民斬伐。然必以時。至時民入山斬材。而出入有期限。恐其盡物。若非時斬材則曰竊。故材木常足而山不童。終春秋世。無買賣木材者。戰國以後。此制遂壞。至漢有屢山之刑。似材木伐取已無制限。自是北方之山先童。材木漸感不足。且水泉因以枯竭。雨暘亦不時。至今

日遂受其大病。自大河南北。太行東西。縱橫數千里之山岡。盡屬不毛。殊爲可惜。而自周以後。三千年來、

凡爲國家者。無人慮及。其如之何哉。

周禮地官山虞。掌山林之政令。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凡竊木者有刑罰。按孟子曰。斧斤以時入山林。不時則爲竊。故刑罰之。然至期入山。亦非漫無限制也。林衡云。若斬木材則受法於山虞。受法者。必核其爲何事斬材。材之大小多少。及出入期限之細則也。禮王制云。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注十月之中也。卽山虞所謂仲冬斬陽木也。然山虞尙有仲夏斬陰木之文。疑仲夏民無暇。必官用也。

守護山林之法

林衡云。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注平守者。平其地之民。守林麓之部分。按林麓廣大。祗官吏守望。萬不敷用。竊仍不免。乃卽以林麓附近之居民。負守護林麓之責。平均其地與民。區分部守。而巡査督責者林衡也。力省而功多矣。

古今然料之概况

時愈古。然料愈多。隨在取足。一因人少。一因山林爲官有。不許私入山取材木。故植物蕃衍。不竭其源。三代以後。山林之法不講。民任意入山取材。十山九童。人口蕃殖。亦益多用。愈廣。故古之所棄者。今視爲珍。今之所珍者。古皆輕視也。

春秋時然料足常燒澤以裕租稅

管子齊之北澤燒光照堂上管子入賀曰國不能無薪而炊北澤燒農夫賣其薪一束十倍此租稅所以九月而具也按古之都市亦買薪而炊北澤爲官有都市之薪所自出燒之則都市富人皆買於農夫故其價十倍而租稅速具也

又常燒澤獵獸

韓非子魯人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恐燒國哀公懼自將衆救火左右盡逐獸而火不救按此專爲獵獸而燒也不燒則蒲葦蒹葭爲麕麐狐兔所宅不易得此以今日視之所得殊不償失而古不爾者以然料多無所用也

周已有木炭蓋皆富貴人用之

周禮天官宮人執燭供爐炭地官有掌炭官又禮記月令季秋之月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左傳邾子廢於爐炭爛遂卒又寺人柳熾炭於位按以炭取煖或炊飯簡潔而無烟勝於薪矣然見於傳記者皆富貴家用之蓋其値昂也

作炭須在山中

史記外戚傳竇廣國入山作炭晉時阮籍傳孫登常經宜陽山作炭人見之魏書刑罰志富民入山作炭

唐集異記王用入山作炭。按作炭之法伐薪燒之。燒透以土埋其燼。而山者薪之所自出。故恆入山。

六朝已發見石炭至隋漸有用者

水經注。鄴縣冰井臺。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石墨可書。又然之難盡。亦謂之石炭。至隋王劭上表請變火。曰今溫酒及炙肉。用石炭柴火竹火。味各不同。是至隋已有用石炭者。然唐段成式酉陽雜俎記無勞縣石墨爨之。彌年不銷。以爲物異。以是證唐燒石炭者仍少也。

至宋燒石炭者漸多

老學庵筆記。北方多石炭。南方多木炭。而西蜀又多竹炭。東坡志林言彭城東有石炭。然宋時雖有燒石炭者。並不重之。蓋其時然料。尙易於今日也。

晉唐以來貴人用木炭之侈

以草木作然料。烟煤塵汙。而炊飯烹茶。味又不美。於是古貴人皆用木炭。晉書羊琇傳。性豪侈。屑炭作獸形。以溫酒。洛下豪貴競慕效之。唐書德宗紀。罷九成宮貢立獸炭。又有鳳炭。開天遺事。楊國忠屑炭塑作鳳形。又有煉炭。劇談錄。洛中豪貴子弟。常饌必以炭炊。往往仍不愜意。僧聖剛者見而問之。曰。凡炭必先燒令熟。乃可入爨。謂之煉炭。不然有烟氣。至宋又有琴炭。老學庵筆記。承平時。炭皆斲作琴形。至於今山木皆盡。木炭之產漸少。强以樗材爲之。求如昔年之炭。身披白灰。擲地作銅聲者。幾絕迹矣。

至清末石炭爲民生不可離之物

自唐以來。都邑燒木炭。明清以來。木炭漸乏。稍稍用石炭。初只都邑富人及食肆用之。鄉人仍然柴草。無用石炭者。至清末民生愈蕃。木植愈少。祇禾麻草柴。不敷炊爨。於是農家亦用石炭。雖貧民亦不能離。然石炭之礦。有時而盡。更數百年。必仍變易。論者懸想。謂必代以電氣。不知果如何也。

卷三十

行唐尚秉和著

古官吏休沐（今日放假）　受杖　佩印　多盜

漢官吏五日一休沐

史記萬石君傳。每五日洗沐歸謁親。文穎曰。郎官五日一下。又鄭當時傳。孝景時爲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置驛馬長安諸郊。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又日者傳。宋忠爲大夫。賈誼爲博士。同日俱出洗沐。正義云。漢官儀。五日一假洗沐也。

按官吏洗沐。在周秦時不見。然漢制多沿秦。疑秦時卽有。載籍失之耳。洗沐亦名休沐。借洗沐之名。出署休息一日。蓋古官吏與後世異。旣入署。則日夜寢食於其中。至五日洗沐。然後得出。凡請賓訪友遊戲諸事。皆於是日行之。非若後世官吏散値卽歸私邸也。

病則以沐償郎官富者可買沐

漢書楊惲傳。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迺得出。名曰山郎。移（文移卽文書）病盡一日。輒償一沐。或至歲餘不得沐。其豪富郎。日出游戲。惲爲中郎將。罷山郎。師古曰。貧者實病。皆以休假償之也。按豪富郎日

出游戲者出錢市沐故可常不在署其貧者病一日則償一沐故終歲不得休漢承秦制輒不如秦秦不開貲官漢則入貲爲郎而貲官矣秦革封建制度官吏或有休沐然必不貲沐漢則竟可以財市矣此眞古今之創聞故太史公六國表敍云學者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太史公蓋深憤漢盡用秦法且事事不如秦而反詆秦也今觀貲沐事亦其一端已

然宰相亦休沐

史記張蒼傳王陵常救蒼不死及貴常父事王陵陵死後蒼爲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又漢書張安世傳休沐未嘗出上官皇后傳光（霍光）常休沐得出桀常代光入決事又孔光傳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又唐李德裕傳因兵事竟不得休沐是自漢迄唐凡宰相亦休沐與郎吏同也

宦官武士郡吏亦休沐

後漢蔡倫傳每至休沐輒閉門絕賓魏志許褚傳從士須他謀爲逆憚褚不敢發伺褚休下日懷刃入是宦豎及武士皆有休沐也又華歆傳少爲郡吏高唐爲齊名都衣冠無不游行市里歆爲吏休沐出府則歸家闔門又梁習傳注劉類爲弘農太守吏二百餘人不與休假是外吏漢魏時亦例有休沐也

自六朝至唐宋官吏皆有休沐

宋鮑照詩三朝國慶畢休沐還舊京又梁劉孝綽有歸沐詩贈任昉是六朝時官吏仍休沐惟隔幾日方

沐。不詳。至唐劉禹錫詩云。五日思歸沐。三春羨衆還。又孟浩然詩。共乘休沐暇。同醉菊花杯。是唐時官吏仍五日休沐。與漢同。想六朝亦爾也。至宋明清。此制寖微。蘇軾詩云。天風淅淅吹玉沙。詔恩歸沐休早衙。是罷與節休沐。非五日休沐也。

漢冬夏至放假

薛宣傳。及日至休吏。賊曹掾張扶獨不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日至吏以令休。所由來久。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殽。請鄰里。一笑爲樂。師古曰。日至冬至夏至也。

宋節假多至七日

漢時節假。觀薛宣傳。只一日耳。至宋則多少不等。文昌雜錄云。祠部休假。元日寒食冬至各七日。上元夏至中元臘各三日。餘立春清明等節各一日。歲共七十六日。

閱明清載記。及所目覩。官吏以端陽中秋二節爲例假。又至十二月二十日封印。正月二十日開印。此一月中皆休沐之期也。然宰相仍每日覲朝召對。清多沿明制。蓋官吏每日入衙。每日歸邸。與漢時官吏。常駐署中者異矣。

魏郎官受杖須脫袴纏幝束縛

三國志注。黃初中。韓宣爲尚書郎。嘗以職事當受罰於殿前。已束縛。杖未行。文帝輦過。問此爲誰。特原之。

遂解其縛。時天大寒。宣前以當受杖。豫脫袴纏褌面縛。及其原。褌䙝不下。乃趨而去。按尚書郎爲清貴之官。乃在殿廷受罰。至脫袴露體。束縛手足。同於罪犯。受罰至此。亦云辱矣。然並未褫職。偶有過以此罰之耳。古云士可殺不可辱。茲所謂辱耶非耶。然當時官吏亦安之者。似相沿已久。不足異也。

晉官吏受杖不脫袴

晉書王濛傳。濛補長山令。復爲司徒左西屬。濛以此職有譴則應受杖。固辭。詔爲停罰。又世說桓公在荊州。欲以德被江漢。恥以威刑肅物。令史受杖。正從朱衣上過。桓式年少。從外來云。向從閤下過。見令史受杖。上捎雲根。下拂地足。意譏其不著。公云我猶患其重。夫曰杖從衣上過。是隔衣受杖。必不脫袴也。然必受縛。世說桓南郡好獵。每獵。車騎甚盛。五六十里中旌旗蔽隰。騁良馬。馳擊若飛。雙甄所指。不避陵壑。或行陳不整。麏兔騰逸。參佐無不被繫束。桓道恭時爲賊曹參軍。常自帶絳綿繩著腰中。玄問此何爲。曰公獵好縛人士。會當被縛。手不能堪芒也。是雖不脫袴露臀而束縛仍不免也。又漢晉春秋云。向雄爲河內主簿。送犧牛道暍死。太守吳奮召雄與杖。雄不受杖曰。郡牛亦死。是理直亦可不受杖也。

北齊時仍杖參佐

北齊書。吳遵世爲大將軍墨曹參軍。從遊東山。有雲起。恐遇雨。使遵世與李業興筮之曰。著賞絹十。不著罰杖十。遵世筮無雨。業興筮有雨。須臾雲散。二人各受賞罰。是雖戲亦杖也。

唐宋參軍縣尉判官仍受杖

杜甫送高三十五書記詩云。脫身簿尉閒。始與捶楚辭。宋蔡夢弼注云。適曾爲封丘尉。不得志。以謂唐時參軍簿尉受杖責也。又韓愈贈張功曹詩。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間。是判官亦受杖也。又杜牧寄姪阿宜詩。一語不中治。鞭笞身滿瘡。是杖刑復兼鞭刑也。

曲洧紀聞。富丞相判汝州。黃山谷爲汝州葉縣尉。到官逾期。杖之。今按山谷還家呈伯氏詩云。強趨手版汝陽城。更責愆期被訶詬。法官毒螫草自搖。丞相霜威人避走。卽指此也。

然唐宋時京曹不見有受杖者。至元明外官固杖。京曹亦杖。元史趙子昂爲兵部郎中。桑哥早到六曹官後到者笞之。斷事官引子昂受笞。有解之者始免。鄧文原傳。轉運司凡五品以下官皆杖決。州縣無如之何。明史海瑞以操江杖御史之演劇者。而魏璫之廷杖大官。更無論矣。至淸則官吏有罪。須褫職方受刑。不似前代之以微過受杖也。

古官吏佩印狀況

今官吏之印。皆函於匣。古印皆佩於肘。剡剡不離。自戰國以迄魏晉皆然。由今思之。凡印皆金質。終日繫肘上。有妨動作。甚可笑也。

周之時官吏有符節。不見有印。至戰國始有之。史記。蔡澤傳。懷黃金之印。蘇秦傳。佩六國相印。張耳陳餘傳。乃脫解印綬。推予張耳。耳不受。陳餘如廁。耳乃佩其印。高后紀。祿乃解印屬典客。夫曰佩曰解。可證印

無時不繫身也。此官吏也。又漢書霍光傳。遒即持昌邑王手。解脫其璽綬。扶王下殿。昌邑王故爲天子。由是可證天子亦常常佩印。此等習慣至晉而未已。世說周顗曰。今年殺諸賊。當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是其證。至隋唐此等習慣遂已。

古拜某官即與某官印以爲信不假後世受代始有印

漢書朱買臣傳。初買臣待詔。常從會稽守邸會稽官吏至都住所。者飯食。及拜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印綬。步歸郡邸。値上計時。會稽吏方相與羣飲。不視買臣。買臣入室與共食。食且飽。少見其綬。守邸怪之。前引其綬。繫印帶。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出。語上計掾吏。羣相驚駭。是可證甫拜官即給與新印。到官後方收前太守印繳京師或銷燬也。

古官吏多蝨

古士人衣服寬博。中衣蓋不常更換。而慵於沐浴。身垢與衣垢相接。故多蝨。習以爲常。視爲當然。不以爲穢。列子紀昌學射於飛衞。懸蝨牖南而望之。夫物之小者多矣。而獨懸蝨。可證蝨之易得。又符子。齊魯爭汶陽之田。周豐曰。臣嘗晝寢。有羣蝨共鬭乎衣中。此春秋士人之多蝨。風俗通。趙仲讓爲大將軍梁冀從事中郎將。冬日坐庭中向日解衣裘捕蝨。齊東野語。陳思王著論。得蝨者莫不劓之齒牙。而野老嚼蝨。此漢魏士夫之蝨。晉書王猛見桓溫。捫蝨而談。旁若無人。世說。顧和爲揚州從事。月旦當朝。停車州門外。周

侯詣丞相。歷和車旁。和覓蝨夷然不動。又嵇叔夜絕交書。性復多蝨。爬搔無已。南史邢卲傳。對客或解衣覓蝨。北齊書。邢之才位中書監。對客或解衣捫蝨。此西晉及六朝士夫之蝨。唐人志怪錄。揚州蘇隱夜臥。聞被下有人念阿房宮賦。掀被視之。無他物。唯有蝨十餘。墨客揮麈。王荊公召對時。蝨緣鬚上。上顧而笑。退朝王禹玉曰。屢遊相鬚。曾經御覽。夫蝨至沿緣鬚眉。則其多殆不可思議。此唐宋士夫之蝨。自宋以後。蝨之紀錄見於卿大夫者甚少。蓋漸以為穢矣。

卷三十一

行唐尚秉和著

古貴賤之觀察

古官吏暴民之習慣

左傳昭五年。楚公子棄疾如晉。過鄭。禁芻牧樵採。不入田。不樵樹。不採藝。不抽屋。不強匄。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按芻所以食馬。樵所以炊飯。樵樹者斬樹爲薪。采藝者採民間蔬菜。抽屋者抽屋上椽爲薪。強匄者強乞假於民。蓋春秋卿大夫旅行。從者之常態也。在異國尚不敢抗本國可知矣。而棄疾嚴禁之。故鄭人喜也。又昭十三年。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注。縱使不法也。此皆適外國虐民之證也。其在本國者。如說苑。楚文王伐鄧。使王子革王子靈共捃菜。二子出採見老丈人載畚。乞焉不與。搏而奪之。又檀弓。季子皋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庚（償也）之。子皋曰。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夫不與則強奪。葬賤人稼。事過而不償。民豈欲哉。乃覺安之。此皆居國內恃貴爲暴也。

又韓詩外傳。梁山崩。晉君召大夫伯宗。道逢輦者。以其輦服（行也）其道。伯宗使其右下。欲鞭之。按輦者行路。豈預知遇大夫。及其既過。或在狹途中。勢不能促避。乃遽欲鞭之。古官吏之賤視民若此。

漢百姓逢官吏不下車卽罪之

後漢鄧晨傳注引東觀漢記曰，晨與上共載，出逢使者不下車，使者怒，將至亭欲罪之，新野潘叔爲請得免，是可證古百姓逢官吏如乘車，不惟避之，且須下車致敬也，如不下車，卽將至鄧亭，付亭長杖責，又韓康傳使者徵韓康，康辭安車乘柴車先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過方修道橋，及見康以爲田叟也，奪其牛，是小吏如亭長，亦虐民如此也，

唐時百姓逢官吏不避則予杖

劍俠錄，黎幹爲京兆尹，時曲江塗龍祈雨，觀者數千，黎至老人植杖不避，幹怒杖之，又隋唐嘉話，賈島初赴舉京師，一日於馬上得句云，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初欲作推字，鍊之未定，不覺衝尹，（衝鹵簿）時韓吏部權京尹，左右擁至前，島具告所以，韓立馬良久曰，作敲字佳矣，又靈鬼志卿犯鹵簿罪應死，又諸皋記，京宜平坊有官人夜歸入曲，有賣油者張帽驅驢馱桶不避，導者搏之，是官人雖夜行坊曲中，商民亦須避也，

古官吏之威風

周禮秋官鄉士職，三公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又遂士，六卿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縣士，若大夫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注辟者令行人避也，按秋官士師，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是以左傳成二年，

齊侯自徐關入。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注齊侯單身還。婦人不及避。是自國君。下至大夫。出皆辟人。故韓詩外傳子路云入夫子之門。內切磋仁義。外爲陳王道。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心又樂之。此以見官吏之榮寵。雖賢者亦忻羨也。

古官吏鹵簿卽今日出殯時道旁行列之儀仗

自漢唐以來。官吏出門有鹵簿。鹵簿者。卽與前陳列之儀仗。如旂幟刀矛棨戟之屬。分占道路兩旁。中不許人過。過則衝鹵簿有罪。是以賈島衝韓昌黎鹵簿被捕。至宋猶如此。宋歐陽修梅聖俞墓誌云。聖俞得疾。臥城東汴陽坊。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屬路不絕。城東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曰。茲坊所居大人誰耶。何致客之多耶。夫曰騶呼。則騶從傳呼辟市人也。曰市者廢。則儀仗分列道旁。商賈不得陳列物品也。曰行者不得往來。則鹵簿過而行人斷絕也。其狀況與今日北平出殯時。陳列道旁之儀仗無以異。至清時凡宰相侍入朝。祇有三五騶從。而無鹵簿。惟九門提督出。鞭板紛列兩旁。傳呼警叱。略與殯儀相類。餘官雖京尹亦否也。若外官督撫出入儀仗。雖盛於京官。然較古亦遜也。

如失官儀則有罰

漢書。景帝六年詔曰。夫吏者民之師也。車駕衣服宜稱。亡度者或不吏服。出入閭里。與民亡異。令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轓。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轓。車騎從者。不稱其官服。下吏出入閭巷。亡吏體者。二千石上其官

鷹。三輔舉不如法令者。

按朱買臣傳。頃之傳舍吏。竊驅馬來迎。以太守應竊驅馬也。鮑宣傳。宣行部乘傳去法駕。駕一馬。舍宿鄉亭。坐免。歸。又後漢謝夷吾傳。遷鉅鹿太守。後以行春乘柴車從兩吏。冀州刺史上其儀序失中。左轉下邳令。又韋玄成傳。侍祀孝惠廟。天雨淖。不駕駟馬而騎至廟下。削爵爲關內侯。是皆因不法駕而降黜也。

漢至六朝時以騎馬爲失官儀被劾

顏氏家訓。梁周宏正爲宣城王所愛。給一黑下馬。常服御之。舉朝以爲放達。至乃尚書郎乘馬則糾劾之。

蓋自周至齊梁。官吏無騎者。騎則以爲失儀。祇騶從騎也。

唐宋官吏禁馬上食物禁入酒肆

朝野僉載。周張衡位四品。退朝見路旁蒸餅新熟。遂市一枚。馬上食之。被御史彈劾。降勑流外。又歸田錄仁宗在東宮。魯肅簡公宗道爲諭德。偶私飲舍旁酒肆中。會有急宣。公至遲。囑中使以實對。眞宗曰。卿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無器皿。酒肆百物俱備。賓至如歸。適有鄉里親客自遠來。遂與之飲。然臣既易服。市人不能識也。上笑曰。卿爲宮官。恐爲御史所彈。又歸田錄。言事者奏李庶幾與舉子於餅肆中作賦。

按馬上食物。固失官儀。若易服而入酒肆。則誰識之。是以白行簡汧國夫人傳云。二肆陳列車輦。觀者甚

衆。時生父由常州刺史入覲。與同列易服章劄往觀焉。易服則人不知其爲官。故雖出入里巷無所忌。彼爲宗道李庶幾皆易服入市。乃亦遭彈劾。以是見自漢以來之重視官儀至宋而未已也。

此等官威至清中葉以後。外官仍舊。京官則漸漸打破。除步軍統領外。雖親王宰相入朝。路上無呵殿傳呼者。騶從之外。繖蓋俱無。官再卑者更無論已。揆其用意。似以法定儀仗爲最俗。出入用之有傷大雅。此亦人心自然之革命。已至入酒肆會飲。凡翰詹科道曹司。無不爲之。二品以上者則寡。至民國則一切解放。回想前代之官威。有如戲劇已。

古重視貴人之醜態

周禮。地官。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而不齒。注凡農隙飲酒。鄉民雖卿大夫。必來觀禮。齒于鄉里者。以年與衆賓相次也。齒于父族者。異姓雖有老。得居其上也。（父族尙不敢。）不齒者席于賓東。所謂僎也。按荀子云。一命齒于鄉。再命齒于族。三命族人雖七十不敢先。不敢先卽周禮所謂不齒。徑居父族之上也。夫所謂父族者。有世父叔父焉。有伯叔祖父焉。有長於我之兄焉。官雖益高。親族長幼之序自若也。乃以爵尊之故。凡親族皆不能與之齒。此在朝廷之上。誠無如何。乃鄉飲亦如此焉。則古之重視人爵爲何如哉。

貴則親畏

史記蘇秦傳．佩六國相印．行過洛陽．車騎輜重．擬於王者．周顯王除道．使人郊勞．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此以後世習慣例之．秦雖貴．昆弟妻嫂．何至如是．而不知周秦社會習慣．實如是也．

漢雖家庭亦親不敵貴

史記高祖紀．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後高祖朝．太公擁篲迎門卻行．高祖大驚．下扶太公．按史紀此．蓋深譏帝之不學無術．後世且引以爲笑談．然身爲帝王．而有父於古實無前例．可引爲法則．若以古貴貴之心理律之．則家令之言．未爲盡非．高祖貴之．亦未爲不當也．

又史記武安侯傳．常召客飲．坐其兄南嚮．自坐東嚮．謂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橈．史記此亦所以深譏武安．然以周官三命父族不齒之說例之．周正如此也．蓋至漢時．學者已漸漸打破崇拜人爵之迷夢．知貴貴之不踰親親長長．而有此微詞．特俗人如武安輩．尙不知耳．

古以官視爲榮

後漢光武紀．光武爲舂陵侯家訟逋租於嚴尤．時宛人朱祜亦詣租於尤．尤止車獨與光武語．不視祜．光武歸戲祜曰．嚴公寧視卿耶．按光武創業爲帝．賤時氣量．宜度越常人矣．乃以官視爲榮．言之得意．英雄

倘如此。常人可知。

唐貴賤不平等之醜態

玉泉子。韋保衡常訪同人。方坐。李鉅新及第亦繼至。保衡以其後。先匿於幃下。既入曰有客乎。同人曰。韋保衡秀才。可以出否。鉅新及第。甚自得意。徐曰出也何妨。保衡竟不出。洎韋倘公主爲相。鉅新方爲山北從事焉。

按韋李同客友人家。韋卽秀才。亦士人也。何至聞新進士來。卽匿避幃下。及李問及。主人仍不敢令韋卽出見。必請命於新進士。商其可出否。此在今日。必遜謝歡迎其出矣。而不爾者。進士及第卽爲官。秀才仍庶人。當時社會習慣。蓋以庶人與官同會。卽藐視官矣。故雖同客友人家。秀才必迴避進士。

豪貴見郡王則駭散

摭異記。上。明皇爲臨淄王時。嘗戎服臂小鷹於昆明池。會有豪家子。盛酒饌。方宴。因疾驅直突會前。諸少年頗露難色。忽一少年持酒船令曰。宜以門族官品備陳之。酒及於上。因大呼曰。皇祖天子。父相王。某臨淄郡王也。諸少年聞之。驚走四散。不復顧車服。

按諸少年必皆貴人也。宴飲時來一極貴之郡王。此在今日。必益致其敬恭。何至驚駭遽鳥獸散。如賊之懼捕。而唐時不爾者。以郡王之威嚴。非他大官可比。故駭散也。

士人不能與官人同宴

摭言。彭伉湛賁俱宜春人。伉妻又湛姨也。伉舉進士及第。湛猶爲秀才。妻族爲置賀宴。皆官人名士。湛至。命飯於後閣。其妻憤然責之。未數載。湛一舉登第。初伉嘗侮湛。及湛及第。伉方遊郊郭。忽家僮馳報。伉聞失聲墜驢。蓋湛之驟貴也。

開壻及第郎與女同席

因話錄。趙琮妻父爲鍾陵大將。琮以久隨計不第。窮悴甚。妻族益相薄。雖妻父母不能不然也。一日軍中高會。州郡謂之春設者。大將家相率列棚以觀之。其妻雖貧。不能勿往。然所服故弊。衆以帷隔絕之。設方酣。廉使忽馳吏召將。將甚恐。既至。廉使曰。趙琮非汝壻乎。曰然。曰已及第矣。卽授所馳書。乃牓也。將遽以牓奔歸呼曰。趙郎及第矣。妻族大喜。卽撤去帷帳。相與同席。以簪服慶遺焉。

世態炎涼。至此極矣。當壻未第。以衣弊故隔絕不與其女通。及開壻及第。卽刻撤帷。與女同席。似忘其衣弊者。且萬目睽睽。在稠人廣衆中。公然如此。未聞有嗤之者。則當時社會貴貴之念同也。

唐宋時請貴人到宅飲宴後須往謝

五燈會元。鵝湖智孚禪師傳。侍者來請赴堂。（吃飯）師曰。我今日在莊吃油糍飽。者曰。和尚不曾出入。師曰。你但問取莊主。者方出門。忽見莊主歸。謝和尚到莊吃油糍。智孚爲唐末人。是唐時貴人。（時方丈甚尊貴）到宅飲

食。過日須往謝也。又曲洧紀聞。杜祁公留守洛陽。有何平叔者。年七十餘。隱於城西南隅。蒔花種竹於園中。以詩酒自娛。從不入市。一日祁公便服獨遊。見園內花竹清幽。便入其中。值何飲酒。祁公問訊。即便共酌。何乃更炙茄餉客。歡讌樂甚。俄署中車騎來迎。旌旗拂路。歐陽永叔尹師魯等亦至。立侍於側。何曰。公等何人。何侍從之多也。答來迎相公。何乃知共酌者爲留守也。久之公辭歸。何曰。久不入官府。明日恕不往謝。又老學菴筆記。荊公少與孫少述相契重。及罷相歸高沙。亟往訪之。少述遂留荊公置酒供飯。至暮乃散。荊公曰。退即解舟。無由再見。少述曰。如此更不去奉謝矣。是宋時貴人過友人飲宴。雖非請來。亦須謝也。

卷三十二

行唐尚秉和著

歷代物價

周時粮每石值黃金二兩每兩金值錢不足百文

管子。黃金一斤。值食八石。按十六兩爲一斤正合二兩一石。此非周時食貴。乃金價賤也。

又管子今齊西之粟釜百泉則鏂二十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鏂二也。按左傳昭三年。齊舊有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杜注四豆爲區。一斗六升。四區爲釜六斗四升。是齊定制。一斗六升爲區。四區爲釜。正六斗四升。乃管子曰釜百泉則鏂二十。似五倍鏂方爲釜。故注云一斗二升八合爲鏂。豈區鏂不同歟。泉錢也。以一斗二升八合之粟。貴則值錢二十。賤則二錢。以此證古粟固賤。然亦因古錢貴故也。

又按齊粟每石黃金二兩。每斗金二錢。每合金二分。則一斗二升八合。值金二錢六分。若與錢則爲二十。是黃金二錢六分當錢二十也。是黃金一錢。值不足十文。一兩不足百文也。雖未能恰合。大概如斯矣。

漢書食貨志。黃金重一斤值錢萬。朱提銀重八兩爲一流。值一千五百八十。它銀一流值千。是爲銀貨二

漢金價貴銀價五倍

品。案朱提縣所產銀最高。故重三斤餘。即當一斤金價。它銀則五斤價方當一斤金價也。又一兩金值錢六百二十五文比周加五倍。

漢時銀價

據食貨志朱提銀一流。值一千五百八十。八兩爲一流。是每兩銀易錢一百九十七文半也。是銀之最高者。尋常銀一流值錢千。是每兩易錢一百二十五也。

元明清金銀錢之值

桐城吳先生日記云。元初中統時。每鈔一貫。折銀一兩。每鈔四貫。易赤金一兩。是金一兩當銀四兩也。洪武十八年。金一兩當銀五兩。永樂十一年。金一兩當銀七兩五錢。未幾金一兩復當銀十兩。至清乾隆金一兩。換銀十四兩九錢六分。嘉慶八年換銀十五兩四錢一分。道光十二年換銀十五兩七錢三分。同治十年換銀十五兩五錢七分。十三年換銀十六兩一錢七分。光緒二年換銀十七兩八錢七分。五年換銀十八兩一錢六分。十八年換銀二十三兩七錢一分。二十二年換銀三十一兩七錢。金價始暴漲。二十三年換銀三十三兩九錢一分。蓋至光緒末年。金價隨世界爲轉移。故暴漲如是也。

兩漢之穀價米價

漢書食貨志。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以一石穀舂米五斗計之。是一斗米值一文也。又明帝紀。歲比登稔。粟斛三十。十斗爲斛。是每斗三文也。是最賤之價值。其最貴者。史記平準書。物踊騰糶米至石萬錢。是漢初兵革時之價。不足爲例。又食貨志。元帝卽位。齊地饑。穀石三百餘。民多餓死。又王莽時。靑徐地人相食。米石二千。夫米至每斗二百。幾與淸時相埒。無怪人相食。若穀石三百。每斗祇三十。較後代賤十倍矣。而民仍餓死。以此證漢時錢貴過後代遠矣。

唐時尋常米價每斗四十文

通鑑。苻堅建元七年歲大熟。斗米五錢。又唐貞觀十三年大熟。斗米三錢。是皆不能爲定價。攷唐人聞奇錄。晉國公王鐸爲丞郎時。以江淮運米至京。每斗水陸費計七百。而京國米價四十。議欲不運米折價。是每斗米價四十錢。爲唐時尋常之米價。較淸用銅錢時之米價賤十倍也。

漢時地價及一金之值

漢書東方朔傳。故酆鎬之間。號爲土膏。其價畝一金。按莊子逍遙遊。不過數金。注云。金方寸重一斤。爲一金。是每地一畝。値金十六兩也。又按公羊隱五年。百金之魚。注云。百金猶百萬也。古者以金重一斤。若今萬錢矣。公羊爲何休注。休漢人。是漢一斤金可當萬錢也。是亦以一斤爲一金也。然則酆鎬上地。萬錢一畝。他則不及也。

漢中人產值十金

漢書文帝紀。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然則漢時中人產。平均值十金。據史記平準書注。漢時金四兩。直二千五百文。是一斤直萬錢。十金直十萬。是在後世錢賤之時。猶爲貧家。漢時不爾者。錢貴後世十倍也。

周時蘭草之貴

說苑。晏子曰。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則易以匹馬。按蘭產於南方。中原氣候高燥。生殖不宜。古人培以鹿醢。使之開花。值敵匹馬。雖今世無此價。可證古人愛花。重於今世。

戰國時之錐價貍價

說苑。客說齊王曰。騏驥騄駬。倚衡負軛而趨。一日千里。此至疾也。然使捕鼠。曾不如百錢之貍。干將鏌鋣。拂鐘不錚。試物不知。此至利也。然以之補履。曾不如兩錢之錐。按周時有迎貓之祭。似其時貓尚未馴擾。蔵爲家畜。故以貍捕鼠。貍形微大於貓。毛作蒼黑色。有紋。無他色者。其靈捷等於貓。而凶狠過之。故貓畏焉。（常以數寸長之初生貍與貓。貓尚畏而不敢食。）古以此捕鼠。似曾爲家畜。故值百錢。若補履之錐。祇值二文。此無他。錢貴故也。

漢胡餅價

三國志注。趙岐遭家禍。詣北海販胡餅。孫賓碩過市。疑其非常人。問曰。自有餅耶。販之耶。岐曰。販之。賓碩

曰。買幾何。賣幾何。曰買三十。賣亦三十。按唐沈旣濟任氏傳。有鬻胡餅者。方張炭熾爐。是卽今日之燒餅也。以漢時錢價之貴。而値至三十。疑非一枚也。

漢唐酒價

漢書武帝紀。賣酒升四錢。是斗酒四十文也。典論云。孝靈帝末年。有司湎酒。斗値千文。是東漢末酒價。較西漢貴數十倍也。至六朝。訖唐。則每斗三百文。楊松玠談藪云。北齊盧思道常言長安酒賤。斗價三百。唐杜甫詩云。速來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是其證。至王維詩。新豐美酒斗十千。李白詩。金尊斗酒沽十千。侈言酒美價昂耳。非實錄也。是唐時酒價。幾十倍於漢矣。此無他。唐錢賤也。

漢時一飯之價

風俗通曰。太原王子廉。一介不取。常過其姊飯。留錢十五文。默置席下。按漢時錢貴。一飯十五文。必美食也。

六朝時木柴屋椽及木製魁椀價

齊民要術。楡柴一束三文。楊柳柴每載百文。桐木楡木椽。每根十文。柳木椽每根八文。木椀七文。木魁二十文。按魁卽盆也。今河北人猶呼瓦盆爲瓦魁。載者一車也。

歷代奴婢之價

晏子春秋。晏子之晉至中牟。睹弊冠反裘負芻息于塗側者。以爲君子也。使人問焉。曰我越石父。爲人臣僕於中牟。晏子曰。可得贖乎。曰可。乃脫左驂以贈之。是周時一奴價准一馬也。又王褒僮約云。從成都安志里楊惠買夫時戶下髯奴便了。決價萬五千。是西漢奴價萬五千也。又梁任昉奏彈劉整疏。寅以私錢七千。贖奴當伯。奴名使上廣州去後寅亡。整復奪取當伯充衆。是六朝時奴價錢七千。又云。整更奪取婢綠草。貨得七千。整兄弟及姊共分此錢。又不分逡。劉寅子。婢姊及弟各准錢五千文。不分逡。是六朝時婢價亦七千。其次者則五千也。至世說所記。荀朗初過江。王咨議問中土奴婢貴賤。朗曰。謹厚有識者。乃至十萬。是憤激語。不足爲憑也。

晉時羊價

搜神記。宋定伯擔鬼至宛市。化爲一羊賣之。得錢千五百。當時石崇有言。定伯賣鬼。得錢千五。此事固荒唐。然足證明羊價也。

漢唐馬價

史記。平準書。物價騰躍。馬一匹百金。是極貴之價。可見賤時亦約十金。馬蓋莫貴于漢也。又集異記。寧王方集賓客。獨馬牙人麴神奴。呈二馬皆神駿精采。問價。牙人曰。此一千緡。此五百緡也。王所乘皆千里馬。非普通馬價。又按鄭簡任氏記。鄭子如市。果見一人牽馬求售。眚在左股。鄭子以六千買以歸。後眚愈。售

三萬。是賤則六千錢。貴則三萬錢也。是普通馬價也。

唐時牛價

吳融寃債志。唐時有人牽跛牛過。以四千買之。養六百日。甚肥健。同曲磨家。三牛暮李。以十五千求買。是唐牛值十五千也。按清時中原牛肥大者。值三十餘千。倍唐時價。然唐時錢貴。况清時牛價亦有十五六千者。是古今牛價相等也。

唐驢價

西陽雜俎。開成初。東市百姓喪父騎驢市凶具。驢忽曰。負君家力已足。南市賣麩家欠我五千四百。我負君數亦如之。可賣我。其人驚異。即訪麩家果賣得五千四百。

唐時鷄子價鷄價竹筍竹竿價

耳目記。新昌令夏侯彪之初下車。問里正曰。鷄子一錢幾顆。曰三顆。乃取十千錢令買三萬顆。謂里正曰。暫未要。且令母鷄抱之。遂成三萬頭。鷄經數月長成。令吏與我賣却。一鷄三十文。半年之間。成九十萬。是可證唐時一文錢可買三鷄卵。長成之鷄。一隻值三十文也。清時一鷄卵三文。與唐較貴十倍。理應如是。至鷄一隻。清時普通值六七十文。較唐祇貴一倍。則不可解也。

又問竹筍一錢幾莖。曰一錢五莖。乃取十千買五十萬。令里正栽之。半年成竿。一竿賣一文。成五十萬。是

可證唐時一文錢可買箭五莖。一竹竿則值一文也。

唐鴨卵價

吳融冤債志。樂平許元惠家。蓄十餘鴨。忽多一黑鴨。日產一卵。凡誕三十卵。計其值恰三百錢。是每卵值十文也。按今之鴨卵值倍於雞卵耳。唐則一錢三雞卵。十錢則三十枚。是鴨卵貴雞卵三十倍也。古今之不同如此。

唐時棺價

酉陽雜俎。及市棺正當二千四百文。此可證唐時棺價普通者二千餘錢也。

晉時賃牛車價

搜神記。高安婦蘇娥。有雜繒帛百二十疋。欲之旁縣賣之。從同縣男子王伯賃車牛一乘。直錢萬二千。載妾並繒。令婢致富執轡。按所謂旁縣。不知道里若干。斷非三五日所能往來。故值昂若是。又令婢執轡。是車主不執鞭隨。與今日異也。

唐鐮刀價

唐時鐮刀。每枚三十文。五燈會元。王南泉云。吾這茅鐮子。三十文買得。是其證。南泉唐時人也。

六朝布價

通志。齊竟陵王子良上表曰。晉東渡初。絹布所直。十倍於今。官布一匹。直錢一千。及宋元嘉。匹直六百。今則入官好布匹下百餘。是東晉初一匹直千錢。至齊一匹布直約百錢也。

晉練價一匹一金

晉書王導傳。時庫中惟有練數千端。鬻之不售。而國用不給。導患之。於是乃與朝賢俱製練布單衣。士人翕然競服之。練價踴至一金。按煮熟之繒帛曰練。十六兩為一金。一端一金。其值頗昂。但亦視一端丈尺若干。按宋書沈慶之傳。年八十。夢有人與兩匹絹。曰。老子今年不免。兩匹絹八十也。據是是一匹絹四十尺。晉宋度制當同。若如漢制十六兩為一金。是金一兩。祇買二尺半絹。古金即賤。尚不至是。疑晉所謂一金。已如正字通所言以二十四銖為一金。即一兩也。

五代時之鞾價

歸田錄。馮道與和凝同在中書。一日和問馮曰。公靴新買。其值幾何。馮舉左足曰九百。和性褊急。遽回顧小吏云。我靴何得一千八百。因詬責久之。馮徐舉左足曰。此亦九百。於是哄堂大笑。然則五代時官靴一千八百為定價也。

宋時造船價

老學菴筆記。建炎中平江造戰艦。八艫者長八丈。為錢一千一百五十九貫。四艫者長四丈五尺。為錢三

百二十九貫。

唐牡丹花價及絹價箋價

白居易買花詩。帝城春欲暮。喧喧車馬度。共道牡丹時。相隨買花去。貴賤無常價。酬值看花數。灼灼百朵紅。戔戔五束素。是花足百朵者值帛五匹也。唐時交易多以帛。至帛一匹。值若干錢。尚未得確證。按杜甫憶昔云。豈聞一絹值萬錢。是天寶亂後之價。不足爲準。前定錄云。宣平坊李生善易筮。以五百文決一局。相國授持一縑晨往。是一縑之值。必與五百文相當。有贏而無絀也。由是證唐一縑祇數百文。白詩所謂五束素者。殆不過三四千也。

唐馬醫價

諸皋記云。建初中有人牽馬訪馬醫。云馬患脚。以二十鐶求治。是唐時醫馬價爲二十鐶。每鐶一百也。

唐竹籠價

吳融寃債志。乃令多買竹作籠。約盛五六斗者。儲之。明年修廣陵城。每籠三十文。大獲利益。

宋縑價每疋千錢

老學菴筆記。承平時。鄜州田氏作泥孩兒。馳名天下。一對至直十縑。一床至三十千。一床者或五或七也云云。然則一床約三對。一對正值十千。十千即十縑之價。一縑正千錢也。宋承平時如此。宋去唐近。唐承

平時．每縑必不及千錢．無怪杜詩以一絹值萬錢爲創聞也．然則唐宋時旅行．以帛爲糧．及以帛易物者．其價值大概可比例得之矣．

唐宋時平民每年生活費

唐于逖靈應錄．紙商陳泰供養一僧．二年不倦．忽一日僧謂曰．爾有多少口．幾許金便足．陳曰．弟子幼累二十口．歲約一百緡粗備．據是每人五千錢．即足一年費．又東坡志林．在嶺南每日費百文．至朔日預將三千錢．分爲三十塊．以畫叉挂於壁上．每日取百錢用之．按東坡在嶺南．從者子過．妾朝雲．及僕役．蓋有六七人之譜．而每日祗需百錢．即可度日．每人日費十餘文．月四五百．年亦五六千．與唐于逖所述者略同也．此雖貧民生活．然在清同光間．正用銅錢之時．亦相去甚遠．若今日則不能比例矣．以是證唐宋時銅錢尙貴也．

明時米價及淸乾隆時米價

明史王文傳．請每米四石．折銀一兩．民以爲便．是每石米直銀二錢五分也．又隨園隨筆云．曾見正德二年．吳縣申報米糧時價文書．白米一石．紋銀二錢．又見申文定公與其子書云．吳下大荒．米每石價貴至六七錢．又金罍子云．嘉靖癸丑．京師大飢．人相食．米石二兩二錢．袁子才云．是今日之平價也．可見乾隆時米二兩餘一石也．已十倍於明之平價．若今日則五十餘倍於明矣．米價之不測如此．

卷三十三

稱呼

行唐尚秉和著

歷代之稱呼天子

西漢稱天子曰縣官。霍光傳。禹曰我何病。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又東平思王傳。今暑熱。縣官年少。持服恐無處所。張宴曰。不敢指斥成帝。謂之縣官也。東漢亦稱曰官家。雜事秘辛。官家重禮。緩此結束。當加鞠翟耳。又宋書后妃傳。廢帝欲酖王皇后。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應作孝子。是又對皇帝可稱爲官也。

隋唐稱天子曰大家。海山記。隋文帝死。楊素既立煬帝。歸謂家人曰。小兒子吾已提起。教作大家。即不知了當得否。唐李泌傳。上燒梨賜泌。潁王恃恩亦求。上曰。何乃爭此。潁王曰。臣等試大家心。何乃偏耶。又五代史唐家人傳。大家還魂矣。是對天子亦可稱大家也。

宋則稱皇帝曰官家。花蕊夫人詞。法雲寺裏中元節。又是官家降誕辰。又詞苑叢談。道君幸李師師家。不遇。至更初歸。愁眉淚眼。憔悴可掬。道君問故。師師奏言。邦彥得罪去。一杯相別。不知官家來。是亦對面稱

也。

按殿廷公見稱皇帝皆曰陛下。自兩漢迄明清皆然。至曰縣官。曰官家。曰大家。皆私稱也。乃亦有對面稱者。蓋燕見親昵者。無所不可也。

晉時僕稱主人曰官

世說謝太傅與王渾相惡。太傅卒。王往弔督帥刁約。不聽使前曰。官生平不見此客。又殷中軍妙解經脈。有常所給使。忽叩頭流血。言母抱病。若蒙官一脈。便有活理。是晉時僕稱主人皆曰官也。

唐僕媪稱男主人曰郎女曰娘子

白行簡李娃傳生申喉發調。聞者歔欷。時生父亦易服私往觀。有老豎即生乳母壻也。見生將認之而未敢。乃泫然流涕。生父問故。曰歌者酷似郎之亡子。又獵狐記。僕曰。吾家郎君。爲隴西觀察使。公子亦往隴西省親。祇娘子在家。未便留宿。容吾與娘子商。又劉無雙傳。王仙客以求親之事。聞於舅母。舅母曰。是我所欲也。即當議其事。又數日有青衣告仙客曰。娘子適以親情事言於阿郎。阿郎云向前亦未許之。恐是參差也。又因話錄。李逢吉家有婢好言夢。曰昨夜爲郎君作夢不好。又夢遊錄。獨孤遐叔謂其妻死疾走入門。青衣報娘子夢魘方寤。其小女則曰小娘子。昌黎祭女拏文。曰致祭於小娘子之靈。又小說稱小娘子者尤多。其稱小兒則曰小郎。按今日僕媪稱男主曰老爺。主母曰太太。唐之稱郎君稱娘子。亦猶是也。

歷代父母之異稱

左傳昭二十八年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注言父多妾媵而庶子少也。是春秋亦稱父爲舅。又襄二十八年。盧蒲癸謀殺慶舍。盧蒲姜（癸妻舍女。）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夫子（謂父）愎。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又襄二十七年。成與彊怒。將殺之。（殺棠无咎。）告慶封曰。夫子（言其父。）之身亦子所知也。（言封知其父嬖棠无咎。） 又檀弓曾子曰。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是春秋時亦稱父爲夫子也。又史記高祖紀。上奉卮酒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不能治產。又漢書霍光傳。光兄票騎將軍去病。過河東。迎父仲孺曰。去病不早自知爲大人遺體。是漢稱父爲大人也。至對外稱。西京雜記云。家君（劉向）以爲史佚教其子讀爾雅。又後漢袁隗妻傳。馬倫曰。家君獲此。亦其宜耳。又顏氏家訓。昔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陳思王稱其父曰家父。母爲家母。潘尼稱其祖曰家祖。古人之所行。今人之所笑也。今南北風俗言其祖父及二親。無曰家者。田里猥人方有此言。

按莊子云。其往也家公執席。世說云。有人問陳元方。足下家君何如。又謝公問王子敬。君書何如君家尊。是秦漢魏晉時對朋友稱其父曰家。何況自稱。乃齊梁時以是爲可笑。無怪顏氏非之也。

若淮南子云。東家母死。其子哭之不哀。西家子見之。謂其母曰。社何愛速死。吾必悲哭社。江淮謂母爲社也。按此鄉里方言俗稱。亦猶今日閩人呼父曰郎罷。粵人呼母曰阿吉。北方呼祖父爲爺爺。祖母爲奶奶。

呼父爲爹。母爲孃。或呼父爲爸爸。母爲媽也。然爹孃之稱。雖俗。亦最古。古樂府朝辭耶孃去。暮宿黃河邊。又杜甫兵車行。耶孃妻子走相送。是自晉唐已如此稱呼。耶者爹聲之轉。又南史始興王憺傳。詔徵還朝。始興人歌之曰。始興王人之爹。赴人急。如水火。又韓愈祭女挐文。阿爹阿八。是爹稱自六朝及唐亦有也。又顏氏家訓。今世俗呼其祖考爲先亡丈人。疑丈當爲大。按此必已故之祖考。若尚在堂。則不合也。

稱人父母

史記聶政傳。嚴仲子曰。故進百金。爲大人粗糲之費。此大人謂聶政母也。是稱友人父母。亦曰大人也。又世說人間陳元方足下家君何如。又謝公謂王子敬。君書何如君家尊。是稱友人父亦可曰家。至六朝則加尊字。顏氏家訓。凡與人言稱彼祖父母父母世父母及長姑。皆加尊字。自叔父母以下。皆加賢字。按文章志云。或問子敬尊君書何如。可證顏氏說之不謬。此等習慣。至今不改。惟稱人伯叔父或兄弟多曰令。爲小異耳。

若對子字父則爲失禮

魏志司馬朗傳。九歲人有道其父字者。朗曰。慢人親者。不敬其親者也。客謝之。又常林傳。對子字父。是知禮乎。客亦謝之。按字所以表德。此在周時。不爲不敬。漢魏時文盛則否也。

古伯父叔父之稱呼

顏氏家訓古今皆呼伯父叔父。今世多單呼伯叔。按左傳僖二十五年。周王曰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又成二年。周王使單襄公辭於晉使曰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又漢書王莽傳。世父大將軍鳳病。師古曰世父謂伯父也。以居長嫡而繼統。又叔父成都侯商。又楚元王傳。季父不吾取。吾取季父矣。又項羽本紀。其季父項梁。是周及漢呼伯父或爲世父。叔父或爲季父。而皆父稱之證也。至單稱伯叔。晉初已如此。世說王濟謂叔父王湛曰。叔好騎乘不。武帝每見王濟。輒以湛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曰。臣叔不癡。又桓玄謂王楨之曰。我何如卿第七叔。是無論自稱人稱。皆單曰叔矣。顏氏以爲非者。婦稱夫弟亦曰叔。陳平傳。嫂曰。有叔如此。不如無有。若兄子祇稱叔不稱父。則與嫂叔無別矣。

漢世亦稱叔父爲大人。漢書疏廣傳。廣謂兄子受曰。今宦成名立。不去懼有後悔。受叩頭曰。從大人議。亦有字叔父者。史記爰盎傳。兄子種謂盎曰。絲但日飲亡何。絲者盎字。蓋漢時猶有古風也。

兄弟子至晉始稱爲姪

古稱猶子。禮記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亦曰兄子。論語以其兄之子妻之。漢書疏廣傳兄子受。袁盎傳兄子種。鮮有稱姪者。釋名云。姑謂兄弟之女曰姪。姪迭也。更迭進御也。禮內則注所謂夫人及兩媵各有姪娣。左傳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是也。故字從女。乃至晉始稱兄弟之男子曰姪。顏氏家訓云。兄弟之子已孤。與他人言。對孤者前。呼爲兄子弟子。頗爲不忍。北土人多呼爲姪。晉世

以來。始呼叔姪。今呼爲姪。於理爲勝云云。是至晉始以姪爲兄弟子之專稱。故晉書王湛傳云。湛才氣抗邁。於叔父湛略無子姪之敬。北史李郁傳。兄瑒卒。撫育孤姪。歸於鄉里。至唐宋則尤以爲確稱。不可更僕數矣。

或曰左傳云姪其從姑。史記田蚡傳云。蚡侍酒嬰所。跪起如子姪。是古稱姪亦同於後世。豈知姪其從姑者。正姪娣從姑嫁。此本筮詞。彷彿而已。不得以事應懷公爲證。史記田蚡傳之子姪。姪乃姓之訛。漢書作子姓。師古曰。姓生也。言同子禮。若己所生。師古於史漢致訂至精。設史記爲姪字。師古早言之矣。是皆後人之妄改史文也。又公羊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是專謂女也。故爾雅釋親云。女子謂晜弟子爲姪。而於宗族。則無姪稱。此其證也。

婦稱夫族今古之不同

爾雅。婦稱夫父母爲舅姑。禮內則婦事舅姑是也。至漢則稱舅爲丈人。顏氏家訓。漢時婦對舅稱丈人。古樂府詞。先述三子。次及三婦。婦是對舅姑之稱。其末章云。丈人且安坐。調絃未遽央。古者子婦供事舅姑。與兒女無異。故有此言。亦稱姑曰大人。舅姑曰公姆。焦仲卿詩。五日斷一匹。大人故嫌遲。勤心養公姆。是也。至六朝則呼舅爲丈人公。顏氏家訓。今北間婦人呼舅爲丈人公是也。按今世婦人對人稱舅曰公公。姑曰婆婆。至當面呼皆從夫。不知始於何時。與古異矣。

至稱夫之兄。爾雅云。兄曰兄公。郭璞注云。今俗呼兄鐘。語之轉耳。是兄公之稱。至晉未改。稱夫之弟則曰叔。史記陳平傳嫂曰。有叔如此。不如無有。夫之姊妹則曰姑。漢焦仲卿詩。新婦初來時。小姑初扶牀。今日被驅遣。小姑如我長。唐新婦詩。未諳姑食性。先遣小姑嘗是也。蓋必加小字者。以別於舅姑之姑。稱夫兄弟之妻。周時曰娣姒。晉曰妯娌。左傳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爾雅長婦謂稚婦爲娣。娣婦謂長婦爲姒。郭注今或曰妯娌。是也。至於今婦稱夫兄曰大伯。弟曰小叔。姊妹則曰大姑小姑。兄弟婦皆曰妯娌。然對面呼仍皆從夫。

甥與母族之稱呼

爾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詩大雅。韓侯取妻。汾王之甥。傳姊妹之子曰甥。廣韻外甥也。甥稱母之父母曰曰外祖曰外祖母。此古今通稱也。至六朝則去外爲家。顏氏家訓。河北士人皆呼外祖父母爲家公家母。江南田里間亦以家代外。非吾所識。是其證。稱母之兄弟曰舅。詩我送舅氏曰送渭陽。左傳以伯舅年耄老加勞。漢書王鳳傳以元舅輔政。舅之稱以迄於今。無有改易。稱母姊妹則曰姨母。左傳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注穆姜姨母之子。與穆姜爲姨昆弟。又會眞記。夫人鄭氏。生之姨也。姨稱亦迄于今。稱母姪則曰中表。晉書山濤傳。濤與宣穆后有中表親。中表者即表兄弟。徐鉉和表弟包穎詩云。平生中表最相親。是其證。然古祇曰中表。至唐則直稱曰表兄表弟。杜甫有贈表弟詩。蘇軾有飲餞表兄程正輔詩。以迄

於今。外家稱呼。皆大致不改。惟世俗稱外祖有曰老爺者。外公者。外祖母有曰老老。曰外婆者。皆方言俗呼。又南北普通稱舅母爲妗。殊不得其解。然集韻已言之。其由來久矣。

壻與妻族之稱呼

古稱女夫曰甥。孟子帝館甥於貳室是也。春秋時則稱曰壻。左傳文八年。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於衞。且復致公壻池之封。注。晉公之壻名池也。壻之名至今不改。至壻稱婦父。爾雅曰外舅。漢時則曰婦翁。後漢第五倫傳。明帝戲倫曰。聞君爲吏。撾婦翁。翁者父稱。漢書金日磾傳。日磾二子。皆爲上弄兒。擁上項。日磾見而目之。兒走且啼曰。翁怒。是其證。故陳後主曰。婦父乃是翁。比女夫乃是兒例。奈何不敬。通鑑特載其言。今世田野有如此稱者。則人笑之。而不知正與古合也。自六朝始呼爲丈人。野客叢書云。后山送外舅詩。丈人江淮英。稱婦翁爲丈人。字俗然。字則遠矣。僕觀三國志注。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句下。承於帝爲丈人。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裴爲宋元嘉時人。呼婦翁爲丈人。已見此時。至唐則以丈人爲通稱。楊膺事激糊子厚婦翁也。子厚祭文直呼爲丈人。是其證。後又謂丈人爲泰山。酉陽雜俎。明皇封泰山。張說爲封禪使。說女壻鄭鎰本九品。封禪後獨遷五品。並賜緋衣。黃幡綽曰。此乃泰山之力也。此一因也。又有謂因東岳有丈人峯。世遂謂丈人爲泰山。此又一因也。至今日則又由泰山轉而爲岳父。因岳父呼妻母曰岳母。對人稱則曰家岳。曰家岳母。其不妥蓋甚於古稱外祖母曰家也。

壻稱妻兄弟及壻與壻稱

晉書。阮瞻傳內兄潘岳每令彈琴。唐書李益盧綸大歷十才子之傑出者。綸於益爲內兄。又文中子有內弟之喪。不飮酒食肉內弟內兄之稱至今不改。至女兄弟則曰姨。左傳莊十年。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此姨稱之最古者。迄於今則又曰大姨小姨。以別於母姨。至壻與壻相稱。古謂曰亞。爾雅兩壻相謂曰亞。注詩曰瑣瑣姻婭。漢謂爲友壻。漢書。嚴助傳家貧爲友壻富人所辱。師古曰友壻同門之壻。晉謂爲僚壻。郭璞爾雅注今江南呼同門爲僚壻是也。宋謂爲連袂。潛確類書。范仲淹鄭戩皆自小官布衣選配李參政昌齡女。爲連袂。又李晉卿有二女將死語家人曰。長女配王樂道。次女配滕元發足矣。二人遂爲連袂。後又由連袂而轉爲連襟。嬾眞子江北人呼連袂爲連襟。至今仍之妻族稱呼。以此與婦翁爲最繁矣。

唐謂及第進士爲先輩

自古皆稱高年者舊爲先輩。如吳志闞澤傳澤州里先輩。丹陽唐固。又魏志陶謙傳注。郡守張磐同郡先輩。又舊唐書孔穎達傳隋煬帝集諸郡儒於東都。令國子秘書與之論難。穎達最年少而先輩宿儒皆爲之屈。是隋時尙如此。乃至唐中葉則稱先輩者爲及第進士而非老稱。王維詩。爲學輕先輩。何能訪老儒。北夢瑣言王凝知舉司空圖第四人登科。王謂衆曰今年牓帖爲司空先輩一人而已。是所謂先輩

實後輩也。按瑣言之說。仍徵不合先輩實進士及第之專稱。雲溪友議云。牛僧孺被舉。嘗投贄於補闕劉禹錫。禹錫對客塗竄其文曰。必先輩期至矣。又北里志楊萊兒傳。進士趙光遠一見溺之。及應舉。自謂必捷。萊兒亦大爲誇於賓客。指光遠爲一鳴先輩。是皆應試前祝其及第爲先輩也。非普通後輩之稱。

卷三十四

行唐尚秉和著

奴婢傭賃

周盜賊妻子沒爲奴婢可上市買賣

周禮。秋官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稾。按罪隸者。隸司空爲役。舂稾者言女子力弱。充舂米炊食之職。是官奴婢皆由盜賊沒入。故可買賣。周禮。質人。掌成。平也 市之貨賄人民牛馬。注。人民。奴婢也。疏。言奴婢則非良人而罪人也。蓋官家奴婢多而賣於民間。民間復可以奴婢上市而買賣之。與牛馬同。

亦有因饑寒而鬻爲奴婢者故多可贖

晏子春秋。晏子之晉至中牟。睹弊冠反裘負芻息於塗者。以爲君子也。使人問焉。曰我越石甫。爲人臣僕於中牟。晏子曰何爲至此。曰不免凍餒之累。是以爲此也。晏子曰可得贖乎。曰可。乃脫左驂以贖之。按此自鬻爲僕也。其契約或若干年。或終身。或可贖。不可贖。故晏子問之。又檀弓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又史記陳軫傳。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又淮南子。嚳人

有爲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於府此皆因貧自鬻爲婢妾主人又因貧而轉鬻於人故多可贖也

漢奴婢狀況

漢魏時奴婢有三種一因罪沒入者二因貧而爲者三被掠賣爲奴婢者因罪因貧自周有之掠賣則周時所無以此見周時社會較後世不紊亂其鄉政善也

其因罪沒入者如外戚世家薄姬原魏豹妾魏豹平輸織室又如吳志潘夫人傳父爲吏坐法死夫人與姊俱輸織室又魏志高柔傳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爲亡沒其妻及男女爲官奴婢是也其因貧者如高祖紀民以饑自賣爲官奴婢者詔皆免爲庶人又干寶搜神記漢崔永父死不能葬因自賣爲奴又魏志楊俊傳王象少孤特爲人僕隸見使牧羊而私讀書被箠楚是也其被掠賣者如外戚世家竇廣國年四五歲時家貧爲人所略賣傳十餘家其家不知其處又魏志楊俊傳爲人所略作奴僕者凡六家俊皆傾財贖之又史記欒布傳爲人所略賣爲奴於燕是也按略賣之事不惟春秋時無之即戰國亦不見蓋周時鄉政之善爲後世所未有凡作姦犯科之事無所容藏一易地即自困故絕無此事也

漢奴婢之多空前絕後

有以上三因漢奴婢之多爲自古所未有其見於史者如陸賈傳陳平以奴婢百人遺陸生武帝紀發官奴婢三萬人苑中養馬貢禹傳諸官奴婢十餘萬人戲游無事哀帝紀詔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

豪富民多畜奴婢田宅亡限。令有司條奏諸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過品皆沒入官。誠以其時富人如蜀卓王孫僮客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卓文君嫁司馬相如王孫分與僮百人。又季布傳。乃髡鉗布幷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夫一賣卽至數十人少分卽至百人則當時社會奴婢之在豪富家者。誠不可以億計也。故哀帝下詔限之。然蜀志糜竺傳祖世貨殖。僮客萬人。是東漢末此風仍未已也。

漢時賣奴婢衣以繡衣置市上闌中

賈誼傳令民賣奴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牙縧）內之閑中。服虔曰。閑賣奴婢闌。被衣以鮮服者飾其貌使姣好易售也。內之閑中者懼其逸去與閑牛馬同也。蓋市官特爲置闌而稅之也。

惟買賣奴婢者多故價有定準

漢書食貨志田宅奴婢價爲減賤。又毋將隆傳。傳太后使謁者買將官婢。賤取之。復取執金吾官婢八人。隆奏言賈賤請更平直。是可證當時奴婢皆有定價。與牛馬五穀同。故有價貴賤之感覺。又可證奴婢卽財貨。故陸賈傳謂其子曰。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過汝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是以奴婢與車馬寶劍並爲貨財也。

漢爲奴婢開一線生機

自周以來。主不可殺奴。史記田儋傳。儋陽爲縛其奴。從少年之縣廷。欲謁殺奴。服虔曰。古殺奴皆當告官。是不過告以殺之之故耳。非告官判其可否也。殘酷極矣。至漢文帝四年五月。詔免官奴婢爲庶人。哀帝時又詔官奴婢五十以上免爲庶人。魏志齊王芳詔官奴婢六十以上免爲良人。是以宣帝時京兆尹趙廣漢。脅魏丞相夫人賊殺侍婢事。可見是時雖丞相殺侍婢有罪。又食貨志云。除專殺之威。又王莽時詔敢炙灼奴婢者論如律。免所炙灼者爲庶人。又詔除奴婢射傷人棄市律。又詔民有被略爲奴婢自訟者免爲庶民。自此以後。專殺者禁。炙灼者禁。五十以上可得自由。始有奴婢亦人之感覺。若漢以前則視爲當然也。至晉時奴亡。祇黥其面。酉陽雜俎云。晉令。奴亡黥兩眼。再亡黥兩頰。三亡橫黥目下。皆長一寸五分。不能殺也。

然自唐以來。不免箠笞之苦。撫言云。有奴事蕭穎士十年。笞箠備至。祇不敢專殺耳。至於炙灼侍婢。以在閨房之內。官家不易知。雖今日不免。吾每聞其聲。每彷徨慘痛。恨不使其主人即身受其苦。嗚呼。此等惡習。何日革除淨盡耶。

唐仍有官奴婢

次柳氏舊聞。玄宗幸太子宮。見使用無妓女。令高力士選民間女五人進之。力士曰。掖庭中故衣冠以事沒入者不少。宜可備選。又劉無雙傳。以父曾爲朱泚僞官。置大辟。無雙沒入掖庭。又因話錄。天寶末。蕃將

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是唐罪人妻子。仍沒爲官奴婢也。惟據史傳所載。祇掖庭有之。他衙署不見蓋較漢時少多矣。餘民間所有奴婢。大概皆因貧而爲也。

唐脫奴婢籍名從良

唐蔣防霍小玉傳。長安有媒鮑十一娘者。故薛駙馬家青衣也。折券從良。十餘年矣。又劉無雙傳。蒼頭塞鴻云。某已得從良客戶。又隋唐嘉話。京兆韋袞有奴名桃符。有胆力。每征討必從。袞以久經驅使。乃放從良。是蓋因自古凡爲奴婢者皆罪人。非良人。故以脫奴籍爲從良。豈知因貧自鬻者。原本良人。非罪人。從良云者。殊不公允也。

唐時仍貧則賣僮僕

白行簡李娃傳。生囊中盡空。乃鬻駿馬及其家僮。歲餘資財僕馬蕩盡。是唐時仍以奴爲資財也。

歷代奴婢價

晏子以一驂贖越石父。是春秋一奴價可抵一馬。漢王褒僮約。買奴便了。價萬五千。梁任昉彈劾劉整云。以錢七千贖奴當伯。取婢綠草貨得七千。是奴價以六朝時爲最賤。且男女價相若。唐以後即少見蓋奴漸少矣。然婢仍多。且婢價較奴價日貴也。

古奴僕之服裝

古奴婢皆青衣。通鑑懷帝被擄。青衣行酒。是奴而青衣。霍小玉傳。鮑十一娘者。故薛駙馬家青衣也。是婢而青衣。光武紀。彭寵爲其蒼頭所殺。注。秦謂奴爲蒼頭。以別於良人。又梁武帝詩。平頭奴子擎履箱。李白詩。平頭奴子搖大扇。蒼者黑也。平頭者言奴所服之帽。不許有屋。即今日戲劇所服之平頂奴帽是也。故一望而知爲奴。又韓愈詩。一奴長鬚不裹頭。一婢赤脚老無齒。摹繪奴婢之狀。宛如目覩矣。

古奴僕之忠主

古奴僕之忠於主人者甚衆。茲舉一二。以見梗概。後漢書李善傳。善。淯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也。元家病疫相繼死。唯孤兒續生。始數旬。奴婢謀殺之而分其財產。善負孤兒潛逃。親自哺養乳。爲生湩。續十歲歸。告奴婢於長吏。收殺之。光武聞。拜善爲太子舍人。遷日南太守。轉九江太守。又涑水紀聞。王達者。屯田郎中李曇僕也。既而曇父子俱坐事繫獄。親友無敢餉問之者。達旦夕守臺門給飲食。四十餘日。曇貶恩州。諸子流嶺外。達哭送之。既而曇死。達爲治喪。朝夕哭奠如兒子。他若唐之墨崑崙紅線。亦忠義之尤著者也。

自宋以來。惟聞買婢。老學菴筆記云。都下買婢。謂未嘗入人家者。爲一生人。喜其醇謹是也。不聞買奴。至清末並買奴亦禁。然至今不能斷絕。寃苦時聞。或再數十年。可與奴一律絕迹乎。

傭與客作

傭與僮僕異。古所謂僮僕皆奴也。奴不能自由。傭有短傭。有長傭。短傭或一日。或二三日。長傭或以月計。以年計。計時受值。皆可自由。自春秋有之。說苑甯戚為商旅賃車以適齊。賃者僱也。僱即傭也。至戰國。漸多。史記荊軻傳。高漸離變姓名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齊世家湣王子法章為莒太史敫家庸。范雎傳。臣為人庸賃。庸與傭通。注云。謂庸作受僱也。至漢魏。益多有為農家傭者。如陳涉傳。常與人傭耕。兒寬傳。時行賃作。帶經而鉏。梁鴻傳。為人賃舂。有傭於商家者。如欒布傳。窮困賣庸於齊。為酒家保。杜根傳。為宜城山中酒家保。有傭於學校者。如兒寬傳。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常為弟子都養。師古曰。主給烹炊也。世說。服虔匿姓名為崔烈門人賃作食。有傭於官署者。如班超傳。家貧常為官傭書。其期最短者。謂之客作。高士傳。夏馥既誣入黨錮。乃改服易形。入林慮山中。為冶工客作。魏志。焦先者隱士也。饑則出為人客作。飽食而已。尤自由也。蓋古士人身體健壯。而質樸。故窮則為傭以自給。不以為恥。六朝以後。士風華靡。雖困鮮肯為傭以求活。（祇世說記袁宏為人傭運租。）此亦士人習尚之一小變也。

古待遇傭耕者狀況

韓非子。夫賣庸而播耕者。主人費家而美食。調（選也）布而求易錢者。非愛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耕。盡巧而正畦陌者。非愛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錢布且易云也。按今日田家待遇傭工。年節以酒肉犒賞。春夏以巾布餽贈。傭者尚輒有煩言。不知數千年前情狀已如此也。

卷三十五

行唐尙秉和著

治病雜疫

古醫病之法。周禮天官疾醫瘍醫獸醫。言之詳矣。而黃帝內經素問及史記扁鵲傳。尤能闡發其精理。兹俱不錄。錄其治法爲後世所無者數則。以及古社會於醫者之情況。

古以口吮疽

史記。吳起爲將。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音盾）之。卒母聞而哭之。人問其故。母曰。往年吳公吮其父。父戰不旋踵而死。今又吮其子。妾不知死所矣。是可證古社會皆以口吮疽。故起施之士卒。期得其死志。蓋疽熟必有膿血。以手擠之則痛。不如以口吸收。血易淨盡。且不痛也。

古以舌舐痔

莊子。宋人曹商使秦歸。以得車多驕稱莊子。莊子曰。吾聞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耶。按說文舐以舌取物也。痔後病也。增韻。隱創也。是痔者肛門之病。今所謂痔創漏創也。而以舌舐之。今雖貧人不能有是也。莊子謂所治愈下。下莫下於斯矣。

古爲小兒剔首擱痤

韓非子。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不擱痤則寖益。剔首擱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注嬰兒瘫痤。當擱剔勿使滋益。按注說非也。剔首擱痤自爲二事。嬰兒頂門多不潔。故剔除之。至不剔則腹痛。今已不曉其義。痤者癤也。擱者擠其膿血也。非與剔首爲一事。又彈痤者痛。夫癰至成熟腫起。破之潰之法至多矣。乃必彈之。以試其熟否。則後之所嗤也。

至漢時吮癰已嫌其穢

史記佞倖傳。文帝常病癰。鄧通常爲帝唶。音借吮之。文帝不樂。從容問通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他日太子入問疾。文帝使唶癰。唶癰而色難之。夫吸膿血於口中。乃天下之至穢。雖以父子之親。有不能勉强者。故後世爲之者少也。

古皆官醫

周禮天官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供醫事。凡邦之有疾病者疕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爲下。觀是則周時所謂醫。皆官醫也。藥亦官家所備。蓋其時士民既無醫學。亦無藥劑。故政府設專官以供民求取。然繹經文。似皆就醫。而無往醫。若疾重而不能造者。其如之何。此一疑問也。又有疾醫。今之內科也。瘍醫。今之外科也。獸

醫今之獸醫也。惟食醫專掌飲食。爲今之所無。

至春秋末始有以醫爲業者

史記。扁鵲傳。既傳長桑君禁方。爲醫或在齊。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診趙簡子病。過邯鄲。聞貴婦人。卽爲帶下醫。過洛陽。聞周人愛老人。卽爲耳目痺醫。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卽爲小兒醫。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使人刺殺之。是可證庶人初有以醫爲業者。而伎過官醫。故官醫妬之。若後世則不勝其妬矣。

其在漢初。則齊人太倉公。診脈知人生死。行遊諸侯。不以家爲家。或不爲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被告得罪。少女緹縈上書願以身代者。是也。其伎與扁鵲等。漢末則華佗。佗之師爲長沙太守張仲景。仲景名機。華佗聞機名。特詣長沙拜謁。機盡以其術傳之。其著述今祇存傷寒論。餘外科書盡佚。此皆以士人專精醫術。是以漢書杜延年傳云。昭帝末徵天下名醫。可見業醫者多。不似春秋前之必爲官醫也。

中醫退化之故因自古賤醫

中國醫術。古發明若是之精。魏晉以降。復失傳者何也。以中國社會。自古賤醫。論語云。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醫與巫並稱。其賤可知。列子云。雖乞兒馬醫。不敢侮也。以馬醫與乞兒並。其輕可想。史記李廣傳。以良家子從軍。如淳曰。謂非醫巫商賈百工也。是爲醫卽非良家。魏志華佗傳云。佗本作士人。以醫見業。

意謂自悔。悔醫賤於士也。世說殷浩妙解經脈。有常所給使忽叩頭流血。言其母病。浩感其誠。爲診脈處方。一劑便愈。遂焚其秘方。恐人知其能醫而賤視也。夫社會風尚如此。讀書士人。誰肯爲醫。其肯爲者。學業類不足以輔之。故古人費千辛萬苦而得之者。後之人皆不能傳也。

周時防疫之法

古防疫之法。至爲精密。如杼井萩室。以灰水攻貍蟲。而儺疫尤爲大觀。秦漢以後。道法皆廢。獨儺禮尚存。以近於游戲也。

以蜃炭攻貍蟲

周禮。秋官赤犮氏掌除牆屋。以蜃炭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貍蟲。按周時無石灰。而以蜃殼燒灰。其功用與今石灰同。灰洒者。蓋以灰和水洒於屋隙。毒死貍蟲。貍蟲者。蚤蝨之屬。可爲傳染疫病之媒介。故殺之。自周時卽研究至此。可謂密矣。

萩室防疫

管子。當春三月。萩室熯造。注。熯謂火以乾之也。三月之時。陽氣盛發。易生瘟疫。楸樹鬱臭。以辟毒氣。故燒之於新造之室。以禳祓。按說文萩蕭也。是艾草之屬。玆注云楸樹。是以萩爲楸也。新造之室。濕氣亭蓄。易生瘟疫。燒萩使乾。兼以殺疫。則室可安居。

至春則淘井易水

管子鑽燧易火，杼井易水，所以去茲（同滋）毒，注春時之井，當杼之以易其水，去滋長之毒，按方言杼柚作也，土作謂之杼，水作謂之柚，據此則杼井者，必淘掘井土，使易新水，以舊水過冬有亭毒也，清時北方人家，至春必淘井，蓋猶仍周制，亦所以防疫，

儺疫

周禮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率百吏而時難，（同儺）以索室驅疫，注方相者方想言可畏怖也，方想蓋漢語也，冒熊皮者，以驚毆疫癘之鬼，如今魌頭也，時儺四時作，索廋（同搜）也，按說文魌醜也，如今之魌頭，徐鍇注，方相四目也，卽鄭所謂魌頭，然則漢之魌頭，卽周之方相，必黃金四目執戈盾者，古以為癘有鬼，月令云季春命民儺，有大陵積尸之氣，與民為厲，是其證，方相氏家，逐室毆鬼見此凶威，自驚怖逃去，是以孔子恐並驚其室神，遇鄉人儺則朝服立阼階，俾廟神有所依附，今鄉里疫重，輒然爆竹以衝散疫氣，猶是理也，

漢儺年祇一次以十二月臘祭前一日為儺期

張衡西京賦，爾乃卒歲大儺，毆除羣厲，方相秉鉞，巫覡操茢，（黍穰帚）侲子萬童，丹首玄製，桃弧棘矢，所發無集，飛礫雨散，剛癉（雄鬼）必斃，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

按文選注引續漢書曰。大儺謂逐疫。選中黃門子弟百二十人。爲侲子。皆赤幘皁首。逐疫禁中。蓋禁中地小。祇百二十人即足。若國民逐疫於都市。則非萬童不足以示威。又注引漢舊儀。歲十二月使方相氏蒙虎皮。黃金四目。玄衣丹裳。執戈持盾。率百隸時儺。索室驅疫。以桃弧葦矢且射之。以赤丸五穀播灑之。然則漢儺裝飾與周同。侲子萬人。且必以童。並以赤丸五穀。到處播灑。其繁盛則較周過也。惟查月令仲秋季冬季春皆儺。漢祇十二月儺。禮儀志云。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是儺與臘並行也。

唐儺疫之盛况

樂府雜錄。儺用方相四人。戴冠及面具。黃金爲四目。衣熊裘。執戈揚盾。口作儺儺之聲。以除逐也。右十二人。皆朱髮。衣白畫衣。各執麻鞭。辮麻爲之。長數丈。振振聲甚厲。口呼各凶神名。振子豆百。小兒爲之。衣朱褶青襦。戴面具。以晦日爲之。按面具者。漢以木。禮儀志。百官宮府。各以木面獸。是刻木爲之。後世以紙糊戴於首。使獰惡可怖。即周禮之黃金四目。亦假面具也。不然。如何能以黃金爲目。目胡能四哉。又周儺漢儺。皆玄裳。唐則衣白衣而畫之。更被以朱髮。狀尤可畏。又以麻鞭振響。亦古所無。振子即漢之侲子。振子豆者。蓋令侲子灑豆打鬼也。

宋儺疫

老學菴筆記。政和中大儺。下桂府進面具。比進到稱一副。初訝其少。乃是以八百枚爲一副。老少妍醜無

一相似者。乃大驚。至今桂府作此者。皆致富。按一副卽八百枚。是凡儺者。無不帶面具也。又夢華錄。除夕禁中大儺。用皇城親事官。戴假面繡畫色衣。執金槍龍旗。以是證宋儺比唐尤奇麗。蓋久視爲游戲矣。

古防疫已用隔離法

漢書平帝紀。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爲置醫藥。按疫起傳染最速。舍之空邸。使與家屬隔離。自漢已如此也。

又曾子固越州救菑記。春大疫。爲病坊。募僧二人。視醫藥飲食。是亦用隔離法防疫。但病者無人敢看護。僧家慈悲。故募以侍疾也。



卷三十六

行唐尚秉和著

賦稅力役戶籍

賦役之制。通志等書詳矣。茲所述者。多可驚駭之事。令人知百姓之不易爲。自古而然。而非其詳制也。又後世習焉不察。多謂三代賦役輕於後世。雖班固亦如此。豈知孟子之稱述三代對戰國立言耳。今一一追想其實況。民困亦甚也。茲編正比較其事實也。

周賦稅過後世

漢書食貨志。周時有賦有稅。稅謂公田什一。賦謂車馬甲兵士徒之役。按孟子云。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什一者謂十取其一也。戰國亂世。不能爲準。若漢初。則十五取一。漢末及東漢。則三十取一。過三代遠矣。供車馬甲兵士徒之役者。按周禮地官。縣師若將有軍旅會同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又鄙長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是以遂人以歲時登記夫家衆寡及六畜車馬。必登記者備賦之也。不但此也。委人職云。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注疏材。草木有實者也。畜聚之物。瓜瓠芋葵禦冬之具也。是正賦正稅以外。尙斂及薪芻蔬果。以備賓客師旅之用。由今思

之。周民負擔之重。及其被擾情況。殆過於後世。蓋封建之過也。

周即有人口稅

周禮天官大宰以九賦斂財賄。鄭玄云賦謂口率出泉也。今之算泉。疏以九賦斂財賄者。此賦謂口率出泉。其處有九。故云九也。又地官閭師職。凡無職者凡夫布。注使出一夫口稅之泉。按泉者錢也。天官外府。掌布之出入。注布泉也。藏曰泉。行曰布。口率者以口為率。家有若干口。即出若干泉。漢曰算。算口出錢。今外洋有人頭稅。係以頭計。茲則以口計也。於正稅正賦以外。復稅及人口也。

周稅居宅

周禮載師。凡任地國宅無征。後鄭云國宅凡官所有宮室。吏所治者也。夫經特云國宅無征。是民宅征也。然民宅征率。經無明文。疑下云園廛二十而一。即民宅征率也。民宅亦名廛。非必商賈。遂人夫一廛。田百畮。注廛城邑之居。又詩胡取禾三百廛兮。傳一夫之居曰廛。是廛即民宅。園廛二十稅一。即民宅二十稅一也。以故先鄭云國宅城中民宅。無稅。而後鄭不從之。誠以一夫之廛與田皆受之官。皆當有稅。特宅稅輕於田稅耳。

周已斂布帛

孟子有布縷之征。有粟米之征。有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而緩其二。是周時已征及布帛也。

總周時之稅。有田稅。宅稅、口稅、車馬甲兵。薪芻布縷菜蔬等稅。凡後世所有者。周無不有之。周所有者、後世或無也。

漢田稅輕於周

周田稅十取一。公羊傳所謂天下之中正。什一行而頌聲作也。至漢初則十五稅一、孝惠元年詔減田租、復十五稅一是也。後三十而稅一。王莽傳。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是也。王莽曆至光武而復。建武中詔田稅三十稅一。復西漢舊制。是漢之田賦。較周輕數信矣。

漢人稅百二十錢

高祖紀。初爲算賦。如淳曰。漢舊儀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算。爲治庫兵車馬。按周之口率錢。不詳其確數。又不詳其年若干方出口錢。卽使輕於漢。然另有車馬甲兵之賦、漢則以此賦治車馬甲兵。則漢仍輕於周也。

至武帝復稅小兒年二十三錢

漢算雖稅人。然祇稅成童以上之男子。尙未若周以口爲率。至武帝用兵。始算口。並嬰兒亦稅之。貢禹傳。禹以爲古民無賦。（言不稅人周官晚出禹未見）算口錢。起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算。詔從之。其口賦若干。據昭帝紀。毋收四年五年口賦。注。如淳曰。漢儀注

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二十三。二十錢食天子。三錢補車騎馬。是蓋貢禹奏請以後之定制。若以前則兒三歲卽出錢。且不論男女。祇有口卽稅錢。誠以民至十五乃算。其十五以前不算。甚爲疏漏。然以齠齔之年而使出錢。則無名。故名曰口。又幼童難出整算。故祇賦二十三。在當時計臣。可謂涓水不漏矣。又按貢禹請年二十乃算。茲漢儀仍言至十四。是十四以前出二十三。以後出百二十也。詔從其七歲。未從其二十也。又景帝詔民年二十乃傅。禹所請乃復景帝舊制也。

武帝復稅人家藏錢及六畜

武帝紀。初算緡錢。李斐曰。緡絲也。以貫錢。千錢爲一貫。出算二十也。是百分稅二也。夫人家藏錢。難以稽核。稅者必少。故元鼎元年。詔民告緡者。以其半與之。觀此則其稅之不當。且難斂錢可知矣。而用以擾民則有餘。眞可謂拙而少功。又昭帝紀。毋斂今年馬口錢。是養馬亦出稅也。

魏晉復兼稅布縷以迄于明

通典。魏武初平袁紹。令收田租畝粟四升。戶絹二匹。綿二斤。晉初畝租米三升。戶輸絹三匹。綿三斤。按中原地畝收穀不過四五斗。今稅粟米三四升。以二穀一米計。是幾十取二也。稅莫重於是矣。又西漢無稅絹絲之事。自魏晉開其端。至六朝隋唐。後兼稅麻布及麻。自木棉興。至元明於布絹絲綿之外。復稅木棉若干斤。皆實物。故歷朝復有絹布匹長幅寬及重量之規定。然胥吏上下其手。緊殆擾民之狀。況可知矣。

至清代。始將布疋絹帛之稅。一概革除。而田稅亦輕于往古也。

民役

自春秋以來。凡國家築城浚河築路修造宮室官署。無不役民爲之。此役於工者也。瞭望烽燧。守堠關塞。此役於兵也。在國民對於國家。爲當然義務。然使之不時。或太過。如秦築長城。隋開汴河。不世建築。雖賴以成。而民亦叛之。今將漢以前役民概略。略述以覘古社會狀況。至漢以後詳制。自有專書。

周赴役免役期限及自然免役之人

周禮地官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五。皆征之。注征者給公上事也。疏七尺者。韓詩外傳云。二十行役。故知此七尺爲二十。六尺者年十五。論語可以託六尺之孤。鄭注云。六尺年十五以下。故知十五。是遠郊年十五即赴役。至六十五免。國中年二十赴役。六十而免也。此定制至春秋猶守之。左傳襄三十年。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與於食。後問知其年七十三矣。趙孟召之而謝過焉。遂仕之。而廢其輿尉。是過免役之年而役之。故罪其王者。鄉大夫又云。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老者。病者。是自然免役之人也。

周役民年祇三日而弗興食

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又周禮司徒均人。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二日。無年一日。由是證役時

不惟不與値。且幷不與食。如公家與食。則無豐歉之計。較彼昔悼夫人之食與人者。以爲其母家築城偶食之以爲犒。非常食之也。

漢赴役期免役期

高帝紀。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軍。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漢儀注云。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衞士。一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陣。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爲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嘗傅者皆發之。未二十三爲弱。過五十六爲老。師古曰。傅著也。言著名籍。給公家徭役也。據是是漢初民年二十三始充役。至五十六而免也。至景帝時。改爲二十。景帝紀。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師古曰。舊法二十三。更舊制也。

漢兵役一月戍邊役三日然可僱人代役

昭帝紀。元鳳四年正月。詔三年以前逋（未出錢）更賦。未入者皆勿收。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古者正卒無常也。皆當迭爲之。一月一更。是謂卒更也。有踐更。貧者欲得顧更錢者。次直者出錢僱之。月二千。是謂踐更也。以是證漢民每年有當兵一月義務。如不赴直。即出錢二千。令前卒代也。如淳又云。有過更。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爲更。律所謂繇戍也。然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使往。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謂過更也。漢因秦法而行之。後遂改易。有謫乃

戍邊一歲耳。以是證漢戍邊義務。每人歲三日。其實不能行。因自內地至邊塞。或數百里。或數千里。行數月始至。至三日即更。往勞往返。於勢不便。故使往者。歲一更。其不往者。則與往者以錢。然錢交官。官蓋不全與戍者。若全與則一年得三萬六千。可致富。官蓋以此為聚斂之法耳。故逋者多。

漢役平等

昭帝紀。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列。又蓋寬饒傳。身為司隸。子常步行。自戍北邊。

六朝時從軍自買鞍馬

木蘭詩。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為市鞍馬。從此替爺征。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朝辭爺孃去。暮宿黃河邊。夫從軍已苦。從軍而自買鞍馬。尤非富人不辦也。是等詳細狀況。史皆不詳。賴詩歌傳寫。略知其梗概。而歎古社會狀況之難與今等也。

古從軍戍邊之慘狀

自唐以前。皆徵兵制。除貴人外。皆有當兵義務。非若後世募兵。多無室家。故一遇戰事。則生死難卜。遠戍邊塞。則多年不歸。征夫有離鄉之悲。思婦有久曠之怨。臨行送別。哭泣悲號。至為慘痛。此等狀況。惟於詩歌中見之。他不能親切也。

古遠戍。其衣皆由家寄。官家蓋負輸送之責。而不為製衣。故最動思婦之恨。宋謝惠連擣衣詩云。紈素既

巳成。君子行未歸。裁用箭中刀。縫爲萬里衣。盈篋自余手。幽緘候君開。腰帶準疇昔。不知今是非。又唐杜甫擣衣詩。亦知戍不返。秋至拭清砧。已近苦寒月。况經長別心。寧辭擣衣倦。一寄塞垣深。用盡閨中力。君聽空外音。又陳陶詩。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裏人。讀此三詩。知古社會幽怨之婦多矣。

其遠從軍送別者。如杜甫新婚別。結髮爲妻子。席不暖君床。暮婚晨告別。無乃太忽忙。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是必當時社會有此事。故有此詠。又垂老別云。男兒既介冑。長揖拜上官。老妻臥路啼。歲暮衣裳單。孰知是死別。且復傷其寒。是垂老而從軍。無子可知。妻何以爲情。其悲傷與新婚等。又兵車行。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孃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夫有妻有子。是中年而從軍者。乃家屬哭送。哭聲震天。不有詩史。後世孰知古社會有如此慘狀哉。

戶籍

古以有口賦。故戶籍（冊也）最重。漢魏以後無口賦而徵兵。故戶籍仍重。其謂中國人戶口數不確者。乃清以來現象耳。若唐以前。則人口數不惟眞確。即男女有微眚者。籍必書也。其死亡之率。更眞確不待言矣。非者後世之視爲具文也。

周有戶籍專官

周禮秋官司民。掌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異其男女。登下其死生。又地官遂人以歲時登其夫

家之衆寡，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五，皆征之，其捨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捨，以歲時入其書，夫曰自生齒以上皆書，是民間生兒無論男女必報官也，曰登下其生死，是無論男女長幼凡病死必報官也，曰七尺六尺以及六十六十五皆征之，是庶民年歲官家皆有册記，雖欲避而不能也。

周戶籍上親屬必詳

大戴禮記，古者般屬，爲成男成女名屬，升於公門，注般衆也，成者成人者也，名姓名，屬親屬，是一戶之內，除家主外，其長幼親屬皆登於籍也。

漢唐造戶口册時無論男女老少皆入城査看

漢唐戶口籍，詳於後世，夫人而知之，至其登記時，如何情狀，史不言之，若不詳攷，不知其擾民其嚴厲至於如此也，攷後漢禮儀志，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又江革傳，母至歲時，縣當案比，革以母老，不欲搖動，自在轅中輓車，不用牛馬，唐章懷注云，案比者驗以比之，猶今貌閱也，按婦人既不能給役，婦而老尤無用，乃年年校閱其相貌，以濫登記，老婦如此，少婦可知，女子如此，男子可知，即此一端，古社會庶民之多事，過於後世也，乃自漢迄唐，愼審如出一轍，誠以人人相貌，皆有特別標識，或小有改易，年年校閱登記詳悉，如犯法而逃避，則易於緝獲也。

唐戶口册登記之標識種種

唐開元二年交河柳城二縣戶口册。册式如表式。首塡戶主姓名。次塡親屬。大戴禮所謂服屬也。其親屬之中。無論男女。有眚必書。有誌必書。書眚者如右足跛。左目眇等。書誌者如耳下有瘤。面何部有黑子。及面白面赤面黑等是也。是册爲新疆布政使王晉卿先生得之迪化古墓中。原爲一畫。繪一松。松下立一女鬼。糊於墓牆上。高約五尺。寬一尺六七。背一分厚。皆戶口册紙。今迪化正唐交河柳城二縣地。王維詩所謂瀚海經年別。交河出塞流是也。迪化空氣乾燥。故紙經千年不壞。縣印大與今等。先生曾借余觀之。故得其詳如此。

卷三十七

行唐尚秉和著

行旅

周會盟時旅野狀況

周禮天官掌舍。掌王會同之舍。設梐枑再重。設車宮。轅門。棘門。爲帷宮。設旌門。注梐枑者聯三木交互。以爲遮列。車宮者。次車爲藩牆。轅門者仰車以轅表門。棘門者以戟爲門。帷宮者張帷幕以爲宮室。旌門者樹旌於門也。按古會盟不於都邑。於曠野。故以車爲垣牆。以轅爲門。張幃幕以爲宮室。左傳昭十三年。晉合諸侯於平丘。子產子太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太叔以四十。至日命外僕速張於除。（張幕於除地）是其證也。此國君與卿大夫之旅行。雖窮僻多輜重爲累。然有車馬有僕役。所至有官邸。尚能任之。若士庶旅行。則其難有三。

一古無鬻食者凡旅行須自行擔糧

莊子逍遙遊。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又胠篋篇。某所有賢者。贏糧而從之。又庚桑子曰。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趎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按贏者擔也。列子云。商丘開

因假糧荷畚之子華之門。畚者竹器。所以盛糧。荷亦擔也。倘中途糧匱。則不得食。列子韓娥東之齊。糧匱。過雍門鬻歌假食。又論語孔子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此皆旅行自行裹糧之證也。

一旅行須攜釜鬲自行炊飯

古裹糧旅行。飯須自炊者勢也。自炊則須攜釜鬲。史記蔡澤傳。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盜。奪釜鬲於途。又孟子。孔子接淅而行。是皆攜釜鬲旅行自炊之證。蓋春秋時雖有逆旅。而不鬻食。客至假釜鬲爲炊。少則可。衆則有時不給。故必自攜始便於用。夫釜鬲尙須自備。則匕箸椀勺之類。更不待言。以是證古行李之繁多。過今日十倍。

一旅行無節傳則即時入獄

客無驗者。逆旅不納。僉以爲商君之法。豈知自成周即如此。周禮地官大司徒。令無節者不行於天下。注無節不行。所以防寇姦。又比長職。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無授無節。則唯圜土（獄也）納之。又司關。則以節傳出內之。又掌節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此其事可於韓非子證之。韓非子云。溫人之周。周不納。客（主客）問之曰。客也。對曰。主人。問其巷人而不知也。吏因囚之。是旅行而無驗。即納圜土。又史記孟嘗君傳。昭王既釋孟嘗君。即馳去。更封傳變姓名以出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能爲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按更封傳者。實僞姓名於傳上。其入關時所給之眞傳。爲孟嘗君。茲恐見阻。故

易僞名。是無節傳卽不能出入關。又商君傳。商君亡欲舍客舍。舍人不知其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驗者證也。亦傳也。是無傳並不能宿逆旅。然則古旅行之艱難。飲食猶其次也。

春秋戰國客店之情狀

周時行旅。除官吏出使商賈運輸外。旅客蓋甚稀。而官吏所至駐官邸。周禮遺人所謂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候館是也。故以逆旅爲業者少。然亦有之。國語陽處父如衛。返過甯。舍于逆旅甯嬴氏。說苑鄭桓公東會封於鄭。暮舍於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從外來曰。客將焉之。莊子。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是皆非官設。而自以逆旅爲業者也。又莊子。孔子之楚。舍於蟻邱之漿。注司馬云。謂逆旅舍以菰蔣草覆之也。李云謂舍於賣漿家。是蓋業逆旅而兼賣漿。故孔子舍之。又陽子居至梁。遇老子於中道。至舍進盥漱巾櫛。與老子語。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其返也舍者與之爭席矣。是尤私人業逆旅業之證。又史記商君傳。亡至關下。欲舍客舍。舍人曰。舍人無驗者坐之。是商君頒布客舍規程。不得貪受報而宿無驗之客。其爲商業尤顯然。第其時雖有客店。似不賣食。故客仍須自就漿者飲料。如今之賣茶非食也。

周貴人旅行時祖道犯軷之盛況

祖道者。祭道也。風俗通云。共工之子曰脩。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迹所達。靡不窮覽。故祀以爲祖神。祀者徂

往也也。詩云韓侯出祖。左氏傳。襄公將適楚。夢周公祖而遣之。又按詩大雅。仲山甫出祖。箋云祖者。犯軷之祭。犯軷者。按周禮夏官大馭。掌馭王路車也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軷。遂驅之。注。行山曰軷。犯者封土爲山象。以菩音阜香草芻棘柏爲神主。既祭則以車轢之而去。喩無險難也。王自左馭者。大馭既下車祭軷。王暫執轡。祭訖馭登車。取王手之轡。遂驅而速行也。又按詩大雅云。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脂與羝乃祖道之祭品。以是證祖道在先。既祖。則以車轢神主及土山以行。故曰犯軷也。

按祖神風俗通以爲祖者徂也。而漢書疏廣傳。祖道供張東都門外。注云。祖者送行之祭。一說黃帝之子。纍祖好遊。遠死於道。後人以爲行神。故出行必祭之而飲於其處。是以祖爲人名。似較應劭訓祖爲往說爲勝。

周送行必飲餞

詩大雅。申伯行邁。王餞於郿。箋云。祖而舍軷。飲酒於側曰餞。又聘禮。乃舍軷飲酒於其側。注。大夫道祭無牲牢。酒脯而已。故祭畢又於旁飲酒以餞別也。是自王及卿大夫送別者皆飲酒。又詩邶風。出宿於泲。飲餞於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是女子送別亦飲讌也。

漢魏時旅行

其官吏旅行。則舍宿都亭。史記司馬相如傳。往舍都亭。嚴延年傳。母止都亭不肯入。或止鄉亭。鮑宣傳。舍

宿鄉亭。人皆非之。是也。或止傳舍中。尹翁歸傳。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臥傳舍。何武傳。武行部必先詣學宮見諸生。然後入傳舍。傳舍與都亭皆官設。有官掌之。專備官吏過往。魏相傳。御史大夫桑宏羊客。詐稱御史止傳。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丞。師古曰。傳謂縣之傳舍。是可證非官不許入。故詐稱御史。又官吏入傳舍傳舍須供飲食。龔勝傳。勝辭官歸里。詔行道舍傳舍。縣次具酒肉食從者及馬。是因勝既罷官。特詔仍以官吏待遇。又光武紀。至饒陽。官屬皆乏食。光武乃自稱邯鄲使者入傳舍。傳吏方進食。(食使者)從者饑爭奪之。是皆傳舍供給官吏飲食之證。以故廉潔自好者。則不入傳舍。魏志張既傳注。每行縣。飭吏攜鎌自刈草食馬。不宿亭傳是也。

漢客店仍不賣食客仍自炊

漢官吏旅行。有傳舍。有都亭。殊無所苦。若士庶旅行。較周時少便者。商設逆旅似漸多。後漢黃憲傳。穎川荀淑至愼陽。遇憲於逆旅。又郭泰傳。每行宿逆旅。輒躬洒掃。及去後。人見之曰。此必郭有道宿處也。又世說。鄭玄欲注春秋傳。尚未成時。行與服子愼遇客舍。又魏武詩。逆旅整設。以通商旅。可證其時旅店已漸多。惟仍不具食。後漢周防傳。父揚少孤危。常修逆旅以供客。而不受其報。是不賣房價耳。若具食而不受報。焉有此力。又魏志胡質傳注。爲武威太守。子威以家貧無車馬。自驅驢單行。拜見父。告歸。質賜絹一匹。爲道路糧。每至客舍。自放驢取樵炊爨。食畢復隨旅進道。夫食畢復行。非夜可知。設客舍而售食。焉無自

中小憩之時。必自炊以候時。而少行路也。

漢初旅行仍須持傳但祇過關用

漢書文帝紀十二年除關無用傳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如淳曰。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也。時承平久。故過關廢傳。至景帝四年。七國反。詔諸關復用傳出入。自是迄漢末不廢。甯成傳詐刻傳出關。終軍傳。步入關。關吏予軍繻。軍問此何爲。吏曰。爲復傳。復返也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遊。終不復傳。棄繻而去。及軍爲謁者。建節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乃前棄繻生也。張晏曰。繻符也。若券契。亦傳也。由終軍傳證之。可見未至關時旅行。卽不用傳。傳祇過關用。又以證官吏雖過關不用傳也。

至漢末凡官民旅行皆用傳否則廚傳不留

王莽傳。吏民出入持布錢以副符傳。不持者廚傳勿舍。關津苛留。師古曰。舊法行者持符傳。卽不稽留。乃更令持布錢與符相副。乃得過也。廚行道飲食處。傳置驛之舍也。按此廚傳。疑卽客舍。非傳舍。傳舍非官吏不得入。龔勝告歸。特詔令傳舍。是其證。又莽傳大司空士夜過奉常亭。亭長苛之。告以官名。亭長醉曰。甯有符傳耶。是官吏舍官舍。須以符傳爲憑。玆渾言吏民不持傳。廚傳勿舍。是庶民無傳者。廚傳不敢留。卽官吏無傳亦不敢留也。觀師古注。是爲漢舊法。莽不過副以布錢耳。是漢末旅行難於漢初也。

後漢過關符傳須向官家買

西漢時符傳無賣者。終軍傳。關吏予軍繻。是至關卽予傳之證。至東漢則賣傳。以爲斂財之法。郭丹傳。後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注符卽繻也。又東觀記。丹從宛人陳洮買入關符。是符傳亦可轉賣也。

東漢時旅行有符傳則到處護送

高士傳。申屠蟠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病卒。蟠卽負其喪至濟陰。遇司隸從事於河鞏之間。從事義之。爲符傳護送蟠。蟠不肯。投傳於地而去。按從洛陽至濟陰。東行不過關。然從事特與以符傳。云護送者。蓋有符傳卽可舍亭驛。免宿逆旅。行路益便也。

五代時旅行仍用傳

徐鉉稽神錄。道士張謹。旣失書囊行李。將及潼關。時秦隴用兵關禁嚴。客行無驗。皆見刑戮。因不敢東渡。是至五代有事時。行路仍用傳也。

漢魏送別時之祖餞

漢書疏廣傳。廣及兄子受上書乞骸骨。歸里。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輛。注祖者送行之祭。因饗飲也。又劉屈氂傳。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出擊匈奴。丞相爲祖道送至渭橋。是送別兼飲讌與周同也。惟不言犯軷。似其時祇祭祖神也。

六朝時客店始賣食

世說王敦爲逆晉明帝乃持金鞭著戎服騎馬陰察地勢未至十餘里有客婦居店賣食又魏書崔光傳光弟敬友置逆旅於蕭然山南大路之北設食以供行者是可證凡逆旅皆不設食獨敬友設食以便行人故史特書其異隋唐以來客舍旗亭皆賣飲食行旅勞頓所至如歸與古異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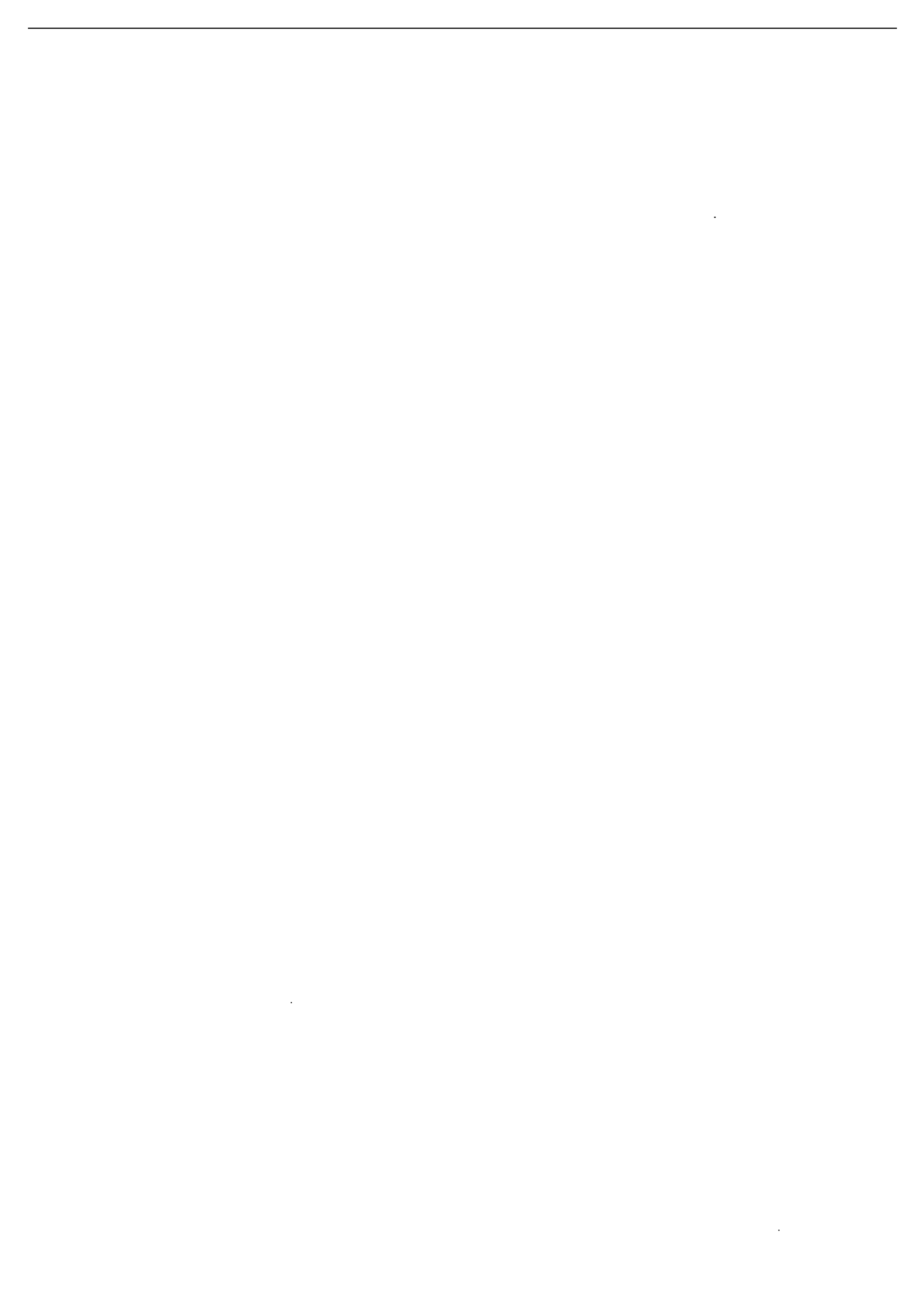
六朝時送別須啼泣否則謂爲寡情

世說周叔治作晉陵太守周侯仲智往別叔治以將別涕泗不止仲智恚之曰斯乃婦人與人別惟啼泣便舍去周侯(名顗)獨留與飲酒言話臨別流涕拊其背曰奴好自愛又顏氏家訓別易會難古人所重江南餞送下泣言離有王子侯梁武帝弟出爲東郡與武帝別帝曰我年已老與汝分張甚以惻愴數行淚下侯遂密雲(不雨)赧然而去坐此被責北間風俗不屑此事歧路言離歡然分首然人性自有少涕淚者腸雖欲絕目猶爛然如此之人不可強責

按江淹別賦云黯然銷魂者惟別而已矣狀送別之情最爲親切乃黯然銷魂則可而必強以下淚則外貌也彼李陵送蘇武詩曰攜手上河梁日暮欲何之其悲痛豈祇下淚而已哉乃六朝人以是爲送別儀式且以是而見責其前乎六朝如漢魏後乎六朝如唐宋皆未有也眞特殊之風俗已

唐宋時旅行已大便惟唐仍以帛爲路費

明清以來、旅行者皆持銀、沿路易銅錢用之、若唐以前皆以帛爲糧、家語、孔子之剡、與程子相遇、傾蓋而語、命子路取束帛贈程子、是贈路費也、魏胡質與其子絹一匹、爲道路糧、見前是魏晉時亦以帛充路費、至唐尤甚、鄭哲才鬼記、竇玉妻曰、君不合居此、宜速命駕、常令君有絹百匹、言訖贈絹百匹而別、又酉陽雜俎、秀才權同休下第、游蘇湖間、遇疾貧窘、困擾垢衣授僕曰、可以此少辦酒肉、予將會村老、丐少道路資也、乃具牛肉旨酒、村老皆醉飽、獲束縑三千、又稽神錄、謹得行李、更詣主人、遺絹數匹、乃得歸、又劉無雙傳、古押衙爲其擔子一、馬五匹、絹三百匹、五更便發、是皆以絹爲旅費也、用銀者絕少、蓋行路齎糧、萬不能多、而古代金銀錢、亦難以多帶、惟帛則輕而易舉、行旅最便、故古視帛與錢幣等、不曰幣帛、則曰錢帛、即今久不用帛、俗語猶曰財帛、是其證、宋元以來用者漸少、明清則皆以銀換錢、無以帛爲糧者、



卷三十八

兵事

行唐尚秉和著

周時以鼓進兵以金退兵

左傳哀十一年。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注鼓以進兵。金以退兵。不聞金言將死也。按莊十年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又韓詩外傳。趙簡子卒。中牟畔之。葬五日。襄子圍中牟。圍未匝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曰吾不乘人於危。又墨子。越王焚舟失火。親自鼓其士而進之。士蹈火死者百餘人。王擊金而退之。是皆以鼓進兵。以金退兵之證。想見古戰時聲勢之浩大也。金者今俗謂之鑼

漢戰時仍用金鼓

漢書韓信傳。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大戰良久。於是信耳棄旗鼓走水上軍。趙空壁爭旗鼓。又李陵傳。鼓聲不起。又聞金而止。又光武紀。鉦鼓之聲。聞數百里。蓋仍以鼓進兵以金退兵也。

古戰時主將可對面語

春秋時戰陣之間。仍不廢禮讓。如晉郤至見楚子必下。免冑而趨風。欒鍼餽子重以飲。雖大戰之時。餽遺

不絕。至漢初漢王與項王臨廣武而語。又蜀志關羽傳注。羽與魏將徐晃夙相愛。遙共語。但說平生。不及軍事。徐與晃下馬宣令曰。得關雲長頭者賞千金。羽驚怖謂晃曰。大兄是何言耶。由是證之。古兵陣相距甚近。故能對語。若稍遠則語不能聞矣。故漢王數項王以十大罪。項王怒伏弩射中漢王也。

礮之沿革

前漢甘延壽傳投石絕等倫注。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爲機發行二百步。按此卽礮也。蓋以大木激石。飛至敵所。故廣韻云機石也。是以字從石。又按後漢袁紹傳。曹操發石車擊袁紹軍中。呼爲霹靂車。唐章懷注云卽今拋車。又唐書李密傳。以機發石爲攻城具。號將軍爲礮。是至唐仍石礮也。至金元時火銃興。遂又本其法而爲火礮。法以銅鐵爲巨銃。內實火藥。然以發彈。明紀太祖與陳友諒戰於鄱陽湖。礮碎御舟是也。自洋槍興而火銃廢。大礮術亦愈精。於是明清以來所鑄之土礮又廢。今沿邊之地所廢置者是也。其餘戰器。刀矛以外。惟弓箭用之最久。自三代至清不廢。其製造之術爲極精。外觀亦最華美可愛。乃至今無習之者。不惟射術亡。其製造弓箭之絕技亦亡。甚可惜也。

烽燧報寇警

烽燧報寇警法最迅速。自三代至明清。數千年不廢。清咸豐時。太平亂。猶用此法。凡大道十里一墩。高約四丈。有警則以次傳烽。頃刻可達數百里。而狼煙最佳。狼煙者。蓄狼屎然之。其煙沖天。風不能動。尤可傳

遠方望見。自鐵道興。官路廢。墩鋪（五里一鋪）亦燬。惟沿長城仍有此遺蹟耳。然狼煙之發明。唐以前無有。墨子。築郵亭者圜之。高三丈以上。令特殺爲辟梯。亭一鼓。寇烽警亂。烽傳火以應之。至主國止。其事急者。引而上下之。烽火以舉。輒五鼓。傳又以屬之。言寇所從來者少多。旦弁還去來。屬次烽勿罷。望見寇。舉一烽。入境。舉二烽。射妻（疑爲樓）舉三烽。藍郭會。舉四烽。二藍郭會舉五烽。按墨子善守。其言築亭之法。及舉烽規矩。詳矣。至烽燧之形。則未言。

漢書賈誼傳。斥候望烽燧不得臥。文穎曰。邊方備胡。作爲土櫓。櫓上作桔槔。桔槔頭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卽火然。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卽然之。以望其煙。曰燧。張宴曰。晝烽夜燔燧。師古曰。晝燔燧。夜舉烽。又按司馬相如傳。邊郡之士。聞烽舉燔燧。孟康曰。燧如覆米䉛。縣著契皐頭。有寇則舉之。燧積薪有寇則然之。

按櫓者樓也。土櫓者。卽墨子所謂郵亭。明清時之墩臺也。兜零者。廣雅云。籠也。卽孟康所謂覆米䉛。（略如簍籃）縣桔槔頭。有寇則高舉。使遠處易望見。墨子不言桔槔。然曰引而上下之。則亦縣桔槔也。惟置薪草於兜零中。而然之。不並然兜零乎。抑兜零爲鐵製物乎。至於烽燧之分。史記索隱云。烽主晝。燧主夜。魏張宴亦曰晝烽夜燧。誠以白日不能見光。故以烽煙告警。夜能見光不能見煙。故然燧使起火光以報警。而師古則謂晝燧夜烽。實烽燧爲一物。皆須然薪。而後起煙起火光。不過晝以煙爲識。夜以火光爲識耳。

至唐則焚狼糞為烽煙

無論烽燧。在漢魏時皆然。薪為之。至唐造烽煙之法益精。酉陽雜俎云。狼糞煙直上。烽火用之。蓋煙直上則能望遠。否則為風吹倒。遠處難見。法誠善也。自此以後。遂名烽燧為狼煙。宋史曹翰傳。先是虜至。必舉狼煙。翰分遣人舉煙直上。虜疑有伏引去。然此必白晝用。夜則仍然燧為光。且以證古時狼多。若今日雖深山亦不易得若干狼糞為用也。

歷代驛傳之狀況

古人交通迅速之法。惟恃驛傳。凡官文書來往。緊急報告。皆賴之。法定若干里為一驛。凡車馬上路疾馳。至驛而更。以休人馬。故傳遞迅速。春秋時名曰遽。左傳僖三十三年。且使遽告於鄭。定二年。鄭公孫黑將作亂。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亦名曰馹。文十六年。楚子乘馹會于臨品是也。至漢名曰傳。高帝紀。田橫懼。乘傳詣雒陽。英布傳。王怒欲捕赫。赫上變事。乘傳詣長安。如淳曰。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馬下足為乘傳。一馬二馬為軺傳。急者乘一乘傳。如如淳說。傳以四馬為最多。而亦有六馬者。袁盎傳。將乘六乘傳。會兵滎陽。注六乘者六馬。蓋事愈急。馬愈多。漢又名置。劉屈氂傳。時上避暑甘泉宮。丞相長史乘疾置以聞。師古曰。驛也。按風俗通。漢改郵為置。增韻云。步傳曰郵。馬傳曰置。蓋春秋時。人不能騎馬。故祇有傳車。至漢人能騎馬矣。而官吏仍不騎行。又其時往來文書。仍竹簡。書囊堆積。非車不能

載。而官吏有急事。亦常乘傳。故仍有傳車。凡置馬。謂之驛騎。自馬遞興而車傳漸少。自晉初紙多。而文書簡省。馬亦可遞。故尤迅速。元馬哥孛羅遊記云。元世祖時。自塞外闢大道。直達西域東西數萬里。凡傳遞文書。二十五里爲一站。騎馬搖鈴。到站即更易。傳遞迅速。朝發夕至。此皆馬遞也。至於清惟官吏往來蒙古者有傳車馳行沙漠中。謂之台站。餘內地大路。每三十里一驛。蓄馬遞。故每行官道。輒聞鈴聲。驛馬絡驛不絕。至光緒末。郵政興而驛馬始廢。



卷三十九

歲時伏臘

行唐尚秉和著

凡歷代歲首皆爲令節。士民和會。古今如一。玆編不論。論歲首以外時節之沿革。蓋無論士農工商。終歲勤動。無娛樂之時。則精神不活潑。古之人於是假事以爲娛樂。原以節民勞。和民氣。亦卽所謂張弛也。此其義也。乃執者往往以時節酒食歡娛。祭賽迷信。謂爲無理而欲刪除之。豈知古人用意。乃假時節以爲娛樂。非娛樂之義在時節也。時節者乃人爲。故自古及今有沿革。有轉移。有風俗習慣。習慣既久。便視爲當然。不能究其所以然。

其在周時則假祭神爲娛樂期

禮記。郊特牲。唯爲社事單出里。注。事。祭也。單（同殫）出里者。里人盡出祭也。按古二十五家爲一里。里必有社。年分兩季祭之。有春祭。月令。仲春擇元日命民社。元日者甲日也。有秋祭。周禮春官。社之日蒞卜來歲之稼。注。秋祭也。祭之日椎牛宰羊。里人盡出。祭罷而分其肉。則社日之不治事。酒食讌樂。手舞足蹈可知矣。而一年兩舉。其在仲春者。以民將勞動而爲之。在秋後者。以民勞動既久而爲之。皆具深意。非漫然也。

其次爲蜡。禮雜記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言勤稼穡有百日之勞）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爲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弛一張。文武之道也。按郊特牲。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索盡也）饗之也。是舉於歲終。一年祇一次。其詳細狀況。及其禮節。今已不得知。第觀子貢所云一國之人皆若狂。則當時社會以是日爲唯一之娛樂期。殆與社日同也。

至戰國仍以社臘爲唯一令節

韓非子。秦昭王病。百姓爲之禱。病愈。殺牛塞禱。公孫衍出見之曰。非社臘之時也。又豕身三蟲相與盬。一說曰。若不患臘之至而毛之燥耶。是可證社臘時殺牛宰豕之多。爲社會大酺之唯一令節。臘即蜡也。說文。冬至後三戌爲臘。祭百神。

社臘外周重上巳節

周禮春官女巫掌歲時祓除疾病。鄭注。以漢三月上巳修禊當之。然不甚明確。惟風俗通引韓詩曰。三月桃花水之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之上。執蘭招魂。祓除不祥。是三月上巳爲周時令節。士民遊春。祓禊水上。娛樂可知。鄭建國在春秋初。在列國爲最後。鄭如此。列國可知。再證以周禮。上巳爲令節無疑矣。

兩漢時所行之節令

一爲上元。漢志。執金吾掌禁夜行。唯正月十五。勅許弛禁。謂之放夜。一爲三月上巳。衞皇后傳。帝祓霸上還。孟康曰。祓除也。從霸水上自祓除。今三月上巳也。又後漢周擧傳。六年三月上巳。商大會賓客讌于洛水。又周禮春官女巫鄭注。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是漢以三月上巳爲節也。故後漢禮儀志云。是月上巳。官民皆潔於東流水上。官民皆出。其盛可知。一爲伏臘。東方朔傳。久之伏日。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朔獨拔劍割肉曰。伏日當早歸。夫曰早歸。可見伏日皆歡娛讌飮。又嚴延年傳。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是可見以臘爲令節。又楊惲傳。歲時伏臘。烹羊炰羔。又元后傳。至漢家正臘日。獨與其左右相對飮酒。是益可證社會至伏日臘日。酒食醉飽之娛樂。一爲日至。薛宣傳。及日至休吏。賊曹掾張扶獨不休。宣出教曰。日至吏以令休。由來已久。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恩私意。掾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殽請鄰里。一笑爲樂。注。日至冬至夏至也。夫至日至而官吏且休沐。社會可知。一爲社日。陳平傳。里中社。平爲宰分肉甚均。蓋其歡娛。仍與周同也。

漢末之寒食

總漢家之令節。爲上元。上巳。爲伏日。臘日。春社。秋社。夏至。冬至。其見於史者。共有八日。皆社會遊宴飮樂之時。至七月七日彩女穿鍼。見西京雜記。五月五日浴蘭湯。見大戴禮。五月五日賜羣臣梟羹。見漢書。以

及後漢劉玄傳立秋日貙膢。皆未敢必社會以是日爲娛樂之期。故不詳。惟至後漢末。忽爲介子推而有寒食之節。鄉民無知演爲風俗。政府迭禁之。而其風至唐宋仍不已。禁火三日。甚無謂也。

後漢書周舉傳。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多中輟一月寒食。老小不堪。舉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使還溫食。又魏武帝令。聞太原上黨西河雁門冬至後百五日皆寒食云爲介子推。北方冱寒之地。老少羸弱。將有不堪之患。令到禁絕火。如有犯者。家長半年刑。是寒食在漢末初起。祇太原上黨諸郡。未普及於中原各郡。且自周舉傳觀之。祇子推亡月。一月寒食。自魏武令觀之。則自冬至起至淸明皆寒食。變本加厲。又觀周舉傳。是子推亡於冬月。胡爲寒食至淸明始已。又胡爲至唐宋全國皆然。風俗推移。有不可思議者。然則寒食節在漢末最爲苦境也。

魏晉六朝之佳節

世說。華歆蜡日集子姪讌飲。晉書戴洋傳。陳眕問洋。人言江南當有貴人。顧彥先周宣珮。是不。洋曰。顧不及臘。後果以十二月十七日卒。十九日臘。按蜡臘皆祭百神。其義一也。歆於此日集子姪讌飲。可證仍爲令節也。又十九日臘。可見臘仍無定日。仍於冬至後三戌爲之也。

社臘外。則以上巳爲最重。晉書夏統傳。會三月上巳。洛中王公已下。並至浮橋。士女駢塡。車服燭路。觀此則上巳爲社會最繁華之節。但沈約宋書云。魏以後但用三月三日。不復用巳。蓋社會習慣。已重三月三

日。三日與上巳期。相距甚近。故併上巳節於三日。非若周時之專用三月上巳。而忽視三日也。蓋自秦漢以來。漸重三月三日。文選有顏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引齊諧記曰。晉武帝問尚書摯虞曰。三月曲水其義何。摯曰。昔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見有金人出。二漢相沿。皆為盛集。據此。是自漢以來已重三月三。至曹魏。以與上巳近。遂即於是日修禊。而廢除上巳。故宋顏延年有三月三日曲水詩序。齊王元長亦有三月三日曲水詩序。皆於曲水修禊。而皆於三月三。是其證也。至是日之繁盛。盡見於沈休文三月三日詩。詩云。麗日屬元巳。年芳具在斯。開花已匝樹。流鶯復滿枝。洛陽繁華子。長安輕薄兒。東出千金堰。西臨雁鶩陂。清晨戲洛水。薄暮宿蘭池。元巳即上巳。實是日未必為巳日。仍沿舊稱耳。又庾信有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亦一證也。

六朝時至冬至即拜節

顏氏家訓。已孤而履歲。及長至之節。無父拜母。無母拜父。又云。南人冬至歲首。不詣喪家。按以冬至與歲首並稱。可見其重相等。不詣喪家者。不赴喪家賀節也。長至即冬至。拜父拜母亦拜節也。是六朝時視冬至更重於前。

其次則重九亦重。太平廣記。晉宣帝於九月九日。賜羣臣祭落酒。晉書孟嘉為桓溫參軍。九日遊龍山。風吹帽落。南宋書。武帝為宋公。在彭城九日登項王戲馬臺。至今相承為故事。而謝靈運謝宣遠皆有九日

從宋公宴戲馬臺詩。又陶淵明嘗九月九日無酒。坐東籬下。摘菊盈握。又南史。齊武帝立商飆館於孫陵寺岡。世呼爲九日臺。秋九日車駕幸焉。是六朝之重九。與三月三日同。惟三日則近水修禊。九日則擇地登高。三日則漢舊俗。重九則魏以後始行也。

其他若人日。見薛道衡詩。七月七日都人皆曝衣。郝隆則仰臥於庭。曝腹中書。又七月七日嘗晒衣。諸阮庭中爛然。皆見於世說。然社會似不以是爲娛樂之期。又寒食端午中秋。在六朝時見於文人歌詠者亦少。似其時不甚重也。

惟梁簡文帝有看燈賦。殆上元夜也。蓋上元承歲首娛樂之時。而値月夜。自漢以來。金吾卽放夜三日。六朝想當益盛。惟其時燈油蓋尙貴。（無植物油）故帝賦有南油俱滿。西漆爭然之語。夫爲燈戲而至於然漆。則後世所無也。

唐宋之令節　上元燈火之大觀

古人精神之活潑。遠過後人。其魄力之偉大。尤非後人所可比。卽如上元燈火。其布景之奇麗高遠宏大。在唐代固已絕後人。卽宋時亦非今人所能辦。其唐宋燈火。見於詩歌者。如王珪詩。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龍海上駕山來。又向子諲云。紫禁煙花一萬重。鼇山宮闕隱晴空。玉皇高拱雲霄上。人物嬉遊陸海中。又蘇味道詩。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又李商隱詩。月色燈光滿帝都。香車寶輦溢通衢。讀此數詩。唐燈火

之影。及和樂之聲。如耳聞目覩矣。蓋鼇山鳳輦。不惟排列雲空。並能浮搖上下。其宏大固可驚。其技藝之精能。亦可佩。至其高度。據開元遺事。上在東都。結綵爲燈樓二十間。高一百五十丈。又雍洛靈異小錄。唐時元夜寺觀街巷燈明若晝。山高百餘丈。又天寶遺事。韓國夫人造百枝燈。高八十丈。照數十里。查唐時尺與今尺正同。高至百五十丈。幾一里。眞驚人矣。此長安東都之盛也。此外如開元天寶遺事云。明皇移仗上陽宮。葉法善言西涼府燈亦亞於此。令上閉目。已在霄漢。俄而及地。觀燈果然。以鐵如意質酒。爲驗。又幽怪錄。明皇於正月望日。問葉天師四方何處極麗。對曰。無踰廣陵。帝曰。何術觀之。師曰可。俄而紅橋起殿前。帝步而上。俄頃至廣陵。士女皆仰望曰。仙人現五色雲中。是西北涼州。東南廣陵。燈火皆亞於兩京也。

宋時燈火。其見於宋詩者。王安石云。別開閶闔壺天外。特起蓬萊陸海中。想見空中樓閣之佈置。程漢金陵元夕云。三山火照瓊花發。人在南天白玉京。想見空中山島之崢嶸。王磐云。夾路星毬留去馬。燒空火樹亂歸鴉。讀此詩知宋上元燈火。不亞於唐。至元夜狀況之見於紀載者。如容齋隨筆。西京正月十五前後各一日看燈。宋增爲五夜。因錢氏納土。展至十八。又稗史。宋宣和中張燈。有夫婦相失者。婦至端門飲賜酒。竊懷金杯。衛士察知。送御前。婦口占詞。有竊取金杯作證明之句。上喜以杯賜之。命黃門引歸。又王韶幼子寀元夜觀燈。爲姦人負去。兒覺其異。納珠帽於懷。適內家車過。寀攀轅大呼賊。駭逸。內人抱置之

膝。擁至上前。上問誰氏。具道所以。上歎其早慧。賜壓驚金犀錢果。值鉅萬。此皆因元夜都城人馬擁擠。山崩海沸。故至夫婦相失。幼子被刼。又以證宋時皇帝觀燈時出至端門與民同樂。仍與唐同。故是等小事輒爲皇帝所見。隨時慰分。得民歡心。內家者宦官也。

唐宋之清明節

按杜甫詩。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足見唐三月三日赴水上修禊之盛。然吾疑祇都邑士人及富貴人家爲之。在社會未必普遍。其普遍社會。雖鄉曲不遺者。乃清明之寒食也。其普遍殆與歲首同。然元旦上元日至社臘等日。純爲社會娛樂之節。獨清明時値春和。芳草遍地。天涯遊子。最動歸思。而柳綠桃紅。士女踏春。不忘和樂。其趣味介乎娛樂非娛樂之間。而唐宋時尤甚。分述於後。以見當時風俗。

一。禁火。禁火之俗。先起於幷州各地。見後漢書周舉傳。及魏武帝令。均見前 周舉已移書介子推廟。曰寒食一月。老小不堪。今則三日而已矣。是後漢中葉。已創行三日禁火。乃觀魏武令仍不止三日。其所以如此者。據荆楚歲時記。介子推三月五日爲火所焚。國人哀之。每歲春暮不舉火。謂之禁煙。犯之則雨雹傷田。觀此則愚民迷信。有所畏忌。故周舉三日之約。不能卽行。至六朝則斷火一日。齊民要術云之推忌日斷火。煑醴而食之。名曰寒食。蓋淸明節前一日是也。至唐則於淸明前三日禁火。至第三日晚。則出宮內出火賜近臣。韋莊詩所謂內官初賜淸明火。韓翃詩所謂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歐陽修詩所

謂火禁開何晚。禁火仍風雨者是也。故過清明則曰新火。杜甫詩。朝來新火起新煙。賈島詩。晴風吹柳絮。新火起廚煙。東坡詩。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因曾斷故曰新。初祇起於并州。後漸普遍全國。風俗推移之不可思議如此。

一寒食。鄴中記。并州俗爲介子推斷火。冷食三日。作乾粥。今之糗是也。蓋旣斷火卽冷食。而冷食以甘者爲佳。故唐宋至淸明社會賣餳者獨多。宋之問詩。馬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餳。李商隱詩。粥香餳白杏花天。劉禹錫寒食詩。餳市喧簫吹。宋祁詩。簫聲吹暖賣餳天。又集異記。工部尙書邢曹進討叛。飛箭中肩。鏃不可拔。有胡僧曰。何不灌以寒食餳。如法應手淸涼。是可證餳多於寒食賣。故有專名。蓋餳最便於冷食。可塗餅餌。製餅餌。沃各種酪食。故寒食前爭蓄之。白居易詩。留餳和冷食。張文昌寒食內宴詩。廊下御廚分冷食。歐陽修詩。多病正愁餳粥冷。足見當時寒食之苦況。而寒食二字。自唐以來。遂變爲節名。余幼時讀詩。每問先生淸明何以有二名。先生曰。前二日爲寒食。末日爲淸明。今已不寒食。而有其名。無怪汝疑也。或問蜜與糖亦味甘。唐宋時胡不食。答曰。蜜値昂。白糖自大曆前未有。宋雖有。値仍昂。非社會所通用。若餳則米製。價最廉也。

一祭墓。自漢以來。墓祭與廟祭並重。而庶人尤重。至唐則以寒食爲定期。唐書開元勅。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相傳。寖以成俗。宜許上墓。同拜掃禮。觀此則寒食祭掃。至早起於隋唐之間。隋以前蓋無有。至唐。

中葉而大盛。柳子厚與許京兆書。近世禮重拜掃。今已缺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皁隸傭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讀此書則唐時祭掃之盛。如在目前。其祭品則田家多持麥飯。五代史。唐家人傳。妃臨死呼曰。何不留吾兒使每歲寒食持一盂飯。灑明宗墳上。又宋夏竦詩。漢寢唐陵無麥飯。是其證。其焚化則紙錢。五代史。寒食野祭焚紙錢。宋史外戚傳。李用和少窮困。居京師鑿紙錢爲業。范成大寒食詩。鳥啄紙錢風。孫蕙蘭詩。明朝又是清明節。愁聽人家買紙錢。然唐時王勃焚陰錢十萬。爲老叟償債。見於摭言。想亦用以祭墓也。

一清明各種游戲。曰打球。酉陽雜俎。荊州百姓郝惟諒。寒食日與其徒郊外蹴鞠。北里志。張住住傳。幼與龐佛奴有結髮契。及將笄。其家拘束嚴。稀得見之。後佛奴因寒食爭球。故偪其窗以伺之。又大唐新語。清明新進士開宴於曲江亭。又有月燈閣打毬之戲。白居易詩。蹴毬塵不起。潑火雨初晴。韋莊詩。隔街聞築氣毬聲。又上相閑分白打錢。白打者兩人對踢也。曰鬭雞。唐人東城老父傳。玄宗在藩邸時。樂民間清明節鬭雞戲。李山甫寒食詩。錦袖鬭雞喧廣場。是也。曰鞦韆。古今藝術圖。北方人寒食爲鞦韆戲。以習輕蹻。又天寶遺事。宮中至寒食節。競築鞦韆。嬉笑爲樂。韋莊詩。滿街楊柳綠絲煙。畫出清明二月天。好是隔簾花樹動。女郎撩亂送鞦韆。又蘇軾詞。牆裏鞦韆牆外道。曰野宴。開元天寶遺事。長安士女清明日遊春野步。遇名花則設席藉草。以紅裙遞相插挂。以爲宴幄。又夢華錄。京師清明日四野如市。芳樹之下。園圃之

內。羅列杯盤。互相酬酢。又歲華記。都人遊賞。散布四郊。謂之踏青。然則寒食時人民之嬉游娛樂。不惟城邑。且遍於四郊。其精神之活潑。後之亂世固未有。卽承平之日亦未見。古今民族精神之衰旺。由此可以攷見矣。

唐宋之社日

凡節除歲首外。皆隨風俗爲盛衰。獨社日自三代迄南宋。數千年間。行之不替。在中國歷史上。可謂最古最普遍之佳節。乃自元以後。此風頓已。蓋蒙古主政。八十餘年間。中國舊風俗。爲其所蹂躪。因以滅亡者不知凡幾。社日亦其一端也。推原其故。必因社日全國鼎沸。簫鼓喧塡。恐民衆起事。嚴爲制止及禁之既久。遂忘其事。於是以數千年之故俗。竟爾革除。可不悲哉。可不痛哉。

婦女停鍼線歸寧

張籍吳楚歌詞。今朝社日停鍼線。起向朱櫻樹下行。墨莊漫錄。今人家閨房。遇春秋社日。不可組紃。謂之忌作。故周美成秋蕊香詞云。聞知社日停鍼線。是自唐迄宋。婦女至社日皆休假。又夢華錄。社日婦女皆歸娘家。外舅姨舅皆以新葫蘆爲遺。俗云宜良外甥。是婦女至是日皆歸寧也。

社日簫鼓飲讌之盛況

韓愈詩。題爲同社人。鷄豚宴春秋。張蠙詩。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歸。杜甫詩。明年大作社。拾遺

還在否。陸游詩。社日取社猪。燔炙香滿村。周子諒詩。雞豚上戊家家酒。鶯燕東風處處花。讀此詩。則唐宋時社日飲食醉飽之樂有若目覩。劉禹錫詩。楓林社日鼓。梅堯臣社日詩。樹下賽田鼓。壇邊嗣肉鵝。范成大詩。社下燒錢鼓似雷。日斜扶得醉人迴。青枝滿地花狼藉。知是兒孫鬪草來。讀此詩則祭社時簫鼓沸天之聲有如耳聞矣。而一年兩社。故燕子有春社來秋社去之語。凡節有定日。惟社臘無定日。周用甲日。漢用午日。魏用未日。唐以來用戊日。

唐宋之端午中秋

自漢以來至五月五日故事獨多。蓋以此日爲陽極之日。風土記。端者始也。正也。五日午時爲天中節。故作種種物能辟邪惡。在漢時以五綵絲繫臂。名長命縷。見於風俗通。在晉時作赤靈符著心前。可辟兵。見於抱朴子。然故事雖多。在社會似不爲娛樂之節。至唐則漸盛。一競渡。荊楚歲時記。俗以五日爲屈原投汨羅日。傷其死。故以舟楫拯之。其舟輕。謂之飛鳧。一鬪草。歲時記。五日四民並蹋百草。故有鬪百草之戲。又劉公嘉話。謝靈運鬚美。臨刑施爲南海祇洹寺佛像鬚。唐中宗朝。安樂公主五日鬪百草。欲廣其物。令馳騎取之。由此二事。可證唐時端午日民間之娛樂。又舊唐書。孫伏伽諫曰。太常官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五百餘具充妓服。擬五月五日於元武門游戲。非所以爲子孫法。夫必社會於是日游戲。然後官司設游戲於元武門。與民同樂。至若飲菖蒲酒。剪艾爲人懸門戶上。以角黍相餽遺。雖其來已久。然至唐則家

家如是。宋仍與唐同。不具述。

至八月十五夜。在唐時雖有玩月故事。在社會視之。似無若何興趣。不惟不能與寒食等。並不能與端午同也。其見於唐人小說者。除集異記。異聞錄。唐逸史。記明皇入月宮。服仙丹。宣室志記周生梯雲取月事外。餘事甚少。而唐詩除王建今夜月明人盡望。不知秋思在誰家。最馳名外。餘如杜工部李太白白香山韓昌黎柳河東等。吟詠中秋者。偶有之。而不甚著。是其證也。至宋時似盛於唐。太宗紀。八月十五日為中秋節。三公以下獻鏡及承露盤。又勝夫錄。汴中秋節食中秋甑月羹。是可證已以中秋為節令。故大臣有獻而甑月羹成為汴京風俗。又晏殊中秋詩。苦吟含翰久。清宴下樓遲。是中秋宴飲之證。然閱龐元英文昌雜錄。記祠部休假節。有立秋七夕秋分重陽。而無中秋。是社會仍不以是日為令節。而端午則休假一日。可見宋時中秋。尚不能與端午等也。

唐宋之重陽

重陽故事。在唐時多於中秋。詩人歌詠者。亦倍蓰中秋。是亦重陽盛於中秋之證也。蓋時至重九。天高氣清。最宜登高眺望。唐書王勃過鍾陵。九月九日。閻都督大宴賓客於滕王閣。又韋綬傳。綬為集賢學士。九日宴羣臣於曲江。王維詩。遙知兄弟登高處。其把茱萸少一人。是其證。而俗食蒸糕。歲時雜記。二社及重陽皆食糕。而重陽為盛。以棗為之。或加以栗。聞見後錄。劉夢得作九日詩。欲用糕字。以五經無此字。輟不

復爲。是以宋子京九日食糕詩云。颷館輕霜拂曙袍。糗粢花飲鬭分曹。劉郎不敢題糕字。空負詩家一代豪。而茱萸菊花橙橘。爲此節之點綴品。說寶唐太宗九日在蓬萊殿。賜羣臣橘。西京雜記。九日佩茱萸。飲菊花酒。張說有九日進茱萸山詩。東京夢華錄。都下重陽酒家。皆以菊花縛成洞戶。飲者皆以菊花插帽簪而去。故劉景文九日與東坡詩云。四海共知霜鬢滿。重陽曾插菊花無。是以菊插帽之證也。

唐謂冬至前一夜爲除夜宋謂冬住

老學菴筆記。陳師錫家享儀。謂冬至前一日爲冬住。與歲除夜爲對。余讀太平廣記三百四十卷。有盧頊傳。是夕冬至除夜。乃知唐人冬至前一日。亦謂之除夜云云。蓋至宋已以冬至除夕。與歲暮除夕同名。廢而不用矣。故放翁云云。又按是夕冬至除夜之語。見唐張讀尸媚傳記范陽盧頊家婢小金事。太平廣記偶引之。非盧頊傳也。放翁蓋未見尸媚傳耳。

唐宋之七夕與中元

七夕白日曝衣。夜陳瓜果。祀牛女二星。士女月下穿鍼乞巧。備見唐宋小說與詩歌中。蓋織女嫁牽牛。牽牛負天帝錢十萬不償。帝罰之。祇七夕許與織女渡河相見。自漢時卽有是說。淮南子云。七夕烏鵲塡河成橋渡織女。是其證。故古詩有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之句。以事涉情戀。動人慕思。雖明知爲附會。歷代稱說而不已。然不如中元節之盛。中元爲佛生日。唐宋時佛教盛。故至七月

十五節有盂蘭會之設。而開元四年竟於中元夜。許京師張燈。見於唐會要。而戎昱有中元日開元觀觀樂詩。足見其社會點綴。猶勝於中秋也。又東京夢華錄。中元買冥器綵衣爲盂蘭盆。挂搭冥錢衣服焚之。是宋時仍與唐同也。

宋時節令輕重之等差

文昌雜錄云。祠部休假歲凡七十有六日。元日寒食冬至各七日。是此三節最重。上元夏至中元下元臘各三日。是爲次重。節立春人日中和節春分社清明上巳立夏端午初伏中伏立秋七夕末伏社秋分授衣重陽立冬各一日。是爲再次重節。其中授衣節。不知爲何日。然似非中秋。又寒食與清明並列。不知如何分別也。

明清時之端陽中秋

說薈。嘉靖時有張積中者江陰人。爲禮部書吏。窮困不能歸。至五月五日。書吏皆歸家度節。令積中在署値日。幷饋貲數千。以爲酒食之費。是可證明時値端午節。官吏皆休假飲讌。社會可知。又野史。元至正二十六年夏。即有八月十五殺韃子之謠。至中秋夜果數省同時起事。各縣蒙古人同時被戕。蓋中秋人民無不夜飲。飲既醉。乘酒與爲之。又按元時各縣皆設蒙官。肆虐於民。至今父老有十家養一韃之傳說。平日敢怒而不敢言。至中秋人民乘酒醉之餘。不約而同。同時起事。是可證自明初以來。人民中秋夜飲讌。

普遍全國。

至清則以端午中秋與歲首並稱三節至時則商賈歇業百工休假官吏士民於前一日即衣冠賀節端午粽子中秋月餅餽遺紛紜凡錢債至五月節八月節必清結謂之節關而中秋視端午尤重即鄉僻小民必飲酒食肉與元旦同方之往古惟六朝之冬至可以彷彿餘則無此盛也社會風俗推移之不可思議如此。

其他若社臘若正月初七爲人日社會久已不知惟上元有燈火然唐宋時所謂鼇山星橋空中樓閣之觀久已絕迹三月三日士流偶有修禊者市民已不曉其義清明節謁墓祭掃而已久不寒食故無賣餳者若打毬鞦韆蹴鞠鬭鷄游戲之舉春日廟會或有爲之者而不於寒食獨七夕以牛女故實人尙知之然曬衣乞巧之舉已無中元節仍有爲盂蘭會者小兒剪綵放燈而已九日登高亦士流爲之與修禊等獨臘月初八日之臘八粥社會頗普遍或盛於宋時（臘八粥起宋時見夢華錄）也。

卷四十

行唐尚秉和著

遊戲

打毬 古戲失傳之一

打毬古名蹴鞠。史記扁鵲傳。處後蹴鞠。注打毬也。漢書藝文志有蹴鞠經。可見其戲甚古。荊楚歲時記云。按劉向別錄。寒食蹴鞠。黃帝所造。以練武士。本兵勢也。或云起於戰國。鞠與毬同。古人蹴蹋以爲戲也。自漢以來。好此戲者甚多。皆不錄。述其可考見當時打球情狀者。

打毬之時節及其規矩

自隋唐以來。打毬多於春日。而寒食爲此者尤多。白居易詩云。蹴毬塵不起。潑火雨初晴。是其證。其詳在歲時伏臘中。事物紺珠云。毬兩人對踢。爲白打。三人角踢。爲官場。毬會曰員社。故韋莊詩。內官初賜清明火。上相閑分白打錢。蓋打毬時以錢爲賭也。

至宋打毬仍賭物

紫薇雜記。熙甯間。神宗與二王打毬子。上問二王。欲賭何物。徐王曰。臣不別賭物。若贏時只告罷了新法。

是宋時打毬。仍賭財物。特勝負規則不詳耳。

漢時打毬窟室中

漢書戚夫人傳。呂后斷夫人手足耳目。使居鞠域中。師古曰。如蹋鞠之域。謂窟室也。又史記驃騎傳。而驃騎尚穿域蹋鞠。徐廣曰。穿地營域。是漢時皆鑿地爲域而打毬其中。蓋以毬易他適。追逐爲勞。穿地爲域則有限制也。

古毬製造之法

揚子法言。捖（摩也）革爲鞠。史記。霍驃騎傳注。索隱云。鞠戲以皮爲之。中實以毛。正義云。今之打毬也。按中實以毛。則輕而易起。外鞔以革。則堅實不壞。一毬可用數年。且輕重適宜。不惟無走氣之嫌。亦無太輕之弊。故抵力足而起落靈敏。當光緒中葉。同學有皖人陳某者。善此技。其球係自製。用棉絨一撮。外以粗棉線纏爲圓形。徑約二寸餘。外不用皮。尤爲靈敏。打時有緩有急。緩則呆立如木鷄。平舒左臂或右臂。毫不抑揚。其球上下。若掌與地相吸然。如欲過右或左。蓋手掌稍用力。卽飛落一邊。換手打之。而身仍呆立不動。如此久之。忽而冲天。忽而左右一打一易。至尤急時。則身隨毬舞蹈作勢。毬隨身旋轉飛舞。或穿袴下。或繞臂纏項纏股。不知其毬之胡以隨身不墜如此也。疑卽古蹴鞠之遺法。而今人無述之者。

至隋唐有毬場與漢異

漢打毬在地域中至隋唐則有毬場隋唐嘉話駙馬楊愼至油灑地以築球場唐書劉悟傳帥徒軍山東開毬場韓偓詩帝宴文思毬場夫旣曰場必其地寬廣平坦便於蹴鞠有若今日運動場觀唐僖宗宴於毬場場內必有樓閣以爲觀毬游戲之所也

唐大臣皆善於馬上擊毬

金華子云周侍中寶高中令駢起家神策打球軍將而擊拂之妙天下知名李相國領鹽鐵在江南春時酒樂方作乃使人傳語曰在京國久聞相公打球盛名如何得一見寶乃緋樂命馬馳驟于綵場中都憑城樓下瞰見其懷挾星球揮擊應手夫球可懷挾則不甚大又騎馬馳驟則是擊球於馬上馬上打球爲後世所無蓋已失傳久矣

至宋有毬門

五燈會元石門云莫來攔我毬門路又宋史禮志打毬本軍中戲太宗令有司詳定其儀三月會鞠大明殿有司除地豎木東西爲毬門高丈餘首刻金龍下施石蓮花座加以采繢左右分朋主之以承旨二人守門衞士二人持小紅旗唱籌御龍官錦繡衣持哥舒棒周衞毬場按此毬門架木爲之東西各一與今日足毬場之毬門正同想亦打入門者勝也故有守門者有持旗唱籌者唱籌蓋記入門之次數以多少分甲乙定勝負創始於宋歟自隋唐如是歟不敢定也

唐宋有毬杖

酉陽雜俎。有河北軍將常於毬場中累錢十餘。走馬以擊鞠杖擊之。一擊一錢飛起六七丈。又云以鞠杖擊田彭郎折足。是唐有毬杖。宋史樂志打毬樂隊。四色窄繡羅襦繫銀帶裹順風脚簇花幞頭。執毬杖。又儀衞志毬杖金塗銀裹。又錄異記。蘇校書善製毬杖。外混於衆。內潛修真。每有所闕。卽以毬杖干於人得酬金以易酒。按以杖打毬。唐以前不見。據錄異記。不惟宮中用杖。社會亦用杖。蓋鞠戲又變矣。至以杖擊鞠之狀。後人亦無從懸揣。祇酉陽雜俎云。韋行規少時行城西。日暮風雨忽至。乃下馬負一樹。見空中有電光相逐如鞠杖。以是見鞠杖旋轉飛舞。如空中電光也。又云某多力。擲鞠高至半塔。想見打球之高。至淸以杖打毬之法又失。只學校網毬。以拍打毬。甲乙往來擲打。中隔以網。落地者負。宋之毬杖。或亦類是歟。

按毬戲自淸以來卽失傳。鮮有能之者。後學校興。毬戰起。其技術規則。皆傳自泰西。其器亦購自泰西。而中國固有之蹴鞠法。無能之者。然天下大矣。未必果失傳也。大力者登高一呼。必有應者。至中國舊法所製之毬。果加研究。必能適用。且工省價廉。亦杜塞漏卮之一也。

彈棊　古戲失傳之二

彈棊之戲。古蓋未有。物原云。劉向作彈棊。庾信象戲賦注云。彈棊之制。始自漢成帝。帝好蹴鞠。羣臣以爲

過勢。帝曰。可用其意同者以爲代。劉向乃作彈棊以獻之。是此戲確起於西漢。劉義慶世說。謂彈棊始自魏宮內。爲妝奩戲者誤也。

棊數及棊局形狀

後漢書梁冀傳善彈棊。注引藝經曰。彈棊兩人對局。以白黑各六枚。先列棊相對。更先彈也。局以石爲之。方五尺。中心高。又蔡邕彈棊賦。豐腹斂邊。中隱四企。是兩人對局。各用棊六枚。或黑或白。局必以石者。取其消而易行。若木則澀也。中心高故曰豐腹。腹高故四邊下斂而低。隱者隔者。中高故兩邊子相隔不相見。企者仰視。四邊低故仰望中心也。李義山詩。玉作彈棊局。中心最不平。必不平者。欲因難見藝也。故魏文帝最擅名。此棊數及棊局之概略也。

彈棊規則勝負及其巧妙

世說魏文帝善彈棊。用手巾角拂之。無不中。有客自言能。帝使爲之。客箸葛巾角。低頭拂之。妙踰於帝。是可證兩人對彈。以我棊中彼棊則勝。兩人皆中。中多者勝。否則負。又藝經云。列棊相對。更先彈之。是又可證彈時互爲後先。如此次甲先彈。再則乙先彈也。然彈局中心隆起。用力猛則超過不能中。緩則難越凸坡。仍不能中。又兩邊棊子。爲中心隱隔。雖相直而不相見。彈中尤難。故蔡賦又云。不遲不疾。如行如留。放一斂六。功無與儔。皆言其善彈。惟所謂放一斂六者。已不能詳其故。又梁簡文彈棊論有完五全六八反

四角之說。尤不能解。然則其概略雖得。其詳細節目。則無從盡得也。

彈棊至宋已失傳

中國古藝術。一亡於五胡亂華。再亡於唐末五代之亂。至宋而僅存者。更亡於蒙古。如彈棊小技。唐末猶能。見於李義山之吟詠。乃至宋而失傳。老學菴筆記云。呂進伯作考古圖。謂古彈棊局如香爐。蓋謂其中隆起也。李義山詩。玉作彈棊局。中心最不平。今人多不能解。以進伯說考之。粗可見。然恨其藝之不傳也云云。今過加考索。義山詩能解矣。而蔡賦及梁簡文所論。仍不能盡通。則欲復其術。無由也。

鬭草　古戲失傳之三

漢以前亦不見。物原云。始於漢武。荆楚歲時記。五月五日。四民並蹋百草。有鬭百草之戲。又歲華紀麗。端午結廬蓄藥。鬭百草。纏五絲。在唐時。爲最盛。劉賓客嘉話云。謝靈運美鬚。臨死自施爲南海祇洹寺摩詰像鬚。唐中宗朝安樂公主五日鬭百草。欲廣其物。令馳騎取之。又恐爲他所得。因剪棄其餘。由此徵之。名爲鬭草。實所鬭不祇百草。蓋以物罕而類多。爲他人所無者爲勝。是以劉禹錫詩云。若共吳王鬭百草。不知應是欠西施。昌黎城南聯句。蹙繩覲娥婺。鬭草擷璣珵。杜牧詩。鬭草憐香蕙。簪花闘雪梅。吳融詩。數錢紅帶結。鬭草舊裙襤。范成大青枝滿地花狼藉。知是兒童鬭草來。司空圖明朝鬭草多應喜。剪得燈花自掃眉。是無論男女兒童皆爲之。至宋仍盛。蘇轍夫人閣詩。尋芳空茂木。鬭草得幽蘭。晏幾道詞。鬥草鬭多

裙欲卸周必大詩陌上花開人鬥草壺頭酒熟客傳觴惟觀各家吟詠不必五月五日假爲之於春日者多婦女兒童尤多壯夫爲者似少也然其詳細規則輸贏節目究以品類多爲勝乎抑以物罕爲貴乎祇兩人爲抑多人亦可爲乎既名鬥草如謝靈非草附於草上爲草之點綴品乎抑靈徑爲一草乎今則茫然矣

藏鉤 古戲失傳之四

辛氏三秦記漢昭帝母鉤弋夫人手拳而有國色先帝寵之世人藏鉤之戲法此也又宋書符瑞志漢武趙婕妤家在河間生而兩手皆拳不可開武帝巡幸河間望氣者言此有奇女子氣召而見之武帝自披其手即時申得一玉鉤由是得幸號拳夫人由是漢世有藏鉤之戲又周處風土記義陽臘日爲藏鉤之戲分爲二曹以校勝負若人偶即敵對人奇即奇人爲游附或屬上曹或屬下曹名爲飛鳥以齊二曹人數一鉤藏在數手中曹人當射知所在一藏爲一籌三藏爲一都按李義山詩隔座送鉤春酒暖分曹射覆蠟鐙紅送鉤即送至曹中使藏也藏在上曹即下曹射之在下曹即上曹射之二句詩全詠此也又採蘭雜志古人以每月十九爲下九每值九置酒爲婦人歡至夜爲藏鉤諸戲有忘寐達旦者又酉陽雜俎成式嘗於荊州藏鉤每曹五十餘人又云藏鉤剩一人來往於兩朋閒謂之餓鴟想見古人宴會之樂也

射鉤之巧法

酉陽雜俎。舉人高映善意彄。十中其九。同曹鉤亦知其處。當時疑有他術。訪知映言但意舉止辭色。若察因視盜也。又山人石旻尤妙打彄。與張又新兄弟夜會。張藏鉤於巾襞中。旻曰盡張空拳。左眼有頭鉤在張君幞頭左翅中。惟所謂鉤者。今已不知其形式。藏而射得。其賞罰若何。又所謂游附許射鉤否。其細則今更不能知。

格五　古戲失傳之五

漢書吾丘壽王傳。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詔。蘇林曰。博之類。不用箭。但行梟散。劉德曰。格五棊行簺法曰。簺白乘五。至五格不得行。故云格五。師古曰。即今戲之簺也。按莊子駢拇篇。問穀奚事。則博簺以遊。注引吾丘壽王善格五待詔。即博塞也。是格五之戲自戰國已行。又後漢書梁冀傳。善格五。注引鮑宏簺經云簺有四采。簺白乘五是也。至五即格不得行。又說文行棊相塞謂之簺。亦格五也。觀師古注可證格五至唐猶盛行。惟其詳較彈棊尤不明了。觀各家注似祇行棊不擲投。而蘇林所謂不用箭。但行梟散。簺經以簺白乘五為四采。皆莫知其義。又至五而格。勝負如何。亦無及之者。蓋其亡尤久也。

傳　古戲失傳之六

世本桀臣烏曹作博。是此戲起於夏時。乃至宋而失傳。宋李易安打馬圖序云。長行葉子博塞彈棊。世無傳者。是自宋博已失傳。故古人所言。有絕對不能解者。蓋博之事甚複雜。而歷代有改變。又古人所為各

經。祇詳器具。不詳規則。故能知其粗迹。不能悉其細目。

博之定名

古博亦用棊。故後人往往謂博即弈。宋孫奭孟子弈秋疏。解弈字云。論語陽貨第十七。不有博弈者乎。而解弈爲博也云云。此實大誤。查論語博弈。不惟何晏注未以弈爲博。即邢昺疏亦祇云博六箸十二棊也。古者烏曹作博。圍棊謂之弈云云。亦未以弈爲博。此等誤解。皆由博用棊而起。故疑博與弈棊爲一事。豈知左傳曰。弈者舉棊不定。不勝其偶。公羊傳南宮長萬與閔公博。博自博。弈自弈。判然兩事。安得以論語並舉。遂疑爲一事乎。

在漢以前。皆曰六博。因每人投六箸行六棊。以箸棊爲主而得名也。在漢以後曰樗蒲。曰五木。以五投爲主而得名也。

博具考　箸簙　五木

楚辭云。琨蔽象棊。有六博些。王逸注。投六箸行六棊。故爲六博也。蔽簙箸。琨蔽者。以玉飾之也。又說文簙局戲也。六箸十二棊。後漢書注引博經云。用棊十二。六棊白。六棊黑。故古皆云六博。戰國策臨淄甚富。其民無不六博蹹鞠。史記滑稽傳。六博投壺。易林。野烏山雀。來集六博。晉書張重華傳。六博得梟者勝。徐陵玉臺新詠序。爭博齊姬。心賞窮於六箸。似以棊箸爲主。要具而名之也。

自博變爲樗蒲。六博之稱較少。多名曰樗蒲。漢馬融有樗蒲賦。樗蒲者博之變名。而五木最重。樗蒲經云。古者烏曹作博以五木爲子。山堂肆考云。樗蒲以五木爲子。晉書劉毅傳。喝五木成盧。世說桓溫厲色擲去五木。國史補用骰五枚擲之。李翱之集有五木經。注云。樗蒲古戲。其投有五。以木爲之。故呼爲五木。是以五木爲樗蒲主要具而名之也。然則箸也。棊也。五木也。習博之重要具。故緣以得名。茲分述其形象如下。

箸之形象後又名箭矢策子

西京雜記。許博昌善陸博。竇嬰好之。相與游處。法用六箸。以竹爲之。長六寸。徐陵玉臺新詠序。爭博齊姬。心賞窮於六箸。是也。亦名曰箭。列子。擊博樓上。其箭長五寸。其數六。漢書吾丘壽王傳。格五。注云。六博之類。不用箭。是可證博必用箭。箭即箸也。後亦名曰矢。晉書胡貴妃傳。嘗與帝樗蒲。爭矢傷帝指。五木經云。矢百有二十。是也。亦名曰子。國史補云。法三分其子。爲三百六十。是子即矢。矢即箭。箭即周秦之箸。名雖變而用則同。蓋戲時得若干彩。即投若干箸。以爲標識。五木經云。皆玄曰盧。厥策十六。注云。十六策者。行馬時便以此數矢而隔之。是可證得盧即投十六矢。以爲志。又以證五木經之策即矢也。

棊之形象

酉陽雜俎云。依六博棊形。頗似枕狀。說苑荀息曰。臣能累十二棊子。加九卵其上。南史王僧虔傳。臣能累

博棊十二不鑿。夫棊上可加卵。其大可知。至晉唐則曰馬。世說。袁耽投馬絕叫。國史補。人執六馬。五木經馬策二十。厥色五。凡擊馬及王采皆又投。注云行馬。古者人用六棊。故曰行六棊。此云人執六馬。云行馬。實一物也。

五木形狀

五木經云。樗蒲五木判玄白。注。其投有五。故呼五木。初以木爲之。後以牙角。判半也。合其五投。並上玄下白。故曰玄白判。又云。厥二作雉。背雉作牛。注。取二投於白上刻爲鳥。背鳥皆刻牛。國史補云。其骰五枚。分上爲黑。下爲白。黑者刻二爲牛。白者刻二爲雉。夫所謂骰五枚者。即五木也。五投也。依五木經。雉牛相對。見二牛。即不見二雉。見二雉。即不見二牛。依國史補。不必相對。不相對則可全見。然十采之中。並無二牛。二雉同見者。知五木經是。國史補非也。

博關

以上博具。曰箸。曰箭。曰矢。曰策。曰子。爲一物。曰棊。曰馬。爲一物。曰五木。五投。五骰音頭爲一物。尙有一物。蓋施於局上者曰關。五木經云。矢百有二十。設關二。間矢爲三。注云。間。別也。刻木爲關。彫飾之。每聚四十矢。又馬出初關。非王采不出關。國史補云。法三分其子爲三百六十。限以兩關。人執六馬。關之用。不見於他書。五木經雉牛注云。雉牛逢敵必鬥。雖矢馬關亦皆角。遂以關與馬矢並。其重可知。觀經云馬出初關。非

王采不出關。似關所以防遏行馬。非擲得貴彩。馬行不能出也。

采名考

采名亦曰博齒。楚辭呼五白些。王逸云。五白博齒也。晉書葛洪傳。不知棋局幾道。樗蒲齒名。列子樓上博者射明瓊。注明瓊今之投子。初以木後飾以玉。故曰瓊。又鮑宏博經。所得頭謂之瓊。瓊有五采。頭者骰也投也。三字音同。故互用也。皆博齒也。世說桓公與袁彥道樗蒲。彥道齒不合。宋史張昭遠傳。一擲六齒皆赤。是可證木之頭刻有采名。視采名以定勝負。以其頭類齒。故亦曰齒名也。

齒名言人人殊。惟五木經及國史補相同。且甚詳悉。樗蒲經云。有雉梟雉犢。為勝負之采。博經云。瓊有五采。刻一畫者謂之塞。二畫者謂之白。三畫者謂之黑。一邊不刻者。五塞之間。謂之五塞。山堂肆考云。有梟盧雉犢塞。為勝負之采。博頭有刻梟形者為最勝。盧次之。雉犢又次之。塞最下。二經之言太略。肆考以五采若全刻於五木者。尤誤。全黑為盧。自六朝及唐皆如此。盧之反。即五白。非刻於梟頭。肆考以五采當五木。全屬想像之詞。

五木經云。樗蒲五木玄白判。厥二作雉。背雉作牛。注以雉犢為彩者。謂其悍戾逢敵必鬬以求勝也。雖矢馬關亦皆角逐防遏之義也。王采四。盧白雉牛。甿采六。開塞塔秃撅搗。注甿賤也。采義未詳。全為王。駁為甿。皆玄曰盧。厥筴十六。皆白曰白。厥筴八。雉二玄三曰雉。厥筴十四。牛二（各本皆作三作三則六投矣依國史補改）白三曰犢。

厥筴十。雉一牛一（各本皆作二依國史補改）白三曰開。厥筴十二。雉如開。厥餘皆玄曰塞。厥筴十一。雉白各二玄一曰塔。厥筴五。牛玄各二白一曰禿。厥筴三。白二玄三曰擲。厥筴二。

國史補云。其骰五枚。分上為黑。下為白。黑者刻二為犢。白者刻二為雉。擲之全黑乃為盧。其彩十六。二雉三黑為雉。其彩十四。二犢三白為犢。其彩十。全白為白。其彩八。四者貴彩也。開為十二。塞為十一。塔為五。禿為四。梟為二。擲為三。

二書所言彩名彩數皆同。惟五木經以擲為貶采第六。國史補以梟為賤彩第五。為小異耳。

其齒名見於漢前者。曰梟。韓非子戰國策言之。曰五白。楚辭言之。尚有一齒見於列子。列子。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反兩擒魚而笑。注擒魚。骰采之名。漢以前齒名可考見者。衹如此。若盧雉等名。皆起於漢以後。漢以前有無不敢定。至擒魚衹列子言之。漢以前亦少見。梟與五白至唐仍存。梟之用前後雖殊。五白則今古皆貴。以是二者為最久矣。

以上所述者。曰箸。曰綦。曰馬。曰關。曰五木。曰骰。皆博具也。曰梟。曰五白。曰擒魚。漢以前所見之博齒名也。曰盧白雉牛四貴采。曰開塞塔禿擲梟四賤采。漢以後博齒名也。博具既明。然後其戲法可得而述。

對局人數

公羊莊十三年。南宮長萬與宋閔公博。史記吳王濞傳。吳太子侍皇太子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

殺之。信陵君傳。公子與魏王博。博經六棊白。六棊黑。是皆以二人對局也。楚辭分曹並進遒相迫些。王逸注云。言分曹列耦。並進技巧。投箸行棊。轉相遒迫。使不擇行也。是人可多。但分爲兩曹。故云列耦也。故世說桓溫請袁耽代戲。二人齊叫。袁既擲。桓即不擲。敵家頃刻失數百萬。是仍兩人對局。但桓與袁爲曹耦與楚辭同也。至東晉末則可多人共局。晉書劉毅傳在東府聚樗蒲。餘人皆得犢。毅後擲得雉。劉裕最後又得盧。是共局在三人以上。至唐則可五人對局。五木經云。馬策二十。厥色五。注大率戲時不過五人。五色者各辨其所執也。國史補所謂人執六馬也。是共局可五人也。

古得梟則倍贏食子

楚辭成梟而牟。注牟倍勝也。史記魏世家。王獨不見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矣。正義云。博頭有刻爲梟形者。擲得梟合食其子。若不便則餘行也。是得梟則倍贏可食他人子也。子即箸即矢也。惟戰國策云。夫梟棊之所以能爲者。以散棊佐之也。夫一梟之不勝五散亦明矣。又焦氏易林云。三梟四散。主人勝客。今皆不能通其義。

然既勝則殺梟

韓非子。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博貴梟。勝者必殺梟。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爲害義。故不爲也。又家語。儒者不博。爲其兼行惡道故也。按梟爲惡鳥。故古人多方殺梟。然博得梟則勝。既勝而殺之。過河

拆橋。於義有害。行害義之事。是行惡道也。故不爲。然梟如何殺。其規則則不能詳。

自漢至西晉。仍貴梟。漢張衡傳咸以得人爲梟。注。猶六博得梟勝。又晉書張重華傳。謝艾曰。梟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尅敵之兆。是自漢迄西晉。仍以梟爲勝采。

東晉貴盧雉唐以梟爲最賤

晉書劉毅傳。喝五木成盧。世說桓公樗蒱失數百斛米。求救於袁耽。耽在艱中。便云大快。我必作采。卿但大叫。卽脫其衰（喪服）共出門去。既戲。袁形勢呼祖。擲必盧雉。二人齊叫。敵家頃刻失數百萬。是時已以盧雉爲上采。盖樗蒱以盧雉爲最貴。不貴梟。故自樗蒱興而盧雉之名大著。梟名遂寂。而呼盧喝雉之聲。訖唐尚盛。杜甫詩。咸陽客舍一事無。相與博塞爲歡娛。憑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梟盧。韓愈詩。梟盧叱迴旋。以梟與盧並。仍沿古稱。詩歌用故事則然耳。實唐時以梟爲賤采中之賤者。前采名節已詳之矣。

盧雉牛白四王采等級攷

晉唐貴盧雉。然盧雉二采又孰勝乎。是亦規則之一也。考南史宋武帝與顏師伯樗蒱。帝得雉大悅。後師伯得盧。帝失色。師伯遽斂手曰。幾得盧。是可證盧勝雉。故帝失色也。又貴采中之牛。較盧雉又孰勝。考晉書劉毅傳。後在東府聚樗蒱大擲。一判贏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惟劉裕及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牀叫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因挼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爲卿答。既而四子俱黑。一子轉躍不定。裕

厲聲喝之。即成盧鎢。是可證雉不如盧。犢不如雉也。又五白在古爲最貴。雖梟不如。楚辭成梟而牟。呼五白些。注梟二爲瑶采。牟勝也。勝梟必五白。是敵人成梟。故呼五白以求勝敵人。見朱子集注。與王逸注異。

蓋自六朝以來。盧爲最貴。無能上之者。故南史李安人討晉安王勛。所向克捷。事平明帝大會新亭樓。勞諸軍主。樗蒲官賭。安人五擲皆盧。帝大驚。驚其得采之最上。可證此時五白絕不能勝盧。又五木經述王采。曰盧白雉牛。以五白居第二。國史補述貴采。曰盧雉牛白。以五白第王采之末。若證以劉毅傳。及南史。則五木經非。國史補是。何者。毅傳明言盧最貴。雉次之。犢又次之。可證犢之下方爲五白。若如五木經之次序。雉之上尚有五白有盧。何爲大喜乎。此確證也。杜甫云。憑陵大叫呼五白。用楚辭耳。非最上采也。

各項規則考

國史補云。三分其子三百六十。限以兩關。人執六馬。其骰五枚。貴采得連擲。得打馬。得過關。餘采則否。

五木經云。矢（即子）百有二十。設關二。間矢爲三。（注每聚四十矢）凡擊馬及王采皆又投。（註擊馬謂打敵人子也。打子得疊。王采自專。故皆許重擲。王采累得累擲之。疊則止。）馬出初關疊行。（注謂逢可以疊馬。即許疊也。如不疊。亦得重馬。被打着尤苦。）非王采不出關。不越坑。（注馬出關。亦自專之義也。名爲落坑。義在難出。故用王采能出。）入坑有謫。（注其所罰隨所約。並輸合坐。）行不擇窠馬。一矢爲坑。（注謂矢行。致馬落坑也。亦有馬不可均融數奇。而入坑者。）

按入坑出坑。爲國史補所未言。注云名爲落坑。義在難出。故用王采能出云云。於一矢爲坑及矢行致馬

落坑之義。仍未釋。明致令人仍不能了解。蓋古戲具以博爲最複雜。有五骰又有箸矢。又有棊馬。其行棊行。馬投箸投矢必有與五骰相關聯作用。而各書皆不詳。故今日雖能將博齒上之采名考究明晰。而其相關聯之點。仍不能詳悉也。所可悉者對局時憑陵大叫。喧嘩號呼。數千年如一也。

若據劉毅傳。初時人皆得犢。毅得雉勝之矣。宋武帝後得盧。又勝劉毅。若今日之擲色子。全憑博齒判輸贏。似甚簡單。而又有關有矢有馬。又甚複雜。其關聯之點。祇得王采可出關。可又投。可越坑。餘則不能知也。

古謂博有神嘗以此卜富貴

晉書慕容寶與韓黃李根等樗蒲。誓曰。世云樗蒲有神。若富貴可期。願得三盧。於是三擲盡盧。祖跣大叫。又宋史張昭遠傳。少善與里中惡少游。一日衆祠里神。昭遠適至。有以博投授之者。謂曰。汝他日倘有節鉞。試擲以卜之。昭遠一擲。六齒皆赤。又李安人五擲皆盧。明帝大驚。劉毅擲得雉大叫。劉裕擲得盧。毅甚不悅。是皆以盧爲采王。得之於身命有關。惟陶侃以爲牧猪奴戲。投之江中。毅然不惑。

古謂博主爲囊家。今之聚博徒賭者。謂曰局家。古則曰囊家。王得臣塵史云。世之糾率樗蒲博者。謂之公子家。亦謂囊家。樗蒲經云。一有賭兩人以上須置囊。令依條檢文書了。授錢入囊家。是古博徒條例。亦與今同也。

雙陸　古戲失傳之七

事始。博陸采名也。六隻骰子皆六。朝野僉載。貝州潘彥好雙陸。泛海遇風。船破。左手持雙陸局。口銜雙陸骰子。二日不捨。是雙陸亦有骰子。惟用六與樗蒲異。又樗蒲尙有馬有箭。雙陸則有籌。集異記。則天命梁公與張昌宗雙陸。公就局。則天曰以何賭。公對曰。爭先三籌。賭昌宗所衣毛裘。疑所謂籌。卽樗蒲之箸。是蓋從博變通而爲者。又宋洪遵有譜雙序云。弈棋象戲。家徹戶曉。至雙陸打馬葉子。視明瓊爲標的。非圖牒無以得彷彿。雙陸最近古。號雅戲。以傳記考之。獲四名。曰握槊。曰長行。曰婆羅塞。曰雙陸。蓋始于西竺。流於曹魏。盛於梁陳魏齊隋唐之間。

今觀其圖局上各列小杵十五枚。白與黑相錯。而下有門。疑卽樗蒲之關。小杵則所謂馬。所謂槊也。而北雙陸與南雙陸又微不同。至所謂打馬者。又與雙陸不同。李易安有打馬圖經。圖較雙陸尤複雜。而馬以能過函谷關爲勝。自宋以後。爲之者少。疑今日打馬將。是沿其名也。

弈棊　古戲僅存之一

左傳襄二十五年。今甯子視君不如弈棋。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注。弈圍棋也。疏云。方言。圍棋謂之弈。自關東齊魯之間。皆謂之弈。說文。弈從廾言竦兩手而執之。棋者所執之子。圍而相殺。謂之圍棋。不勝其耦者。謂舉子下之不定。故不勝也。

後人以博用棊有白黑。有局有道。而弈棊亦有白黑。有局有道。於是誤以博弈爲一事。豈知博弈祇十二六白六黑。弈棋則三百。以其多故能圍。若人執六棊。如何能圍。甚不同也。博物志云。堯作圍棋教丹朱。或曰舜作教商均。世本云。桀臣烏曹作賭博圍棋。莫能定其原起。然左傳已言之。則其戲之古可知。若起於堯舜。至今已四千年。仍守而不失毫無變易。則可慶也。

古棊局狀況及攻守之法

馬融圍棋賦。三尺之局。分爲戰鬥場。先據四道兮。保角依傍。緣邊遮列兮。往往相望。班固弈旨云。局必方正。象地則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棊有黑白。陰陽分也。駢羅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陳。行之在人。蓋王政也。又吳韋曜論。所務不過方罫之間。方罫者。棋道一縱一橫。故成方界形。然則古棊局形狀。正與今同。惟稍大耳。

按今圍棋先下四子於四角。白黑相錯。謂之四柱。即孟堅所謂四象既陳。馬融所謂先據四道也。此本無關係。故日本不著四柱子。中國必著者。遵古義也。日本雖不著。然前四子亦先據四角。與豫著者等也。中國古戲。祇此尚存原狀。又所謂保角依傍。緣邊遮列。古著子法亦與今同。邊角易活。易作眼。故爭據之。宋浮山禪師云。肥邊易得。瘦肚難求。亦謂此也。

古今棋局道數及棋子數目考

今棋局縱橫各十九道。若漢魏時則十七道。邯鄲淳藝經曰。棋局縱橫各十七道。共二百八十九道。白黑子各一百五十枚。共三百子。韋曜論。枯棋三百。所志一枰之上。是漢魏時枰爲十七道。至唐增爲十八道。柳子厚柳州山水記。其始登者得石枰於上。黑肌而赤脈。十有八道。可弈是也。至宋時爲十九道。比漢時縱橫各多二道。五燈會元。歐陽文忠請浮山禪師以棊說法。浮山云。縱橫十九路。迷悟幾多人。是其證。十九道則用子各一百八。共三百六十一子。蓋嘗期之日。故今日弈者算輸贏。皆以一百八十起算。山谷詩枯棋三百共一樽。仍沿韋曜語也。惟由十七道增至十九道。不知始於何人。尙待考也。

惟棋子有數百之多。故三國志。記王粲觀人圍棋。局壞。粲爲覆之。棋者不信。以帊覆局。另以他局爲之。不悞一道。以著其強記。若今日善弈者。亦能覆局。然皆由下子時如何布局。如何攻守。無一子不嘔心瀝血而來。故可覆其子。術淺者不能也。若粲則純以記憶得之。故罕有也。

古以兩眼爲活一眼爲死之證

鄭侯外傳云。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至如何生如何死。古書均不言其故。惟黃山谷詩云。湘東一目誠堪死。天下中分尙可持。言祇得一眼。則棋死也。兩眼則生矣。又馬融圍棋賦。離離馬目兮連連雁行。馬目卽雙眼也。

打刧

凡圍棋爭一子可來回相殺，而刼敵人他處，使其不暇顧此，而我得復殺此子者曰刼，此法亦甚古，晉書阮簡爲開封令，有刼賊外白甚嚴，簡方圍棋長嘯，吏曰刼急，簡曰局上刼亦甚急，此古亦打刼之證。

受子

凡兩人强弱不能相敵，則强者讓弱者一子或兩子，或三四子，於未戲之先，先使著幾子於局上，名曰受子，此例於魏晉時不見，至宋則有之，荆公詩話，蘇子瞻云，太宗時有賈元者，侍上棋，太宗饒元三子，元常輸一路，太宗知其挾詐，謂曰，此局復輸，當撈汝，既而滿局不死不生，太宗曰，更圍一棋，勝賜汝緋，不勝當投泥中，既而局平，不勝不負，太宗曰，我饒汝子，是汝不勝，命抱投之水，乃呼曰，臣握中尚有一子，太宗大笑，賜以緋衣。

古圍棋皆賭物

吳韋曜弈論曰，或賭及財物，東坡志林，張懷民與張昌言圍棋，賭字一紙，勝者得之，負者出錢五百作飯，山堂肆考，楊大年與西廳參政侍郎弈棋，輸紙筆硯三物，罄宣毫適盡，但送紙與端硯，是自三國時至宋皆賭物，惟所賭亦雅，不似博之純以財也。

弈棋爲諸戲之王

凡戲皆取其熱鬧，圍棋則取其寂靜，凡戲皆用氣力，圍棋獨運心思，黄山谷云，心似蛛絲遊碧落，身如蜩

甲化枯枝。可謂窮形盡相矣。故晉支公以爲手談。王坦之謂爲坐隱。嗜之者多屬幽人。精之者推爲國手。石蹬花影。古刹偏多。夜雨秋鐙。書齋每有。或疏簾清簟。嘿爾旁觀。或流水長松。鏗然落響。其趣味之冷靜幽僻。絕非紈袴市井之所能領略。故歐洲人絕不喜之。扶桑國知其趣味。至古今弈棋故事。多不勝舉。祇資談助。無關考核。因並略而不述焉。

象戲　古戲僅存之二

今日之象棋。在古均名象戲。古所謂象棋。皆以象牙爲飾。猶象車。象箸。象牀也。說苑。雍門子謂孟嘗君曰。燕則鬥象棋而舞鄭女。楚辭。琨蔽象棋。皆謂六博棋。加以象飾也。蔡邕彈棋賦。列象棋。彫華麗。則謂彈棋。皆非象戲。象戲之名。始見於干寶搜神記。記云。巴邛人家。有園橘大如盎斗。剖之有二叟象戲於其中。然象戲情形。當時莫有詳者。至周武帝作象戲經。後人遂以爲武帝創也。

北周時象戲爲日月星辰

北史。王褒傳。武帝作象經。命褒注。引據賅博。甚見稱賞。同時庾子山承旨作象戲賦。亦云臣伏讀象經。是武帝創此戲。並著象經以爲說明也。惟繹庾賦。與今象戲。迥不相同。賦云。局取諸乾。仍圖上玄。月輪新滿。日暈重圓。坤以爲輿。剛柔舒卷。若方鏡而無影。似空城而未居。是取象於天地日月也。又云促成文之畫。亡六龜之圖。馬麗千金之馬。符明六甲之符。是取象於龜馬也。又從月建而左轉。起黃鐘而順行。是又取

象於十二月。順六律以行也。故宋李昉太平御覽云。象戲周武帝所造。而行棋有日月星辰之目。與今所爲不同。是可證周武之所造。久已失傳。

唐象戲路與今同

牛僧孺玄怪錄。寶應元年。汝南岑順。於呂氏故宅。夜聞鼙鼓聲。介冑人報曰。金象將軍傳語。與天那賊會戰。順明燭以觀之。夜半後東壁鼠穴化爲城門。有兩軍列陣相對。部位既定。軍師進曰。天馬斜飛度三止。上將橫行擊四方。輜車直入無迴翔。六甲次第不乘行。於是鼓之。兩軍俱有一馬斜去三尺止。又鼓之各有步卒。橫行一尺。又鼓之車進。須臾砲石交下云云。因發掘東壁有古塚。有象戲局車馬俱焉。
按今日象戲。橫九道。豎十道。中爲黃河。河南北各五道。兩家列陣相對。每家有二車列於最下層之兩邊。次爲兩馬。次爲兩象。次兩士。將居中。其橫第三道與馬相直者。兩邊又各有一砲。五卒列於第四道。皆中一隔一道左右各一。又隔一道守邊卒各一。牛僧孺所言天馬斜飛度三止者。卽今所謂馬走日字角也。輜車直入無迴翔者。卽今車走直路也。各有步卒。橫行一尺者。卽今步卒祇許行一道也。砲石交下者。卽今砲可隔子擊物也。此唐與今同者也。其微異者。唐之軍師。可發命令。似今日之將。然今日之士。居將左右。似亦可傳達命令。不知唐之軍師卽今將。抑卽今之士也。至於今之將。不許出城。唐之將則橫行四擊。今之將被虜則輸。若能橫行四擊。則不能被虜。此其不同者。抑唐時以軍師爲主。另有上將乎。又所謂鼓。

今亦無之。知今之象戲。又與唐微不同矣。

然牛僧孺所言乃古塚局。古塚既爲住宅。總須數百年。則其物爲六朝爲隋爲唐初不定也。至確爲唐時者。白居易詩云鼓應投壺馬兵衝象戲車。是唐戲有車有象有兵。大致與今同。惟鼓爲今所無。

宋有七國象戲

晁補之有廣象戲圖序。司馬光有古局象棊圖。其局分七國。王居中。秦居西方。楚韓居南方。東方齊魏。北方燕趙。一國用十一子。用各色爲別。可合從可連衡。後又有改爲三國者。不知始於何時。余幼時尚見有此戲。今則絕迹矣。

色子戲　古戲僅存之三

此戲創自宋朱河。後訛爲豬窩。李易安打馬圖序。所謂豬窩族鬼。鄙俚不堪者是也。即今之擲色子。朱河則名曰除紅。有譜。楊維楨有除紅譜序。除紅者以一紅爲主。而餘三爲客。取象於徑一圍三。據其凡例。凡除紅以四骰。音頭擲之。以四紅爲主。除一四紅。但以餘五色計之。自八點以下。皆爲罰色。十三色以上。俱爲賞色。俱不必賽。自九點以至十二點。俱爲賽色。凡賽色點數相同者謂之趕上。賞一帖。凡賽色多一點者。謂之壓倒。賞二帖。少二點三點者。止罰一帖。

按今之擲色子。用三骰。宋則用四骰。今骰子一點及四點皆紅色。餘皆黑色。宋則四點爲紅色。餘則分五

色。今骰除二骰點相同者。餘一骰若爲一點則罰。若相同之二骰亦爲一點則勝。爲六則賞。皆不賽。宋則除四紅一骰。計餘三骰之點。八以下輸。十三以上贏。皆不賽。今骰自二點至五點皆賽。宋則自九點至十二皆賽。今賽色只趕上即贏。宋則分等級。今骰三骰點相同名曰報子。皆贏。宋骰四骰點相同。亦贏。惟今骰擲得一二三。名猪尾。二三四名蹦。皆輸。三四五。名花三五。四五六名大順。皆贏。皆不賽。則除紅所無也。蓋此戲純取古六博中之五投。變化用之。惟博齒祇用兩頭。此則用六面耳。

牙牌　古戲僅存之四

今之牙牌戲最盛行。曰推牌九。曰打天九。曰頂牛。賭博用之。曰牙牌神術。卜筮用之。而推牌九最盛。豪富之家。至一推數十萬。實其戲甚不古。宋始有也。

諸事音考云。宋宣和二年。有臣上疏設牙牌三十二扇。共計二百二十七點。按星辰布列之位。譬天牌二扇。二十四點。象天之二十四氣。地牌二扇四點。象地之東西南北。人牌二扇十六點。象人之仁義禮智發而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和牌二扇。八點。象太和元氣。流行於八節之間。其他名類。皆合倫理。庶物器用。表上。貯於御庫。疑繁未行。至高宗時。始詔如式。班行天下。以是證宋以前未有。惟當時祇說明造牌意義。至其用法。並未分疏。至高宗時。且班行天下。疑非純用於戲者。如純爲戲具。下詔班行。雖荒淫之朝。無此政體也。

鬭鷄

鬭鷄之戲最古。紀渻子爲周宣王養鬭鷄。見於列子。左傳季郈之鷄鬭。郈氏介其鷄。季氏爲之金距。注擣芥子播其羽也。或曰以膠沙播之爲介鷄。是等求勝之法。爲後來所未覩。史記袁盎傳。盎與閭里相浮沈。鬭鷄走狗。後漢梁冀傳好鬭鷄走狗。唐李林甫傳。在東都爲擊毬鬭鷄戲。五代史。王彥章曰。亞次鬭鷄小兒耳。是自周迄五代。皆尙此戲。至鬭鷄之時。則以清明節爲最盛。東城父老傳。唐明皇在藩邸時。喜民間清明鬭鷄。故韓愈鬭鷄聯句云。天時得清寒。地利喜爽塏。清明正清寒之時。最宜此戲也。宋元以後。此戲漸稀。今遂絕迹。至臂鷹走狗。歷代有之。皆弋獵之事也。

古捕蟬戲

呂氏春秋。燿蟬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振柳何益。按今之捕蟬者。於黑夜置籠燈樹下。而撼其樹。蟬受驚向燈而飛。因捕之。而周時即如此。行之數千年。此用火捕蟬也。淮南子謂之燿蟬。又莊子。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孔子曰。巧乎。曰吾執臂若槁木之枝。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注以竿黏蟬曰承。按今日仍有以竿黏蟬者。法以黐膠黏於竿頭。或黏鳥。或黏蟬。稻以竿拂之。黏其羽即得。此以竿黏蟬也。

蓋自古小兒最愛蟬。論衡。充爲小兒。與儕倫遨戲。儕倫好掩雀捕蟬。充獨不肯。以小兒愛蟬之故。因常有

捕蟬入城市售賣者。清異錄。唐世京城遊手。夏月捕蟬貨之。唱曰。只賣青林樂。婦妾小兒爭買以籠懸窗戶間。亦有驗其聲長短爲勝負者。謂之仙蟲社。是自周秦迄漢唐。皆以蟬爲戲。至於今不改其樂。



卷四十一

古家庭狀況

行唐尙秉和著

食飯次數

莊子。適莽蒼者。三餐而返。腹猶果然。是每日三餐之證也。又戰國策。士三食不饜。而君鵝鶩有餘食。三食者三餐饜飽也。故陸游詩。疾行逾百步。健飯每三餐。三餐者。一晨餐。詩。朝食于株。左傳。我姑剪滅此而後朝食。世說。羊孚與謝益壽相好。常早往謝許。未食。俄而食下。是晨起早餐也。蓋古人皆雞鳴而興。若至日出則爲宴起。故晨時須飯。彼韓昌黎答東野詩。朝餐動及午。夜吟恆達卯。狀東野之貧困慵惰耳。非朝餐至午始食也。又呂氏春秋云。旦至食。亦其證也。

一中餐。漢書淮南王傳。帝使爲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言晨受詔至日中午飯時。書已成而奏上也。又蕭望之傳。太官方上晝食。又宋書江夏王義恭傳。諸王食皆五盞盤。義恭恃寵。常求須菓食。日中無筭。(音算)得未嘗噉。夫所謂午飯晝食日中菓食。皆中食也。卽周禮天官膳夫所謂燕食也。燕食者。鄭玄云。謂日中與夕食。又五燈會元。黃山谷晨粥午飯。是自周至宋。朝食午食。未嘗改也。

一。晚餐。戰國策。晚食以當肉。南史齊明帝紀。帝性儉約。大官進御食。有裹蒸。帝十字畫之曰。可四片破之。餘充晚食。又唐薛用均集異記。及家瞑矣。入門方見其親與弟妹張燈會食。又唐書柳玭傳。戒子孫曰。先君非速客不二羹胾。夕食乾蔔瓠而已。又說苑趙簡子曰。吾門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是皆晚食之證。晚食近睡。故柳玭先人只乾蔔瓠而止也。又五燈會元。黃山谷晨粥午飯。過午即不食。不食晚飯也。佛律也。

古人早起

內則。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婦事舅姑。雞初鳴。咸盥漱。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又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昧爽而朝。又凡內外雞初鳴。咸盥漱衣服。斂枕簟。灑掃室堂及庭。布席各從其事。唯孺子早寢宴起。唯所欲。食無時。又文王世子。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是周初皆雞鳴而起也。至春秋時。趙武晨興將朝。尚早。坐而假寐。見於左傳。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又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箋云。朝朝如此。）見於毛詩。其早起仍與周初同。此等習慣歷六朝訖唐不改。宋書后妃傳。江斆讓婚表云。召必以三晡爲期。遣必以日出爲限。夕不見晚魄。朝不識曙星。言公主必日出方令起。故不識曙星。斯可證不爲駙馬者。皆戴星而起也。又玉泉子。鄭餘慶罷相閒居。一日召郎舍會食。衆以鄭公望重。平旦皆集。又幽怪錄。杜陵韋固少孤。思早娶。客有以前清河司馬潘明女爲議者。來旦期龍興寺

門。旦往。斜月尙明。按今日京朝官請客早餐。若平明（旦者明也。）即往。豈不可笑。即有事與友人期明朝相見。亦豈能戴月而往。而唐時不爾者。以社會習慣皆早起也。雖所言皆士大夫家。然士夫如此。農商可知。今無論士人。即鄉舍農人。祇農忙時。可黎明起。若雞鳴而起。除元旦一日外。他無有也。此亦民氣朝暮之一證也。

晨起爲父母進盥洗狀況

禮內則。冢子冢婦雞初鳴。咸盥漱。適父母舅姑之所。問衣寒燠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進盥。長者奉槃。少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昔而後退。此成人且有室者之責也。若男未冠女未笄者。亦雞鳴起。昧爽而朝。問何飲食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此只贊助長者事親。而非其專責。若再幼而爲孺子。則不必早起。唯所欲也。

古浴身詳狀

禮。玉藻。浴用二巾。上絺下綌。出杅。（音零）履蒯席。連用湯。履蒲席。衣布晞身。乃屨。進飲。按絺精故用以拭上身。綌粗故用以拭下身。出杅者出浴盆也。蒯草澀可刮垢。故履之。連用湯者。再以湯淨身也。身淨履蒲席衣布以俟身燥而進屨。凡浴後必渴。故進飲。

古沐浴頮面洗足次數

內則。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則燂湯請沐。其間面垢燂潘請靧。面足垢燂湯請洗。

按浴浴身也。沐沐頭上髮也。古人留髮。上覆以巾。易垢膩。故至三日必沐。沐後當風晞髮使乾。其詳盡在首服中。若浴身則可少緩。故五日爲之。其間者。三日五日之間也。潘者米汁。燂者溫也。言日日洗面及足。不似沐浴之隔三日五日爲之也。

古今沐浴去垢法之變遷

周時洗衣以灰水。內則。衣垢和灰請澣。是也。沐髮靧面則以米汁去垢。內則沐稷而靧粱。是也。至漢仍用米汁。史記外戚傳。丐沐沐我。注。沐米潘也。潘卽米汁。左傳使疾而遺之潘沐。是也。至晉有澡豆。見于世說。然以王敦之貴。尙不識爲何物。竟以爲飯。倒著水中而飲之。可見世俗尙無此物。至唐陸暢娶貴人女。亦不識澡豆。沃水服之。以爲食辣麵。見酉陽雜俎貶誤門。至宋王荆公面黑。夫人爲置澡豆。荆公不用。是唐宋時洗面用澡豆者仍少。第古之所謂澡豆。與後世異。王敦以爲乾飯而飲食之。陸暢則以爲食辣麵。是唐與晉亦異。然究爲何質造成。作何形狀。今已不能揣知。又以證石鹼之發明最晚。說文雖有鹼字。皆詁作鹵。本草綱目始言山東濟甯出石鹼。可澣衣。蓋在明時。至淸遂有鵝胰豬胰肥皂等名。去垢之劑遂大備矣。

古家庭婦女嬉戲日期

古人精神最活潑。其男子至歲時伏臘則游戲娛樂。女子亦然。社日停鍼線。端午鬭草。藏鉤既詳於時節游戲各門中。乃漢時婦女每月復有二日為嬉戲確期。漢焦仲卿妻詩云。初七與下九。嬉戲莫相忘。下九者。據採蘭雜志云。九為陽數。古人以二十九日為上九。初九日為中九。十九日為下九。每月下九置酒為婦人之歡。名曰陽會。蓋女子陰也。待陽以成。於是夜為藏鉤諸戲。有忘寐達曙者。據是證每月十九日為下半月嬉戲之期。前半月嬉戲期則初七也。七亦陽數。此等取義。頗似周人。疑仍周之遺俗。蓋婦女終歲炊爨。紡績織布組紃。無日夜不工作。較男子尤勤苦。故於每月擇二日具酒食息勞動。游戲歡娛。以酬其苦。焦仲卿為廬江郡府小吏。並非富貴之家。乃亦如此。足證當時社會皆然。且以見古人調濟勞逸之妙用也。

古以牽牛娛小兒

左傳哀六年。鮑子曰。汝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注。孺子荼也。景公嘗銜繩為牛。荼牽之頓地折齒。按今日家人娛小兒之法。無所不至。而老人為之者少。齊景公生荼之年。約已五十。乃猶銜繩為牛。使小兒牽之。呼叱以為戲。以是見古人活潑氣象至老不息。

漢以來婦女皆學樂

古家家有樂器。不惟男子能奏樂。婦女尤人人能奏樂。故古家庭之樂。迥非後世可比。史記萬石君傳。石

奮對高祖曰。家有妹能鼓琴。漢書楊惲傳。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元后傳。相書言政君當大貴。禁后父名。心以爲然。教書學鼓琴。又司馬相如傳。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夫琴者至高之樂。而最難能。漢時婦女皆能之。觀焦仲卿詩。十三學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學詩書。似學樂爲女子一定課程。是以自魏晉六朝以迄唐宋。士大夫家庭。除本爲歌妓外。其夫人姬妾。或彈箜篌。或吹簫。或擫笛。或彈琵琶。見於詠歌及雜記者。不可勝數。自朱熹女子無才便是德之說。與南宋元代尚未受其影響。及至有明。方孝孺胡廣等本朱熹之說。演而爲嚴氣正性。於是家庭音樂。不爲女子能之。視爲不正。卽士夫能之。亦目爲不材也。而古人活潑性情。節調勞逸之妙用全失。而反響遂生。爲孔聖唯一之罪人。

古育嬰方法

禮內則。子生男子懸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三月之末。擇日剪髮爲鬌。注。鬌遺髮也。疏。所留不剪也。又子能食教以右手。今仍教小兒右手使箸。能言男唯女俞。六年教之數與四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卽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注。朔望六甲。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記。衣不帛襦袴。注。爲太暖傷陰氣。禮率初。温故。朝夕學幼儀。請肄習也簡諒。

按周時育嬰之法。大致與今同。惟幼儀必習。爲今日所忽略。蓋洒掃應對。古人爲小學一定課程。所謂履

端於始。禮愼厥初也。節諒者注謂所齎篇數。猶今小兒寫仿影也。

古賀生兒

史記盧綰傳。高祖盧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又世說元帝生子。普賜羣臣。此漢晉賀生兒也。至唐尤甚。摭異記。明皇何后愛弛。乘間泣曰。三郎獨不念何忠脫紫半臂換斗麵。爲生日湯餅耶。湯餅者朱翊巽子云。長命麵也。人家生兒作湯餅會。祝兒長生也。按劉禹錫詩云。憶爾懸弧日。余爲座上賓。舉筯食湯餅。祝詞添麒麟。又唐書李林甫舅姜度生子。手書賀曰。聞有弄麞之慶。故東坡賀人生子詩云。甚欲去爲湯餅客。惟愁錯寫弄麞書。用劉禹錫詩及林甫故事也。又北史高澄尙馮翊公主。生兒爲湯餅之會。是湯餅之名。六朝已有。

小兒束髮狀況

詩。總角丱兮。注。總束其髮以爲兩角。玉藻。童子束髮朱錦。蓋古人自幼留髮。而髮皆上梳。分左右束爲兩角。使不下披。此式最久。至明皆如此也。不以朱束髮。必有服者。

試兒

顏氏家訓。江南生兒一朞。爲製新衣。盥浴裝飾。男則用弓矢紙筆。女則用刀尺鍼縷。並加飲食之物。及珍寶服玩。置之兒前。觀其發意所取。以驗貪廉智愚。名爲試兒。按此純爲迷信心理。小兒何知。視其物之可

嘗者取之自然之理。荀子云。今以百金與摶黍示小兒。小兒必取摶黍。棄百金。何者可愛也。今以不可愛之物。與珍玩並陳。則十九必取珍玩。胡能驗哉。然此法今仍有行之者。似不詳審也。摶黍者鳥名也。至育兒之法。玉藻云。童子不裘不帛。內則云。不帛襦袴。襦袴皆裹衣。帛則太暖。注云傷陰氣。實有至理。若裘則尤不宜。今富貴人家童子。往往犯此而反不健。致疾因以害兒。

古屋內冬日取煖之法

木炭自周時有之。月令。草木黃落。乃伐木爲炭。冬日卽燃以取煖。周禮天官宮人。執燭共爐炭。左傳。邾子自投於床。廢於爐炭。遂卒。是裝炭於爐。可移徙取煖。亦有爲竈熾炭者。呂氏春秋。衞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傷民。公曰。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是以不寒。又左傳昭十年。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熾炭於位。將至則去之。是於屋隅築竈以取煖。又熾炭於坐處（古席地坐。）使地溫也。漢晉以後。其法益精。又於炭火上罩以薰籠。既可防火險。又可倚以取煖。唐人詩所謂斜倚薰籠坐到明是也。又白居易詩。紅泥小火爐。是取煖而兼烹茶溫酒之用。而皆燒炭。於是晉羊琇作獸炭。唐楊國忠作獸炭。洛中子弟作煉炭以次起矣。

家庭捕鼠之歷史　周猫爲野畜

鼠爲害於家庭最烈。而古尤甚。古雖王家。牆皆版築。無磚石。易作穴。古無猫。詩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猫

有虎。以猫與野獸並列。足證周時猫尚爲野畜。未馴爲家畜。故蜡祭迎猫。詩曰。穹窒熏鼠。又曰。洒掃穹窒。穹窒者。箋云。鼠穴也。又韓非子云。社鼠燻之則焚木。灌之則塗阤。足見當時畏鼠之烈。

周以狗捕鼠

古於熏灌之外。則以狗捕鼠。因捕鼠之故。有以相狗爲專業者。相其能與否也。周禮秋官犬人。凡相犬牽犬者屬焉。呂氏春秋云。齊有善相狗者。其鄰假以買取鼠之狗。期年乃得之。畜數年而不取鼠。以告相者。相者曰。此良狗也。其志在麞麋鹿豕。而不在鼠。欲其取鼠也則桎之。其鄰桎其後足。狗乃取鼠。又莊子徐無鬼。吾常相狗也。又參同契。狸犬守鼠。又晉書。劉毅傳。猶能搏獸。又能殺鼠。何損於犬。是皆古以犬捕鼠之證也。

以狸捕鼠

次則用狸。狸者狐類。詩豳風。取彼狐狸。爲公子裘。是也。微大於猫。而能食猫。猫見之則不敢動。故猫亦曰狸奴。其皮青黑而作波文。無他色者。法言所謂辯人狸別。其文萃也。故至今仍以爲裘。性尤嗜雞。鄉閭名曰雞豹子。後人因猫亦名狸奴。輒疑狸卽猫者。誤也。本草云。狸有數種。有斑如猫。而圓頭大尾者爲猫狸。善竊雞鴨。舊爲野獸。在周時曾馴爲家畜。用以捕鼠。莊子。騏驥驊騮。一日千里。捕鼠則不如狸狌。韓非子。令雞司夜。使狸捕鼠。皆用其能。說苑。騏驥騄駬。一日千里。此至疾也。然使之捕鼠。曾不如百錢之狸。是狸

能捕鼠。故有賣者。又孔叢子孔子彈琴。見狸（作貓者訛字。）方捕鼠。又呂氏春秋。以狸致鼠。以冰致蠅。雖工不能。是皆以狸捕鼠之證。惟狸性凶很。雖能捕鼠。而害亦多。故至漢。即不畜之。淮南子。狸執鼠而不可脫（同託）於庭者。爲搏雞也。蓋是時馴貓之事。已告成功。故卽捨狸。

最後用貓

貓之馴爲家畜。不知確始於何時。東方朔云。飛鴻驊騮。天下之良馬。然用以捕鼠於深宮之中。曾不如跛貓。是西漢時已以貓捕鼠。再證以淮南子之不畜狸。必是時馴貓之事。已告成功。貓雖勇鷙。而性溫良。畜之久而無弊。故漢晉時雖甚少。至唐時其族卒大繁。遂爲家畜不可離之物。與雞狗同。而狸復變爲野畜。然在魏晉時。殊不多見。如世說魏武愛子倉舒璧額爲鼠嚙其衣。簡文帝對客。有大鼠登牀。謝虎子上屋熏鼠。苦鼠之事。見於載記者甚多。而不言貴貓。足證此時貓族。孳乳尚未繁。至唐則家有戶育。粧樓記云。貓一名狸奴。張搏好貓。一曰東守。二曰白鳳。三曰紫英。四曰袪憤。五曰錦帶。六曰雲圖。七曰萬貫。每視事退至中門。則數十頭曳尾延頸。盤接而入。唐書。高宗王廢后傳。我後爲貓。武后爲鼠。我當嚙其喉。而韓愈有貓相乳記。又俗以貓洗面過耳有客至。見酉陽雜俎。尤足徵社會皆有。與今日同。

今人家偶無貓。則鼠立猖獗。（以是知古鼠禍之烈。）乞之其鄰。而宋黃山谷乞貓詩最馳名。詩云。秋來鼠輩欺貓死。窺瓮翻盆攪夜眠。聞道狸奴將數子。買魚穿柳聘銜蟬。又陸游贈貓詩。裹鹽迎得小狸奴。盡護山房萬卷

書。宋以後吟詠者益多。蓋自貓族大繁後。而鼠禍立輕。此亦家庭治安上之一大紀念也。

古婦人見男子則以帳自蔽

家語。孔子見南子。隔幃聞環佩璆然。風俗通。泰山太守李張舉六孝廉。函封未發。張病物故。夫人於柩前下帷。見六孝廉。晉書謝道韞傳。夫弟獻之。常與賓客談議。詞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爲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鄣自蔽。申獻之前議。又會稽太守劉柳聞其名。請與談議。道韞素知柳名。亦不自阻。乃簪髻素褥。坐於帳中。柳束脩整帶。造於別榻。是自周迄晉。凡婦人見外客。皆以帳自蔽也。乃對家中男子。亦隔以帳。鄴洛鼎岐記。盧虔後妻元氏。升堂講老子道德經。虔弟元明。隔紗帳以聽之。是嫂叔也。古嫂叔不親授受。則有之。更隔以紗帳。不太拘乎。乃至唐婦人出入。亦擁以幃。天寶遺事。寧王有樂妓寵姐。善歌而色美。客不能見。李白醉戲曰。王何惜示于衆。乃設七寶花帳。召寵姐歌於帳後。又物怪錄。犢車入中門。白衣姝一人下車。侍者以幃擁入。是又懼座上客及門外男子窺見也。

古家庭對於各項禽蟲之徵驗

西京雜記。樊將軍噲問陸賈曰。自古人君受命。各有瑞應。信乎。賈曰。有之。夫目瞤（卽眼跳）。得酒食。燈火華得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嘉。小旣有徵。大亦宜然。故目瞤則呪之。火華則拜之。乾鵲噪則餧之。蜘蛛集則放之。况天下大寶乎。又酉陽雜俎。貓洗面過耳有客至。

按猫洗面者。以舌舐其掌使潤。再以掌拭面使淨。過耳者拭面時過耳上也。乾鵲者蓋南方。此本迷信之事。而家庭日所常有。每見猫洗面則曰有客。喜鵲鳴。燈花結。喜蜘蛛下。則曰報喜。惟眼跳則惡之。與漢不同耳。

謂噴嚏為人道之歷史

終風詩曰。願言則嚏。言夫不見禮。願言我而嚏也。鄭康成箋云。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乃古之遺語也。云云。可證自周迄漢。皆謂噴嚏為人說我也。又漢藝文志雜占十八家。三百一十卷。內嚏耳鳴雜占十六卷。是嚏可占吉凶也。宋孏眞子云。俗說以人噴嚏為人說。是宋時仍有此俗語。至今不息。家庭婦女只要嚏。即云某人說我。以無理俗語。三千年仍舊。可謂久矣。

卷四十二

行唐尚秉和著

社會雜事

古以頭戴物歷史

孟子。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斑白者言鬚髮白黑相間也。負以背負物。戴以頭戴物也。古敬老。幼者於道路遇老者。必代爲負戴也。又漢書朱買臣傳買臣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是自周迄漢。皆以頭戴物也。

按今中國人無以頭戴物者。惟高麗有之。凡中國人之以肩挑以背負者。無不戴之於頭。卽汲水之桶。挹水之盆。無論男婦。皆惟頭是賴。巍巍然不傾不欹。不溢不墜。中國人見之。反訝其能。怪其拙。不知我古人盡如此也。然所以能平穩者。賴有一物薦於頭上。又所戴之物。恆至百餘斤。亦須有物護持頭骨。使不受創。其物維何。則窶數也。

窶數者。據漢書東方朔傳。甌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窶數也。郭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爲膾。乾肉爲脯。著樹爲寄生。盆下爲窶數。師古曰。窶數戴器也。以盆盛物。戴於頭者。則以窶數薦之。今

賣白團餅人所用者是也。寄生者。芝菌之類。淋潦之日。著樹而生。形周圓。似窶數。按寄生者。夏日大樹。雨淋後生耳。色白形圓。中薄而窶數者。或以氈。或以架。亦輪厚而中薄。置頭上。高低正平。兩物之質不同。而形則如一。頭若戴盆。薦於頭之上。盆之下。不惟頭不受創。且能平穩。故曰盆下為窶數。此所覆本是寄生。朔能射其形。不能射其名。初曰窶數。此亦如管輅射粃為梳之類。及舍人說其不中。朔乃提出寄生。若曰非窶數。即寄生也。宋劉敞不明文義。反謂師古說不通。最可笑也。又楊惲傳。鼠不容穴。銜窶數也。注。盆下之物。有飲食氣。故鼠銜之。據是則以盆盛飯或羹。今以兩手舉者。漢時盡以頭戴。又據師古注。今賣白團餅人所用者。知唐時仍戴物也。

髮辮之歷史

中國自古髮皆上挽。而夷狄髮皆下被。左傳有被髮而祭於野者。論語吾其被髮左衽矣。禮記東方曰夷。被髮文身。西方曰狄。被髮朱身。是周時夷狄。髮皆下垂。被於項領。至漢時稍進化。則編髮。漢書終軍傳。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而蒙化者焉。西南夷傳。自桐師以東。北至葉榆。名為嶲昆明。編髮。又晉書東夷傳。肅慎氏俗皆編髮。又宋史宗澤傳。見編髮者盡誅之。編髮即髮辮。是自漢迄遼金。四夷皆髮辮。然自五胡亂華。拓拔魏遼金統一中國北部。蒙古更進而一統。訖未能將編髮之風。改易中國舊式。

自朱明亡。滿人入關。滿人即肅愼氏之苗裔。不惟將數千年衣冠制度。盡行更革。且強迫華人將頭髮四

屑薙去留。其中下垂編之。被於背上。此種醜態。甚於髡刑。因不樂從而被殺者至數千人。而遺民耆老舊臣。因避此禍。竄身海外。隱居於山陬海澨者。不可勝數。此一變也。及至清末。近三百年。不惟愚民莫知其從來。卽卿大夫亦頗忘其固有。後學生赴外國留學。髮辮垂垂。外國人嗤之。名曰豚尾。學生歸來。始述其醜不可言。於是資政院議決。許國民剪去髮辮。然當時雖有詔令。實卿大夫無一剪去者。民國元年。厲行剪髮。凡官吏無一有辮者。然髡者十八九。無定式。此又一變也。

古敬老狀況

古最重老。故國家有養老之禮。見於禮經者甚詳。因之社會亦敬老。孟子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言民知禮讓。行路時遇老人。無論識與不識。卽代爲負戴也。又漢書食貨志。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斑白不提攜。又地理志。魯地爲周公子所封。其民有聖人之風。地濱洙泗。其民涉渡。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旣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故曰魯道衰。洙泗之間。齗齗如也。夫至於相讓。則有形迹。故曰俗薄。若淳美之時。少者視爲當然。老者視爲固然。不驚異也。

此等風俗。至漢猶存。故國家時有賜肉賜帛賜米賜絮之詔令。魏晉以降。漸爾稀薄。蓋人口日繁。老者益多。不勝其養。而社會之優容老者。雖至今不免也。

漢魏時劫質　今俗曰綁票

漢書趙廣漢傳。富人蘇回爲郎。二人刼之。有頃廣漢將吏叩堂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君無得殺質。又魏志夏侯惇傳。呂布遣將僞降。共執持惇責以寶貨。軍中震恐。惇將韓浩乃勒兵屯惇營門。召軍吏諸將皆案甲當部不得動。諸營乃定。遂詣惇所叱持質者曰。汝等凶逆乃敢執刼大將軍。復欲望生耶。且吾受命討賊。寧能以一將軍之故而縱汝乎。因涕泣謂惇曰。當奈國法何。促召兵擊持質者。持質者惶遽叩頭言。我但欲乞資用去耳。浩數責皆斬之。惇既免。太祖聞之謂浩曰。卿此可爲萬世法。乃著令自今已後。有持質者。當并擊。勿顧質。由是刼質者遂絕。

按此事裴注引孫盛曰。光武紀。建武九年盜刼陰貴人母弟。吏以不得拘質迫盜。盜遂殺之也。然則合擊者。（即井擊）乃古制也。自安順已降。政教陵遲。刼質不避王公。而有司莫能遵奉國憲者。浩始復斬之。故魏武嘉焉。按今後漢書光武紀無此事。而陰皇后傳有九年盜刼殺后母鄧氏及弟訢之語。蓋一事也。

觀此則後漢之時。王公皆被刼。頗類於今日之津滬。蓋刼質勒贖。最盛之時也。不贖則殺質。（今名曰撕票）無不與今同。而古人遇此事。不惟禁贖。且質與盜並擊。使盜無所得。則源絕矣。若遇刼而贖。是獎盜也。愈獎愈多。若擊盜而顧質。是縱盜也。愈縱愈肆。故夏侯惇以大將軍之尊而被刼。其部下亦毅然不顧。何者。犧牲少而影響大。不如是不能絕其源。後世法律師其意。亦著令禁贖。然在國家立法。以合擊爲最優。而在家屬私情。則捨質爲不忍。故有被刼不敢告官者矣。此盜風之所以益肆也。

古租宅狀況

魏晉以前租宅住者不多見。至六朝則多。北史邢劭傳僦（租也）小屋與染工爲鄰。又劉昉傳使妾賃屋沽酒當壚。至唐時士大夫僦屋以居者不可勝數。乃有祇租一日者。白行簡李娃傳生至李娃舊宅門扃鑰甚密。生大駭。詰其鄰人曰李本稅而居。約已周矣。第主自收。姥徙居。不知其處。生復回宣陽以詰其姨。旣至叩扉食頃有官者出曰。此崔尙書宅。昨者有一人稅此院。云遲中表之遠來者。未暮去矣。是僅租一日也。故徐積詩云。賃屋爲無揚子宅。休官非爲武昌魚。李洞詩。稅房兼得調猿石。租地仍分洛鶴泉。蓋至唐宋。租宅而居遷徙靡定。其狀況已與今同。

煖房

今人移新宅。戚友饋送酒食會飲宅中。名曰煖房。亦曰溫鍋。蓋以新宅尙未經人住。集多人讌飲其中。以爲厭勝。而唐時卽有之。唐王建宮詞云。太儀前日煖房來。又輟耕錄。今之入宅爲遷居者。鄰里醵金治具過主人飲。謂曰煖屋。亦曰煖房。是此俗自唐至今行之已千餘年。

歷代貸錢利息　周息五釐

其在周時。政府貸錢於民者。息祇五釐。周禮泉府。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爲之息。鄭玄曰。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爲息。假令貸萬泉。期息五百。按載師云。凡任地國宅（官署）無征。園廛二十而一。是國服之息也。鄭云。貸

萬泉。錢也期。一年息五百。亦二十取一也。卽年息五釐也。

漢普通息二分急則十分

史記貨殖傳。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卽二十萬。是貸息爲二分。蓋普通無事。私人與私人借貸如此。及吳楚兵起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貣。同貸子錢家。子者息也。卽放債者。子錢家以關東成敗未決莫肯予。惟毋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十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毋鹽氏息十倍。是急則可至十分也。至王莽時。凡貸民錢治產業者。旣受息歲十一。復取其所贏。又變年息而爲月息。令市官貸民錢。收息百月三。是政府貸民錢月息三分也。

中保人爲債權者奔走狀況

後漢桓譚傳。今富商大賈多放錢貨。中家子弟。爲之保役。中保。作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是以衆人慕效。不耕而食。按今之放債者。亦有中保人。凡趨附其門。且有因以起家者。飲食醉飽。猶其餘事。證以桓譚所言。今古如出一轍。又樊宏傳年八十餘終。其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文契者債權之證。中保所取予。削者漢用竹簡爲契也。

漢貧民租地種每年租率

漢書食貨志。貧民租富民田種。租十五。卽每畝收十斗。以五斗與地主也。今名曰分種。糧與薪皆分之。然

分種者少納租者多租率十之二三無及半者是租率古重於今也

斫莝

莝者草也馬牛所食之芻秣也草長必斫之使細短然後便於應用漢書尹翁歸傳有論罪輸掌畜官使斫莝不中程輒笞督極者至以鈇自剄而死又世說陶侃幼時家極貧孝廉范逵過宿時大雪母湛氏斫柱各半爲薪剉諸薦以爲馬草

按薦者席下所鋪草也鈇者剉草之刀古罪人嘗使斫莝舂米然有程限不中程則笞也

古以磨麵爲業

周時無論爲米爲麵皆以碓舂成後乃以磨爲麵粉捷於舂碓數倍日久遂有因此爲業者蜀志許靖傳少與從弟劭俱知名而私情不協劭爲郡功曹排擯靖不得齒敍以馬磨自給按給者養也以馬磨自給者必爲人磨五穀得報酬以自養也唐吳融寃債志同曲磨家二牛暴卒後世業此者尤多自機器磨興此業漸廢然山僻之邑仍不絕也

古有以磨鏡生光爲專業者

古用銅鏡鏡始鑄成固必磨而後生光然用之久光仍退故有以磨鏡爲專業者淮南子明鏡之始下型（模也）矇然未見形容及其粉以玄錫磨以白旃（氈也）鬢眉微毫可得而察唐聶隱娘傳忽値磨鏡少年至

門。女曰。此可爲我夫。父不敢不從。遂嫁之。其夫但能淬鏡。餘無他能。又雲溪友誼。有胡生者。家貧。少爲磨鏡鍍釘之業。是皆以磨鏡淬鏡洗鏡爲專業。沿街售藝。以自給者也。又世說補。徐孺子事江夏黃公。黃公歿。欲會葬無資。以自致。乃以磨鏡具自隨。所在取直。然後得達。按磨鏡具卽淮南子所謂白旃玄錫諸物也。玄錫者。水銀也。

自玻璃鏡興。而銅鏡始廢。玻璃在古時爲至寶。本草云。本出頗黎國。故名。玄中記。大秦國有五色玻璃。以紅色爲貴。梁四公記。扶南人來賣碧頗黎鏡。內外皎潔。向日視之。不見其質。按此卽今日之玻璃鏡也。在六朝時。珍異若是。又唐書。貞觀十七年。拂菻國遣使貢赤玻璃。又宋史。大中祥符八年。注輦國貢碧玻璃。是在宋時仍視爲至寶。迄蒙古混一西域。來者益多。至明代番舶交通。運輸愈衆。於是以水銀塗其背。製爲照鏡。皎潔精瑩。卽四公記所謂向日視之。不見其質也。價廉物美。於是明淸以來。銅鏡遂絕迹。

歷代養蜂攷

蜂能爲蜜造蠟。人利賴之。然自周時。不見以畜蜂爲業者。有之自漢始。中國人自古輕實業。漢以前卽有之。亦無人紀載也。故數千年來。畜蜂之事。毫不進步。至可概嘆。攷高士傳。姜岐當延熹中。橋玄爲漢陽太守。召岐。岐不就。遂隱居。以畜蜂豕爲業。教授者滿天下。營業者三百餘人。夫既云教授。則姜岐必創有新法。於蜂之性情嗜好居處。以及採割分房並防患之法。研究詳悉。著爲書說。然後可濕以教授。而其書不

傳其法遂亡至晉張華博物志云遠方諸山出蜜蠟處以木爲器開一小孔以蜜塗器內外令遍春月蜂將生育時捕取兩三頭著器中宿夕飛去尋伴來經日漸益遂停其中此不知爲岐遺法否其所謂木器頗類於今日之蜂箱但此祇爲分房之一法姜岐所教授者當不止此又陰陽變化錄云蜂每歲三四月生黑色蜂名曰將蜂又名相蜂相蜂不採花但能釀蜜按此卽蜂王爾雅翼蜂以千百數中有大者爲王爲蜂羣之主一羣中不能有二王有二則鬨而分出而張華博物志亦未言及蓋姜岐之教授法至晉已全亡然分房之法訖未失傳五代潘訪蜂詩云今歲分成第幾房剡松爲尾蜜爲粮剡松者自古蛇鼠最爲蜂害故古人爲蜂造屋皆剡木爲之屋成塗以蜜備新蜂來爲粮法略與張華同也

明劉基養蜂之詳法

郁離子云靈邱丈人善養蜂歲收蜜數百斛蠟稱之於是富比封君丈人卒其子繼之未期月蜂有舉族去者陶朱公問其故鄰叟曰昔者丈人之養蜂剡木以爲蜂之宮不罅不漏其置也疏密有行新舊有次五五爲伍一人伺之視其生息調其暄寒時其墐發蕃則縱之析之寡則與之裒之不使有二王也去其蛛蟊蚍蜉彌其土蜂蠅豹夏不烈日冬不凝澌其取蜜也分其贏而已矣不竭其力也於是故者安新者息

按宮不罅漏者恐蛛蟻土蜂等爲害也土蜂大於蜜蜂不惟食其蜜並食其子蕃則析之者卽春日分房

也。一房祇一王。惟此與爾雅翼言之。他書未有也。

蓋古人得蜜之法有二。一則畜蜂。一則採野蜂蜜。博物志遠方山郡僻處出蜜蠟。所著皆絕巖石壁。非攀緣所及。採者於山頂以籃輿自懸下。乃得之。又段成式酉陽雜俎。蜀中有竹蜜蜂。好於野竹上結窠。窠與蜜並紺色。甘倍常蜜。是皆野蜂蜜也。賈島詩鑿石養蜂休買蜜。亦致野蜂也。

今仍有野蜂。惟家蜂蜜色黃。野蜂蜜色白。白蜜為古所未有。古記載皆言蜜為紺色。即崖蜜（野蜜）亦未有言白色者。今河北密雲昌平阜平緣山諸邑所產蜜皆白色而皆野蜂蜜。其白如脂。其味含各種花香。較黃蜜尤佳。而家蜂無白者。不知其故也。又今北平市上所有蜜皆白者。白可擬糖霜。黃則不便。故蜜雲古北口等處所產白蜜。盡為北平市收去。至其出賣。則每十兩不過二三兩眞蜜而已。

今西法興。以木箱養蜂。蜜則隨釀隨採。故其味甚薄。若中國法。一年祇春時採蜜一次。故其味之甘濃。勝洋蜂數倍。釀之久與不久故也。西洋人從未嘗過此味厚之蜜。反以為偽。又蜜過夏則結晶。味尤甘。而西洋人尤以為偽。眞可笑也。

糖之歷史

古味甘食料曰飴曰餳曰蜂蜜。皆液質而色黃。惟蔗糖則白似霜。甜似蜜。不液而沙。取攜便而潔白可喜。於飴蜜而外。別有風味。眞食品中無上之寶也。然唐以前無之。唐以前所謂糖。皆飴餳。揚子方言餳謂之

糖。說文糖飴也。是其證。至六朝笮蔗汁爲糖。齊民要術云。笮蔗汁如飴餳。名之曰糖。是仍與餳無異。又云。煎而曝之。既凝而冰破如塼。食之入口消釋。時人謂之石蜜。是六朝時已有冰糖。仍無沙糖。考北史眞臘國傳。飲食多酥酪沙糖。史書此者。以沙糖爲中國所無。又考唐書摩揭陁國傳。貞觀二十一年。始遣使者自通於天子。太宗遣使取熬糖法。卽召揚州上諸蔗拃瀋。（卽釋汁。）如其劑。色味愈西域遠甚。又老學庵筆記。聞人茂德言沙糖中國本無之。唐太宗時外國貢至。問其使人此何物。云以甘蔗汁煎。用其法煎成。與外國者等。唐以前書傳。凡言糖者皆糖也。據此是沙糖始於唐初。或曰。易林有飯皆沙糖之語。豈知糖乃糠之訛。宋本不如此也。漢焉有沙糖哉。然唐初所謂沙糖者。蓋紅沙糖也。尚無白糖霜。此有確證。宋王灼糖霜譜云。唐大曆間。有僧號鄒和尚者。不知從來。跨白驢登繖山。結茅以居。須鹽米薪菜之屬。卽書付紙繫錢遣驢負至市。人知爲鄒也。取平直。挂物於鞍。縱驢歸。一日驢犯山下黃氏蔗田。黃請償於鄒。鄒曰。汝未知窨蔗爲糖霜。利當十倍。試之果信。如貞觀時卽有白沙糖。到大曆幾二百年。此糖霜胡能取十倍利乎。故唐初仍無白糖。

按說文云。窨。地室也。今謂地窖。藏酒曰窨。窨蔗者必以蔗藏於地窖。蔗受濕蒸。其汁外浸。遇冷而成霜。其白如雪。其甜如蜜。在初發明時。必利十倍。然此法用蔗多而得糖少。至宋時卽將紅沙糖復熬之。使變爲白沙糖。以迄於今。其詳盡在王灼及洪邁糖霜譜中。實北宋時糖霜已盛行。東坡送僧圖寶詩云。冰盤薦

琥珀。何似糖霜美。山谷有寄糖霜詩。是其證。

漢冬日藝蔬之法

今日嚴冬。一切園蔬。皆有鮮者。法掘地數尺深。而覆屋其上。屋北低南高。仰其簷。使能受日光。又恐其受風也。簷之下至地。皆爲窗糊以紙。而於容室內。鑿爲炕。炕之上。覆土尺餘。和以糞。種各蔬。炕之端生煤火。使炕上土皆暖。雖蔓生之黃瓜。亦可結實。與夏日無異。而其法實創始於漢時。漢書召信臣傳。太官園種冬生葱韭菜茹。覆以屋廡。晝夜燃蘊火。待溫氣乃生。信臣皆奏罷之。是其法發明最早。乃至魏晉。又失傳。晉石崇與王愷鬥富。冬日恆食韭蓱虀。王愷百計不得其法。後賄其侍者。云合麥苗韭根擣之。因冬月無韭。麥苗可僞韭葉。加以韭根。則有韭味。是可證晉時無以溫室藝蔬者。不然奢侈如石崇等。當有鮮韭矣。尙以麥苗作僞哉。知其法久已失傳。

漢織錦法

西京雜記。霍光妻遺淳于衍。蒲桃錦二十四匹。散花綾二十五匹。綾出鉅鹿陳寶光家。寶光妻傳其法。霍顯召入其第。使作之。機用百二十鑷。六十日成一匹。匹直萬錢。按此卽今日之提花也。提花用多鑷爲之。卽鑷也。織錦藝術。在漢已發達若此。

古殺豬後以火燎毛

今殺猪後。割其後腿。用鐵條從蹄口挺入其腹遍攪之。再以口吹氣於其腹中。令全身鼓脹。然後縛其口使勿洩氣。再以湯洗之。用捲刃刮去其毛。使皮膚雪白。若古則殺豕後。先以火燎其毛。莊子云。濡需者豕蝨也。擇疏鬣自以爲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爲安宮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又韓非子。三蝨相與訟爭肥磽之地。一蝨過之曰。若亦不患臘之至而毛之燥耶。夫曰布草操煙火。曰毛之燥。則既殺而以薪燎其毛也。燎毛之後。其垢汙如何去。而古書不詳。至六朝時。仍用燎毛之法。而去垢則詳。齊民要術。奐（音缶蒸也。）猪肉法。淨燖猪訖。更以熱湯遍洗之。毛孔中即有垢出。以草痛揩。如此三遍。疏冷令淨。四破于大釜煮之。按說文燖火熱也。燎其毛也。既燎更洗以熱湯。揩以薪草。去其垢汚。然後煮之。法亦善矣。然仍不如今日之潔。今日之法始于何時。則難攷也。

自古狐爲祟

狐之爲祟。自漢魏以來小說家所載。不知凡幾。誠怪獸也。而周以前亦不能無有。自虞初志亡。周以前社會詳情俱湮沒不傳。於是狐史亦不詳。然時時見於經史。詩爲鬼爲蜮。毛傳蜮短狐也。以狐與鬼並列。其幻可知。又莊子。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形。而孽狐爲之祥。祥者變異之氣也。又戰國策狐假虎威。又史記陳涉傳令吳廣之近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曰。大楚興陳勝王。於是人多指目勝。足見秦時社會久以狐爲妖。故假狐言以惑人。此周秦之狐祟也。

其見於漢魏。晉干寶搜神記。董仲舒下帷講誦。有客來詣。舒知其非常客。又云欲雨。舒曰。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卿非狐狸。卽是鼷鼠。客化爲老狸。又魏志管輅傳注。輅遠鄰數患失火。一日有書生宿其家。主人盛設。書生疑之不敢寢。持刀倚積薪假寐。歘有一小物。手中持火。以口吹之。生驚。舉刀斫。正斷其腰。視之乃一狐。自此無火患。此狐祟之見於漢魏者也。自晉以後。狐祟之見於傳記者。汗牛充棟矣。茲皆不錄。

古吹火用排

今人家炊飯。冶工冶鐵。用風匣扇火。古則用排。世說。鍾季士先不識嵇康。往詣之。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爲佐鼓排。康揚槌不輟。

按排者吹火器。亦名曰韛。音備 玉篇云。韛韋囊。可以吹火令熾。鼓者。蓋伸縮韋囊令進氣也。然可以水激。後漢杜詩傳。造水排。鑄農器。注云。冶者爲排以吹炭。今激水鼓排。卽水碓也。又魏志韓曁傳。爲監冶謁者。作水排利益三倍。是可證以水激韛。使扇風吹火。亦如水碓水磨。以水激輪。使磨旋轉也。不過水排但取其能吹火使熾耳。而省人力。故利三倍。至唐時仍用韛。薛昭幻影傳云。乃遺崔元亮市汞一斤。入瓦鍋。蓋一方瓦。疊炭埋鍋。韛而焰起。又牛嶠靈怪錄。見一革囊。喘若韛囊。是其證。若今之風匣。不知始於何時。法以木板繫匣內。更以鷄毛粘於板之四周。以塞罅漏。而安雙柄於板上。傳通於外。來回拉之。風從口出。凡人家及鐵工竈邊。無不用之。而排遂少見矣。

飲茶之歷史

周時飲料有六。曰水漿醴涼醫酏。見於周官漿人所掌。醴者甜酒。涼者冰水。醫者梅漿。涼與醫即今日之酸梅湯而鎮以冰者也。想當時社會款客聯歡。即以此六飲。而不及茶。然周時實有之。詩采茶薪樗。又予所捋荼。野客叢書云。世謂古之荼。即今之茶。不知荼有數種。惟檟荼之荼。爲今之茶。爾雅釋木。檟苦荼也。注。葉可作羹飲。今呼早采者爲荼。晚茶者爲茗。周禮有掌荼之官。然自周迄秦。社會飲者殊少見。至西漢王褒僮約云。烹茶盡具。又武陽買茶。是西漢人漸有飲者。三國時。吳主孫皓。每宴饗飲酒以七升爲率。韋曜不能飲。皓密賜茶荈以當酒。然至六朝時。飲者尚少。世說王濛好飲茶。人至輒命飲。士大夫皆患之。云今日有水厄。又洛陽伽藍記。齊王肅不食羊肉及酪漿。常食鯽魚羹。渴飲茗汁。高帝曰。羊肉何如魚羹。茗飲何如酪漿。肅曰。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惟茗飲不中與酪漿作奴。夫以飲茶爲水厄。可證晉時士夫嗜茶者。十不有一。以飲茗汁不飲酪漿爲可怪。又以證北齊時社會普通皆飲酪漿。仍嗜茶者少也。王肅亦以遂衆。故遜其詞曰。茗爲酪奴也。清異錄云。茶至唐而始盛。然自陸羽以前。春日茶發芽。採之而已。烹之而已。與瀹蔬而啜者無異也。及陸羽作茶經。創製茶法。烹茶法。於是茶事益精。家置而戶有。國家至推茶稅。則當時社會用茶之多可想矣。待至宋製造益精。迭見於歐陽蘇黃諸詩人歌詠。其狀況略與今同。

古掃地苕帚即用黍穰

左傳襄二十九年。楚人使公親襚。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杜注茢黍穰也。孔疏檀弓云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鄭玄云桃鬼所惡。茢苕可掃不祥。君臨臣喪禮有此法。茢是帚蓋以桃爲棒也。毛詩傳曰。薍爲萑。萑苕謂薍穗也。杜云茢黍穰者。今世所謂苕帚者。或用薍穗。或用黍穰。二者皆可爲之也。

按薍者荻屬。陸機詩疏。薍或謂之荻。至秋堅成。則謂之萑。故其穗可以爲帚。黍穰者黍穗。秋老實落。縛其稍爲帚。今北方人家多如此。無以荻葦穗爲帚者。而古則兼用之。

古帚之長短與今同

曲禮凡爲長者糞之禮。加帚於箕上。又管子弟子職。執箕膺揲。(箕舌)厥中有帚。以是證古帚長不過二尺。正與今同。至孔疏所謂以桃爲棒。似今日掃院之帚。以木柄縛帚尾。可遠掃亦可高拂也。

魏晉宮殿榜額皆墨書

世說韋仲將能書。魏明帝起殿。欲安榜。使仲將登梯題之。既下頭鬢皓然。又太極殿始成。時王子敬爲謝公長史。謝送版使王題之。王有不平色。語使云。可置著門外。後謝語王云。題之上殿何若。昔魏朝韋仲將諸人。亦自爲也。王曰。魏祚所以不長。乃能。按題額後世皆刻木爲之。魏晉時有刻石尙無刻木。故題殿額

皆墨書，以是證社會榜額，無不墨書也。

古待遇乳母之重

漢武帝乳母賜良田美宅，所言無不聽。見褚補史記滑稽傳中。是漢人之重視乳母也。韓昌黎有乳母墓銘，曰入韓氏乳其兒愈，遂老韓氏。又曰及見所乳兒愈舉進士第，歷官員外郎河南令，生二男五女，時節慶賀，輒率婦孫列拜進壽。夫對乳母自稱曰兒，稱其妻曰婦，子曰孫，其重視乳母等於骨肉。又老學菴筆記，東坡主試，李方叔下第，其乳母年七十，大哭曰，吾兒遇蘇內翰主試不第，他復何望，遂自縊死。是亦在李氏養之終身者，故關係若是之切。是唐宋皆重視乳母，不與僕媼等。蓋為兒而食其乳以生，其恩不與尋常等，故古人皆厚報之，養之終身，不令其去。今人情涼薄，兒長則視乳母若路人者，非也。

古縑帛之幅廣幅長

周禮內宰淳制注云，淳幅廣，制幅長。天子巡狩，制幣丈八尺，淳四䋓。（同咫八尺。）疏云，四䋓三尺二寸，幅太廣，四當為三，古三四積畫，故易誤。三䋓則二尺四寸也。

按周用律尺，每尺當清時工部尺八寸二分，周幅廣三尺二寸，正清工部尺二尺五寸，若裁尺不過二尺二寸，正與今綢緞之幅廣相同。若二尺四寸，祇當今裁尺一尺六寸，則太窄矣。疏疑四䋓為三䋓者誤也。且鄭時書四字已不積畫，與三字迥不同，有漢碑可證。然則周時帛每端長一丈八尺，幅廣三尺二寸，合

今尺長一丈四尺餘廣二尺四寸餘也。

六朝時布帛匹長四十尺幅廣二尺二寸

宋書沈慶之傳年八十。夢得絹兩匹曰老子今年不得活。兩匹絹八十尺也。由是證六朝時一匹絹四十尺也。又通志賦貢門。魏天平初綱絹不依舊式。興和三年。各頒海內悉以四十尺爲度。是北朝帛長亦四十尺也。至幅廣據通志云。魏舊制絹布皆幅廣二尺二寸。長四十尺爲一匹。而南朝幅廣則不詳。想亦同也。

唐帛匹長仍四十尺廣尺八寸布幅廣亦八寸長五丈爲一端

通志。唐武德二年。制絹爲匹。布爲端。布絹皆闊尺八寸。絹長四丈爲匹。布長五丈爲端。至開元八年。復申舊制。不得因兩不足而加尺。至德宗建中年。復據大歷定制。凡尺皆以秬黍爲准。是唐布帛長廣始終不變也。

卷四十三

行唐尚秉和著

平民仕進

自周至六朝。官人之法。大致以選舉。自隋唐迄明清。官人之法。大致以科舉。選舉者以德行爲先。以材藝爲輔。自周秦迄兩漢。只能敦品勵行。習藝明經。無不脫穎而出。故人人自勵。樹立聲名。乃行之久而弊生。魏晉六朝。尚門第。貴簪纓。而平民受擯。於是變選舉而爲科舉。科舉者始於隋。開場命題。較閱文藝。文藝及第。賜進士出身。與以官。謂由進士科。以文藝爲先。以德行爲後。然歷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千餘年不廢者。以科舉比較最爲公允。而平民可從此有出路也。故孤寒之士。亦爭自琢磨。不能在他途與貴族競爭者。則致力於科舉。其選舉科舉詳制。盡在通考通典中。茲所述者。乃歷代平民對於仕進之致力。及社會對於仕進者之感想也。

周時選舉以三物

周雖封建。然鄉大夫遂大夫及其所屬。又司馬司寇司徒所屬。亦取之平民。非所有官吏。盡世襲也。周禮地官五州爲鄉。使之相賓。又曰以鄉三物（事也）教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智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

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注興。猶舉也。教成鄉大夫推舉其於三事之尤賢者。能者。以飲酒之禮賓之興於太學而授官也。又曰。三年則大比。是賓興之禮。三年一舉也。後世科舉。每三年一次。本周禮遺意也。

漢平民仕進之法　有以富得官者

漢書張釋之傳。以訾（同貲）為騎郎。如淳曰。漢注貲五百萬。得為常侍郎。又司馬相如傳。以訾為郎。師古曰以貲多得為郎也。又景帝後二年詔曰。今訾算十以上。迺得官。廉士算不必衆。有市籍不得官。無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官。毋令廉士失職。貪夫長利。應劭曰。古者疾吏之貪。衣食足知榮辱。限訾十算。乃得為吏。十算十萬也。賈人有財。不得為吏。廉士無訾。又不得官。故減訾四萬。

按常侍郎官較尊。侍從皇帝。故必有貲五百萬方得為。若普通官吏。有家貲十萬即得為也。然廉士有貲十萬者少。故減為四萬也。是無論何官。必有家貲四萬者方得為也。

蓋當時風俗。為官者富人居多。而郎官尤甚。所謂貲郎也。楊惲傳。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又任安傳。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為郎。將軍取舍人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具劍。欲入奏之。後趙禹為選任安田仁。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是當時郎官俸入不能自給。而郎署公用。又多責之於郎官。貧者尤不辦。故張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司馬相如免官歸家。徒四壁。可證漢時京曹年年賠累。與清代同。

故喜富人也。

有由郡縣吏為大官者

漢時古道猶存。只敎品勵行。即可被選為縣吏。淮陰侯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許靖為許劭所排擯。不得齒敘。是其證。及得為吏。樹立聲名。自然遷秩。如張敞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史。察廉為甘泉倉長。鮑宣初為鄉嗇夫。任安為亭長。是由縣吏以次遷擢。陳萬年為郡吏。察舉至縣令。趙廣漢為郡吏州從事。擢為平準令。是皆由郡吏以次遷擢。而其初皆平民也。以上略選一二人以見例。

有以文學入仕者

孤寒下士。他不能有所作為。惟恃讀書為出路。如賈誼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後吳公為廷尉。即薦為博士。又疏廣以好學徵為博士。又鄭崇為郡文學吏。梅福為郡文學。補南昌尉。是皆以文學起家。自博士有弟子員。弟子能明一經以上者。內則為郎侍。外則為郡掾。如眭弘以明經為議郎。諸葛豐以明經為郡文學。是皆以明經而貴顯。自武帝詔舉賢良文學之士射策。如董仲舒公孫弘嚴助馬宮何武並以射策得貴顯。而嚴助一擢即為中大夫。朱買臣吾丘壽王主父偃終軍之屬。並以上書得貴顯。而朱買臣亦一擢即為中大夫。自此孤寒讀書之士。始奮迅起矣。

有以品行得舉者

馮唐以孝著爲郎中署長。京房蓋寬饒杜鄴師丹。並以孝廉爲郎。而後漢李善本民家奴。以救主故。郎徵爲太子舍人。自是以後。孝友義俠蒸爲風氣。三公及州郡聞名。爭相辟舉。無不彰顯者。故東漢風俗。較西漢尤良。

魏晉六朝尙門第平民進取難

自魏陳羣創九品官人之法。於是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六朝皆承用其法。然自魏晉以來。崇尙門第。寒俊之士。得上品甚難。世說周伯仁母本汝南民家女。謂伯仁兄弟曰。我所以屈節爲汝家作妾。爲門戶計耳。汝若不與吾家親親者。吾亦不惜餘年。伯仁等悉從命。由此李世在世。得方幅齒遇。又陶侃少時家酷貧。同郡范逵舉孝廉。投侃宿。于時冰雪在地。室如懸磬。而逵僕馬甚多。侃母旣截髮易米。斫柱爲薪。剉席薦爲馬秣。人人饜足。明旦去。侃追送百里許。逵感其賢。始薦於張夔。羊晫諸人。後晫爲十郡中正。舉侃爲鄱陽小中正。始得上品。由是觀之。在晉時平民進取。已不易如斯也。若貴族子弟。難見如是哉。又通攷晉時州有大中正。郡國有小中正。皆掌選舉。吏部選人。必下中正。徵其人居及父祖官名。夫徵父祖官名。卽上門第之證。故南齊書云。鄉舉里選。不覈才德。其所進取。以官婚冑籍爲先。遂令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平民）以三十試吏。平民與貴族不平等若是。又北齊辛術傳。管庫必擢門閥不遺。鑑衡之美。一人而已。言不專取門閥也。又北周蘇綽傳。懲魏齊之失。罷門資之制。擢舉精愼。言罷門閥不論也。

以尙門閥之故策士時出種種醜態

通攷。北齊選舉多沿後魏之制。凡州縣所舉秀才貢士廉良。天子服乘輿出坐於朝堂中楹而課試之。秀（秀才）孝（孝廉方正）。各以班草對。字有脫誤者。呼起立席後。書有濫劣者。飲墨水一升。文理猛浪者。奪席脫容刀。蓋既尙門閥。則貴游子弟進。而寒士受擯。不論才藝。則紈袴少年多。而詩書之士少。故有如是種種醜態也。

隋唐以來進士科之榮貴

進士科始於隋。而大盛於唐。唐貞觀時。有秀才明經進士三科。而秀才科尤高。後以舉不中第即反坐其州長。由是廢絕。祇明經進士二科。而明經科較易取。故世所貴者。唯進士科。

摭言云。進士科。始於隋大業中。盛於貞觀。搢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爲美。其都會謂之舉場。通稱謂之秀才。投刺謂之鄉貢。得第謂之前進士。互相推敬謂之先輩。俱捷謂之同年。有司謂之座主。京兆府考而升者謂之等第。外府不試而貢者。謂之拔解。將試相保謂之合保。造請權要謂之關節。激揚聲價。謂之還往。既捷列名於慈恩寺塔謂之題名。大宴於曲江。謂之曲江會。

進士科榮貴之由

在選舉時代。終假人力以進取。惟進士及第。則全由考試文藝所致。不假人力。首試以時務策及經義。次

試以當代法律條教。及小學中說文字林。算學中周髀五經算等書。後更兼試詩賦。雖當時尙有門第餘習及權要聲氣之弊。而孤寒下士。亦往往得售。在社會心理。似進士科全以文學得官。視他途進身之假力於人者。有仙凡之殊。有淸濁之異。又應試得售。今日白衣。明日朱紫。在社會耳目。尤以爲榮。故雖鄉曲之士。亦父諭其子。兄勉其弟。以讀書。

唐新進士曲江大宴之盛況

摭言。新進士曲江大宴。先期牒教坊請奏。上御紫雲樓垂簾觀焉。公卿家率以是日擇壻。傾城縱觀。鈿車珠幕。櫛比而至。既徹饌。則移樂泛舟。都爲恆例。夫新進士大宴。至請皇帝臨觀。則其鄭重可知。又何怪社會以是爲榮哉。

故進士放榜。謂登科記。爲千佛名經。（見摭言）進士及第。以泥金書帖附家信報喜。謂之泥金信。（見開元遺事）狀元及第。謂曰奪錦標。（見古今詩話）劉禹錫寄劉侍郎放榜詩云。禮闈新榜動長安。九陌人人走馬看。一日聲名遍天下。滿城桃李屬春官。孟郊及第詩曰。昔日齷齪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又紀事詩云。元和十一年。李涼公榜三十三人。皆取寒素。時有詩曰。元和天子丙申年。三十三人同得仙。袍似爛銀衣似錦。相將白日上青天。觀此三詩。唐時社會之艷羨及第進士。可謂極矣。

唐舉人考試規矩及入棘闈情況

紀事詩云。唐舉人試日許燒燭三條。韋承貽題詩於壁云。褒衣博帶滿塵埃。獨上都堂納卷回。蓬巷幾時聞吉語。棘籬何日免重來。三條燭盡鐘初動。九轉丹成鼎未開。殘月漸低人擾擾。不知誰是謫仙才。又薛能詩云。白蓮千朵照廊明。一片昇平雅頌聲。更報第三條燭盡。南宮風景寫難成。夫曰報三條燭盡。是燭盡不交卷則逾限也。曰鐘初動則是曉鐘已動也。以是知唐試進士以一日一夜爲限。

唐社會待遇新進士之醜態

玉泉子。韋保衡常訪同人。方坐。李鉅新新及第亦繼至。保衡以其後先匿於幃下。旣入曰有客乎。同人曰韋保衡秀才可以出否。鉅新新及第甚自得意。徐曰出也何妨。保衡竟不出。及韋上公主爲相。鉅新方爲山北從事焉。是秀才遇新進士於友人家。卽須迴避。又摭言云。彭伉湛賁俱袁州宜春人。伉妻又湛姨也。伉舉進士及第。湛猶爲縣吏。妻族爲置賀宴。皆官人名士。賁至。命飯於後閣。其妻憤然責之。是白衣卽不得與官人同席宴。後湛亦一舉登第。伉初嘗侮湛甚。時伉方跨驢縱遊郊郭。忽有家僮馳報。伉聞失聲而墜。是進士及第。可使姻戚之有宿嫌者懼而墮驢。又因話錄。趙琮妻父爲鍾陵大將。琮以久隨計不第。窮悴甚。妻族益相薄。雖妻父母不能不然也。一日軍中高會州郡。謂之春設者。大將家相率列棚以觀。琮妻雖貧。不能勿往。然所服故弊。衆以帷隔絕之。設方酣。廉使召大將。旣至。曰趙琮非汝壻乎。曰然。曰已及第矣。大將遽持榜歸。白家人曰。趙郎及第矣。妻族大喜。卽撤去帷幔。相與同席。以簪服慶遺焉。是其壻不及

第則以與貧女同席爲恥。及既及第。則又以與貧女同席爲榮也。然士雖進士及第。終身坎坷者多矣。而社會榮視者是。似一種迷信也。

惟唐考試之法尚疏不盡公允

玉泉子云。翁彥樞蘇州人。應進士舉。有僧與同鄉里。出入故相國裴坦門下。以年耄。雖中門不禁其出入。坦持文柄入貢院。子勛質日議榜於私室。其子奪進退。僧聞之熟矣。歸寺而彥樞訪焉。僧曰。公成名須第幾人。彥樞謂僧戲已。設應曰。第八人足矣。即復往裴宅。二子議如初。僧忽張目曰。侍郎知舉耶。郎君知舉耶。即歷數其權豪私仇予奪去取之由。全榜人名不差一人。勛等大懼。問僧所欲。曰。有鄉人翁彥樞。第八人及第足矣。榜發彥樞果及第。又摭言云。髙鍇知貢舉。誡門下不得受請託。及入闈。裴思謙持仇士良（宦官）關節。非狀元及第不可。鍇不得已。許之。又廣陵記。王維以公主力爲舉首。此皆由考法疏闊。故舞弊易也。

不過唐時。雖通關節。播聲氣。而及第之人。仍多名士。倘子弟不文。雖豪宗右族。亦恥之而不爲。彼王維雖由關節進。因其文采素爲岐王所賞拔。故樂爲延譽於公主。即裴思謙由宦監進身而狀元及第。後宿平康里詩云。銀釭斜背解明璫。小語低聲喚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惹桂枝香。此詩馳名千古。故仇士良肯爲盡力。非若後世之無所挾而徒以勢力進取。又以證唐世之文章爲極盛。苟文采不足。徒憑勢

力得第。無論何人。皆以為辱也。

至宋考試之法始密不能徇私

唐祇制科糊名。進士科皆亮卷故弊端百出。至宋將試卷糊名。使主試者莫知誰何之文。通考云。景德四年。命晁迥知貢舉滕元晏封印卷首。先是雍熙二年殿試糊名。至是用之禮部。迨明道二年。而天下州郡無不用之。而又恐主試者之認識筆迹。則又將試文滕錄。以易字體。通考云。景德八年。始置滕錄院。凡試卷經彌封官封卷後。付吏錄本監以內侍二人京官校對訖。復送封印院。始送知貢舉定去取。自糊名滕錄之法興。於是主試者雖門生故吏。無能為力。老學菴筆記云。東坡知貢舉。李方叔被黜。其乳母年七十。大哭曰。吾兒遇蘇內翰知貢舉。不及第。他復何望。遂閉門自縊死。緣方叔為東坡門生。東坡主試。而方叔不第。故以為絕望。豈知試卷自糊名滕錄後。雖親子弟亦無從摸索。其法實已大公。自此以後。凡平民求進取者。只致力於文學。不患不達。故歷元明清行之千年而不改。及清末春秋兩闈。竟廢滕錄而不用。不知此為防弊之唯一良法。幸科舉廢耳。設沿襲至今。其弊不可勝言矣。

明清以來平民進取之法。大概有三級。由童子應縣試府試。再應學政試。取中者曰生員。即秀才也。由秀才應省鄉試。取中者曰舉人。第一名曰解元。由舉人再應會試。取中者曰貢士。第一名曰會元。貢士經殿試。取列一甲第一名者曰狀元。一甲二名曰榜眼。三名曰探花。一甲祇三人。次為二甲。皆賜進士出身。次

爲三甲。賜同進士出身。再分別授以官。凡一省置學政一人。考試童生。甄別秀才。凡舉人科進士科。每三年一舉行。舉人科曰鄉試。合一省秀才試之。進士科曰會試。合天下舉人試之。鄉試恆在八月。曰秋闈。所謂槐花黃舉子忙。故有攀桂折桂等名也。會試恆在三月。曰春闈。所謂春風得意馬蹄疾。故有探花簪花諸故事也。凡秀才每縣取中有定額。舉人每省取中有定額。大省百餘人。小省或不到百人。進士每科有定額。共甲榜不過三百人。而每省復有定額。大省得中二十餘人。小省十餘人。故雖荒陬僻壤文化較低者。亦不至脫榜也。此明清以來平民進取之大略也。

卷四十四

行唐尚秉和著

妓

古之所謂妓。與後世稍異。論語。齊人饋女樂。史記貨殖傳。鄲邯女子。彈弦跕躧。游媚富貴。偏諸侯之後宮漢張禹後堂所蓄。皆妓也。而皆爲女樂。故世說云。殷仲文勸武帝蓄妓。帝曰吾不解聲。又魏武遺令於銅雀臺上設匡牀。施繐帷。每月朔十五。令諸妓向牀前作伎樂。又謝太傅攜妓遊山。絲竹陶寫。宋蕭琳有聽妓詩。梁簡文帝有聽夜妓詩。又十六國春秋。石虎鄭后原晉僕射鄭世達家妓。唐書。太平公主傳。供張聲妓。與天子等。順宗紀。貞元十一年。放後宮女妓六百人。是皆以妓爲樂之稱。不然。王公貴人及天子宮中所蓄。曰姬妾可矣。胡必名之曰妓。曰妓。則聲樂也。茲所述者。非貴人家所蓄之妓。乃社會以妓爲業者也。

唐時妓女聚居之地及妓院佈置之清雅

自唐以前。營業之妓。載籍不詳。至唐始有詳記。而北里志則妓史之班馬也。志云。平康里入北門東回三曲。卽諸妓所居之聚也。妓中有錚錚者。多在南曲中曲。其循牆一曲。卑瑣妓所居。頗爲二曲輕斥之。其南曲中者。門前通十字街。初登館閣者。多於此竊遊焉。二曲。（卽巷）中居者。皆堂宇寬靜。各有三數廳事。前後

植花卉。或有怪石盆池。左右對設小堂。垂簾茵榻幃幌之類稱是。諸妓皆私有所指占。聽事皆彩版以記諸帝后忌日。按記忌日者。例禁歌舞讌宴。於忌日也。

假母（今之鴇家）之狀況與今同

北里志。妓之母多假母。原注云。俗呼爲爆炭。不知其因。亦妓之衰退者爲之。無夫。其未甚衰者。悉爲諸邸將輩主之。或私蓄侍寢者。亦不以夫禮待。原注云。多有游惰者。於二曲中爲諸娼所豢養。號爲廟客。不知所謂。按今日妓之假母。俗呼爲老爆子。蓋仍沿唐時爆炭之稱。爆炭者。言其鞭撻猱妓。威怒爆發。如炭之爆也。亦曰鴇母。蓋爆之訛。至其所豢之侍寢者。今曰拚頭。亦曰鴇家。唐廟客之稱。訖不得其義。

唐妓之來歷及受虐情形

北里志。諸女自幼丐有。或傭其下里貧家。常有不調之徒。潛爲漁獵。亦有良家子。爲其家聘之。以求厚賂。誤陷其中。無以自脫。初教之歌令而責之。其賦甚急。微涉退怠。則鞭撻備至。皆冒假母姓。咸呼以女弟女兄。爲之行第。

按今日妓女皆由假母買貧家女。自幼調習歌曲。及其稍長。則責其斂錢。稍不如程。則鞭扑交至。今古鴇母。如出一轍。

唐妓捐錢始能出遊

北里志。諸妓以出里艱難。每南街保唐寺有講席。多以月之八日相牽率聽焉。皆納其假母一緡。然後能出里。其於他處。必因人而遊。或約人與同行。則爲下婢而納資於假母。故保唐寺每三八日士子極多。蓋有期於諸妓也。亦有樂工聚居其側。或呼召之立至。每飲率以三鍰。繼燭卽倍之。

妓從良仍不悛

北里志。楚兒傳。楚兒字潤娘。往往有詩句可傳。近以退暮。爲萬年捕賊官郭鍛所納。置於他所。潤娘狂逸特甚。及被拘繫。仍未能悛。鍛主繁務。又有正室。至潤娘館甚稀。每有舊識。過其所居。多於牕牖相呼。或使人詢訊。或以巾箋送遺。鍛乃汾陽裔孫。爲人異常凶忍。每知必極笞辱。潤娘雖自痛憤。而不少革。嘗一日自曲江與鍛行。前後相距數十步。鄭光業時爲補袞。道與之遇。楚兒出簾招之。光業亦使人傳語。鍛知之曳至中衢。擊以馬箠。聲甚冤楚。觀者如堵。光業遙視之。甚驚悔。且慮其不任矣。光業明日。特過其居偵之。則楚兒已在臨街牕下弄琵琶矣。駐馬使人傳語。潤娘持彩箋送光業詩云。應是前身有夙冤。不期今世惡姻緣。蛾眉欲碎巨靈掌。鷄肋難勝子路拳。祗擬嚇人傳鐵券。未應教我踏金蓮。曲江昨日君相遇。當下遭他數十鞭。光業取筆於馬上答之云。大開眼界莫言冤。畢世甘他也是緣。無計不煩乾偃蹇。有門須是疾迍邅。據論當道加嚴箠。便合披緇念法蓮。如此興情殊不減。始知昨日是蒲鞭。

按今日妓女從良者。仍風騷不已。舊習不悛。未幾下堂。仍操舊業者有之。蓋妓女在妓院風狂成性。乍入

人家。有如牢獄。難以久安。乃如潤娘者。走筆和答詩詞。敏妙。直與文人學士相埒。可謂大雅不羣矣。乃以所適非人之故。不甘寂寞。仍招蜂引蝶。念舊綸情。不知己身之已脫籍妓也。甚矣。結習之難忘。

黠妓自高聲價以斂錢

北里志。天水仙哥字絳眞。住南曲。善談謔。能歌令。姿容平常。而蘊藉不惡。劉覃登第。年十六七。問乘譽天水。亦不知其妍醜。每辭以他事。重難其來。覃則增緡不已。會天水實有所苦。不赴召。覃殊不信。有戶部府吏李全者。能制諸妓。居里中。覃聞召吏至。授以銀花榼。遲入曲追天水。入兜輿中。至則蓬頭垢面。涕泗交下。搴簾一視。亟使舁回。

又雲仙雜記。史鳳宣城妓也。待客有差等。最上者有迷香洞。神雞枕。鎖蓮燈。次則交紅被。傳香枕。下則不可見。以閉門羹待之。使人傳語曰。請公夢中來。馮垂客宣城。罄囊有錢三十萬。盡納之。得至迷香洞。

按天水等伎倆。至今娼妓祖述其法。而紈絝子弟。墮其術中者。今古如一。豈不異哉。又史鳳曰。請公夢中來。詭亦甚矣。若後世必有人痛懲之。而宋時遊人熟視不怪。今古習尙之不同若是。

唐時妓院之危險

自來妓院爲危險地。卿士大夫入其中。而被刼被辱者。不可勝數。乃唐時竟至殺人。北里志。王金吾相國起之子。曾遊北曲。遇有醉而後至者。遂避之牀下。俄頃又有仗劍後至者。以爲金吾也。因梟其首而擲之

曰來日更呵殿入朝耶遂據其牀金吾獲免又裴晉公留狎遊爲兩軍力士十餘輩凌轢勢甚危窘公潛遣介召同年胡證尙書證皂貂金帶突門而入主人上燈胡起取鐵燈臺摘去枝葉而合其跗（台足）橫置膝上即改令曰凡三鍾引滿一遍三臺酒須盡不得有涓瀝犯令者一鐵躋羣惡叩首乞命而遁

按妓院爲不名譽之地在其中雖被殺亦無聲訴者而被刼被辱者更瘖默不言猶憶光緒三十年冬有名妓謝珊珊者寓李鐵拐斜街某貝子往遊貂裘金表玄狐斗蓬等物爲惡少刼奪席捲而去亦忍痛不言至妓女爲刼賊掠去勒贖惡少因一語不合搗毀什物咆哮肆威者尤衆及三十一年巡警部立警察滿街刼賊既不敢肆行偶遊客發怒搗毀什物則妓院立呼警察來處罰於是妓院始有保障千餘年不改之狀况至此一變此亦志北里者之一大紀念也

唐京妓與外妓謹肆不同然遇貴人皆須行參謁禮

北里志牙娘居曲中亦流輩翹楚者性輕率惟以傷人肌膚爲事故硤州夏侯表中澤相國少子及第中甲科宴集因醉戲爲牙娘批頰傷面次日期集師門同年皆竊覘之表中因厲聲曰昨日子女牙娘抓破澤面同年皆駭然主司裴公瓚俯首而哂不能舉者久之又云比見東洛諸妓體裁及諸州飲妓固不侔矣然其羞匕箸之態勤參請之儀或未能去也若北里之妓公卿與舉子其自在一也朝士金章者始有參禮按惡妓風狂專以打人取樂者今古皆有至貴人入妓院受諸妓參謁殆唐人獨有風俗若後世貴

人治游者。愈貴則愈諱之。誠以游戲之地。而忽行叅禮。得毋施之非其人。行之非其地乎。

唐宋時官妓

以上所述皆私妓以歌舞自由營業。厭則從良。乃唐宋時又有所謂官妓營妓。蓋一類也。或曰始於管仲。以管子有女閭三百之語。或曰始於漢武。以漢武外傳有置營妓以惠軍吏無室家者之語。此皆不可信。漢魏時軍中宴饗之事多矣。不見有妓。祇貴人第內宴饗有之。東晉時士夫放蕩極矣。乃見於世說者。謝安可遊山挾妓。官吏公讌。從不見其呼召官妓。是晉宋時尚無也。故謂營妓始於管子者。固無稽。即謂始於漢武者。亦非信史。官妓之有。蓋起於唐天寶以後。此有一徵。凡唐載記所謂某與官妓狎。某喜營妓某。皆天寶以後人。以前則無有也。

凡官吏宴飲則召官妓侑酒

摭言。楊汝士尚書鎮東川。其子知溫進士及第。開宴。汝士命營妓人與紅綾一匹。又東臯雜錄。東坡自錢塘被召過京口。林子京作郡守有會。坐中營妓出牒。鄭容求落籍。高瑩求從良。又清波雜志。東坡在黃岡。每用官妓侑觴。羣妓爭持紙乞歌詞。是唐宋官吏。祇有宴會。無不召妓。蓋其時士風。不似後來之拘執。視聲妓絲竹。爲固有之事。兼其時官吏多文人學士。妓女之風流文采。又足以副之。故觴詠所至。則湖山生色。歌詞傳播。則今古甚香。自蒙古興。此風漸衰。自洪武起。懸爲厲禁。於是古人所恃以舒寫勞瘁活潑精

神之事。至清末。遂剷除無餘。而文化之低落隨之。出軌之反動以起。則以疏導失宜之故也。

官妓皆由私妓選拔

本事詩。韓滉鎮浙西。戎昱爲部內刺史。郡有妓善歌。色亦閑妙。昱情屬甚厚。滉聞其名。召置籍中。昱不敢留。餞於湖上。爲歌詞以贈之。且曰至彼首歌是詞。既至。韓爲開筵。自持杯令歌。果唱戎詞。曰好是春風湖上亭。柳條藤蔓繫離情。黃鶯住久渾相識。欲別頻啼四五聲。曲既終。滉曰。戎使君於汝寄情耶。妓竦然起曰然。淚隨言下。韓即歸之。

以是證當時官妓。皆由私妓選拔而來。蓋一入官籍。即不能自由。且往往受官吏之虐。魏泰詩話云。呂士隆知宣州。好笞官妓。會杭州一妓到。士隆喜之。一日郡妓犯小過。欲笞之。妓曰不敢辭。但恐杭妓不安耳。乃捨之。梅聖俞因作莫打鴨詩以戲之。又古今詩話。蘇子瞻守錢塘有官妓李秀蘭。天性黠慧。善於應對。一日湖中有宴會。羣妓競集。惟秀蘭不至。督之良久方來。子瞻已恕之。坐中一倅。怒其晚至。詰之不已。子瞻爲作賀新涼。使歌以侑酒。倅怒頓止。觀是二事。則官妓受虐之種種情形。可推想矣。

有能脫籍者同輩皆羡之

快雪堂東坡帖云。杭州營籍周韶。多蓄奇茗。嘗與君謨鬥。勝之。韶又知作詩。子容過杭。述古飲之。韶泣求落籍。子容曰。可作一絕。韶援筆立成曰。隴上巢空歲月驚。忍看回首自梳翎。開籠若放雪衣女。長念觀音

般若經。留時有服衣白。一坐嗟歎。遂落籍。同輩皆有詩送之。二人者最善。胡楚云。淡妝輕素鶴翎紅。移入朱闌便不同。應笑西園舊桃李。强匀顏色待東風。龍靚云。桃花流水本無塵。一落人間幾度春。解佩暫酬交甫意。濯纓還作武陵人。固知杭人多惠也。

按周韶原唱。以鸚鵡自況。故曰隴上。（產隴西。）曰雪衣女。雪衣女楊妃所蓄鸚鵡。見外傳。胡楚以花卉起興。以桃李自比。其欣喜周韶。悲傷自已不能脫籍之意。溢於言外。讀之令人憐。故楚詩尤佳也。然觀東臯雜錄所記。鄭容求落籍。高瑩求從良。（見前。）以是證落籍不定從良也。只脫官家羈絆耳。

唐宋名人與官妓之眷戀

凡唐宋名人。不惟宴飲。呼妓侑酒。其戀戀寄情於官妓者。亦不諱也。古今詩話。元稹廉訪浙東。喜官妓劉採春。題詩曰。因循歸未得。不是戀鱸魚。是戀官妓不歸也。又麗情集。元稹使蜀。籍妓薛濤有才色。往侍焉。後登翰林。寄以詩。又云灼灼錦城官妓也。御史裴質與之善。裴召還。灼灼每以紅綃聚淚爲寄。是既歸仍念官妓不捨也。又古今詩話。韓魏公爲陝西安撫使。李師中過之。李有詩名。席間爲官妓賈愛卿賦詩曰。願得貔貅十萬兵。犬戎巢穴一時平。歸來不用封侯印。只問君王覓愛卿。又吹劍錄。范文正守饒。喜妓籍中一小鬟。既去。以詩寄魏介曰。慶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開。年年常有別離恨。爲託春風斡當來。介遂買以遺公。是見官妓而心欲。雖隔多年。必設法以致之也。又以證韓范皆名儒。亦不諱此也。又詞苑

叢談。周邦彥方在李師師家。道君忽至。邦彥伏牀下。備聞道君讝語。乃隱括其事。成少年遊。他日師師誦之。道君大怒。因遷謫邦彥押出國門。是君臣同戀一妓。而相妒也。又青箱記。魏仲先與寇萊公同遊陝郊僧寺留題。後復行到。公詩已用碧紗籠。仲先詩塵昏滿壁。時有從行官妓頗慧。以衣袖拂之。仲先徐曰。若得時將紅袖拂。也應勝似碧紗籠。萊公大笑。又后山詩話。司馬溫公爲武定從事。同幕私幸營妓。而公諱之。適會僧廬。主判公往迫之。妓踰垣去。判公集句戲之曰。年去年來來去忙。暫偷閒臥老僧房。驚回一覺遊仙夢。又逐流鶯過短牆。野客叢書云。錢文僖公留守西京。梅聖俞尹師魯歐陽公同在幕下。一日宴集。歐與所眷妓後至。錢責妓。妓云涼堂午睡。失金釵。猶未見。錢曰。若得歐推官一詞。當爲償汝。歐卽席成臨江仙。錢令公庫償釵。是長官與屬以妓爲戲。雖遊寺亦不離官妓。甚或幽會於僧房也。至其他文人如黃山谷與瀘南官妓盼盼相戀。秦少游在蔡州與營妓婁琬甚密。周邦彥在姑蘇與營妓岳楚雲相戀。更不可勝數也。

唐宋時妓界之文采

麗情集。長安有娼女曹文姬。尤工翰墨。爲關中第一。時號書仙。又天寶遺事。長安名妓劉國容。有姿色。能吟詠。與進士郭昭述相愛。後昭述授天長尉。與國容相別。詰旦赴任。國容使女僕賫短書云。歡寢方濃。恨鷄聲之斷愛。恩情未洽。歎馬足以無情。使我勞心。因君減食。再期後會。以結齊眉。是妓而富於文詞。

北夢瑣言。江淮間名妓徐月英。送人詩曰。惆悵人間萬事違。兩人同去一人歸。生憎平望橋頭水。忍照鴛鴦相背飛。又抒情集。韋蟾廉訪鄂州。罷任。賓僚盛陳祖席。蟾遂書文選句云。悲莫悲兮生別離。登山臨水送將歸。以箋毫授賓從。請續其句。座中皆不能屬。有一妓泫然曰。武昌無限新栽柳。不見楊花撲面飛。座客無不嘉歎。是妓而能詩。而武昌妓之續句。為學士大夫所不能者。而妓能之。且出語敏妙。嘗寓刺譏。想當時坐客。皆赭顏也。又楚兒與鄭光業（見前）走筆和答。鄭詩尚不如楚兒。即周韶胡楚之詩。在士夫亦為難能也。

能改齋漫錄。杭之西湖有一倅。閑唱少游滿庭芳。偶誤舉一韻云。畫角聲斷斜陽。妓琴操在側云。山抹微雲。天連衰草。畫角聲斷譙門。非斜陽也。倅因戲曰。爾可改韻否。琴即改作陽字韻云。山抹微雲。天連衰草。畫角聲斷斜陽。（原作譙門。）暫停征轡。（原作棹。）聊共飲（原作引。）離觴。（原作尊。）多少蓬萊舊侶。（原作事。）頻（原作空。）回首煙靄茫茫。（原作紛紛。）孤邨裏。（原作斜陽外。）寒鴉萬（原作數。）點。流水遶空牆。（原作孤邨。）魂傷。（原作銷魂。）當此際。輕分羅帶。暗解香囊。（原作香囊暗解。羅帶輕分。）謾贏得秦樓薄倖名狂。（原作存。）此去何時見也。襟袖上空有餘香。（原作染啼痕。）傷心處長（原作高。）城望斷。燈火已昏黃。（原作黃昏。）試以琴操改韻。與少游原唱較。雖不能判其孰為主賓。則琴操之工於塡詞。其才誠為不可及。故東坡極賞之。泊宅編云。杭妓琴操善應對。東坡善之。後因遊西湖。戲琴云。我作長老。爾試參禪。問云何謂湖中景。

答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何謂景中人。答曰。裙拖六幅瀟湘水。鬢聳巫山一段雲。何謂人中意。答曰。隨他楊學士。鼈殺鮑參軍。如此究竟如何。坡云。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琴操大悟。即削髮爲尼。

此皆略舉一二。以概其餘。其他見於載籍者。尙多如煙霧也。蓋其時妓女。無不知書。其高者。能吟詠。通詩歌。可與文人學士相和答。次亦無不通文。故詩詞脫手。立可付歌。能定其聲。知其意。久之遂習與俱化。以是證古妓界文學。亦高出後世也。